

## 一剑小天下（中）

## 第十章荣登掌门

你别看再不稀生性狠琐，说起话来噜里八嗦，但对武林中人，却没一个不认识的，也没待上官平问他，就依出场先后，一个个的叫了出来。

上官平看到中岳派钟大先生一手持着藤杖走出之时，不期想起他看到的一幕，不用说这位钟大先生就是一个姓祁的人假冒的了，不知真的钟大先生现在何处？

等他看到假钟大先生身后两个青衣少女，和两个灰衣老者，心头更不由‘咚’的一跳，这两个少女，他更是熟悉，年长的一个是冷雪娥，年少的一个是冷雪芬，她们身后两个灰衣老者，正是冷雪娥的手下。一时不禁暗暗哦了一声，忖道：“是了，这一定是冷雪娥使的狡计，她要手下姓祁的乔装钟大先生而来，必有极大的阴谋。”

只听再不稀自言自语的道：“这倒真是怪事，钟大先生一向独来独往，今天居然还带着两个女弟子，和两个仆人！”

老妇人回头低低的道：“让贤，你说他被人假冒了？”

上官平点点头。

老妇人低声道：“我们待会要不要当众戮穿他？”上官平还没开口，再不稀立即接口道：“老嫂子，咱们是看热闹来的，管他呢……”

这时上首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和代表们，都已纷纷落坐。

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看去不过五十来岁，浓眉如帚，皮肤白净，中等身材，穿着一件藏青夹袍，神情从容，走到中间一张长案前面，双手朝四面抱抱拳道：“诸位掌门人，诸位道长，今日泰山之会，敝派有幸担任主人，蒙诸位宠临，上届剑主，承蒙各大门派一致推举由先师兄谭昆伦担任，这是敝派莫大的荣誉，只是敝派不幸，先师兄三年前遵返道山，不克将剑主金剑，亲自在大会上送还，现由先师兄哲嗣谭玉山代表先师兄送还金剑……”

他刚说到这里，谭玉山手捧锦盒，神色庄重的走到案前，双手把锦盒捧到他师叔面前。

杜东藩接过锦盒，就面向长案，随手打开锦盒，朝在座的各大门派掌门人验看，然后把打开的锦盒竖立着放到长案中间。谭玉山恭恭敬敬的朝锦盒行了一礼，才行退下。

上官平举目看去，锦盒中垫以大红缎子，中间放一柄八寸许长的金铸宝剑，金光灿烂，那就是代表荣誉的剑主金剑了。

杜东藩等谭玉山退下，接着又道：“敝派先师兄已经缴还金剑，现在论剑大会开始，好在每十年一次的论剑，一切都有先例，用不着兄弟报告了。”

说完，在场之人纷纷报以掌声，杜东藩在掌声中，再次抱拳一礼，就退到座位上坐下。

就在掌声中，突然听到一个女子的尖叫之声！

大家不觉一齐回头朝发出女子尖叫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红衣裤的少女，满脸绯红的站了起来，回过身玉手挥处，拍的一声，朝坐在她后排的一个汉子脸上重重掴了一掌。

那汉子大声道：“小丫头，你怎么打人？”

上官平一眼就认出那个被打的汉子，今天虽然穿了一身天蓝长衫，他就是三天前在路上和谭玉山打得不分胜负的腔峒门下四弟子吕全春！

那红衣少女红着脸挑动柳眉，娇声道：“你不要脸！”

她这四个字说得不很响，但在场之人都可以听得到，尤其她好像受了极大委屈，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谁的心中都会对她产生一种同情之心！

吕仝春脸颊上顿时浮起纤手的红印，他一张白皙的脸上，胀得色若猪肝，大声道：“臭丫头，你嘴里放干净些，我怎么不要脸了？”

那红衣少女气得几乎要哭，娇声道：“你……问你自己……”

边上登时有许多人喝道：“好小子，你欺负人家小姑娘，还要发横？”

另一个喝道：“你小子还敢在论剑大会上，欺负人家姑娘。”

吕仝春又气又怒，粗声喝道：“是她动手打人，在下几时欺负她了？”

红衣少女道：“你还说没欺负我，你……”

只听有人喝道：“打死这没长眼睛小子！”

“揍他……”

喝声中，有人挥拳朝他迎面击去，也有人挥掌切他后腰，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出手。

吕仝春的三个师兄也叱喝着：“你们讲不讲理……”那一堆人头拥挤，有许多人喊着打，也有许多人猛发冷拳，乱烘烘的闹成一团，至少有十几二十个人把崆峒派四个门人围了起来，人多手杂，闷哼、怒吼，也随着响起。

杜东藩、余日休同时站了起来。

杜东藩大声道：“诸位快快住手，有话好说。”余日休已经点足飞起来，沉喝道：“大家都给老夫住手！”他这一声喝得十分响亮，围着动手的人，和看热闹的人，都被震得耳朵嗡嗡作响，赶忙纷纷退开。

等到众人退开之时，崆峒门下四个弟子已被打得鼻青眼肿，狼狈不堪，吕仝春被打倒在地，口吐鲜血，只是呻吟，看去还伤得不轻。

杨再春垂手叫了声：“师父。”

余日休举目看去，那红衣少女怯生生站得远远的，除了自己四个门人，方才打人的人，均已退开，不知是那些人出的手？心头暗暗恼怒，朝吕仝春喝道：“你伤在那里？”

吕仝春呻吟道：“回师父，弟子右肩、左肋都痛得要命……”

余日休伸手在他右肩骨上一探，吕仝春痛得“唔”出声来。

余日休“嗤”的一声，撕开他肩头衣衫，肩后赫然有一个乌黑的掌印，那分明是被“黑沙掌”一类功夫所伤，肩骨已碎，再一按他左肋，肋骨已断了三根。

余日休取出伤药，喂入吕仝春口中，目光一注，扫向他左右的人；但和吕仝春动手的人，早已散开，那想找得出来，一面吩咐杨再春三人，把吕仝春扶到边上去，目光一抬，朝那红衣少女问道：“小姑娘，你是那一派门下？叫什么名字？”

那红衣少女畏怯的道：“我……我……是……”

她底下的话还没说出来，突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她是贫尼门下，余大侠门下欺负了她还嫌不够，余大侠以一派掌门之尊，还要欺负一个小女子吗？”

余日休回头看去，不知何时自己身边已经多了一个身穿织锦僧衣的白发老尼姑，但她虽然披着一头白发，一张脸却似桃花一般，又白又嫩，两道目光寒锋犀利，正朝自己怒目而视。心头不禁一怔，自己方才打量过周遭人物，根本不曾看到这个老尼姑，她到了自己身边，自己居然一无所觉！

那红衣少女看到老尼姑，急忙叫了声：“师父……”

老尼姑道：“你不用怕，一切自有为师作主。”

上官平一下就认出她是那天斗姥宫吃素斋时，强迫大家服下‘五合一’解药的那个老尼姑，心中暗道：“这老尼姑也来了！”

余日休在江湖上成名数十年，却从未听说过武林中有这么一个老尼姑，心中暗暗纳罕，抱拳道：“在下还没请教老师太法号？”

老尼姑理也没理他，只是朝红衣少女问道：“你说，方才那小子怎么欺负你？”

红衣少女双颊红晕，低低的道：“弟子……坐在最前面一排，那个人……”她指指吕企春，羞红着脸道，“他……他……”她羞涩得说不下去。

老尼姑寒着脸道：“不要紧，你只管说出来。”

这时偌大一片山顶，都已寂静无声，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只等候着红衣少女开口说话。

红衣少女道：“他坐在后面，伸过手来，朝弟子……身上乱……摸……”

她生得秀色照人，身材苗条，果然是一个会使男人动心的少女。

崆峒二弟子万家春大声道：“师父，她胡说八道，四师弟就坐在弟子身边，根本碰都没有碰她。”

红衣少女红着脸道：“你……自己没有看见，怎么可以这样说话，难道……难道我还会说谎不成？”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红衣少女有如美玉无暇，又是极害羞的人，自然不会说谎，有许多人朝万家春发出嘘声来。

老尼姑目光朝万家春投去，冷冷的道：“老尼正在向小徒问话，你插什么嘴？”

余日休哼道：“我二弟子只是证明我小徒不曾碰你门下的小姑娘，这有什么不对？”

老尼姑沉声道：“这话如果是其他门派的门人弟子说的，自然可信，但他是你的二弟子，师兄当然帮师弟说话的了，难道我徒儿还会诬赖他不成？好，余大侠，你是一派掌门，这件事该当如何？”

余日休平日最是护短，但此刻却不便发作，回头喝道：“企春，你老老实实的说，有没有用手去摸这小姑娘什么地方？”

他这话听得大家几乎要笑出声来。

吕企春刚服下伤药，大师兄给他接上了三根打断的肋骨，听到师父的话，不觉喊冤道：“师父，那……小丫头冤枉弟子，弟子根本连碰都没有碰她一下……”

边上就有许多人气愤的哼道：“人家小姑娘还会冤枉你，明明是你见色起意，揩她小姑娘的油。”

老尼姑沉声道：“余大侠，这件事你说该如何了断？”

余日休哼道：“小徒已经被用‘黑沙掌’击碎右肩骨，左肋也被人打断了三根肋骨，就算他不成器，摸了小姑娘，得到的惩罚还不够么，老师太还要如何？”

老尼姑冷声道：“有人用‘黑沙掌’击碎他肩骨，打断了肋骨，这是在场之人动了公愤才出手的，又不是老尼姑把他打伤的，你崆峒派门人欺负老尼姑徒儿，你身为崆峒派掌门，总该对老尼姑有个交代吧？”

余日休道：“老师太要余某如何交代？”

老尼姑道：“至少你该向我徒儿当面道歉。”

要余日休跟一个小姑娘道歉，已是十分难堪之事，何况这一道歉，不就等放承认吕仝春摸了人家小姑娘吗？

余日休脸色铁青，沉笑道：“老师太是听了令徒一面之词，就一口咬定小徒欺负了她，余某也可以听小徒一面之词，说碰都没有碰她，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证实，余某凭什么要道歉呢？”

老尼姑突然脸色一沉，抬手向空一招，喝道：“徒儿们，上，把余日休给我拿下了。”

她这一喝不打紧，但见人影翩飞，衣香缤纷，一刹那间不知从哪里闪出来了十一名花不溜丢、婀娜多姿的少女来！

这十一名少女衣着有青、有黄、有紫、有白，五色纷陈，每人腰挂一柄弯弯的连鞘柳叶刀，左首还挂一个绣花的百宝袋，连同那个红衣少女，正好是十二个人，一下把余日休师徒围了起来。”

崆峒门下三个弟子一见她们围了上来，不待师父吩咐，锵锵锵三声，同时掣出长剑，准备厮杀。

余日休仰天狂笑一声道：“老师太可知这一声令下，会断送了十二个小丫头的性命么？”

老尼姑冷笑一声道：“凭你余日休几手剑法，还断送不了她们性命。”

杜东藩身为本届论剑大会的主人，眼看双方就要动手，不由得大急，一面双手连摇，说道：“二位驾临泰山。参加论剑大会，即是大会的嘉宾，有话好说，千万别伤了和气。”

这时五岳剑派中东岳派祝南山，南岳派罗浩天，西岳派华清辉，中岳派钟大先生也一起走了过来，纷纷解劝。

老尼姑哼道：“小徒被崆峒派的门人在大会大庭广众之中调戏了，余日休身为一派掌门，连赔个礼都不肯，所以老尼才要小徒们把他拿下，给他一个教训……”

祝南山拱着手道：“老师太就给大家一个面子，他门下已经负了重伤，也就算了。”

五岳剑派五位掌门人，也是说不出这老尼姑的门派来历。

只听上首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徐徐说道：“副会主，即然五大剑派的掌门人这么说了，那就算了吧！”

这发话的是七星会会主文曲星楚子奇，他称老尼姑“副会主”，那么这老尼姑自然是七星会的人了。

老尼姑合掌道：“属下遵命。”一面回头道：“你们退开去，今天便宜他们算了。”

十二名少女躬身领命，果然退了开去。

余日休本来也因对方人多，自己并无必胜把握，经五岳剑派五位掌门人解劝，拱拱手道：“既有五位老哥出面，余某岂敢不遵？”一面心头暗暗哼道：“这老贼尼居然会是七星会的副会主，那好，总有一天，老子非把你宰了不可。”

一场是非总算平静下来，大家也各自回座。

上官平心头正不住暗暗纳闷，忖道：“不对，那天七星会主也中了‘五合一’奇毒，服下老尼姑的解药，如果她是七星会的副会主，七星会主就不至放中毒了，莫非他们之间，另有文章！”

只见铁打罗汉能远大师适时站了起来，双手合十，朝在座和各大门派掌

门人行了一礼，徐徐说道：“贫衲先向各大门派掌门人报告，敝寺方丈智远师兄前年坐关，至今未满三年，不能亲自出席参加今天的盛会，要贫衲向大会谨致万分歉意，并命贫衲代表前来，贫衲得能参与今日的盛会，至感荣幸……”

说着从大袖中取出一张白纸，说道：“本会每逢十年举行一次，使各大门派有共同切磋的机会，十年岁月，不算很长，但也不能说短了，在这十年之中，各门各派之中或有阐发先人的武功奥秘，也有殚心竭智独创的精妙招式，均可出场在会中表演，俾使大家一新耳目，由与会的各派掌门人予以评定，共同推选剑主，另一种方式，则是先向本届会头登记，有多少门派参加本届的剑主竞选，这是百年来推举剑主的两种方法，可以并行不悖……”

他微微一顿，抬了抬头，接着道：“方才会头北岳社道兄已在玉皇观中循例举行了一次参与竞选剑主的事先审查，经与会各大门派一致通过，要贫衲当众宣布，本届报名参加竞选的门派，一共有五个门派，计为崆峒派、七星会、东岳派、西岳派、中岳派，贫衲宣布之后，就可开始竞技……”

说到这里，又是一顿，才道：“本会的宗旨是以武会友，互作观摩，动手较技，也以点到为止，好在在座的都是大行家，一眼就可分出胜负来，因为荣获剑主，只是一种荣誉，并无实权，也不能号令武林，故而百余年来，不见流弊，历届都能做到和平谦让的君子之争，其实这是本会规定之事，贫衲再把它提出来，只是请大家遵守会章，不可在较技中出手太重，有了伤亡，好了，贫衲报告完毕，现在先举行的是表演，不知那几位在十年之中有研究心得或是独创精妙招数的，请先出场表演。”

他话声甫落，大家纷纷报以掌声。

老和尚这番话，已经说得很明白，竞选剑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比，各门各派的人都可以出场表演自己的拿手武功。另一种是竞技，由报名参加竞选的门派，一对一以胜负作决定。

再不稀嘻的笑道：“平老弟，你可以去出场去表演一手。”

上官平道：“老哥哥说笑了，小弟这点微末之技，怎好去当众表演，没教人家笑掉大牙！”再不稀不以为然的道：“你怎可妄自菲薄？一个人要对师门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不敢出场，这论剑大会还有人参加？”

铁打罗汉站在中间，等了一回，眼看没有人出场表演，合掌当胸，说道：“那一位有武功心得，创了新招式的同道，请下场表演。”

他说了之后，依然没有人站起来走入场去。

铁打罗汉目光徐徐扫过全场，又道：“如果再没有人下场，那么第一场文试的表演，就要结束了。”

他又等了一回，看看已没有出场的人，这就说道：“好，那么第一场就此结束，现在就开始第二场竞技了。”

他朝北岳派杜东藩望了一眼。

杜东藩立即站了起来，拱拱手道：“本会论技这一场，另有规定，须由三个人共同主持，担任公证人，按例第一位是由方才举行的审查资格会议推举一位各大门派的人主持，方才各位已经推举了少林寺的能远大师，另外两人，一个是本届大会的会头，就是由兄弟担任，另一位则是下届大会的会头，应该由中岳派钟大先生担任；但中岳派已经报名竞选剑主，不得担任，依例就该推下去由东岳派代理，但东岳派也报了名，那么顺推下去就该由南岳派

代理了，南岳派罗掌门人情站起来，代理中岳派来担任竞技的公证人了。”

他话一说完，南岳派掌门人罗浩天依言站起，走到中间。由铁打罗汉居中，杜东藩居左，罗浩天居右，在横案前站定，大家热烈的鼓起掌来。

铁打罗汉大声道：“竞技开始，五派参加竞技的掌门人那两位先出场？现在就请下场了。”

中岳派钟大先生含笑道：“泰山论剑，是由五岳剑派发起的，故而每十年一届的大会，均由五岳剑派轮流作东道主，也就是说祝掌门人，华掌门人和兄弟都算得是主人，只有余掌门人和楚会主才是真正的来宾，主人自该让来宾先出场了。”华清辉接口道：“钟掌门人说得是，余、楚二位道兄，正该先出场才是。”

铁打罗汉含笑点头道：“钟、华二位掌门人说的也有道理，他们是五岳剑派之一，也是本会的主人，主人当然不能在客人的前头，既然如此，余掌门人、楚会主就先请吧！”

崆峒派余日休自然知道这竞技是先下场的人最吃亏，最多就要连打五场，最后出场的人最便宜，只要打一场就够了，心中暗暗骂道：“能远这老贼秃，明明是帮着他们五岳剑派说话，这算什么公证人？”

但人家话说得冠冕堂皇，无法反驳，明知被他们挤兑，也只得站起身离开座走出。

七星会主楚子奇腰悬长剑，手摇折扇，也起身走下场去，含笑道：“余道兄，兄弟今年还是第一次参加，据闻本会规定，参加竞技，是以门派为主，并不一定要掌门人亲自参加，那就不用耽心车轮战吃亏了。”

余日休心中暗暗骂道：“你他妈的七星会，江湖各式各样的人兼收并蓄，自然人手较多，老子除了门人，还有谁能代我出手的？”

楚子奇脸含微笑，望着余日休道：“余道兄一派掌门，是兄弟久所钦佩的人，不知要如何比试，还请余道兄指点。”

余日休心中暗道：“你这小子巴不得先把老子击败，却装出这副笑面虎来。”一面呵呵笑道：“楚会主青年有为，崛起江湖，在短短十年之间，统率大江南北黑白两道群英，可谓极一时之盛，余某也钦佩得紧，嘿！嘿！至於如何较技，本会例有明文规定，双方比剑，百招以内，胜负已分，那就不用说了，如果超过百招，即为和局，就不得再打下去，要待第二场和已经获胜的一方再比了。”

“多承指点。”楚子奇拱拱手道：“那么兄弟就向余道兄讨教了。”

余日休抬手从肩头撤下一柄长仅两尺，阔如手掌的短剑，问道：“楚会主使剑还是使扇？请亮兵刃。”

楚子奇朗笑一声道：“剑、扇都是兄弟的兵刃，不知大会可有规定，一个人不能使用两种兵刃？”

余日休道：“这倒没有，就是暗器也并不禁止，只是不准使淬毒的。”

“锵！”楚子奇左手掣出七星剑，说道：“兄弟从不使用暗器，余道兄请吧！”

余日休道：“楚会主请。”

楚子奇微微一笑道：“余道兄一派掌门，德高望重，想来是一定不肯先出手的了，兄弟那就有僭了。”

他举止斯文，话声出口，右手朝外一挥，折扇忽地划出，姿势十分潇洒。这一划并未向余日休攻出；但扇上却煽出一股劲风，朝余日休迎面涌去。

这股劲风当然伤不了人：但余日休可不能不理，阔剑竖胸，尖笑道：“楚会主盛名果然不虚，出手就不同凡响。”

他在阔剑之上，早已凝聚了八成功力，这当胸一竖，剑上真力就朝前进发，挡住了逼来的劲风。

不，把楚子奇煽来的劲风逼了回去。

楚子奇右手折扇朝后划出，左手长剑朝前一点，刺了过去。

余日休身如孩童，站直了也只到楚子奇的胸口，楚子奇一剑刺出，余日休阔剑朝前撩起，双剑交击，发出“ ”的一声清响。

这一剑，余日休用了八成力道，他一向自恃功力深厚，剑上贯注真力，正是要试试对方的内力如何？

但这声金铁交鸣之后，他并没有把楚子奇震退出去，忽然发觉对方长剑上力道忽然消失，长剑也很快的收了回去，左手折扇一扬，斗轮扇影，有如开山之斧，朝自己肩上削落。心中暗骂了声：“好个狡狴之徒！”阔剑随着往外劈出。

楚子奇折扇自是不愿和他接触，右手折扇忽地收拢，身形半旋，长剑又平刺而出。

余日休双足一点，身子凌空跃起，阔剑朝他当头劈落。这一剑剑风嘶然，势道十分劲急！楚子奇急忙举剑封架，但听“ ”的一声，余日休借着对方上架之势，又腾身而上，这回他身在半空，右手连挥，一口气发出三剑，三道剑光有如三匹飞瀑，同时往下直泻而下。

他个子矮小，和人动手，极为吃亏，是以剑势都以腾空搏击为主。

楚子奇看他腾身发剑，劈来的三道剑光，虚实莫测，心头大为骇异，但因对方身在空中，无论自己闪向何处，他都可以追击过来，躲闪是躲闪不开的，那只有硬接一途可行，当下也就力贯剑身，左腕一振，朝上连发了三剑。

这是硬打硬拼的招术，但听接连响起三声金铁交鸣，楚子奇不过三十出头，比起余日休练剑也不止练了三十年了，功力自然稍逊，接下三剑，脚下浮动，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一步，心头止不住暗暗惊异！”

一般人动手过招，发出三五道，甚至十数道剑光，但不论三五道也好，十数道也好，那不过是剑使得快了，幻起的剑光，真正的剑光，却只有一道；但余日休劈落的三道剑光，竟然是真正的三剑，而且三道剑光的力量，都十分沉重，没有一道是虚招！（通常敌人劈出三道剑光的话，应该是两虚一实）

现在才看出余日休的功力来，他借着楚子奇上架的三剑之力，一个人“嘶”的一声又像箭一般刺空直上，到了四丈左右，身子往上一提，双脚提起，头手向下，倒射而下，就在快到离地二丈五六光景，右手挥舞，一柄阔剑突然间幻出五道剑光，垂直朝楚子奇当头罩下。

楚子奇心知上了对方的当，自己早就应该想到这老道身形奇矮，只到自己胸口，和人对敌，必然会有截长补短的剑法，未弥补他身材矮小的缺点，那么只有施展腾跃搏击了，自己方才不该和他硬架的，以致造成他腾身跃起的机会。

心念闪电一动，只得运起全身功力，仰首向天，长剑连挥，硬接五剑，场中又响起五声“ ”“ ”的金铁大震！

接下五剑，楚子奇却被震得连退了两步，这回他不能再让余日休一再的腾跃扑击了，连退两步之后，再也不敢怠慢，立即一吸真气，足尖点地，身形向空拔起三丈多高。

说也真巧，余日休借着楚子奇硬接他五剑的弹力，刺空直上到五丈来高，但人可不像飞鸟，能在半空中持得住多少时间，他拔起到五丈左右，就已翻了个身，往下扑来。

他是因楚子奇硬接了五剑就腾空踵起的，楚子奇却在接下五剑，后退了两步才纵身跃起的，两人之间同样腾身跃起的，就有了先后之别，这先后就是楚子奇后退了两步的时间。

因此楚子奇点足跃起到三丈高的时候，也正是余日休从五丈高处翻身下落之际，两人一上一下，无巧不巧就在三丈高处碰上了面。

但听半空中叱喝乍起，也立即响起了一阵锵锵剑鸣之声，两人在半空中就互攻了三剑，两道人影就像星丸堕地，但才落到地上，又紧接着响起一片锵锵之声。

但见两道剑光，忽快忽慢，有时发出密如连珠般的剑剑交鸣之声，有时却相互回旋，一招也不相交接。

楚子奇杀得性起，口中清啸一声，左手七星剑剑招使得越发迅捷，右手折扇同样划起一道天矫扇影，有如半轮开山巨斧，直劈横扫，煞是凌厉。

余日休挡得剑刺，还要防备对方的扇招，却也丝毫没落下风，相反的他仗着身形矮小便宜，一个人滴溜溜乱转，一柄阔剑同样使得剑势如虹，倏攻倏守，剑风呼呼，隐挟风雷，尤其一柄剑不时的幻起三五道、六七道剑光，缭绕周身，不分虚实，你和他碰上了都是实剑。

这一场比试，当真可说棋逢敌手，谁也休想胜得过谁？

在场的各大门派掌门，对余日休知道的较多，看他今日施展的剑法，他已把崆峒派的“分光剑法”，练到了极点。造诣之深，可说是崆峒派百年以来的第一位剑中高手了。

但大家却想不到年事极轻的七星会主楚子奇剑上功夫，也会有如此了得，今日在场之人，包括了武林各大门派，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他的武功路数和师门来历，一时之间，几位掌门人都不禁相顾愕然。

再不稀低低的朝上官平道：“楚子奇是个好人，你小兄弟以后倒不妨和他做个朋友。”

上官平问道：“老哥哥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

再不稀耸着肩，笑道：“那天他在山脚下的酒店里，请老哥哥我喝了顿酒，凡是生性慷慨的人，都是好人。”

上官平笑道：“就是恶人，只要请老哥哥喝酒，你就会说他是好人了。”

“啊，不！”再不稀道：“老哥哥就算喜欢喝酒，但一个人是好是坏，总看得出来，你总看过戏吧？大花脸、小花脸、总是坏人，五官生得端端正正的，一定是好人，坏人如果请我老哥哥喝酒……”

上官平抢着道：“老哥哥一定是不喝的。”

“那……啊，不！不！”再不稀嘻的笑道：“坏人多半不会请老哥哥喝酒，真要请我喝酒，嘻嘻，不喝白不喝，所以老哥哥还是会喝的。”刚说到这里，只听铁打罗汉叫道：“二位已经超过百招，快请住手！”

场中动手的两人听到铁打罗汉的喝声，只好立即住手，剑光掌影，倏然尽敛，两条人影及时分开，各自往后跃退。

楚子奇返剑入鞘，手中摇着折扇，长衫飘忽，面含微笑，朝余日休抱了下手，说道：“余道兄果然高明，兄弟领教了。”

余日休阔剑也已收起，口中发出尖细的笑声，说道：“彼此，彼此，楚

会主剑、扇双绝，不愧是武林中后起之秀。”

他倚老卖老，说楚子奇剑、扇双绝，明里是捧场的话，暗中却是损他用了两件兵刃，还只是和自己打成平手。

这话楚子奇自然听得出来，只是潇洒一笑，并未多说。

杜东藩已在拱着手道：“余掌门人，楚会主先请回座。”

两人各自回到椅上落坐。

铁打罗汉双手合掌当胸，说道：“现在第二场，不知那二位下场？”

西岳派华清辉含笑朝钟大先生和祝南山招手道：“钟兄、祝兄、二位请先。”

东岳派石敢当祝南山缓缓站起，走下场去。中岳派钟大先生手拄滕杖，也随着走去。

站在铁打罗汉右首的南岳派掌门人高声宣布道：“现在第二场开始，是由东岳派对中岳派，二位掌门人可以请了。”

他话声甫落，突听有两个人同声说道：“且慢！”

这两个叫“且慢”的，一个是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另一个则是从下首几排中站起来的老妇人。

钟大先生叫停，必有说词但坐在下首的老妇人也站起来叫停，不仅使得铁打罗汉和钟大先生一怔，连所有在场的人，一双双目光，无不望她投来。

铁打罗汉是各大门派推举出来的公证人，他看到坐在下首的老妇人站起身来叫停，他没问钟大先生，先朝老妇人双掌合十问道：“这位女檀樾不知何见教？”

老妇人大声道：“石敢当祝南山，只能说是东岳派的人，并不是东岳派掌门人，他以东岳派的人和南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动手则可，以东岳派掌门人的身份和钟大先生动手则不可。”

石敢当祝南山凌凌目光朝老妇人望来，心中暗暗觉得奇怪，忍不住问道，“你是什么人？”老妇人道：“祝大侠不用问我是谁，你说，你几时得到东岳派上代掌门人的亲传，指定由你继承东岳派掌门人的？”

祝南山被她问得老脸一红，怒声道：“难道你会是东岳派的人？你得到本门上代师祖指定，继承东岳派掌门人的人？”

老妇人哼道：“我不是东岳派的人，但自然有人得到东岳派上代掌门人指示继承掌门人的了。”

铁打罗汉合十问道：“女檀樾说的是那一位？”

老妇人回身道：“让贤，你站起来。”

上官平本来不想在论剑大会去争名份，但想到师父临终要自己到泰山来，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此时再经老妇人一说，不得不依言站起。

老妇人一指上官平，大声道：“继承东岳掌门人就是他，他叫上官平……”霎着朝上官平道：“你把面具取下来。”

上官平依言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张面具，露出本来面目，这下直看得中岳派随同钟大先生而来的冷雪娥、冷雪芬二位姑娘脸上不期流露出欣喜之色。

随同祝南山而来的祝士谔也有了喜容，他只知上官平忽然不别而去，并不知道爹设计陷害上官平之事。

祝南山看到上官平，脸色不禁一沉，哼道：“原来是你小子故意在会场上和老夫捣乱。”

上官平听他指斥自己和他捣乱，不觉脸容一正，拱拱手道：“祝老伯，

这称呼是在下和令郎士谔兄订交，你是长辈，在下才以子侄之礼相见，才这样称呼你的，但在下继承本派掌门人，是奉本派二十六代掌门人留示，担任第二十七代掌门人的，老伯怎能说在下故意和你捣乱呢？”

祝南山怒哼一声道：“好小子，你拐诱小女出走，又来论剑会上冒充本派掌门人，你是何居心？”

上官平听得一愣，说道：“祝老伯怎能如此含血喷人？在下几时诱拐令媛了？”

祝南山哼道：“你子夜不别而行，和小女私奔，还是假的么，老夫正在到处找你，你倒自己送上来了。”

老妇人接口道：“上官平，当着天下各大门派掌门人，都在这里，你不妨把经过情形说出来，让天下英雄评理看。”

再不稀接口道：“是啊，大家把事情弄清楚，拐诱人家大闺女私奔，这可不是光彩的事儿，古人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他自己要扬，那也没有法子的事。”

老妇人喝道：“人家在说正经事，你少噜里八嗦的插口。”

“是，是！”再不稀连连点头道：“小老儿不插口就不插口……”忽然“啊”了一声道：“不好，小兄弟留神，那祝老儿不怀好意呢！”

话声未落，只听祝南山怒嘿一声道：“小子，你一再和老夫作对，老夫今天毙了你。”

他蓄势已久，突然欺上了一步，右手推出一掌，势如奔雷朝上官平胸口印来。

祝士谔看得大骇，急叫道：“爹，你老人家不可……”

他话才说到一半，祝南山一双巨灵般手掌已经端端正正印上了上官平的胸口。

这一掌祝南山早已存下了杀机，上官平却丝毫不曾防范，身不由主的被推得后退了一步。

老妇人睹状大惊，急忙问道：“上官平，你快运气试试，可曾伤到那里了？”

上官平只是没有防备，才被他手掌印上胸，结结实实挨了一掌，但却若无其事的笑了笑道：“姑姑，我没事。”

老妇人目注祝南山，怒哼一声喝道：“祝南山，你一大把年纪，应该是老江湖，总该知道以下犯上，偷袭掌门人，该当何罪吧？”

祝南山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凝聚了十年功力，又端端正正击在他胸口上，这小子居然会若无其事！

这时铁打罗汉和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也一齐劝道：“祝大侠有话好说，在事实真相未明以前，不可出手伤人？”

老妇人哼道：“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使用卑鄙手段对我侄儿，已经不止一次了，若非我侄儿机警，早就被他姓祝的害死了。”

说到这里，朝上官平喝道：“上官平，他一再对你下毒手，你还不把他的卑鄙阴谋在大会上说出来么？”

祝南山气得一张脸色若猪肝，锵的一声，翻腕掣出剑来，右手同时抽出一支四尺长的纯钢无缨枪，沉喝道：“小子，你亮剑，老夫今天非劈了你不可。”

老妇人冷笑道：“你想动武？凭你这点伎俩，还早得很呢！”

再不稀也夹杂着道：“真理愈说愈明，你祝大侠是不是怕上官平小兄弟说出来呢？”

铁打罗汉和杜东藩也拦着把祝南山劝住。

上官平本来不想多说，说出来了，对祝士谔脸上也不好看，但方才这一掌，不禁把他打出火来了。差幸自己有“紫气神功”护体，不然这一掌岂不送了性命？这就走上两步，抱抱拳道：“各位掌门人，各位武林前辈，在下上官平，月前奉先师遗命，前来泰山，寄住伏虎庙，后来在无意中认识祝士谔兄妹和祝老怕，蒙他们不弃，知道在下是泰山派的人，就邀在下到祝家小住……”

接道就把祝士强如何支出一个姓李的人家蒯乐山，接来庄上，如何骗取本派“紫气神功”口诀，后来差幸给自己看到他杀姓李的灭口，自己甚为愤慨，就子夜不别而去，详细说了一遍。

祝南山大笑道：“好个刁猾小子，你居然编造了一套说词，把诱拐小女之事，却一字不提。”

上官平道：“那晚在下在你书房外看到你杀人灭口，回身欲走，看到令媛就站在不远之处，在下看到的，令媛自然也看到了，她想不到一向敬重的爹，竟有如此险恶，自然十分伤心，在下轻身掠上墙头之际，你和令媛都在院中，怎说在下诱拐令媛？”

祝南山厉声道：“她离家出走，难道不是和你私奔去了？”

上官平冷笑道：“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来，虎毒不食子，你身为人父，却硬说你女儿的坏话，差幸祝姑娘不在这里，否则她还能做人么？”

祝南山切齿道：“你敢说她不和你在一起？”

祝士谔目含泪水，站了起来，说道：“爹，上官兄不是那种人，你老人家不可……说了……”

他“不可”下面，不好说“冤枉了上官兄”，是以顿了一顿，才说“说了”两个字来。

祝南山一着连儿子都帮上官平说话，这一气非同小可，怒笑道：“好，好，畜生，你也帮着姓上官的小子和为父作对了。”

话声甫落，只听四周有人“嘘”了起来，也有人说：“他当不成掌门人，老羞成怒了！”

另一个人道：“泰山石敢当，原来只是个沽名钓誉之辈，连他亲生的儿子都看不过去了。”大家议论纷纷，都是指责祝南山的不是，当然也有人大声叫嚣，本来肃静的会场，一时人声嘈杂，乱烘烘起来。

铁打罗汉连连摇手道：“请大家静一静，祝大侠和上官施主之间是私人恩怨，老衲认为他们既然同是泰山一脉，应该各本息事宁人，江湖武林以和为贵，不可再争执下去，但此事和本会无关，因为本会是论剑大会，百年来，论剑大会除了以切磋、观摩为基础的论剑，外从不涉及江湖恩怨之事，也希望二位遵守本会规则，至於二位究竟谁是掌门人？这一点本会也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这是贵派之事，也希望二位不妨心平气和的谈谈，作一决定，因为本会是由五岳剑派所发起，只有掌门人才能参加，二位决定了，告知本会，本会才能再继续开始。”

祝南山怒笑道：“十年前老夫就代表东岳派，出席论剑大会，你小子是今年才冒出来的，你到底受了何人支使，前来捣乱会场的？”

“这话倒没错。”再不稀耸着肩道：“十年前那次论剑大会，是他冒充

掌门人来参加的。”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妇人瞪了他一眼，大声道：“上官平，你怎不拿出东岳派第二十六代掌门人的手示出来。这还会假的不成？”

上官平道：“在下并非要和你争掌门人，但在下是奉本派二十六代掌门人的留示才担任的，在下有本派第二十六代掌门人的手示为证。”说完，果然从衣袋中取出那张字条来，说道：“大师、杜前辈请看，这是在下在泰山某处本派祖师修真的石窟中得来的。”

铁打罗汲伸手接过，看了一眼，又递给了杜东藩。

杜东藩看了，转身又交到祝南山手中，说道：“祝兄请看。”

祝南山看了一眼，哈哈大笑道：“第二十六代掌门人是谁，这字条上又没签名，若要假冒，随便写上一张字条，就可作为证据了么？”

说完，双手一搓，把字条搓成了粉末，随风飘散。

老妇人哼道：“你怎可毁去证据？”

祝南山大笑道：“这算什么证据？”

老妇人道：“五岳剑派五位掌门人，除了这位以东岳派掌门人自居的祝大侠，定然有人认识东岳派掌门人之剑了？上官平，你把剑取出来给大家瞧瞧，你这掌门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上官平“锵”的一声，抽出斩云剑，高举过顶，说道：“这是敝派掌门人的信物，诸位前辈之中，总是有人认识此剑的了。”

再不稀又接口道：“泰山斩云剑，自然有人认识，就是没见过剑，也总听说过的了。”

“阿弥陀佛。”钦打罗汉合十道：“小施主手中，果然是斩云剑。”

杜东藩道：“兄弟不才，昔年确曾见过此剑。”

祝南山道：“斩云剑不假，确是本派掌门人的信物，但此剑遗失已久，小子，你是那里得来的？”

随着话声，人如奔马一般疾欺而上，右手一探，疾向上官平执剑右腕抓来。

老妇人一抬手从她袖中射出一缕白影，大家因两人正在争夺东岳派掌门人，目光都集中在祝南山和上官平的身上，是以谁也没去注意到她。

白影一闪，祝南山抓出的手腕上，突然一凉，等他低头看去，只见手腕上已被一条纯白的小蛇缠住，一颗三角小头，吐着红线般的舌信，大有朝脉门一口咬下之意！”

祝南山见多识广，这条白蛇，虽然只有筷子粗细，但三角蛇头上两颗细小如珠的眼睛，闪着红光，分明是一条罕见的毒蛇，不禁脸色大变，额上绽出一粒粒汗珠来，直伸着手不敢稍动，口中大声叫道：“这白蛇是那一位朋友的，快请收回去。”

老妇人哼道：“这条小白是老身的，谁教你想夺人家掌门之剑，我不叫它咬你一口，已经是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了。”

说完撮口轻吹，那小白蛇居然十分灵异，一下从祝南山的手腕上飞起，白影一闪，窜入老妇人袖中去了。

祝南山气得满脸通红，仰首向天大笑道：“好，好，上官平，你有魔教神妇撑腰，东岳派的掌门人自然做定了，祝某自知不敌，失陪。”

话声一落，朝铁打罗汉等三位公证人拱拱手，又朝其余三位五岳派掌门人以及在座的各大六派掌门人拱了拱手，回头喝道：“谔儿，咱们走。”

正待举步离去，他这句“你有魔教神女撑腰”的话，可说恶毒已极，听得全场的人，莫不为之神色大变！

武当元真子、形意门宋景阳、八卦门许玄通等人不觉一齐站了起来。

元真子稽首道：“祝施主说的魔教神女，是那一位？”

祝南山看到有武当、形意等门派支持，顿觉胆气壮了，大笑一声道：“昔年有白娘娘之称的魔教神女，不是正有一条剧毒无比的白练蛇么？”

老妇人怒笑道：“姓祝的，你无中生有，说老身就是魔教神女，你简直是乱咬人的疯狗！”武当元真子打了个稽首道：“女施主对这条白练蛇的来历，总有个解释吧！”

老妇人哼道：“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从前魔教神女有过一条白练蛇，天底下就不许有第二条白练蛇么？从前魔教中人使过剑，从此就不准天底下的人使剑了，那么我要请问姓祝的，从前魔教中都是吃饭长大的，你姓祝的是不是不吃饭了？”

她一连串的话，说得甚是气愤，接着才朝元真子道：“我要请问道长，见过魔教神女么，她那时有多大年纪了？”

元真子：“贫道来曾见过，那是六十年前的事，贫道只是听先师说过那是魔教神已是四十余岁的人了，望之犹如三十许人。”

老妇人道：“四十岁加上六十年，已是百岁以上的人了，老身看起来是百岁的人么？如果不像，那我是她女儿，还是孙女？总该有个凭据，岂能血口喷人？”

元真子稽首道：“据闻魔教神女并未嫁人，当然不会有女儿和孙女了。”大家听到这里，已经觉得祝南山捏造是非了。

老妇人又道：“这条小白，是老身前年途经乌蒙，在一处草堆中发现的，白练蛇举世难得一见，我化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捉到，但又不擅驯蛇方法，还特地去找丐帮一位长老请教的，才把它训练得指挥如意，可以当作暗器使用，方才我是看到祝南山趁人无备，出手偷袭我侄儿，才出手的，我会是魔教的人么？”

她虽然没有说出丐帮长老是谁？但谁都可以想得到那一定是擒龙手季伦了，丐帮现任帮主的师叔，他就隐居在云贵山中。

元真子听到她是上官平的姑母，上官平有东岳派掌门人信物斩云剑，自是东岳派掌门人，那么他姑母自然不可能是魔教中人，心念转动，还未开口。

七星会楚子奇已经站了起来，说道：“上官少侠身有泰山掌门之剑，他姑母自然不可能会是魔教中人，这一点，大家应该可以放心的了。”

元真子正好无法下场，经他一说，就朝老妇人稽首道：“此事原是误会，女施主幸勿见怪。”

老妇人连忙还礼道：“道长好说，六十年前魔教猖乱，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各大门派均蒙其害，道长自该问问清楚的了。”

铁打罗汉忙道：“大家请回座，这是误会，说过也就算了。”

大家又纷纷落坐。

祝南山道：“上官平，你说在泰山某处有一石窟，是本门祖修真之处，你这柄剑也是在那里得来的，这洞窟在何处？”

上官平尚未开口，再不稀尖声笑道：“所以你老弟没有资格当掌门人咯，泰山派历代祖师修真之处，自然只有继承人才能去得，各大门派都是一样，这道理你都不懂，不信，可以问问在场的许多掌门人，小老儿虽没有当过掌

门人，这规矩我懂。”

祝南山怒声道：“你是什么人？”

再不稀笑嘻嘻的道：“你不是要走了么？怎么还没有走呢？哦，你问小老儿是谁？小老儿，嘻，嘻，叫做再不稀，再不稀？就是醉不死的意思，酒喝得再多也不醉，你老弟若是想请我老哥哥喝酒，我一定会上祝家庄去的。”

祝南山被他说得一腔怒火，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祝士谔紧随着爹身后离场。再不稀叫道：“喂，喂，祝老弟，你几时请我喝酒，小老儿……我一定叨扰……”

祝南山一句话也不说，带着祝士谔朝山下行去。

场中立时有人鼓起掌来，那是替上官平鼓掌的掌，祝南山一走，东岳派掌门人自然而然就是上官平的了。

铁打罗汉双手合十，朝上官平行了一礼，说道：“恭喜上官施主，你是东岳派的掌门人了，请到上面坐。”

上官平俊脸一红，不知该不该上去。

老妇人喜道：“上官平，你是名正言顺的掌门人，自该坐到上首去了。”

再不稀更是耸着肩，笑道：“小兄弟，还不快上去，铁打大师在请你呢！”上官平只得红着脸走上去。

五岳剑派的南岳派掌门人罗浩天、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等四人首先迎了上来，向上官平道贺。接着是武当派元真子、形意门宋景阳、八卦门许玄通、五行门侯世海、七星会主楚子奇、崆峒派余日休、丐帮帮主代表独臂丐干靖边和伏虎寺方丈智通大师等人，虽觉上官平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但五岳剑派的四位掌门人都已承认他了，自然也纷纷过来和他握手道贺。

谭玉山、谭玉琴兄妹做梦也想不到新结识的平让贤，竟然会是东岳派的掌门人，心里自是十分高兴，尤其谭玉琴姑娘芳心更是兴奋，首先鼓起掌来。

全场的人，因为对祝南山的卑鄙行为，有了先人之见，对上官平荣获东岳派掌门人，自然竭诚的捧场，一时掌声雷动，历久不息。

上官平朝大家连连抱拳致谢。

铁打罗汉等掌声稍息，才朝上官平合十道：“本来东岳派祝大侠报了名竞选剑主，现在上官施主以东岳派第二十七代掌门人身份出现，不知是否参加竞选，就要上官掌门人决定了。”

上官平神色肃然，朝铁打罗汉、罗浩天、杜东藩三人拱拱手，然后又朝武当、形意等门派的人同样拱了拱手，朗声道：“在下年轻识浅，本来只是东岳派门上的一名弟子，先师易箒之时，遗命在下前来泰山，只是命在下找一个人来的，不料进入敝派历代祖师修真洞府，才发现敝派第二十六代掌门人石墩上留书，赐予斩云剑，命在下继承敝派门户，为二十七代掌门人，这在在下初来泰山之时，根本连想都想不到的事，以在下一个初入江湖的小子，骤膺重任，已经深感惶恐，剑主是十年一次，推举武林中德隆望重的前辈，才为适宜，因为这是武林中无上荣誉，也是名至实归的人才可获得，小子何人斯？怎敢有和诸位前辈竞争之心，务请诸位前辈原谅。”

说完，又拱了拱手，才行坐下。他这番话说得极谦虚，这在他看来，也是实情。

崆峒余日休心中暗道：“这小子捡来了一个掌门人，武功只怕平平，不敢出手，才宣布退出竞选的了。”

一面呵呵一笑道：“上官掌门人新膺荣命，说得谦虚，但论剑会上，原有表演一项，方才并没有人出场，本会二十年来，两次大会，泰山一派都是由祝大侠代理掌门人，这就是说贵派真正掌门人，已有二十年不曾出席参加了，上官掌门人能获得贵派上代掌门人青睐，指定继承掌门人，可见上官掌门人必然是青出于蓝的少年才隽之士。何不表演一手泰山派绝技，让与会同道一饱眼福，这也是本会创会的初意，切磋与观摩，大概上官掌门人总不好再推辞了吧？”

与会的人，大多数是看热闹来的，自然要看看这位东岳派的少年掌门人究竟有些什么技艺？放是纷纷附和余日休的建议，鼓起掌来。

铁打罗汉站在中间，等大家掌声一落，徐徐说道：“余道长这话，说得甚是有理，上官施主初膺东岳派掌门重任，在会上表演一手，也是应该的了。”

大家又纷纷鼓起掌来。

铁打罗汉续道：“方才第一场是崆峒余道友和七星会楚会主，双方未分胜负，这一场，本来是东岳派对中岳派了，胜的一方还须再和崆峒及七星会连续两场比赛，才能决定本届剑主谁属，不过。这第二场获胜的人，须连续再比两场，未免成了车轮战，太过耗损体力，因此贫衲想征询上官掌门人的意见，如果上官掌门人愿意出场表演，那就可以在第二场比赛之后，由上官掌门人出场表演，让第二场获胜的人，可以藉机稍作休息，再比第三、第四两场，不知上官掌门人意下如何？”

老和尚这番话，是和另二位公证人南岳派罗浩天、北岳派杜东藩二人商议之后才当众说出来的，意思要看看上官平使的究竟是不是东岳派武功？

各大门派六十年前吃了魔教的亏，老实说心里还有恐惧的阴影，方才老妇人指挥小白蛇，大家表面虽然误会已解，实际上还是不大放心，故而都想查证一下上官平的武功。

再不稀没待上官平开口，就抢着道：“这位铁打大师说的一点没错，小兄弟，你当上了东岳派掌门人，正该露一手绝活给大家瞧瞧，小老儿记得……”

他用力搔搔头皮，说道：“记得有一年看过东岳派不知那一位掌门人露过一手斩云剑，那才是真正的飞剑呢，一道白光，直冲上天，把正好从他头顶飞过的一片白云硬生生劈了开来，小老儿当时赶忙两手捧住了脑袋，飞剑可以百步之外，取人首级，小老儿蹲的地方，算起还不到百步，若是那道白光在小老儿头顶上这么盘旋一下，小老儿的六斤四两岂不要搬了家？这多年来，小老儿跑遍大江南北，就从没看到一个会使飞剑的人，你小兄弟既然继承东岳派，这一道白光，取人首级的本领，一定也学会了，待会就使一招飞剑给大家瞧瞧好了。”天底下那有飞剑？但他说得口沫横飞，煞有介事一般，却也教人不得不信！

老妇人叱道：“你少乱吹了。”

再不稀道：“这是真的。”

铁打罗汉当然不会相信他这番信口开河的话，朝上官平问道：“上官掌门人意下如何？”

上官平躬身道：“大师吩咐，在下自当遵命。”再不稀立即插口道：“你要表演飞剑才行，普普通通的玩意，大家都会……”

老妇人怒声道：“亏你还是老哥哥，怎么尽给你小兄弟出难题？”

再不稀耸着肩道：“小老儿这是给他捧场呀！”

老妇人哼道：“你还是捧场？这是在捣蛋。”

“这怎么会呢？”再不稀嘻的笑道：“我给他捧几句，他练不练都可以，只要把剑丢上去，回下来再伸手接住，就可以了。”

老妇人道：“这是什么飞剑？”

再不稀压低声音道：“本来就是唬唬人的，又作不得真。”

老妇人冷笑道：“照你的说法，唬得住谁？”

这时铁打罗汉已在宣布第二场开场，由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对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

华清辉从容站起，缓步走入场中，朝钟大先生拱拱手道：“兄弟请钟老哥多多指教。”

只听一个又冷又娇的声音叫道：“师父，你老人家说过，今年论剑大会上，要让徒儿们显显身手的，这一场自该让弟子上场来见识见识才是。”

场中众人朝发话之处看去，这说话的正是中岳门下的一个女弟子。

这女弟子看去只有二十二三岁，一身青布窄腰身衣裤，生得眉目如画，体态妖娆，梳着两条乌油油的长辫，垂在鼓腾腾的胸口两旁，腰间系一口青色剑穗的长剑，模样儿娇美已极！”

她正是骑着白额锦毛虎上伏虎寺寻衅的冷雪娥。照说，在座的伏虎寺方丈智通大师应该认识她；但她那晚穿的是一身黄衣，长发披肩，装束和今天大不相同，老和尚看到她又是晚上，相距较远，再说老和尚是出家人，总不能盯着人家姑娘家直瞧，是以认不出她来了。

全场之中，认得她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官平。他看到她师姐妹二人随同假冒中岳派钟大先生而来，心中早已估量到必是有为而来，可能说是为了夺取“剑主”的头衔；但“剑主”只是一项荣誉，并无实权，她们为了要夺取“剑主”，不择手段假冒钟大先生，这到底有何企图呢？

钟大先生呵呵一笑道：“你们姐妹两个，虽已尽得为师传授，但和华掌门人较量，还差得远呢！”

冷雪娥娇声道：“你老人家说过，本来这次是不准备报名参加竞选剑主的，就是为了徒儿们来开开眼界，会会天下英雄，才报的名，所以师父不该出场，该由弟子出场才对，你老人家说过：“胜败都无所谓，你老人家也并不想真的当剑主，现在你老人家怎么跟弟子抢起来了？”

在场群雄心中都暗暗忖道：“钟大先生本来就是个好先生，敢情他平日对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弟子，百依百顺，纵容惯了，不然，她怎敢在大庭广众，对师父如此说话？”

钟大先生听得一手捋须，呵呵笑道：“好，好，你要代为师出场，也未尝不可，这也是机会，平时你们想请华掌门人指点几招，都不容易呢！”

冷雪娥听到师父已有允意，喜孜孜的道：“多谢师父。”

随着话声，俏生生的越众而出，朝场中走去。

上官平心中暗道：“是了，这姓祁的虽然假冒了钟大先生，但他武功没有冷雪娥高，所以要由冷雪娥代他出场了。”

场中的人，都被冷雪娥婀娜身材，款段步法，看得出了神，直等她走到场中，先朝三位公证人衿衿为礼，再朝华清辉盈盈一福，说道：“华师伯多多指点，小女子使得不好，更要华师伯剑下留情。”

大家才一起鼓起掌来。

华清辉身为西岳派掌门人，为人旷达，钟大先生临时换了一个女弟子出

场，他也不以为侮，竞选“剑主”，本来各大门派门下弟子可以代师出场，有例在先。这就含笑点点头道：“姑娘不用客气，钟老哥强将手中无弱兵，姑娘只管施为好了。”

冷雪娥皓腕抬处，刷的一声从腰间剑鞘中拔出长剑，把剑欠身道：“华师怕请赐招了。”

华清辉看她年龄只比女儿大上两三岁，居然要当着天下英雄和自己动手，不觉莞尔一笑，随手抽出长剑，说道：“姑娘只管请先。”

冷雪娥抱剑直竖，目视剑尖，缓缓吸气，然后竖剑朝前推出。

这一招正是中岳派剑法的起手式“朝天一柱香”，剑术练到上乘境界，这吸气推剑，便有一股内劲从剑刃朝前涌出。

须知一般使剑的人，贯注内力，从剑尖透出，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但内力从剑尖透出，还较容易，因为从握剑掌心，运功催动内力，由剑身直达剑尖，再由剑尖透出，只是一股直劲，“朝天一柱香。”竖剑当胸，手臂朝前平推而出，内力须从整柄剑身横的透射出去，自然要比从剑尖直射，难得多了。

中岳派一向以内家剑法自居，为了要使对方未战先馁，这起手一剑上，就要贯注内力，直逼对方；但这句话谈何容易？要真正做到这一步，非有数十年苦练不克臻此，所以一般中岳弟子功力尚浅，只是把这一招当作起手式使出，从来也没有人去认真贯注真力的。

“朝天一柱香”虽是起手式，也含有尊崇对方之意，华清辉自然知道，对方使出这招剑法来，自己必须答礼，因此他长剑紧贴手腕，左手搭在握剑右手之上，算是答礼。

那知左手五指刚刚搭上右手，突觉一道内劲好像竖立门板一般，朝自己直撞过来，这道内劲居然森冷无比！

华清辉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女竟然会有如此深厚的内力！

不！内劲之中隐含森森寒气，莫非此女使出来的竟然会是剑气？他左手搭着右手，急忙运起“太白真气”，身外推出，才算把冷雪娥推来的一道劲气挡住。

这一段话，说来较长，但两人推出内劲，无声无形，外人看不出来的，只有华清辉心里明白，莫看这青衣少女年事极轻，竟是自己从未遇过的劲敌，一时之间，不敢丝毫轻视对方，右腕翻处，长剑在胸划起一个圆圈，静以待敌。

冷雪娥第一招推出，立即展开剑势，身随剑走，朝华清辉左首欺进，斜刺一剑，指向左肩，去势奇快，但才到中途，身形已转，剑尖一振，改刺为挑，一点银光直奔眉心。

华清辉练剑数十年，剑上造诣极深，深懂得使剑诀要在敌未动，我不动，敌将动，我先动，因此冷雪娥剑势乍展，他同样身形挪动，长剑一振，展开华山“太白剑法”，刷刷两剑，随手发出，以攻还攻，使得从容不迫，轻灵快捷，不愧西岳派一代掌门，从他使剑时神态，就可以看他剑术如何炉火纯青了。

冷雪娥剑走中锋，施展开中岳剑法，剑势绵密，一路和华清辉抢攻。

## 第十一章剑主之争

华清辉总是一派之主，和一个晚辈女子比剑，自然不好使出杀手来，这一来冷雪娥可以不用理会华清辉的杀着，但华清辉对冷雪娥的杀招，却不能不理，这就未免显得缚手缚脚，只好以拆解代替进招。

冷雪娥占了这一层便宜，就毫无顾虑的一路挥剑抢攻，攻势绵绵，出手愈来愈快，一时但听双剑交击，发出“铮”“铮”剑鸣！

这一阵剑剑交击，华清辉陡觉从剑身传来了一缕阴寒之气，由掌心渗入手腕，心头方自一惊，心中暗道：“这女子是中岳门下，怎么练的会是阴寒功夫？”

心念一动，急忙运起西岳派“太白真气”，希冀能把渗入手腕的阴寒之气逼退，无奈这一缕阴寒之气，渗入手腕，任你“太白真气”由臂而腕，源源从剑端逼出，也休想把它驱出。

阴寒之气，一旦渗入手腕，就停留在关节之间，经络受到寒气侵袭，就难免感到有些僵硬，无法使得十分灵活。

冷雪娥使到“嵩峰峻极”、“神岳崇严”“永镇中土”三招，剑光大开大阖，威力一招强过一招，剑上阴寒之气也愈来愈盛。

她使的正是“中岳剑法”，这是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但她在剑上贯注了“太阴神功”，这可只有华清辉一个人感觉得到，旁人是无法看出来的。

这三招剑法，是“中岳剑法”中的神髓，凝重博厚，威力最强，华清辉举剑封解，双剑交击，又发出三声金铁大震，到得“永镇中土”的最后半招双剑乍交，从冷雪娥剑尖迸发一大片阴寒之气，从剑上传了过去。

华清辉但觉执剑手腕突然一滞，“拍”的一声，冷雪娥剑尖往下沉落，压力奇重，把华清辉的长剑直压下去。

华清辉方自一惊，冷雪娥身形倏然一个轻旋，左手一掌朝华清辉肩头推来，口中叫道：“华师伯承让了。”

纤纤玉掌竟似突如其来，正好推在华清辉的肩头。

华清辉但觉肩头奇冷澈骨，全身骤然一震，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噤，右手长剑已被冷雪娥长剑拍落地上。

冷雪娥这一手当真奇快无比，很多人根本没看清楚，华清辉的长剑已被击落。

广场上的人眼看中岳派一名少女居然把西岳派掌门人的长剑击落，不禁纷纷鼓起掌来。

只有华夫人阮清芬却看得神色大变，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丈夫竟会败在中岳派一名女弟子的手下。

华清辉一张白皙的脸上，不禁一红，但在这一瞬之间，自己身上的阴寒之气已然全数消失了，不由俯身拾起长剑，呵呵一笑道：“姑娘功力果然不凡。”

钟大先生急忙趋了上去，朝华清辉连连拱手，一面回头叱道：“徒儿，华师伯对你剑下留情，一上场很少出手攻击，你怎好如此失礼？还不快向华师伯赔罪？”

虽是赔罪，中岳派已经赢定了。

冷雪娥返剑入鞘，果然朝华清辉躬身一礼，含笑道：“多谢华师伯手下留情。”

华清辉含笑道：“姑娘不用客气。”缓缓转身，回到座位上坐下。

铁打罗汉站在中间，洪声说道：“这一场比试，中岳派获胜，现在中岳派且暂时休息，下一场该由东岳派上官掌门人出场表演了。”

大家听了又纷纷鼓起掌来。

上官平坐在上首，正在暗暗忖着：“冷雪娥使出来的，不知是不是中岳派的剑法？”此时听到大家鼓掌，他也随着鼓掌。

余日休朝他似笑非笑的道：“上官掌门人，能远大师已经宣布，这一场该你出场表演了。”

上官平哦了一声，赶紧站起。

北岳派杜东藩抬手道：“上官掌门人请。”

上官平连忙还了一礼，他从未在这样大庭广众面前说过话，自然有点怯场，俊脸不禁骤然红了起来，举步走到场中，拱拱手道：“在下不过只会一点粗浅功夫，请在场的各门各派掌门人、前辈多多指教。”

再不稀尖声叫道：“小兄弟，快些练吧，少说几句不要紧。”

大家都知道这个酒糟鼻小老头最喜欢多嘴，听惯了谁也不觉他怪，反而觉得他生相滑稽，说起话来很逗人笑。

老妇人沉喝道：“你自己少说几句不要紧。”

再不稀最怕的就是老妇人，连连点头道：“我不说，我不说就好了。”

上官平徐徐按着吞口，抽出斩云剑来，他抽得虽缓，长剑出鞘，依然发出细细龙吟之声，但见一支青光耀目的长剑，有如一泓清水，映着日光通体青芒闪闪，吞吐生辉。

场中有人喝着：“好剑。”

再不稀回头道：“人家这支剑是东岳派镇山之宝，掌门人的信物，自然是好剑了。”

上官平长剑在手，立时竖剑立胸，全神贯注，卓然而立，缓缓吸气！大家都是剑术名家，他剑虽尚未出手，但已经渊停岳峙，脸上渐渐现出紫气，不觉暗暗称赞：“他年纪虽轻，居然练成了东岳派的‘紫气神功’！”

上官平已经由第一招‘紫气东来’，缓缓展开‘十八盘剑法’，要知东岳派这一路剑法，取法泰山三天门十八盘山径，五步一转，十步一迴，山势十分险峻，越盘越高，越高越险，融入剑法之中，身随剑走，越转越快，越快越厉。

上官平练成‘紫气神功’，长剑展开，人影飘忽，但见一道青虹，后面随着一条人影，矫若神龙，越演越急，使到后来，但闻剑风呼呼，但见剑光盘旋，人影已隐入在剑光之中！

大家看到这里，不觉纷纷鼓起掌来。

再不稀坐着的人，忽然离开长凳，走前了几步，蹲着身子，仰起头来，看他舞剑，一面也随着大家不停的鼓掌。

上官平使到急处，突听耳边有人叫道：“快把长剑丢上去，玩一手飞剑给他们瞧瞧！”

这自然是再不稀在胡说八道，要自己玩什么‘飞剑’？但就在话声入耳，突然掌心一震，手中斩云剑一下挣脱五指，‘呼’的一声朝天空直飞上去，心头不由大吃一惊！

只听再不稀拍手道：“大家快看，小老儿的小兄弟果然有一手，长剑飞上去啦！”

这一下斩云剑冲天直上，一下飞上去七八丈高，才掉头往下直落。上官平胀红了俊脸，也仰起头朝上望去，希望长剑落下来时伸手去接，那知右手抬处，斩云剑快落到头上之际，忽然又‘呼’的一声朝南飞射出去。

再不稀伸手指着长剑，尖笑道：“好极了，小兄弟，你长剑又飞出去了！”

大家本来只当上官平少年好胜，剑往上掷，虽然一下射起七八丈高，仍须内功精湛，才能掷得上去，但像这样把剑掷上去，再伸手接住，只有走江湖卖艺的人使的手法，自然不值行家一晒，是以大家虽然也抬头仰观，却无一人拍手鼓掌，有之，那就是蹲在场边的再不稀一个了。

可是这回剑从天空回下来，上官平并未伸手去接，只是抬了下手，（上官平要待去接，长剑自己飞出去了）斩云剑突然朝南平飞出去，一下又飞射出去七八丈远，大家不知他如何把剑收得回来？心头各自泛疑。

只听再不稀手指着剑尖叫道：“啊！飞过去了！”他本来面对上官平蹲着的，这时回过身指着长剑大声叫嚷。

朝南飞出去的斩云剑到了七八丈外，忽然掉头向东，再由东向北，由北向西，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一匝，才缓缓的朝上官平飞了回来。

飞出去是剑尖在前，但这回飞回来，却剑柄在前了。上官平看到长剑由上空落下，又朝南飞出之时，心中已经有数，这是有人在暗中相助，这人，当然是再不稀老哥哥了。

大家所有目光，只顾看着那支在上空盘旋的‘飞剑’，自然没有人去注意再不稀，但上官平因那支‘飞剑’在飞，自己不用着一点力气，就有间暇朝再不稀看去，只见他口中尖声叫道，一面伸手指着在天空飞的长剑，蹲着的人也随着剑转，这明明就是他在指挥着剑了。

上官平心中塌实，脸上也有了笑意，直等长剑环空一匝，缓缓飞来，才伸手去接。

这下直把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得怔住了。

有几位剑术比较精湛的虽然不知这‘飞剑’表演，实是有人在暗中操纵，但也相信上官平这么一点年纪，绝不可能以气驭剑，各自思索着：“这大概是一种手法，剑向南掷去，暗寓回旋之力，绕场一匝再飞回他手中去，饶是手法，这一手已是极为难能可贵了。”（暗器中就有回旋手法）

这回拍手的就不止再不稀一个人，全场的人，无不鼓动双掌，报以热烈掌声。

上官平暗暗叫了声：“惭愧。”回剑入鞘，朝大家作了个环揖，口中说着：“献丑。”退回坐椅。

再不稀也站起身，回到长凳上坐下。

老妇人盯着他看了一眼。

再不稀耸耸肩嘻嘻一笑，他知道老妇人已经看出来了，就没再多说什么。

铁打罗汉合十道：“上官掌门人轻轻年纪，有此惊人造诣，为今日本会生色不少，可喜可贺，也使贫衲大开眼界，贫衲深感荣幸。”

上官平俊脸通红，说道：“大师谬誉，在下如何敢当。”

铁打罗汉合十当胸，又道：“现在还有两场，是由中岳派对崆峒派和七星会，不知余掌门人和楚会主那一位先上场？这要二位自行磋商决定。”余日休老奸巨滑，没待楚子奇开口，就朝他拱手笑道：“楚会主今年第一次参加论剑，兄弟已经参加过几次，咱们同样是客，楚会主是新客，兄弟自然要让楚会主在先了。”

楚子奇举止潇洒，淡淡一笑道：“多谢余兄了。”

折扇轻摇，缓步朝场上走去。

钟大先生含笑朝冷雪娥道：“方才你侥幸获得华掌门人的成全，为师如果不让你再接一场，你一定又会埋怨为师不让你多一次观摩、切磋的机会了？”

冷雪娥欠身道：“弟子不敢，只是这一场，该由弟子向楚会主领教的了。”

钟大先生呵呵一笑道：“你要出场，那就仍由你出场好了。”

冷雪娥喜道：“多谢师父。”欣然朝场中走入，朝楚子奇欠身一礼道：“小女子奉家师之命，请楚会主多多指教。”

楚子奇清笑一声，还礼道：“姑娘好说，姑娘挟战胜之威临场，在下不才，要请姑娘剑下留情一二才好。”

冷雪娥掣出长剑，说道：“楚会主请。”

楚子奇方才见识过她使的剑法，一上手不便和她抢攻，是以只举剑一封，身形斜进，长剑朝右划出。

冷雪娥一剑出手，‘中岳剑法’就源源使出，中岳派剑法以博厚见著，必须有深厚功力，才能发挥它的长处，冷雪娥以一个年轻少女，把‘中岳剑法’使得中规中矩，剑势出手，锋芒含蓄，合中岳派‘博厚’要诀。

楚子奇长剑开阖，和她抢攻拆解之际，心中暗自寻思：“自己在斗姥宫中了‘五合一’奇毒，但服了老尼姑的解毒，虽能暂时抑制，剧毒并未解去，经老尼姑个别约谈，威胁利诱，要自己听命於她，并参加剑主竞选，自己当时为了解这老尼究竟有何阴谋，就一口答应下来，如果由自己夺得剑主，她当然更会加紧控制自己，自己也可由此打入他们核心，那么这剑主就非力争不可。西岳华清辉也是当时中毒之人，推想他的竞选剑主，也是出自放老尼姑的授意，他败在这姑娘剑下，自是不愿争得剑主了，那么自己何妨也败给这位姑娘，岂不是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么？”

心念正在转动之际，“”的一声，双剑乍接，突觉一缕阴寒之气从剑上传了过来，迅疾由掌心渗上手腕，剑势为之一滞，紧接着就接连响起八九声‘’‘’金铁交鸣之声，双剑在一连串的交流之中，从剑上传来的阴寒之气也随着大盛！

楚子奇心中暗晴称奇，忖道：“中岳派练的怎么会是纯阴功夫？”

就在这一瞬间，但听‘’的一声巨响，冷雪娥一柄长剑已经压住了楚子奇的长剑，她以奇快身法，左手一闪而至，朝楚子奇当胸拍来。

楚子奇看她掌势奇幻，头顶猛然一震，暗道：“玄女掌，她不是中岳派的门下？”

他是存心败给她的，故而任由她压住了长剑，但此时发现冷雪娥使出‘玄女掌’来，分明不是中岳派的弟子了，那么中岳派的争夺剑主，莫非也是受了老尼姑的控制不成？

长剑被压，大片阴寒之气从剑上传来，楚子奇右手五指一阵麻木，长剑“”的一声落到地上，这一情形，和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前后如一辙。

中岳派女弟子连胜两场，大家自然为她纷纷鼓起掌来。

冷雪娥收剑后退一步，欠身道：“楚会主承让了。”

钟大先生及时抢出，连连拱手道：“小徒多蒙楚会主剑下留情，兄弟这里谢了。”

楚子奇拾起长剑，返入鞘中，连忙还礼道：“钟大先生休得客气，令高

徒剑法精纯，在下甘拜下风。”

钟大先生连声说着：“好说、好说！”

楚子奇回座之后，现在该轮到余日休了，他眼看华清辉、楚子奇都败在中岳派一名女弟子门下，心头兀自万分为难，他方才和楚子奇动过手，深知这位七星会主一身功力，不在自己之下，华清辉更是以剑术成名的西岳掌门人，论声望名气，都在七星会主之上，也败在这少女剑下。

自己论名望不及西岳派掌门人，论武功只在楚子奇伯仲之间，这一场若是胜了，固可夺得登剑主的荣誉，但若败在一个中岳派的门人手下，自己数十年盛名，岂不毁於一旦？

铁打罗汉站起身道：“现在是最后一场了，中岳派对崆峒派，余掌门人，该由你出场了。”

余日休权衡得失，自己出场实在划不来，这就含笑起立，拱拱手道：“钟大先生和余某论交数十年。今天眼看钟大先生调教出来的女弟子剑法高明，当真青出於蓝，兄弟万分钦佩，这一场兄弟愿意放弃，不用比了。”

在场的人都明了他的心意，不愿和后生晚辈过招，再说得明白一点，他自知无法胜得过钟大先生这位女弟子。

铁打罗汉双掌合十当胸，徐徐说道：“崆峒派余掌门人声明放弃，由中岳派获胜，竞选剑主的几场比试，现在宣告结束，该由中岳派掌门人钟士元荣获本届剑主。”

在场之人又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钟大先生朝四周鼓掌的人，连连抱拳，口中说着：“谢谢、谢谢。”

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从长案上捧起锦盒，交给站在中间的铁打罗汉，铁打罗汉双手接过，於是由铁打罗汉手捧着锦盒居中，南岳派掌门有罗浩天、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分立左右，一齐朝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面前走了过去。

这是当选剑主的接受‘荣誉之剑’的隆重仪式，由三位公证人亲自送上‘荣誉之剑’。

钟大先生慌忙从座椅上站起。和他坐在一排的各大门派掌门人也一起站了起来。下首列坐一环的各大门派弟子和观礼的人，也纷纷起立，同时鼓起掌来。

铁打罗汉把手中捧着的锦盒双手送到钟大先生面前，说道：“恭喜钟掌门人荣膺剑主。”

钟大先生双手接过。然后盖起锦盒，递给了站立身边的冷雪娥，立即双手抱拳，答礼道：“钟士元何德何能，膺此荣誉，多谢三位公证人了。”

大家又纷纷鼓起掌来。

接着各大门派掌门人又纷纷向钟大先生道贺，钟大先生也一一答礼。论剑大会至此全部结束。

钟大先生走到会场当中，洪声说道：“各位掌门人、各位道长、各位参与大会的来宾，此次大会幸蒙诸位光降观礼，敝派假玉皇观敬备菲酌，请大家入席了。”

从现在起，论剑大会的主人是中岳派了。玉皇观的盛筵，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因为不论谁当选了剑主，都要盛筵款待来宾的。

剑主中岳派钟大先生满脸笑容的站在中间肃客。各大门派掌门人互相谦让着。

再不稀从人缝中钻了过来，嘻开了嘴，耸着肩笑道：“小兄弟，老哥哥早就晓得你会当掌门人的，所以咱们先订了交，你想想看，我是东岳派掌门人的老哥哥，走在江湖上，多有面子？”

说话之时老妇人和谭玉山、谭玉琴也走了过来。

谭玉山道：“上官兄，恭喜你荣任东岳派掌门人。”

谭玉琴粉脸含羞带笑的道：“恭喜上官兄，我们若是早知道你是东岳派的掌门人，就不敢和你结交了。”

她口中说着，一双俏目凝注着他，流露出脉脉含情之态。

上官平拱手道：“谢谢贤兄妹的夸奖，谭姑娘是说在下当了掌门人就连朋友都没有了？”

谭玉琴甜甜一笑，娇声道：“我们就高攀不上了呀！”

再不稀抢着道：“攀得上，现在大家不是都攀上了么？”老妇人道：“让贤，你快去吧，人家各大门派的掌门人都走了呢！”

上官平答应一声，举步走去，钟大先生站在左道相候，他左右两边站着冷雪娥冷雪芬两人。

上官平是各大门派掌门人的最后一个了，他刚走近，钟大先生就抬着手道：“上官掌门有请。”

冷雪娥笑盈盈的道：“上官掌门人，恭喜你了。”

冷雪芬粉靛红晕，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他，匏犀微露，轻声道：“恭贺你。”

上官平连忙抱拳道：“谢谢两位姑娘。”

他口中说‘两位姑娘’，眼睛只是朝冷雪芬看去。

两人四目相投，就胜过千言万语。钟大先生呵呵一笑道：“你们早就认识上官掌门人吗？”

冷雪娥格的一声娇笑，目光一溜冷雪芬，说道：“不但认识，上官掌门人还是师妹的表哥呢！”

上官平和冷雪芬都被她说得脸上一红。

钟大先生色然心喜，问道：“雪芬，你师姐说的可是真的？”

冷雪芬含羞点着头道：“是的。”

钟大先生一把抓住上官平的手掌，呵呵笑道：“那真是巧极了，上官掌门人原来还是小徒的表兄，咱们两派那就更亲近了，上官兄弟，老夫欢迎你到敝派来。”

冷雪娥道：“师父，你老人家没告诉上官掌门人，咱们目前下榻碧霞宫，没下山以前，欢迎上官掌门人来玩。”

“对了！哈哈，你不说为师倒是忘了。”

钟大先生拉着上官平的手，边走边道：“上官兄弟，老夫在山上还有两三天逗留，希望你能来。”

上官平点头道：“在下蒙钟大先生垂爱，隔天自当造访。”

钟大先生喜道：“好，咱们就一言为定，老夫明日中午恭候上官兄弟。”

玉皇观大殿上，已经摆好了五席素斋，那是各大门派掌门人的席位，钟大先生虽是主人，但他是新当选的剑主，就坐了首席，其余的人互相谦让，上官平因自己年纪最轻，再三逊让，坐到了下首。

走廊和天井上，加有十席，那是参与大会的来宾和各大门派门下弟子的席位。

大家入席之后，自有一番热闹，菜虽是斋，却给大家准备了酒，因为都是武林中人，无酒不饮。

这一顿筵筵，最受人注目，大家敬酒最多的，除了当选剑主的钟大先生，就是上官平了，他是年纪最轻的掌门人，方才表演的剑术，又是如此精湛，使得在场的每一位掌门人，都要对他拉拢，以资连络感情。

另外像中岳门下的冷雪娥、冷雪芬、北岳门下的罗青云也在老父授意之下，向上官平敬了酒。

这一来，西岳门下华小芬、李传光、荣显宗也跟着来了。伏虎寺方丈智通大师门下法善、法慈和上官平本是素识，他们以茶代酒，也上来表示敬意。

余日休如今对上官平也不觉刮目相看，呵呵一笑道：“徒儿们，你们瞧瞧，各大门派门下弟子，都上来敬了上官老弟的酒，他年轻有为，二十出头，就当上了东岳派的掌门人，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楷模，长江后浪推前浪，再过十年八年，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你们也应该上来敬上官老弟一杯，你们今后在江湖上行走，还要上官老弟多照顾呢！”

上官平连说：“不敢。”

杨再春、万家春、张在春、吕全春四人听了师父的话，果然也一起上来敬酒，上官平一一和他们乾了杯。

因为席上有酒，最喜欢说话的再不稀也来不及说话了，杯到酒乾，没人敬他的酒，他却自己敬自己，一杯又一杯的往嘴里倒。

余日休、华清辉、楚子奇三人，不失为一派之主，虽然竞选剑主失败了，那是君子之争，风度都很好，在席间谈笑风生，丝毫不存芥蒂。

这一顿素斋，也表现了十年一次论剑大会的成功。宾主尽欢。席散之后，各自殷殷道别。

上官平今天第一次喝了许多酒，但仗着内功精纯，还能支持。再不稀却已经醉醺醺的连走路都一脚高一脚低了，他还硬说自己没有醉。谭玉山、谭玉琴也住在伏虎寺，兄妹两几乎一左一右扶着走路。

再不稀卷着舌头，尖笑道：“笑话，小老儿再喝上十斤二十斤，心里还是清楚得很。”

谭玉琴娇笑道：“老哥哥心里是清楚得很，只是双脚走路不大听使唤罢了。”

再不稀道：“那是老哥哥上了年纪，哼，我年轻的时候，那一天不喝酒，喝了酒，跑上百把八十里路，一样健步如飞。”

老妇人道：“好了，你就少吹几句吧！”

再不稀道：“上官掌门小兄弟，你说句公道说，老哥哥醉了没有？”

上官平一张俊脸喝得通红，应声笑道：“老哥哥自然没醉了。”

再不稀嘻的笑道：“你们都听到了，小兄弟可以证明没……没……醉……”

回到伏虎寺，大家把再不稀送到房里，他和衣往床上躺下，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上官平回入房中，也觉得头脑昏胀欲裂，就在床上坐着运功，逐渐的把酒气化去了。

不多一会，天色慢慢昏暗下来，酒也醒了，却听到隔壁房中的再不稀一会鼾息呼呼，一会又口齿不清的说梦话，有时可以听清楚一两句，那是：“大家喝呀，不喝白不喝”，“嘻嘻，这酒不错”！

上官平被他吵得无法入睡。心里不觉想起这次论剑大会，有许多疑窦！

第一、中岳派这位掌门人钟大先生，明明是假的，他取得‘剑主’，不知有些什么阴谋？

第二、冷雪娥、冷雪芬师姐妹二人，明明不是中岳派的人，那么假冒钟大先生，必是她们师父在幕后操纵，她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第三、那天在斗姥宫素斋下毒的老尼姑，怎么会变成七星会的副会主？这老尼姑也是十分可疑的人。

第四、是老哥哥再不稀，方才自己长剑脱手飞出。明明是他使的花样，那么由此推想，把自己引去祖师修真的洞府，也是他事先安排的了，他莫非也是本门中人？他是不是师父交代自己来找的快活三呢？

这些问题，他一个答案也想不出来，越想越觉得事情错综复杂，也隐隐使人感觉到有一件说不出的大事，正在酿之中，和自己、和论剑大会、和五岳派，甚至所有参与大会的各大门派，都有关连，好像已经露出了许多蛛丝马迹，却又理不出一点头绪来。

正在独自思索之际忽听板壁上有人轻轻叩了两下，接着响起再不稀压低声音轻轻叫道：“喂，上官掌门小兄弟，你睡着了么？”

上官平忙道：“没有，我一直没睡熟。”

“嘘！”再不稀“嘘”了一声，低声道：“说话轻一些，老哥哥也睡不着，咱们出去走走，透透新鲜空气，你快出来。”

“他明明喝得烂醉如泥的人，怎么一回工夫就清醒了？上官平心中一动，应道：“好，我反正睡不着，出去走走也好。”

再不稀道：“轻一些，别吵了人家。”

上官平轻轻开门出去，再不稀已经等在门口，两人走出走廊，只见一轮明月，清光如水，照得如同白昼。再不稀低声道：“你随我来。”

他走到西首墙根，双手攀着围墙，爬了上去，又很艰难的往墙外翻出。

上官平当然不用和他一样需要爬着上去，当下足尖轻点。就越墙而出，只见再不稀已经站在前面等着自己，招了招手，转身就走。

上官平早就知道这位老哥哥是位异人，因此他慢吞吞从墙头爬出来的人，会一下到了自己前面，也毫不感到惊奇，这就随着举步走去。

那知再不稀明明只是举步走着，看去只不过走得比平常快些而已；但自己却已经跟不上了，只得加快脚步跟了上去，那知加快脚步还是跟不上他，渐渐已经落后了一大段路。

加快脚步不行，只得施展轻功，朝前追去，那知再不稀看起来走得不快，但自己施展轻功，却始终和他保持了七八尺光景，再也迫不上去。

这一阵工夫，也不知奔行了多少路程？前面的再不稀忽然停了下来，上官平掠到他身前，赶紧刹住身形。

再不稀一颗头朝左右前后一阵张望，忽然伸手拉了上官平的手，低喝一声：“快跟我来。”一头朝树林中钻了进去。

上官平问道：“老哥哥，我们到这里是来做什么的？”

再不稀道：“看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

他边说边走，一路绕来绕去的穿林而行，上官平看他一路上拉着自己的手不放，同样穿林行走，他却绕来绕去的，明明两株大松树中间可以过去，他偏要从左边一株绕过去，明明应该绕道而行的地方，他又偏要从挤不过去两棵树中间，侧着身子硬挤过去，一双手又牢牢的拉着自己，要自己也擦着

树身，缓慢的挤扁了身子才能过去。

上官平忍不住道：“老哥哥，你有没有毛病，放着好好的路不走，要这样硬挤？”

再不稀嘻的笑道：“这样挤才好玩。”

正说之间，前面露出一片泥沼，长着一大片水草，再不稀拉着他笔直跑去。

上官平道：“老哥哥，这片泥沼有水……”

再不稀道：“有水就不能过去么？”

他跑得很快，说声未落，一双脚已经“撒撒”“绰绰”踏着水草跑进了泥沼。上官平被他拉着手跑，只得提吸真气，用足尖踏着水草过去。总算没陷到泥沼里，再不稀却并没有提气，一路飞跑，溅得泥水像浪花般飞洒。

一待功夫，总算踏到了乾土，已经越过泥沼了，上官平一件长衫下摆，溅得尽是泥浆，不觉气道：“我们不会绕着泥沼过来吗？”

再不稀道：“就是非从泥沼过来不可。”

上官平道：“为什么？”

再不稀翻着一双小眼睛，说道：“不从这里来，你说从那里走？”

上官平听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片泥沼，不过十数丈方圆，围着泥沼四周，都是森林，穿过来就是了，当下伸手一指，说道：“我们不会穿林过来？”

再不稀道：“那要绕多少路，你去走走看？”

上官平道：“其实也多不了多少路，至少不会溅得一身泥水了？”再不稀道：“那是你喜欢让泥水溅到，老哥哥我怎么会没有溅到泥水？”

上官平经他一说，注目看去，再不稀身上果然一点泥浆也没有，连他那双只能拖着鞋底走路的破鞋鞋帮上，也是乾乾淨净，没沾到一点泥水，心中不由大奇，惊异的道：“老哥哥，你怎么会没沾到泥水的呢？”

再不稀歪着头，笑道：“这道理你想不通？”

上官平一呆，想到他在论剑大会上用手指着自己长剑在天空飞来飞去，自然内功精纯，奔行之际，有真气护身，这就说道：“莫非老哥哥用气功护身，真气包在身外，所以沾不到泥水了？”

再不稀笑嘻嘻的点点着道：“孺子可教，练了神功若是不能护体，那还练个屁？”

上官平道：“我也办得到么？”

再不稀道：“那要问你自己，咱们待会回去的时候，你试试就知道了。”

上官平望着他，说道：“老哥哥，你是不是先师临终交代要我上泰山来我的快活三呢？”

“不是。”再不稀笑了笑：“你不是早就找到快活三了？”

上官平道：“没有呀，我几时找到快活三了？”

再不稀嘻的笑出声来道：“小兄弟，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如果不是你要找的人，如果不是你师父从前交代过他，他会传你剑法么？”

上官平又是一呆，说道：“这么说教我一招‘一剑小天下’的就是快活三了？”

再不稀道：“没错，他就是你师叔。”上官平道：“那么老哥哥你到底是谁呢？”

再不稀笑道：“老哥哥叫再不稀，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么？还问什么？”

上官平道：“你老人家一定是先师和师叔的朋友了？”

“不是朋友。”再不稀摇摇头道：“不过老哥哥和你师父、师叔都很熟倒是真的。”

上官平连忙翻身拜了下去，说道：“你老和先师很熟，那就是晚辈的前辈了。”

“不，不。”再不稀一把把他拉了起来，说道：“你叫我老哥哥没错，我不能说是你前辈。”

上官平道：“这怎么说呢？”

再不稀道：“老哥哥说没错，就是没错，你何用多问？”

上官平道：“那么老哥哥是不是本门的人呢？”

“唉，你这人实在噜嗦！”再不稀摇着头道：“要说是，老哥哥也只算和东岳派是自己人，却并不是东岳派的人，这就是说我和东岳派渊源很深就是了。”

上官平道：“老哥哥，今晚你非和我说个清楚不可。”

再不稀道：“这话咱们有机会再说不迟，今晚咱们是找人来的，去得晚了，人家已经睡熟了，再把人家叫起来，总不好意思吧？”

上官平问道：“我们去我的是什么人呢？”

“这话你方才也问过了。”再不稀道：“让老哥哥费一番口舌和你说，你自己去看不是更好吗？何况这人你也见过。”说着，当先朝前走去。

上官平跟着他穿林而出，但见湖光山色，群峰环绕，波影澈艳，湖边垂柳成阴，一片浓绿，明月在天，银光洒地，使人感到说不出的清幽脱俗，好似进入了另一天地！

再不稀踏着碎石小径行去，上官平正想开口问他这是什么所在？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问道：“来的是什么人？”

上官平听得不由一怔，他如今内功已有相当火候，自然听得出这说话的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相距尚遥，此人竟是随口说话一般，就传过来，尤其自己两人出林之后，一句话也没说，此人身在远处，居然就听到脚步声了！

再不稀嘻嘻一笑道：“是我领着新任掌门人，拜见老叔来了。”

那低沉声音呵呵笑道：“这几天辛苦老哥哥了。”上官平听得好生奇怪，一个叫他‘老叔’，一个却称他‘老哥哥’，细听声音，却又有几分耳熟，心中暗暗忖道：“这人会是谁呢？”

石子小径沿湖而行，走了约莫一里光景，才看到背山面湖，一片柳阴之间，有三间茅舍，屋中隐隐透出灯光。

再不稀回头道：“到了。”

他刚走近茅舍，两扇木门呀然开启，迎出一个童子，欣喜的道：“老哥哥来了。”

再不稀笑道问道：“燕儿，你师父在做什么？”

那童子道：“师父和大先生正在下棋。”

“下棋不如喝酒，喝酒使人陶然自乐，下棋只有伤脑筋……”再不稀摇着头道，“咱们进去吧！”

上官平随着他跨进茅舍，只见客堂中点着一盏油灯，正有两个人对面坐着弈棋。

这两人上官平都认识，左首一个身材高大的红脸老人，正是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

右首一个个子瘦小，两鬓花白的秃顶的老者，手里拿着一支竹根烟管，

嘴里喷着烟，赫然是在伏虎庙同桌吃饭的别老人家，只是在伏虎庙看到他时，弯腰驼背，一副龙钟老态，现在腰干挺得笔直，身材就高了许多。

“哈哈！”别老人家打了个哈哈，站起身道：“咱们约好了你今天来的，怎么到这时候才来？”

再不稀耸着肩道：“你是坐着等人，我们可要一步一步走来的。”

别老人家道：“燕儿，快去沏茶。”一面朝钟大先生笑道：“兄弟给他们介绍……”

再不稀抢着抱抱拳道：“这位钟大先生，小老儿早就认识，只要小老儿自己介绍就好了。小老儿叫再不稀，再不稀就是再也不稀罕的意思。”

钟大先生也连忙抱拳道：“兄弟久仰。”

再不稀笑道：“小老儿只会喝酒醉不死，大先生不可久仰了。”一面一指别老人家，朝上官平道：“来，来，掌门小兄弟你快来见过二十六代掌门师叔。”

上官平听得一怔，急忙朝别老人家拜了下去，说道：“弟子上官平叩见师叔。”

别老人家含笑道：“很好，你起来，现在你是本门二十七代传人，我对师兄总算有了交代。”

他刚说到这里，燕儿端着两盅茶走出，放到几上。

别老人家道：“燕儿，这是你师兄上官平，本门二十七代掌门人，你快上去见过了。”

燕儿慌忙走上一步，作揖道：“燕儿见过掌门师兄。”上官平连忙还礼。

再不稀道：“上官小兄弟你也来见过钟大先生。”

上官平抱拳道：“晚辈见过钟大先生。”

钟大先生已经听出他是东岳派新任掌门人，连忙还礼道：“不敢，上官掌门人请坐。”

再不稀和上官平一起坐下。

别老人家问道：“此次论剑大会，想必竞争得很激烈了。”

再不稀道：“完全给老叔料中，一点也没错。”

别老人家吸了口烟，点头道：“剑主落在玄女门手中？”

再不稀点着头道：“来，小兄弟，论剑会上的情形，你来说吧，老哥哥走了半天路，口干得很，要喝茶了。”说罢，端起茶盅，就喝了一口。

上官平就把论剑会上的情形，详细说了一遍。

别老人家攒攒眉道：“七星会只是一个江湖帮会，也想来争剑主？奇怪，西岳华清辉一向淡薄名利，这次怎么也会出来竞争剑主呢？”

再不稀道：“这个老叔就不知道了，华清辉竞争剑主，只怕并非出於自愿。”

别老人家道：“难道会是别人硬把他拉出来的？”

“非也。”再不稀道：“看情形是他别有苦衷，因为有一个老尼姑，来历极为可疑……”

别老人家道：“老哥哥神通广大，这老尼姑是何来历，你会弄不清楚？”

“老叔这是给我戴高帽子了。”再不稀耸着肩道：“老实说，这老尼姑江湖上并没见过，我又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知道了……”他不待别老人家开口，唔了一声，接着又道：“这老尼姑本来已经摸不清她底细，现在更复杂了。”

别老人家道：“此话怎说？”

再不稀道：“起先她在斗姥宫现身，以‘五合一’奇毒，在很多人身上下了毒，包括华清辉夫妇，少林铁打罗汉能远、七星会主楚子奇，后来又在钟大先生身上也下了……”

钟大先生一直听着他们谈话，并未开口，此时忽然抱抱拳道：“对了，兄弟还没向老哥拜谢解药呢！”

“那是小事情。”再不稀续道：“本来可以猜想得到她向这些人下毒的用意，很可能是胁逼他们出面争取剑主，但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七星会的副会主……”

别老人家道：“七星会本来就罗致了不少黑道人物。”

“不！”再不稀道：“我看这情形不简单，她这七星会副会主，可能是七星会主楚子奇中毒之后，才干上的。”

别老人家点头道：“老哥哥的意思，是她以七星会副会主掩饰她的身份而已？”

再不稀点着道：“我看可能如此。”

别老人家道：“这么说，这问题果然愈来愈复杂了。”

“不过……”再不稀嘻嘻一笑道：“线索可给我找到了一些，这可要落在上官小兄弟的身上了。”

别老人家道：“这和上官平有什么关系？”

“自然会有。”再不稀耸着肩，笑道：“不过要慢慢的来。”

别老人家道：“你就是喜欢卖关子。”

再不稀道：“这叫天机不可泄露……哦，老叔，咱们现在应该谈谈钟大先生的事了。明天中午，上官小兄弟要应那位西贝大先生之邀，到碧霞宫去呢！”

钟大先生嘿然道：“那贼子夺得剑主，自然希望多几个附和他的门派，说不定对上官老弟别有用心。”

“这还用说？”再不稀耸着肩得意的道：“我要让他们都争取上官小兄弟，所以在会场上，要上官小兄弟当众露了一手飞剑绝艺。”

别老人家笑道：“是你老哥哥露了一手‘纵鹤擒龙功’，难道在场的人，没一个认得的人？”

“没有？”再不稀嘻嘻一笑道：“这些人那能识得破？”

钟大先生吃惊的道：“原来老哥竟是昆仑派的高人，恕兄弟眼拙，还把再老哥当作东岳派的人呢！”

再不稀笑道：“小老儿和东岳派是不分家的。”

钟大先生道：“兄弟方才听别掌门人称你老哥哥，你却称别掌门人老叔，这笔账把兄弟都听糊涂了。”

上官平心想：“是啊，我正想弄个明白呢！”

别老人家笑道：“这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初老哥哥的尊师年事甚轻，比先师小了二十年，他叫家师前辈，家师称他小兄弟，但他却比我们师兄弟大了十来岁，大师兄和我都称他师叔，他硬要我们以兄弟相称，后来他收了老哥哥作弟子，年龄只差了十岁，实际上老哥哥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但老哥哥客气，要叫我们老叔，我就称他老哥哥，现在更不对了，他只许燕儿称他老哥哥，上官平也叫他老哥哥，咱们这笔账，就是到再下一代，也是算不清的。”

钟大先生捻须笑道：“原来如此，这就是江湖上说的各交各的了。”

“对！对！”再不稀道：“就是各交各的，咱们已经交了三代了。”

别老人家道：“你说除了玄女门，那老尼姑也会找上上官平么？”

“一定会！”再不稀道：“这个包在我再不稀身上，我刚才说的，这件事要落在上官小兄弟的身上，也是指此而言。”

别老人家道：“你老哥把上官平造成了他们两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你可估量过他们双方的能耐？上官平现在是本派二十七代掌门人，若是有个差错，就要你老哥完全负责了。”

“好，负责就负责……”再不稀忽然笑道：“还有你老叔呢，总也不能不管吧？”

别老人家笑道：“有你老哥哥拍了胸脯，还不够么？”

再不稀嘻嘻一笑道：“你是东岳派的老掌门人，事到临头，你也决不会袖手的了。”

别老人家道：“咱们莫把事情说远了，眼前大先生的事，咱们得先计议计议。”

“这有什么好计议的？”再不稀嘻嘻的笑道：“只要钟大先生回去当现成的剑主就成了。”

别老人家一怔，问道：“你老哥想必已经胸有成竹了？”

“成竹不敢。”再不稀耸着肩嘻嘻一笑道：“我想最好还是即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

别老人家一拍巴掌，大笑道：“妙、妙，不过要大先生委屈一时了。”

钟大先生道：“二位既然觉得武林大局，有着重大变故，兄弟委屈一时，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对大局能稍尽绵薄，这也是应该的了。”

再不稀耸耸肩道：“如此就好，小老儿的意思，明天让上官小兄弟先去会会他，他们有些什么企图？反正他们能够把钟大先生换了个人，咱们自然也可以把他偷天换日，换了过来，只要钟大先生忍耐一时，咱们在玄女宫等於安了一个人，再就是那老尼姑了，这人可有点伤脑筋，好在他们也会来找上官小兄弟，慢慢的总可摸清他的来路。”

别老人家点头道：“不错，目前咱们只有一步一步的来。”

钟大先生拱手道：“兄弟悉听二位调度。”

“调度不敢。”再不稀嘻嘻的笑道：“有钟大先生和咱们合作，古人说得好，三个臭皮匠，抵得一个诸葛亮，哦，老叔，我想借你燕儿一用，不知你肯不肯？”

别老人家笑道：“你老哥哥要借调人手，随时都可以要他随你去。”

燕儿听得大喜道：“老哥哥，燕儿一切都听你的。”

再不稀道：“好，那你今晚就跟我走。”

别老人家道：“你跟老哥哥去，不准顽皮，对老哥哥要对为师一样。”

燕儿喜得满怀高兴，连连点头道：“徒儿知道，徒儿遵命。”

再不稀拱拱手道：“咱们那就走了，钟大先生请静候消息，一有机会，小老儿会命燕儿前来送信的。”

上官平叩别师叔，又向钟大先生作别。三人出了茅屋，循着原路退出。

上官平道：“师叔他老人家住在这里，倒是清静得很。”

再不稀耸着肩笑道：“这地方除了由老哥哥领路，什么人也休想进来。”

上官平道：“这里是很冷僻，像是世外桃源。”

“嘿嘿，岂止冷僻？”再不稀道：“外人摸上一年也摸不进夹，不信，你来过一次，第二次试试看？”

燕儿道：“掌门师兄，你还不知道呢，这地方从前是师祖住的，在前面那片森林中，布了奇门遁甲，不照一定的路线走，就休想进得进来。”

上官平想到来时再不稀东转西转的，忍不住问道：“老哥哥，难道朝树缝挤过来，也是师祖布的奇门遁甲吗？”

再不稀笑道：“从你师祖布下奇门遁甲，到现在少说也有百把年了，从前没生树的地方都已长成了大树，不从树缝里挤过来，你要从那里走了？”

上官平道：“那么那一片水沼呢？”

再不稀笑道：“水沼也是你师祖布置之一，有人进来，看到水沼，一定会绕路，这一绕，就走入歧路去了，真正的走法，就是要从水沼上笔直过来。”

上官平哦道：“原来如此。”

初更时分，斗姥宫后进三间精舍中，此时还有着灯光。石阶上站着两名身穿天青衣裙的少女，秀发披肩，腰间挂一柄柳叶刀，左首悬一个绣花百宝袋，她们正是不知来历的老尼姑门下。

忽然阶前像风飘落叶，吹起一阵轻风，登时多了一个手持折扇的青衫文士。

原来这青衫文士正是七星会会主文曲星楚子奇，他含笑朝两名青衣少女微微颌首，就潇洒的举步跨上石阶，往屋中行去。

屋中早已点燃着两盏纱灯，两旁八把椅几，但却不见有人，楚子奇只是目光略为一动，就在左首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他刚一坐下，一名身穿天青衣裙，长发披肩的少女已经手托银盘，俏生生的从屏后走出，送上一盏香茗，放到几上，轻启樱唇，说道：“楚会主请用茶。”

楚子奇目光一抬，含笑道：“多谢姑娘。”

青衣女子低着头道：“不用谢。”

楚子奇续道：“在下奉召而来，请姑娘进去禀报尊师一声。”

青衣少女道：“楚会主请宽坐，家师马上就会出来了。”

说完，一手端着银盘，悄然退去。

楚子奇等了一回，依然不见老尼姑出来，这就端起茶盏，轻轻喝了一口，只见门口大步走进一个人来。

楚子奇慌忙放下茶盏，站起身，拱拱手道：“华掌门人请了。”

进来的正是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也拱着手道：“楚会主原来已经先来了。”

楚子奇道：“兄弟也刚到，华掌门人请坐。”

华清辉就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那青衣少女又端上一盏茶放到几上，便自退去。

“你们来得倒准时。”

老尼姑的声音从屏后传来，接着缓步走出，在上首一张椅上大模大样的坐下。

华清辉抱抱拳道：“老师太见召，不知有何见教？”

老尼姑嘿了一声，脸色渐渐沉了下来，说道：“华掌门人，老身要你们

争取剑主，是换取解药的条件，你华掌门人身为西岳派一代掌门，‘太白真气’为内家玄功，‘太白剑法’在各大门派中，也是剑中翘楚，怎么会输给中岳派一个女弟子剑下的？”

话声说得极为严厉。

华清辉淡淡一笑道：“华某和那冷姑娘动手的情形，老师大一定看得很清楚了？”

老尼姑道：“老身自然看清楚了。”

华清辉道：“那冷姑娘一手‘中岳剑法’使得极为精纯……”

老尼姑哼道：“她剑法使得再精纯，也绝不会高过在剑术上浸淫了数十年的华掌门人。”

华清辉道：“不错，如论剑法，华某可在三十招之内，把她击败……”

老尼姑道：“你们已经打出三十招以外，华掌门人怎么没有把她击败呢？”

华清辉道：“打到第十八招上，她和华某接连三剑，互相交击，华某忽然发觉有一缕阴寒之气从剑上传来，由掌心一直渗上手腕，使剑之时，就有僵硬的感觉，华某大为惊诧，立即运起‘太白真气’准备把侵入手腕的阴寒之气逼出。

怎知‘太白真气’由臂而腕，由腕而掌，从剑尖透出，也休想把停留在关节间的阴寒之气逼出，尤其她使到最后三剑之时，阴寒之气愈来愈重，最厉害的还是她那一掌，使人避无可避，封无可封，被她推中肩头，全身感到一阵奇寒，手足都为之僵麻，长剑才被击落。”

老尼姑听得脸色凝重，问道：“你有太白真气护身，也无法抵挡么？”

华清辉道：“那奇寒阴气，非敝派太白真气所能抵挡得住。”“这就奇了。”老尼姑道：“中岳派戊己神功，功守中央，怎么有奇寒之气呢？”

华清辉道：“她使的绝非中岳派气功。”

老尼姑道：“那是那一门的功夫？”

华清辉道：“这个在下也说不出，似是旁门阴功无疑。”

老尼姑唔了一声，转脸朝楚子奇问道：“楚会主，你呢？”楚子奇微微一笑道：“在下剑术、武功，不如华掌门人远甚，如果那位姑娘没练成那般极寒的功夫，在下自信还不至放败在她剑下，方才华掌门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位冷姑娘的纯阴功夫，极为厉害，只要和她剑剑相交，一缕寒气就循剑传来，停留在掌腕之间，冷得使人手腕生硬，无法运剑。”老尼姑矍然道：“莫非她不是中岳派弟子？”

华清辉道：“但她使的明明是中岳派剑法，一点不错。”

老尼姑冷然道：“二位现在该当如何？”

华清辉道：“竞选剑主，华某已经尽力而为，请老师太赐予解药。”

老尼姑脸向楚子奇，问道：“你呢？”

楚子奇微微一笑道：“在下当然也希望赐予解药。”

老尼姑哼道：“你们并未能够取得剑主，就是没有履行咱们约好的条件，老身目前无法给你们解药，不过老身可以先给你们每人一颗解药，咱们以一月为期，一月之内，谁能替老身办成一件事，老身自会给你们解药。”

华清辉道：“老师太有什么事要华某去办的？”

老尼姑道：“一月之内，取中岳派钟士元的头来见我。”

华清辉脸色一变道：“这个华某办不到。”

老尼姑道：“你说什么？”

华清辉道：“华某说的话，老师太没听清楚么？”

老尼姑道：“老身希望你再说一遍。”

华清辉道：“华某办不到。”

老尼姑道：“华掌门人是有能力而办不到，还是不愿意的办不到？”

华清辉凛然道：“两者都可以说，第一、华某连钟大先生门下一个女弟子都胜不了，如何能胜得了钟大先生？更何况取他首级？第二、五岳剑派，渊源极深，数百年来一直亲如同门，患难与共，华某身为西岳掌门，岂可因我中毒，破坏先人遗规，同门自相残杀？所以纵或有此能力，华某也绝不会作出这等杀害同道的事来。”

老尼姑哼道：“华掌门人莫忘了西岳派中毒的并不是你一个。”

华清辉正容道：“不错，除了华某，我妻、女、门人，一共还有四个都中了毒，华某顶天立地，俯无愧于地，仰无愧于天，老师太若要以我五人生命相威胁，那是看错人了，我西岳派纵然在我华某手中就此断绝，华某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很好。”老尼姑点着头道：“老身久闻你华掌门人是铮铮铁汉，果然人言不虛。”转头朝楚子奇道：“楚会主，你呢？办得到办不到？”

楚子奇道：“在下也办不到，在下刚才说过，剑术、武功，不如华掌门人远甚，华掌门人都毫无把握的事，在下如何办得到呢？”他说得很圆滑。

老尼姑道：“好，办不到的事，老身且不勉强你们，那么老身就退一步，你们在这一月之内，都得听命于我，这一点总办得到吧？”

华清辉道：“那要看什么事而言。”

老尼姑忽然笑道：“你不愿残杀同道，我自然不会再勉强你去取钟士元首级的了。”

“好。”华清辉因自己五人，身中奇毒，也不好过份拒绝，能拖延一个月，就可另作打算，这就口中应了声好，说道：“华某暂且同意了。”

老尼姑叫道：“大丫头，取六颗解药来。”

一名青衣少女答应一声，取来了六颗解药。”

老尼姑道：“你给华掌门人五颗，楚会主一颗。”那青衣少女依言把五颗解药送给了华清辉，一颗解药送给了楚子奇。

老尼姑道：“一颗解药，能抑制毒发一个月，只要二位和老身合作，到时老身自会给你们解去身上奇毒。”

华清辉道：“老师太如果没事了，华某告辞。”

老尼姑道：“华掌门人请吧！”

楚子奇拱拱手道：“多谢老师太解药，在下也告辞了。”

老尼姑道：“楚会主请稍待，老身还有一事要和你商量。”

华清辉拱拱手，当先跨出精舍大门，纵身掠起。

楚子奇站起的人，重又坐下，拱拱手道：“不知老师太还有什么见教？”

老尼姑道：“老身前天和楚会主谈过，老身担任七星会副会主的事，业已蒙楚会主首肯，楚会主可知老身来历么？”

楚子奇大笑一声道：“老师太加盟敝会，屈就副会主，在下欢迎之不暇，至于老师太来历，在下也正想请教。”

老尼姑道：“老身姓黎，人称黎佛婆，这样够了吧？”

楚子奇笑道：“够了，江湖上有许多人只用外号，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他

的姓氏。”

黎佛婆（老尼姑）一抬手道：“大丫头，叫他们进来。”

青衣少女答应一声，转身退出，一回工夫，领着两个脸型瘦削，神色冷森的青衫人，后面三人则是关洛龙、虎、狗，向成龙、风从虎、苟啸天三人。

老尼姑一指两个青衣人说道：“他们兄弟两人，已经在论剑大会上跟过楚会主，人称黑白双扇的聂大成、聂大器便是。”接着又一指关洛龙、虎、狗三人说道：“他们是人称三才手的向成龙、风从虎、苟啸天。”

楚子奇含笑道：“咱们都见过。”

黎佛婆道：“老身从现在起，加盟七星会，担任副会主，你们从今天起，也是七星会的人，这位就是本会楚会主，你们去见过会主。”

黑白双扇和关洛龙、虎、狗，一齐抱拳道：“属下见过会主。”

楚子奇欣然抱拳道：“五位老哥追随黎副会主，加盟七星会，兄弟至表欢迎，七星会不是什么名门正派，在江湖上，黑白两道的朋友，都表欢迎，因此在黑白两道中，都还有咱们七星会的一席，白道中人并不歧视，黑道中人引为同道，这就是本会的特色，如今有了黎副会主，更加强了本会的阵容，这是本会的荣幸，目前五位暂请屈就本会护法，俟兄弟返回本会，查明四堂是否另有实缺，当再行安置，不知副会主和五位意下如何？”

黎佛婆道：“很好，就要他们先当护法好了。”

黑白双扇和关洛龙、虎、狗五人一齐躬身道：“属下先向会主谢了。”

楚子奇含笑道：“诸位不用客气，现在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第二天清晨，上官平刚刚盥洗完毕，就听到云板之声，“ ” “ ”，传来，那是吃早餐了，赶去膳堂，再不稀已经坐在那里，看到上官平笑嘻嘻的自我解嘲道：“老哥哥只要听到吃，总是跑第一个的。”

上官平心中暗暗好笑，这位老哥哥当真是游戏风尘的异人，一天到晚，都是笑口常开，说话风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唠叨，那真是大错特错了。一面含笑道：“老哥哥早。”

这时谭玉山、玉琴兄妹也来了。谭玉山抱着拳道：“老哥哥、上官兄，已经先来了。”

谭玉琴玉靥晕红，一双秋水般眼睛朝上官平瞟来，低声道：“上官掌门人早，昨晚我和大哥去找你，你不在房里。”

上官平看她脉脉含情的模样，心头暗暗一怔，忙道：“真对不起，昨晚兄弟去看一个朋友，不在房里。”一面又道：“谭姑娘，我们认识在先，千万不可叫我掌门人，这样不是见外了吗？”

谭玉琴含情一笑道：“那教我叫你什么呢？”

再不稀道：“你叫我老哥哥，就叫他小哥哥好了。”

谭玉琴粉脸一红，啐道：“你少乱嚼舌根。”

上官平也给她问得脸上一红，连忙岔开话头，说道：“姑姑怎么到这时候还没来呢？”

谭玉琴道：“是啊。我今天一早起来，就没见到过她。”

上官平道：“会不会身子不适……”话声未落，只见一名和尚手中持着一封信走了过来，合十说道：“小僧方才据收拾女客舍的韩婆婆来说，有一位老婆婆，是上官掌门人的姑母……”

上官平听得急急问道：“我姑姑怎么了？”

## 第十二章 乱象渐萌

那和尚道：“她人已不在房中，韩婆婆发现临窗的桌上，用烛台压着一封信，上书上官平掌门人的姓名，故而送到小僧那里来的，请上官掌门人收拆。”

说着送上信封。

上官平说了声：“多谢师父。”

伸手接过书信，只见信封上果然写着：“请转交上官掌门人亲启”字样，急忙撕开封口，抽出一张信笺，只见上面写道：“让贤：我说过要帮你当上泰山派掌门人的，所以一路才和你同来，现在你已经当上掌门人了，我一点忙也没有帮上，我该走了，再见。”

下面没有具名，但一看就知是老妇人写的了，心头不禁一急，忙着问道：“我姑姑什么时候走的？”

那和尚道：“不知道：小僧听韩婆婆说，令姑母好像是昨晚走的，她床上被褥都没有动过。”

再不稀吃惊的道：“她怎么会无缘无故，一声不响的走了呢？唉，这真是糟糕得很，再迟一天走多好？”谭玉琴偏头问道：“老哥哥，为什么迟一天才好呢？”

“你不知道的。”再不稀道：“她身上金叶子多得很，老哥哥两缸酒早就喝光了，今天老哥哥正待向她开口，再借一片金叶子买酒去。”

谭玉琴道：“你借了人家金叶子，几时还？”“嘻嘻！”再不稀耸耸肩，笑道：“借了要还，还借个屁？”

谭玉琴道：“借了自然要还，不然为什么要说借？”

再不稀道：“现在人都走了，还说什么借不借，还不还？”

谭玉琴咭的笑道：“老哥哥，你讲三个故事，我就请你喝酒去。”

再不稀听到有酒喝，不觉眼睛一亮，忙道：“行，行，只要有酒喝，就是要我讲十个，一百个故事都有。”

谭玉琴盈盈一笑道：“那好，我就请老哥哥喝酒去。”上官平拿着信笺发怔，心想：“姑姑怎么会突然走了呢？这许多天来，她对自己真像亲侄儿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自己直到如今连她姓氏来历都一无所知，这一走，自己只怕再也找不着她了。”

谭玉山道：“姑姑也真是的，怎么这样不声不响的走了。”

再不稀耸着肩道：“上官小兄弟，你姑姑也许另有事去，这有什么好急的？过几天，老哥哥陪你找她去？”

上官平心中一动，问道：“老哥知道姑姑去处吗？”

再不稀道：“去处是不知道，但她是你姑姑，过上几天，你不去找她，她也会来找你的了。”

谭玉琴道：“老哥哥，你这话不对，方才你说陪上官大哥去找她，现在又说她会找来的，前后不是有矛盾吗？”

“哦，不，这话一点矛盾也没有。”再不稀道：“过几天，老哥哥陪上官兄弟到处去走走，如果他姑姑找来，不是会在半路上碰上吗？”

谭玉琴目光一溜上官平，说道：“我看上官大哥因他姑姑走了，心里很难过，老哥哥，你既然说要陪他到处走走，为什么不吃过早餐就走，还要过几天呢？”再不稀道：“不，这几天，因为上官小兄弟初当掌门人，各大门

派的掌门人，要和他打交道，还有应酬，譬如今天中午，上官小兄弟就和钟大先生约好了，哦，对了，今天中午，上官小兄弟不在这里吃素斋，咱们趁这机会，到山下去走走，小妹子，你不是答应要请我喝酒吗，好极了，谭小兄弟，你去不去？”

谭玉山道：“老哥哥要喝酒，小弟自然奉陪了。”

“妙极！”再不稀拍着手道：“咱们就一言为定，中午到镇上喝酒去。”这时和尚们送上馒头、稀饭。

谭玉琴忽然偏过头问道：“上官大哥，中岳派的冷姑娘是你表妹么？”

上官平给她突然问得俊脸一红，说道：“是的。”

谭玉琴道：“冷姑娘生得很美，昨天你怎么不给我们介绍呢？”

上官平道：“我和表妹已有很多年不曾见面了，还是小时候见过。”

谭玉琴不肯放松，接着问道：“那你们怎么认出来的呢？”

上官平被她问得脸上更红，他又是不会说谎的人，只得说道：“那天我在路上遇到的。”

谭玉琴看他脸都红了，不觉咕的轻笑道：“上官大哥，我知道啦，她一定是你小时候青梅竹马的伴侣了。”

上官平道：“姑娘休得说笑了。”

谭玉琴抿抿嘴笑道：“你还不承认，怎么会脸都红了呢？”

谭玉山早就看出妹子和上官平初次相识，就有了意，如今上官平又当了东岳派的掌门人，妹子一颗心自然更在他身上了，因此只含笑撕着馒头吃着，没有插口。

再不稀笑嘻嘻的道：“小妹子，你不是叫上官小兄弟上官大哥么？你们五岳剑派，亲如同门，嘻嘻，依老哥哥说，你们比起一表三千里的表亲，可亲近多啦！”

谭玉琴听得心里甜甜的，但粉脸却蓦地红了起来，不依道：“老哥哥，你怎么扯上我来了，我不请你喝酒啦！”

再不稀慌忙道：“好、好，算老哥哥说错了，你和上官小兄弟不亲，是表兄妹亲……”

他这话越描越黑，谭玉琴姑娘听得一张粉脸更红，跺跺脚道：“你专会乱嚼舌根，我不来啦！”

大家吃过早餐，再不稀一手拉着谭玉山就走，说道：“小兄弟，老哥哥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谭玉山边走边道：“老哥哥有什么事？”

再不稀道：“咱们出去再说。”

两人出了膳堂，再不稀依然拉着他的手不放，一路往前走去。

谭玉山道：“老哥哥到底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

再不稀一直把他拉到庙外，才放开了手，笑嘻嘻的道：“第一件事是老哥哥酒瘾发了，你小兄弟身边可有银子？”

谭玉山伸手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约莫有五两来重，递了过去，说道：“老哥哥，够不够？”

再不稀伸手接过，掂了掂，连忙点头道：“够了、够了。”

谭玉山问道：“第二件呢？”

再不稀把银子揣入怀中，嘻的笑道：“就是你小兄弟太不识相了，这两两银子，就算是罚你的。好了，老哥哥要下山喝酒去了，你就在这庙门前多

站一会吧！”说完，颠着屁股，如飞朝山下而去。

谭玉山给他一说，心中禁不暗“哦”了一声，自己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谭玉琴眼看再不稀拉着哥哥就走，她心里自然知道，粉脸红红的，故意说道：“老哥哥鬼鬼祟祟的拉我大哥不知去做什么？”

上官平道：“老哥哥就是这样，他喜欢逗着玩，其实心地很好。”

谭玉琴瞟了他一眼，问道：“上官大哥，你和老哥哥很熟，他武功高不高？”

上官平道：“应该很高，但我从没看他使出来过。”

谭玉琴点点头道：“我也在想，老哥哥应该是一位游戏风尘的奇人才对！”

上官平惊奇的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谭玉琴笑了笑：“那天余日休门下的张在春刺他一剑被他夹在腋下，后来余日休老羞成怒，劈了他一掌，他转身就跑，掌风竟然没劈上他背后，岂不是有大本领的人，故意深藏不露么？”

上官平道：“姑娘果然心细如发，不是你说，那天我还看不出来呢！”

谭玉琴听他称赞自己，心头一甜，甜笑道：“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出来的，我大哥也这么说。”

这时候膳堂上僧侣们均已吃过早餐，纷纷离去。上官平道：“我们也该走了。”

谭玉琴飞红着脸，站起身道：“老哥哥和大哥去了这许多时间，怎么还不来呢？”

上官平道：“姑娘请。”

谭玉举手掠掠鬓发，走在前面，回头道：“我和你说过的，叫我玉琴就好啦！”

上官平跟在她身后，走出膳堂，轻风吹来，可以闻到她秀发的香脂，心头不觉微微一荡！

谭玉琴回头叫道：“上官大哥，我和你说话，你怎么不作声呢？”

上官平哦了一声，说道：“是、是。”

谭玉琴噗哧一笑，回眸道：“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你在想什么心事？”

上官平脸上一红，说道：“没有。”

谭玉琴等他走上一步，和他并肩而行，说道：“中午你要到碧霞宫去？”

上官平点头道：“是的。”

谭玉琴又道：“你表妹姓冷，那个胜了华掌门人和七星会主的女的，不是也姓冷么？她们是不是姐妹？”

上官平道：“不是，她们是师姐妹。”

谭玉琴道：“这就奇了，师姐妹都会姓冷？”

上官平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谭玉琴道：“你是不是为了想去看看表妹，才答应钟大先生的？”

上官平道：“今天中午是钟大先生约我去的。”

谭玉琴忽然低着头道：“上官大哥，我们回去了，你是不是会来看我呢？”

上官平不敢去看她，只是含笑道：“我有空一定会来看你们的。”

谭玉琴幽怨的瞥了他一眼，低低的道：“不，我要你来看我。”

上官平道：“看你，自然也就是看谭兄了。”

谭玉琴羞涩的摇着头，低声道：“不一样，看我，是专程为了看我而去

的，当然也会看到大哥；但……”她忽然不说下去。

上官平道：“但什么呢？”

谭玉琴忽然转身来，晕红着脸道：“你如果心里有我，就会……会去看我了。”

说完，娇羞满脸，低着头急步朝女客宾舍而去。

上官平心头一阵激动，要待追上去，她已经匆匆忙忙的转入回廊去了，只好独自往庙外行去，只见谭玉山一个人负手站在山前，这就叫道：“谭兄，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看山，老哥哥呢？”

谭玉山回头看到上官平走出，就迎着走来，说道：“老哥哥到山下喝酒去了，舍妹呢？没和上官兄一起出来么？”

上官平脸色微红，说道：“谭姑娘回房去了。”

谭玉山道：“我们过去走走。”

上官平和他一路走在山道上，谭玉山四顾无人，说道：“上官兄，你剑术精深，又是东岳派的掌门人，兄弟很想和你结为异姓兄弟，不知是不是高攀了？”

上官平道：“谭兄怎么说得如此客气，我们在不知对方身份之时，已经结交了，何况五岳剑派，亲如同门，谭兄说的，小弟怎么会不同意呢？”

谭玉山喜道：“上官兄那是答应了？”上官平道：“兄弟今年二十一，不知谭兄贵庚多少。”

谭玉山道：“我比你大两岁。”

上官平立即朝他作了个揖，说道：“谭兄是大哥，我是小弟，小弟那就拜见大哥。”

谭玉山神情激动，一把握住上官平的手，说道：“我们结为盟兄弟，那就是自己人了，愚兄久居北岳，很少朋友，贤弟也是我第一个交的朋友，有一件心事，积压心头，两年来无人可以倾诉，在江湖上也不认识一个人，无人可以援助……”

说话之时，忽然从眼角挂下两行泪来。

上官平道：“大哥有什么事，可以说给小弟听么？”

谭玉山拭去泪水，目光左右一瞥，低声道：“这件事十分机密，我连舍妹都不敢告知，这次论剑大会，愚兄稟明家母，随同敝师叔而来，就是想结交几个知心朋友，他日好助我复仇……”

上官平听得奇道：“大哥有仇人？不知道是谁？”

谭玉山微微摇头道：“目前还没有证据，无法确定。”

上官平问道：“大哥怎么会和人结仇的呢？”

谭玉山忽然压低声音道：“先父是被人害死的，我想这可能和先父当上剑主有关……”

上官平惊哦了一声。

谭玉山叮嘱道：“此事连家母和舍妹都并不知道，贤弟切勿在舍妹面前提起。”

上官平点头道：“兄弟不会说的。”一面问道：“那么大哥怎么会知道的呢？”

谭玉山道：“先父……有人来了。”上官平和他并肩走着，好像是在山林间散步一般，回眼看去，果有四五个人沿着山径走来，看去像是游山的人。谭玉山道：“贤弟，我们回去吧！”

上官平道：“大哥请先回，小弟还要去一趟碧霞宫。”

谭玉山道：“好，那我就在庙里等你。”

碧霞宫又名碧霞元君祠，是泰山最大的一座庙宇，院落空旷，覆盖千间，大殿更是雄壮无比，红漆大柱，彩绘栋梁，上面覆以紫铜瓦顶，气象万千。

传说中的碧霞元君，是玉皇大帝敕封的“泰山玉女”。殿中供奉的碧霞元君神像，雕塑得栩栩如生，仙姿美艳，服饰华丽，使人不敢仰视。

上官平刚走近宫前，只见一名秀发披肩的青衣少女站在宫门口，似在等人，看到上官平，就飞快的迎了上来，娇声叫道：“表哥！”

她晕红的脸上，笑靥如花，抬起了一双柔荑，扑奔过来，她，正是冷雪芬。

“表妹。”上官平不得不叫她“表妹”，而且人家伸手迎来，他也不得不伸手去接，握住了她一双玉手。

这情形正是一双青梅竹马的小情人，已有好久不见了，出于情不自禁。

上官平握住她柔荑之时，发觉在手掌心塞过来一个很小的纸团，心中暗暗一动，这就问道：“表妹怎么一个人站在门口？”

说话之时，缓缓放开了他的手。

冷雪芬掠掠鬓发，甜甜一笑道：“我是奉家师之命，在这里等候表哥的。”

上官平道：“你一定站得很久了？”

冷雪芬道：“还好，不过等了个半个时辰。”

上官平歉然道：“真对不起，要你站了这许多时光，早知这样，我就提早半个时辰来了。”

冷雪芬心里甜甜的，却披披嘴道：“说得好听。”一面低低的道：“我们进去吧！”

上官平道：“表妹请。”

冷雪芬道：“你是掌门人咯，我是奉师命来恭候东岳派掌门人的，自然该你先请了。”

上官平低低的道：“在你的面前，我只是你的表哥，还说什么掌门人？”

冷雪芬娇嗔的白了他一眼，说道：“快些走吧！”

两人并肩走入大门，穿过大天井，冷雪芬道：“家师是在东首客堂里，表哥快随我来。”

上官平看到大殿深广，却不见有人，这就说道：“表妹，慢点，既然来了，我先去殿上拜过神像再进去。”

说完，举步跨进大殿，走到蒲团前面，恭恭敬敬的跪拜下走，把右手掌心的纸团打开，只见小纸条包着三颗朱红的药丸，纸条上写着：“解迷，快吞了。”

上官平心中暗暗感激，心想：“这假钟大先生果然不怀好意！”

当再下跪之时，暗中把丸纳入口中吞了下去，然后右手暗运内功，把小纸条捏成粉碎，就站了起来。

冷雪芬冰雪聪明，自然知道表哥进去拜神，就是为了看自己的字团，她就站在大殿前面等候，并没跟进去。上官平走出之时，含笑看了她一眼，四目相投，她也甜甜一笑，说道：“表哥可是在碧霞娘娘面前许什么心愿吗？”

上官平低声道：“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就是……”

他说了两个“就是”，自己一张脸却胀红了。

冷雪芬急道：“不用说啦，我……”她迅即转过身去，催道：“快进去了，家师已在里面恭候多时了。”

正说之间，只见左道回廊上人影一闪，冷雪娥笑吟吟的迎了出来，说道：“你们话说完了没有呀？我听说上官掌门人早已来了，怎么还站在这里说话呢？”

上官平连忙抱拳道：“冷姑娘。”

冷雪娥娇嗔一声道：“上官掌门人，我也是你表妹呀！”

上官平笑了笑：“冷姑娘真会说笑，在下如何敢当？”冷雪娥风情万千的道：“我们是姐妹咯，我妹子是你表妹，我怎么会不是你的表妹呢？”

冷雪芬道：“表哥是老实人，大师姐不可和他开玩笑。”

冷雪娥格的一声娇笑，说道：“唷，瞧你，有了表哥，连大师姐都不要了，这也要帮着他说话，我又不会真的抢了你表哥的。”

口中说着，秋水般亮晶晶的眼睛却向上官平瞟来，说道：“好啦，上官掌门人，快请进去了，家师虽然还不知道你来了，但今天一个下午，都在盼望你呢！”

上官平道：“冷姑娘请先。”

冷雪娥娇笑道：“这我可不敢，你是家师的贵宾，东岳派掌门人，自然是你先请了。”

上官平不再客气，举步转出回廊，跨进一道腰门，又是一重殿宇，再从东首绕着回廊，进入一道月洞门，但见院落间花木扶疏，曲径通幽，迎面一排三间精舍，极为清幽。

冷雪娥抢在前面，走近阶梯，就娇声叫道：“启禀师父，上官掌门人来了。”

精舍中有人“哦”了一声，接着呵呵笑道：“你们两个丫头，也不早些来通知为师一声。”

随着话声，钟大先生急步迎出，连连拱手道：“上官老弟这时候才来，老夫已经恭候久矣，只是未曾远迎，老弟可不要见怪。”

上官平赶紧迎了上去，作揖道：“怎敢劳动钟前辈。”

钟大先生一把握住了上官平的手，两人并肩而行，呵呵笑道：“上官老弟这前辈的称呼，万万不敢，你老弟是东岳掌门人，老夫忝掌中岳，应该是平辈的，更何况五岳剑派，谊若兄弟，老夫不过痴长老弟几岁，上官老弟如果不嫌弃，就称老夫一声钟老哥哥就是了。”

两人进入精舍，钟大先生拉着上官平一起在上首落座。

上官平如果不知这位钟大先生是冒名的西贝货，他这份诚挚的口气，当真使人会觉得前辈风范，何等谦虚？一面惶恐的道：“前辈说的，在下万万不敢当。”

冷雪娥格的笑道：“是啊，上官掌门人如果叫师父老哥哥，我那师妹不是要叫表哥师叔了么。”

钟大先生又是呵呵一笑道：“这不可一概而论，在五岳剑派中，掌门人都是平起平坐的同辈，至于上官老弟和雪芬是表兄妹，那是亲戚，师门和亲戚怎好混为一谈？”

一名青衣少女送上香茗。

钟大先生道：“你们师姐妹也坐下来，陪陪上官老弟。”

冷雪芬、冷雪娥依言在下首坐下。钟大先生一手捻须，望着上官平含笑

道：“上官老弟轻轻年纪，剑术造诣，居然如此精纯，老夫无任钦佩。”

上官平道：“前辈夸奖了，在下今后还要前辈多多指点呢！”

钟大先生摇着手道：“老弟这前辈两字，千万称呼不得，老夫已经说过，五岳剑派掌门人都是同辈，你称我一声钟老哥哥，已经够了，再要推辞，那就见外了。”

冷雪娥秋波一转，轻笑道：“家师是个直性子的人，上官掌门人，你就不可再和家师客气了。”

冷雪芬道：“表哥，家师这么说了，你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上官平站起身，朝钟大先生拱拱手道：“钟老哥哥既然如此吩咐，小弟只好遵命。”

钟大先生发出一声爽朗的大笑，说道：“这样才对。”

冷雪娥轻笑道：“师父，你没听到这是师妹说的，上官掌门人才从命的呀！”

上官平，冷雪芬两人都被她说得脸上一红。

钟大先生大笑道：“这叫做疏不间亲，他们是表兄妹咯！”

说罢，呵呵笑了起来，他不待上官平开口，笑声一落，又接着道：“老实说，为师这次当选剑主，乃是上官老弟所赐，老夫应该向老弟致谢才是。”

上官平道：“钟老哥哥这么说，小弟更不敢当了，老哥哥德隆望重，中岳剑法博大精深，老哥哥当选剑主，乃是名至实归，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老哥哥的。”

“哈哈，这是老弟过奖之言。”

钟大先生道：“老夫这话，可一点不假，此次论剑，你老弟如果参加竞选，这剑主的头衔，就非老弟莫属了。”

上官平道：“小弟年轻识浅，初出江湖，怎敢有此非份之想？老哥哥当选，真是最恰当的人选了。”

钟大先生双目神光一注，问道：“这是老弟的真心话？”

上官平道：“句句出自小弟肺腑，小弟纵然年轻识浅，但以此次论剑大会几位竞选剑主的人看来，只有钟老哥哥和华掌门人当选为适合，若以华掌门人和你老哥哥二位来说，自是你老哥哥较华掌门人更适合了。”

“哈哈！”钟大先生得意的掀髯大笑一声，说道：“无怪贵派上代掌门人要指定老弟为东岳派的传人，老弟初出江湖，就有此见识，果然高人一等，十年之后，不但剑主是你老弟的，就是整个武林，你老弟也可能领袖群伦了。”

上官平道：“这是钟老哥的谬奖，小弟……”

冷雪娥接口娇笑道：“我知道你下面的话，又是愧不敢当了，家师从不称许别人，只有对上官掌门人称赞不绝于口。”

钟大先生点着头道：“小徒这话不错，老夫数十年来在江湖上阅历人多矣，但很少有老夫称可之人，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才难，自从昨天见了你老弟，真使老夫对你们东岳派好生嫉妒，怎么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人才，竟然出在东岳派的门下，老夫所以要约你老弟前来一晤，就想和老弟订个忘年之交……”

上官平脸上故意流露出极为感动的神色，拱手道：“承蒙老哥哥如此看得起小弟，小弟深感荣宠。”

钟大先生徐徐说道：“咱们同是江湖人，你老弟初入江湖，还看不出什么来，老夫在江湖上行走了几十年，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多了，每使老夫不

胜浩叹……”

上官平心中一动，故意说道：“听钟老哥的口气，好像感慨良深？”

“唉……”钟大先生长长叹息一声道：“岂止感慨良深？简直使老夫看得痛心疾首，譬如官府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譬如萑苻遍地，掳掠奸淫，打家劫舍，这些且不去说他，江湖上分为黑白两道，黑道是指绿林响马，杀人放火，果然无日无之，白道是指正派名门，那应该是以行侠仗义，诛暴安良为己任，怎奈江湖上名门正派虽多，年代久远了，当初开创门派时的正义感，渐渐消失，变成了处处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乡愿，且又各存门户之争，对江湖正义之事，没有一个人肯挺身而出……”

上官平心中暗道：“自己也常听师父说，清廷腐败，要自己切记，不许学武功去做鹰犬。他这番话，对目前的江湖情形，倒也确实如此，如果自己不知道他是假冒钟大先生，夺得剑主，可能别具用心，真要为他大大的喝彩，认为他是个有正义的人了。”

一面故作矍然动容，说道：“钟老哥哥这番话，确是切中时弊，小弟虽然阅历不深，年轻识浅，却觉得老哥哥的话对极了。”

“哈哈！”钟大先生得意的大笑一声道：“老弟也是有心人，年轻人都是富于正义感的，不瞒老弟说，老夫这些年来，也曾与当代领袖武林的少林、武当两派掌教，谈起过这些事情，希望他们登高一呼，各大门派团结起来，做些有益江湖的事，他们听了只是摇头，认为江湖武林像一盘散沙，要想团结起来，谈何容易？”

唉，少林、武当，不是老夫批评他们，都已经老大了。老夫也寄望于咱们的论剑大会选出来的剑主，几年前曾和北岳谭昆仑也谈起过他说剑主只是一项荣誉，并无实权，老夫曾说，事在人为，他还是直摇头，因此老夫这次不甘寂寞，出来竞剑剑主，就是希望用这点虚名，连络各大门派，替江湖武林做些应该做的事，老夫一生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这是江湖同道都知道的，也许大家看了我是剑主，卖个面子，只要大家肯支持合作，那这出戏可以唱起来了，你老弟是东岳派一派之主，老夫请你来，就是为了商量此事，不知你老弟意下如何？”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可圈可点！

上官平不假思索说道：“钟老哥哥在武林中德高望重，你说的自然不会错，小弟举双手赞成，只是小弟虽然担任了东岳派掌门人，但却初入江湖，人微言轻，只有追随老哥哥，摇旗呐喊的份儿。”

“哈哈！”钟大先生十分高兴的道：“你老弟同意了就好，有你老弟和老夫合作，胜过其他门派多多了。”

冷雪芬坐在边上，一直没有开口，听了上官平一口答应下来，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

只见一名青衣使女走进来欠身道：“启禀掌门人，酒菜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请上官掌门人入席了。”

钟大先生点点头，站起身道：“上官老弟请入席了。”

上官平道：“怎好叨扰？”

钟大先生牵着他的手，笑道：“今后咱们中岳、东岳二派，联手合作的事多着呢！老夫和你是忘年兄弟，小徒雪芬和你老弟又是表兄妹，咱们两派就如一家人一样，何分彼此？”

精舍左首一间，是精致的餐室，钟大先生和上官平牵手而入，冷雪娥、

冷雪芬也跟着身后走入。钟大先生要上官平坐了上首一位，自己坐了主位，冷雪娥、冷雪芬坐在下首作陪。

桌上早已放满了佳肴，一名青衣使女手执银壶，给四人面前斟满了酒。

钟大先生举起酒杯，说道：“上官老弟，老夫先敬你一杯。”上官平道：“不敢，应该小弟敬你老哥哥的。”

两人对干一杯，青衣使女斟满了酒，冷雪娥站起身道：“上官掌门人，现在该我敬你了。”

冷雪芬也跟着站起道：“表哥，我也敬你一杯。”

上官平赶忙站起，还没开口。

冷雪娥道：“师妹，你慢一点再敬，咱们一个一个的来。”

冷雪芬道：“这是我们师姐妹敬他的，自然该一起敬了。”

冷雪娥道：“哦！你怕灌醉他是不是？好，这一杯是咱们师姐妹敬上官掌门人的，那么下一杯，才是表妹敬表哥的了。”

上官平忙道：“一样的……”

“不一样。”冷雪娥媚眼瞟着他说道：“方才我也要做你表妹，你怎么不答应呢？”

正说之间，只见另一名青衣使女匆匆走入，躬身说道：“启禀掌门人，形意门宋掌门人、八卦门许掌门人、五行侯掌门人前来拜访。”

“哦！”钟大先生点点头道：“你请他们到西厅去坐，我马上就去。”

那使女躬身领命，退了出去。

钟大先生道：“上官老弟，你请随使用菜，宋景阳他们来了，老夫不得不出去应酬一番，雪芬，你代为师陪陪你表哥，雪娥，这次论剑大会你胜了华掌门人和楚会主，三位掌门人来了，你随为师去见见他们吧！”

上官平起身道：“老哥哥只管请便，不用招呼小弟了。”

钟大先生带着冷雪娥匆匆往外行去。

冷雪芬举杯道：“表哥，家师要小妹代表他老人家，好好的招待你，小妹再敬你一杯。”

上官平也举起杯来，说道：“我不会喝酒，方才已经喝了几杯，这一杯算是我敬表妹的，只此一杯，就不能再喝了。”说罢一饮而尽。

冷雪芬也和他一起乾了，就回头叫道：“春梅，上官掌门人吃惯了面食，很少吃饭，你快叫厨房去做一碗面来。”说完，朝上官平使了一个眼色。

那青衣使女答应一声，俏生生往外行去。

上官平已知她的心意，忙道：“不用麻烦了，随便就好。”

冷雪芬双颊红晕，娇笑道：“家师说过，咱们两派和一家人一样，你又客气了。”

她看春梅出去，急忙用手沾着酒水，在桌上写道：“你酒中有来复丹，虽已解去，但不可使他们起疑，明天中午，应不请自来，家师说什么，你都要服从，答应越快越好，切记。”写完，用衣袖迅速抹去。

上官平点点头，说了声：“谢谢你。”

冷雪芬道：“表哥，酒不喝了，那么多吃些菜吧！”

一面霎霎眼睛，表示隔墙有耳，一面用筷子夹着菜肴，放到他碟子里。

上官平道：“表妹，够了，你自己怎么不吃呢？”

冷雪芬道：“我平常就吃得不多。”

上官平看着她，道：“表妹，你长大了，越来越像姨母了，我记得姨母

的眼睛也大大的……”

冷雪芬被他看得低下头去，低低的道：“你从小就是这样说我，我娘也说你很像大姨母呢！”

正说之间，春梅已经端着一碗面走了进来，送到上官平面前。

上官平道：“谢谢姑娘了。”

春梅脸上一红，低头说了句：“不用谢。”

上官平希里呼噜的把一碗面吃了下去。

冷雪芬坐在一旁陪着他，春梅送上两把热面巾，上官平抹了抹嘴，两人就起身走出。回到客室落坐。

春梅赶忙沏了两盅热茶送上，就退了出去。

上官平发现春梅果然是冷雪娥派来监视自己两人的，她虽然退了出去，却一直站在廊间，好像听候使唤一般。

冷雪芬只是坐着很少说话。

上官平坐了一回，就起身道：“表妹，钟老哥哥有事，我不等他了，我告辞了，你代我向钟老哥哥致谢。”

冷雪芬随着站起来，说道：“我会说的，现在我们两派等於一家人了，你就可以时常来看我了。”

上官平笑道：“表妹在这里，我自然会时常来的了。”

两人出了月洞门，冷雪芬一路送了出来，直到碧霞宫大门口，才低声道：“你不要忘了。”

上官平低声问道：“来复丹是迷药么？”

冷雪芬低低的道：“是的，但服药的人除了永远服从，神智是很清爽的。”

上官平：“我真该谢谢你。”

冷雪芬无比幽怨的看了他一眼，说道：“我就是为了你的谢么？”

上官平还待再说，冷雪芬催道：“你快走吧，时间多了，大师姐就会起疑了。”

上官平道：“好，那我走了。”

别过冷雪芬，心头难免有些依依不舍之情，一路只是低着头想心事，只见迎面走来一个身穿青布衫的汉子，脚下一停，抱抱拳道：“上官掌门人请了。”

上官平连忙还礼道：“兄台是……”

那青衣人道：“在下奉敝上之命，在此恭候，请上官掌门人屈驾一行。”

上官平问道：“贵上是哪一位？”

青衣人道：“上官掌门人见到敝上，就认识了。”

上官平疑惑的道：“贵上见召，不知有什么事么？”

青衣人道：“敝上只吩咐在下在此恭候侠驾，领上官掌门人前去，别的敝上没有说，在下就不知道了。”

上官平迟疑了一下，问道：“贵上住处，离这里远不远？”

青衣人道：“不远，就在前面。”

上官平道：“好吧，你请在前领路。”

青衣人抱抱拳，说了声：“上官掌门人请随在下来。”

说完，举步朝山径上行去，走了半里来路，忽然朝左首一条小径弯去。

这条小径，只是山腰间经人践踏而成的黄泥小路，两边杂草丛生，路面极窄，而且颇为曲折，走了一段路，小径已经似有若无。

青衣人走在前面，脚下极快，不觉转过了两座峰腰，上官平问道：“管家，还没到么？”

青衣人伸手一指，回头笑道：“就在前面了。”他忽然放腿疾奔。

上官平如今内功已非昔比，任你奔行得再快，还是从容举步，丝毫不落后。

又转过一座山峰，前面一片浓林之间，已经露出一道黑色的围墙，行不到半里来路，便已走近，那是一座大宅院，黑色的围墙中间，一座高耸的门楼，石阶上两扇钉着铜钉的黑漆大门，紧紧闭着。

只是围墙太高了，约莫有三丈来高，看不到里面的房舍，左右两边，又是高大的参天古柏，看去有些阴森。

青衣人跨上三级石阶，举手叩了两下铜环，两扇大门立即开启。

青衣人躬着身，抬抬手道：“上官掌门人请进。”

上官平跨入大门，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老者迅快关起了大门。

青衣人仍然在前领路，二门依然是两扇黑漆大门，依然紧紧的关着。

青衣人领着上官平不进二门，却向左首行去，不过十数步路，有一道黑色木门，青衣人推门而入，是一条长廊，左首一排五间，俱是雕花长门，但依然漆着黑色。

青衣人走中间一间，推开两扇黑漆雕花长门，在门口站定，躬躬身道：“上官掌门人请进。”

上官平跨进屋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客室，陈设颇够气派，想是主人经常会客之处，只是椅几桌子，全都漆成黑色。

青衣人跟在上官平身后走入，躬躬身道：“上官掌门人请坐，在下这就进去禀报敝上。”上官平道：“管家请便。”

青衣人迅速的退出，一名身穿曳地黑色长衣的女郎手托黑漆茶盘，走了进来，放下一个黑瓷描金茶盏，含笑道：“上官掌门人请用茶。”

眼波一溜，低垂着头退去。

上官平渐渐感觉到这地方大是诡秘，黑色高墙，黑色大门，甚至长廊上的雕栏，客厅上的桌几，无一不是黑色，这时进来的黑衣女郎，连茶盏也是黑瓷，放眼望去，一片黑色，黑色本身就有着阴森和恐惧之感，上官平心头也开始感到不安，伸手取起茶盏，揭开碗盖，因为茶盏是黑瓷的，里面的茶水自然也成了黑色，但一股茗茶的清冽香气，却触鼻而来，分明是上好的茶叶，但上官平却不敢喝它，随手盖上碗盖，又放回几上。心中暗忖道：“这里主人到底是谁，怎么还不出来？”

这样又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才见刚才送茶来的黑衣女郎俏生生走入，笑靥含春，躬躬身道：“主人请上官掌门人到花厅相见，特命小婢前来相请。”

上官平问道：“贵主人究竟是哪一位？”

黑衣女郎娇声道：“上官掌门人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何必问小婢呢？”

上官平问道：“那么贵主人姓什么，姑娘总可以说吧？”

黑衣女郎道：“最好是不问小婢了。”

上官平听得极为气愤，但继而一想，自己何用和下人们生气？这就哼了一声道：“姑娘带路吧！”

黑衣女郎回眸一笑道：“上官掌门人可是生气了，小婢就罪该万死了。”

上官平道：“贵主人见召，姑娘请吧！”黑衣女郎说了声：“上官掌门人请随小婢来。”

转身走在前面引路。她长发一直披在肩后，腰身纤细，走起路来扭捏作态，婀娜多姿，看得跟在她身后的上官平，张口结舌，目为之眩，心为之跳！

走出客厅，黑衣女郎领着他走在一条曲折的回廊上，她转过墙角，忽然转过身来，手中塞过一个纸团，低低的道：“快收起来，出了这座宅院，才能开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说完，又扭着腰肢，款步行去。

上官平不知她塞给自己的纸团上写了些什么，当下就随手塞入怀中，跟着她身后行去。

一会工夫，来至一处花园之中，但见林木葱郁，花圃中遍植玫瑰，花大如碗，竟然也是黑色的，山风吹来，甜香袭人！

上官平心中暗道：“这里主人，偏爱黑色，只怕此人生性也是很阴沉的了。”

黑衣女郎穿着花径而行，到了一座花厅前面，就躬身道：“启禀主人，上官掌门人到了。”

只听里面传出一个中年人的声音说道：“快请。”

随着话声，迎出一个身穿蓝袍的人来，含笑道：“上官掌门人快请里面坐。”

上官平看到这人，不期一怔，心想：“原来故作神秘的竟然是他！”

他，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是也。

上官平连忙抱拳含笑道：“原来是杜掌门人宠邀，在下还当是谁呢？”

杜东藩含笑道：“此处地势隐僻，可供长谈，故而要他们把上官掌门人请来，但恐泄漏了机密，故而吩咐路上不可提到兄弟的名姓，还请上官掌门人多多原谅。”

上官平道：“杜掌门人言重。”

两人进入花厅，一名长发披肩，黑衣垂地的使女又沏了盏茶送上，这回的茶碗，却是白瓷的了。

上官平道：“杜掌门人见召，不知有什么见教？”

杜东藩含笑道：“上官掌门人不是外人，兄弟实不相瞒，是奉教主之命，协助黎佛婆来的，本来祝南山也是奉命竞选之一，他武功平平，当然是选不上的，只是多几个竞选的人，凑凑热闹罢了，后来你老弟以东岳派传人出现，又有公主和你在一起，兄弟就要他退了出去，怎知后来你老弟竟声明放弃竞选，华清辉和楚子奇两人都会败在中岳派一个女弟子的手下，实在太出意外了，兄弟听说钟士元约老弟到碧霞宫去了，才特地派人把老弟请来的，不知钟士元和老弟说了些什么？”

这番话，听得上官平不禁为之楞住了！

他奉教主之命协助黎佛婆来的，教主是谁？黎佛婆又是谁？公主和自己一起，这“公主”又是谁呢？是他命祝南山退出去的，祝南山何以会听他的命令？

刹那之间他心中涌起了许多疑问？但幸亏昨晚别老人家和再老哥哥的一席话，使他先有了底子，江湖武林好像正在蕴藏着变局，再加今天谭玉山又告诉自己，他父亲是被人害死的。这么一想，心头不禁一凛，暗自寻思：“莫非杜东藩和什么教主互相勾结……”

心念闪电一转，就道：“钟大先生约在下前去，只是普通酬酢，不过他认为历届剑主只是徒有虚名，毫无作为，目前江湖上又是一盘散沙，各门各

派又各人自扫门前雪，因此他想联络各大门派，做些应该做的事……”

“哈哈！”杜东藩大笑一声道：“他果然另有图谋，老弟这消息太重要了……”接着目注上官平，问道：“老弟可知他那个姓冷的女弟子究竟是何来历吗？”

上官平故作愕然道：“冷姑娘是钟大先生的门下，还有什么来历？”

杜东藩嘿了一声道：“据兄弟所知，钟士元隐居逍遥谷，孑然一身，除了曳杖徜徉山水，并无门人，哪来的女弟子？”

上官平道：“但昨天冷姑娘使的确是中岳派剑法……”

“哈哈！”杜东藩又大笑一声，说道：“老弟可知华清辉、楚子奇并不是败在她剑下的吗？”

上官平奇道：“华掌门人和楚会主怎会不是败在冷姑娘剑下的呢？”

杜东藩道：“兄弟这是听黎佛婆说的，她已问过华清辉和楚子奇两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说，那个姓冷的女子剑上传过去一缕极其阴寒之气，手腕立时被冻得僵硬，剑法无法施展才落败的。”

上官平听得心头又是一凛，暗道：“听他口气，连西岳派华掌门人和七星会楚会主都和他们沆瀣一气了！”一面故作不信道：“在下看冷姑娘年纪极轻，她纵然武功不弱，内力如何及得上华掌门人？”

杜东藩道：“老弟年纪不是也极轻么，但以气驭剑，内力之深，远在昨天与会的各派掌门人之上。”

上官平脸上微微一红，说道：“杜掌门人这是过奖……”

杜东藩暧昧一笑，套着近乎阿谀的笑脸，说道：“咱们是自己人，你老弟又和公主在一起，兄弟将来还要你老弟多照应，如蒙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东藩兄，或是杜大哥，兄弟就不胜荣幸了。”

上官平不知他口中说的“公主”是谁，但也不好询问，只得拱拱手道：“杜大哥吩咐，小弟敢不从命？”

杜东藩大喜道：“老弟人中龙凤，前程远大，愚兄叨长几岁，咱们这兄弟相称，对杜某来说，实在是高攀了。”

上官平起身道：“杜大哥如别无吩咐，小弟就告辞了。”

老弟怎么说出吩咐二字，这个愚兄万万当不起。”

杜东藩接着道：“老弟如果没有什么重要之事，太阳快落山了，愚兄要厨下准备酒菜，庆祝咱们兄弟相交，岂不是好？”

上官平怕言多必失，这就拱手道：“杜大哥是自己人，以后小弟时常可以前来聆教，今天不打扰了。”

“欢迎、欢迎。”杜东藩连连点头道：“老弟随时过来，愚兄都欢迎得很。”

于是上官平就退了出来，杜东藩也一路送了出来，直到大门口才停步道：“愚兄送到这里为止，就恕不再送了，不过愚兄要告诉老弟一句，此地甚是机密，不可告知任何人。”

上官平道：“小弟省得。”

驼背老人打开了大门，上官平举步走出，大门立即就关上了。

上官平抬头之际，忽见前面林间人影一闪而没，也没在意，当下就循着原路，回到伏虎庙客舍。

谭玉山立即过来，推门而入，说道：“上官兄弟，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上官平却急着问道：“谭大哥，老哥哥回来了没有？”谭玉山道：“回

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一回来就睡熟了。”

上官平又问道：“姑姑不知回来了没有？”

谭玉山道：“没有”接着低声道：“上官兄弟，现在快吃饭了，晚餐之后，我要把先父遇害经过，告诉你，大家好商量商量。”

上官平低声道：“慢一点，兄弟有一件重要之事，先要和老哥哥去说，这件事，也许和大哥令尊之死有关……”

谭玉山身躯一震，问道：“兄弟听到了什么？”

上官平道：“这事千头万绪，我一时也弄不清，且等我和老哥哥说了，看他有什么意见再说。”

谭玉山道：“如此也好。”

刚说到这里，只听云板之声传了过来，隔壁再不稀忽然哦了一声道：“吃饭了，快走啊！”

他跌跌撞撞的从房门中钻了出来，正好上官平和谭玉山也跨出房门。

谭玉山道：“老哥哥，你酒醒了。”

再不稀耸耸肩笑道：“老哥哥听到吃饭，耳朵最灵了，就是睡得再熟，肚子里的蛔虫也会把老哥哥叫醒的。”

三人进入膳堂，谭玉琴也来了，她幽怨的看了上官平一眼，说道：“上官大哥，你刚回来么？”

谭玉山连忙哦了一声，含笑道：“上官兄台，妹子一个下午，来找过你两次，你都不在，我说等你回来了，我会告诉你的。”

上官平道：“真对不起，教谭姑娘空跑了两趟。”

谭玉琴粉脸一红，说道：“其实我也没有事……”

谭玉山道：“上官兄弟，这你就不对了，我们结为口盟兄弟，我妹子也是你的妹子了，你还叫她谭姑娘？从现在起，应该改口才对！”

谭玉琴眼睛一亮，说道：“哥哥和上官大哥结了口盟兄弟，那我就要叫他二哥了。”

再不稀裂着嘴笑道：“我早就说过，你叫我老哥哥，就叫他小哥哥好了。”

上官平道：“小弟叫她谭姑娘是不对了，那该叫她什么呢？”

谭玉山道：“自然叫小妹了。”

谭玉琴红着脸道：“小妹，难听死了，等我老了，二哥还叫我小妹？最好还是叫我名字。”

再不稀道：“对，对，小兄弟叫她玉琴妹妹就是了。”

谭玉琴胀红脸啐道：“你少噜嗦。”

再不稀搔搔头皮，又摇着头道：“上官小兄弟的姑姑一直要拦着我说话，一开口就凶霸霸的，老实说，我最怕她了，如今上官小兄弟的姑姑走了，又有你这小妹子凶霸霸的拦我了，看来我这老哥哥真是倒霉透了。”

谭玉琴嫣然一笑，说道：“二哥，吃过晚饭，你陪我去走走好么？”

这句话，是她红着脸说出来的，反正老哥哥和大哥面前，她也顾不得害羞了。

再不稀忙道：“不行、不行，今晚老哥哥和小兄弟约好了，他要请我到山下镇上喝酒去。”

谭玉琴回头朝哥哥问道：“大哥，你去不去呢？”

大哥去，她自然也可以跟去了。

谭玉山知道上官平有很重要的事要和老哥哥商量，这就摇摇头道：“今

晚我有些头痛，不想去了。”

谭玉琴小嘴一噘，说道：“真讨厌。”

再不稀连忙陪笑道：“好小妹子，今晚上官小兄弟要请我喝酒，咱们是昨天就说好了的，明天他没事，陪你去逛一天的山，这总可以吧？”

谭玉琴道：“酒鬼，我以后再也不叫你老哥哥了。”

“好、好！”再不稀顺着她道：“酒鬼、酒鬼、你就叫我老哥哥酒鬼好了，老哥哥只要没酒喝的时候，就可以找你了。”

谭玉琴道：“找我干么？”

再不稀嘻的笑道：“是你叫我酒鬼的，我没酒喝的时候，你小妹子就非供给我酒喝不可了。”

谭玉琴抿抿嘴道：“你想得好！”

晚餐之后，再不稀拉着上官平不迭的催道：“小兄弟，快点走吧，再迟了，咱们回来就太晚了。”

上官平被他拉着走出庙门，再不稀忽然驻足问道：“你身上有没有银子？”

上官平道：“请老哥哥喝酒大概够了。”

再不稀道：“那好，快些走吧！”

上官平道：“老哥哥，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到酒店去恐怕不方便。”

“方便，酒店有什么不方便的？”

再不稀拉着他一路跑着，说道：“再说万事莫如喝酒急，事大如天醉亦休，唉，小兄弟身子这么重，我拉着你跑都拉不动，这就是平日酒喝得太少的缘故，如果多喝些酒，身子轻飘飘的，我拉着你跑，也可以少花些力气了。”

上官平自从在祖师洞中经过三日三夜苦练“紫气神功”，一身功力，和以前已是大不相同，但此刻再不稀拉着他在山路上急奔，他尽管不住的提吸真气，还是被拖得跌跌撞撞，没有再不稀的快，心中暗自惊异，细看再不稀依然拖着鞋跟，根本没施轻功，可是两耳生风，山林树影像水流一般往后飞驰，忍不住问道：“老哥哥，你这是最高的轻功缩地成寸了？”

再不稀一边跑、一边笑道：“老哥哥这是跨步成尺，你看我跨一步，不正好是一尺吗？”

从伏虎庙下去，只不过盏茶工夫，就已到了山下一处小镇。

再不稀才行松手，上官平已经跑得满脸通红，两人放慢脚步走了过去。

这时镇上正好华灯初上，一家酒楼上灯火通明，刀勺齐鸣。上官平道：“老哥哥，我们就是这一家吧？”

再不稀直摇头，说道：“你们年轻人总是喜欢往大酒楼跑，你不知道酒楼越大，酒里麝的水越多，那喝什么？还不如喝白开水好？”

上官平道：“老哥哥那要到哪里去？”

再不稀道：“你跟我来。”

他梯梯他他的走在前面，一直走到长街尽头，一个卖酒的小铺门口，才回头道：“就是这一家了，店小，酒里就不敢麝水，麝了水，就再也没有人上门了，而且这里的盐水花生，卤猪耳朵最好了。”

说完，当先弓着身子走了进去。

这家酒铺子，只是屋边上搭出来的一间小屋，地方甚是狭窄，只放了两张半桌，几张凳子，土墙木柱上，钉着一盏油灯，半明不灭，里面黑漆漆的。

再不稀拉开凳子坐下，上官平就坐在他对面。

里面一个弯腰老头听到拖凳子的声音，才从屋里走出，倒了两盅茶送上，问道：“二位要些什么？”

再不稀道：“老板，来一壶状元红、一碟豆腐干、一碟盐水花生，再切一点猪耳朵就好。”

弯腰老头送上两个酒杯，两双竹筷，就退了进去，一回工夫，先端来了三碟下酒菜，回头又送来了一壶酒，和一个饭碗，转身就走。

再不稀一手抢过酒壶，先在饭碗里倒了一碗，来不及的咕咕喝了两口，才给上官平酒杯斟了一杯，说道：“现在老哥哥要打个酒底，喝上两碗过过瘾，你莫要和我说话，自己去喝酒剥花生吧！”

又是咕咕两口，已把一碗酒灌下肚子，接着道：“哦，小兄弟，你慢点喝，人家托你的事儿，你总该先办办吧！”

上官平道：“人家托我的事儿？没有呀！”

再不稀又倒了一碗酒，才夹起一条猪耳朵，塞入口中，嚼也不嚼，脖子一伸，就吞了下去，低笑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怎么忘了？”

上官平一时想不起自己几时受人之托。

再不稀道：“你不会伸手到怀里去摸摸看？”

上官平口中“哦”了一声，想起那个长发黑衣女郎领自己去见杜东藩时，在墙角塞给自己的一个纸团，不觉奇道：“老哥哥，你怎么知道的？”

再不稀耸耸肩，笑道：“老哥哥又不是神仙，自然不会未卜先知，方才跑路时碰到你怀里，这东西又小又软，极像个纸团，你自己不会把一张白纸揉成一团塞在怀里的，那自然有人在匆忙之际塞给你的，你又没事，那就是有人托你的事了。”

上官平道：“老哥哥你真和眼睛看到的一样。”

再不稀笑嘻嘻的道：“老哥哥虽不是神仙，酒仙总错不了的。”

上官平四顾无人，就伸手入怀取出纸团，打了开来，只见上面写着：“如果你这时舌尖感到发甜，赶快到山下小镇长街尽头一家小酒铺找杨老爹要一小盅酒酿，如果舌尖不甜，那就算了，但也要麻烦你去告诉杨老爹一声，就说酒酿酸了，要放些冰糖。”

上官平看得一怔，这字条上写的他看得不知所云；但老哥哥无巧不巧恰好把自己带到山下小镇，长街尽头的小酒铺里来了。

再不稀看他没有作声，问道：“字条上怎么说？”

上官平道：“她说的就是这里了。”

再不稀耸着肩问道：“是她约你到这里来？这是什么人呢？”

上官平被他说得脸一红，忙把字条递了过去道：“不是，老哥哥拿去看，就知道了。”

再不稀接过字条，看了一眼，点点头道：“那你就该进去找他。”

上官平道：“就是现在？”

再不稀喝了口酒道：“难不成还要等到明天？这趟路可不近，你办完正事再来喝酒不好么？”

上官平点点头，站起身，走近布帘门口，叫道：“杨老爹。”里面传出弯腰老头的声音“唔”了一声。

上官平道：“在下受人之托给你老爹捎了一个口信。”

弯腰老头在里面道：“你叫我老板、老乡，那是酒客，小老儿自然出来

招呼，但你叫我老汉杨老爹，那就是找老汉来的，和酒客不同，你就该到里面来。”

上官平听他说得不无道理，这就一手掀帘，走了进去。哪知刚刚跨进门内，突觉石手腕一紧，已被三根手指紧紧的扣住了脉门，力道之强，有如铁箍一般！

室内并未点灯；但上官平练成了“紫气神功”，目能夜视，这点黑暗，自然难不倒他，目光一动，就看到弯腰老头就隐身在入门的右首，用左手三指扣住自己手腕，一双炯炯目光，凝注在自己脸上。

要知东岳派“紫气神功”练成之后，并不需运行，遇上外力，就会自生弹力，上官平朝他微微一笑道：“杨老爹可以松手了吧？”

弯腰老头似亦所觉，口中“咦”了一声，就松开三指，面露惊疑之色，望了上官平一眼，说道：“小哥请坐。”室内只有一张竹榻，一把竹椅，就别无他物，这时弯腰老头已经退到榻上坐下，那么他说的“请坐”，自然是请上官平坐到竹榻边上的竹椅上了。

上官平也不客气，走上三步，在竹椅上坐下。

弯腰老头看得目芒飞闪，问道：“小哥贵姓，尊师是哪一位高人？”

上官平道：“小可上官平，先师放鹤山人。”

“呵呵！”弯腰老头口中呵呵一笑道：“原来小哥就是新任东岳派掌门人，这就难怪一身‘紫气神功’，差不多已有八九成火候了，英雄出少年，果然难得的很！”

上官平听得暗暗一怔，这位杨老爹看来也是一位异人了，他三个指头一扣，连自己“紫气神功”有几成火候都搭出来了，一面连忙说道：“老丈夸奖，你老人家想必也认识先师了？”

杨老爹口中含糊的应了一声，问道：“小哥来找老朽，是什么人托你捎口信来的？”

上官平道：“这位姑娘，在下也不知道她是谁？是她塞给在下的一个纸团……”

杨老爹问道：“纸团上写了些什么？”

上官平就把纸团上的字句说了一遍。

杨老爹问道：“小哥舌尖有没有发甜？”

上官平道：“没有。”

杨老爹点头道：“没甜就好，小哥可以到外面喝酒了，今晚的事，以后不可对任何人说起。”

上官平不好多问，只得起身告退。回到桌上，再不稀已把一壶酒喝完，说道：“小兄弟，叫老板给咱们再来一壶酒。”一面低声叮咛道：“你要叫他老板。”

上官平依言叫道：“老板再来一壶酒。”

杨老爹答应一声：“来了、来了。”果然很快又打了一壶酒送来，立即退了下來。

整个店堂，就只有这两个客人。再不稀伸手取壶，倒了一碗酒，一面剥着花生，说道：“小兄弟，你不是说有很重要的话要和我说明么？”

他绝口不提上官平进去的事儿，但上官平试出这里的杨老爹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心里自然有了顾忌，说道：“其实也没什么，老哥哥，你先喝酒吧，我们回去再说好了。”再不稀喝了口酒道：“你干么吞吞吐吐的，有

话只管说出来，这里最清静也没有了，只有咱们两个人，不能说的地方，老哥哥会带你来么？”

上官平压低声音说道：“老哥哥这里的老板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

“老哥哥知道。”再不稀剥着花生，说道：“你只管说好了。”

上官平心想：“老哥哥既然知道，那大概没问题的了。”当下就把自己去见钟大先生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再不稀笑嘻嘻的道：“那丫头（冷雪芬）对你果然一片痴心，老哥哥早就知道有她在那里，你去了，也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上官平脸上一红，说道：“老哥哥，你怎么知道的呢？”

再不稀道：“老哥哥怎么会不知道？她为了你，差点跳下云步桥去了。”

上官平听冷雪芬说过，她抱着自己涌身跳下云步桥去，却没有跳下去，不觉哦道：“原来是老哥哥把她拉上来的，小弟的伤，那也是老哥哥治好了？”

“那时老哥哥还没上泰山来呢！”

再不稀道：“你中的是太阴掌，不但伤势极重，经络之间都受阴气侵袭，你说只有练什么功的人才能救你？”

上官平想到本门“紫气神功”，练的是纯阳真气，这就“哦”了一声道：“是师叔了！”

### 第十三章夜袭黑龙庄

“没错，这回给你猜对了。”再不稀笑了笑又道：“那女娃儿真是不错，老哥哥会给你想办法的，哦，这么说，你明天中午还要去了？”

上官平点点头。

再不稀道：“明天很重要，你是非去不可，只是……唉，宋景阳三个（形意门宋景阳，八卦门许玄通、五行门侯世派）这可糟了！”

上官平道：“老哥哥是说钟大先生也会在他们茶水做手脚么？”

再不稀道：“这还用说？不过暂时只好由他们去了。”说到这里，问道：“还有呢？”

上官平心中暗暗奇怪，自己已把到碧霞宫去的一段，都说完了，老哥哥这句“还有呢？”，问的大概是指杜东藩把自己请去的事了，他怎么会知道的呢？一面问道：“老哥哥，你怎么知道还有事呢？”

再不稀喝了口酒，笑道：“你当老哥哥怎么会知道的？这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上官平道：“小弟没有说过。”

再不稀笑道：“方才你告诉我的一段，是你到碧霞宫去的事，但你没说有人塞纸团给你，要你捎口信的事，可见另外还有一段事儿，你没说出来了，你当老哥哥真的是酒糊涂？”上官平于是又把自己从碧霞宫出来，杜东藩派人在中途相邀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再不稀一拍巴掌，说道：“这就对了，唉，真想不到！”

上官平问道：“老哥哥，你说什么呢？”

再不稀咕咕喝了两口酒，用衣袖拭拭嘴角，嘻的笑道：“你去得好，这回全盘事情，都有眉目了，果然和老哥哥想的差不多。”

上官平道：“老哥哥都知道了，那就说给我听听。”

再不稀摇摇头道：“目前还不能说，因为这些事儿，都要你一步一步的去做，事先告诉你，你江湖经验不足，反而会坏事，譬如我要杀你，你事前已经知道了，就会处处提防我，还会把我当老哥哥？这一来，你的言谈举动，不是可以让人家看出来么？”

上官平道：“既然如此，小弟就不问好了。”

“对！”再不稀道：“这叫做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一切都听老哥哥的就好。”

上官平道：“老哥哥，还有一件事……”

再不稀道：“还有事儿？”

上官平道：“今天上午，谭大哥告诉我，他父亲是被人害死的。”

再不稀道：“这个我知道。”

上官平奇道：“谭大哥说，他只告诉我一个人，连他娘和妹子面前都没提过。”

再不稀道：“谭昆仑一身武学极为精纯，年纪也不大，只当了七年剑主，三年前死的，他死了，剑主才由杜东藩代理，而杜东藩又是被人收买了，这不是说他的死有问题么？”上官平矍然道：“果然是杜东藩……”

再不稀拦道：“目前还不能说，因为他也只是傀儡而已！”

“傀儡？”上官平道：“老哥哥认为他背后还有主使的人？”

再不稀道：“他后面的人，来历大得很。”

上官平问道：“会是谁呢？”

再不稀道：“目前不能告诉你，你回去要谭玉山暂时忍耐，不可露出口风来。”

上官平点点头。

第二壶酒又喝光了，再不稀起身道：“咱们该回去了。”

上官平从身边取出五钱银子，放到桌上，大声说道：“老板，我们走了。”

杨老爹在里面道：“客官好走，明天再来。”

两人出了酒铺，走出长街，上官平道：“老哥哥，这酒铺老板……”

再不稀嘻的笑道：“是老朋友，你可知老哥哥为什么要你到酒铺里去说的？”

上官平道：“不知道。”

再不稀道：“你告诉我的话，是他也想知道的，要老哥哥重复的去说给他听，要费多少口舌，还不如叫你一起来，你说上一遍，不是咱们两个人都知道了么？”

两人回转伏虎庙，进入客舍，谭玉山一直等着他们，急忙迎了出来。

再不稀醉醺醺的道：“你们两个年轻人谈谈吧，老哥哥要去睡了。”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谭玉山把上官平拉到自己房中，关上房门，低声问道：“兄弟，你和老哥哥谈得怎么样？”上官平耸耸肩笑道：“老哥哥好像都知道，只是他不肯说出来，只说要小弟听他的就是了。”

“都知道？”谭玉山道：“这话怎说？”

上官平道：“连令尊遇害，他也知道。”

谭玉山惊奇的道：“他怎么说？”

上官平就把再不稀说的话照实说了。

谭玉山身躯一阵颤抖，切齿道：“果然是他……”

他说的“他”，自然是指杜东藩了。

上官平道：“老哥哥要你暂时忍耐，因为他背后可能另有主使的人。”

谭玉山心头一震，急急问道：“老哥哥有没有说是谁？”

上官平道：“老哥哥没有说，不过我想老哥哥会有安排的，现在看起来，许多事情，好像茫无头绪，但只要抽丝剥茧，慢慢的自会水落石出，小弟现在也愈想愈糊涂，我就不去想它，反正想不出来，我们都听老哥哥的好了。”

谭玉山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上官平回到房里，刚在床上坐好，准备练功，只听耳边响起再不稀的声音，说道：“小兄弟，你会不会传音入密？”

上官平低声道：“不会。”

再不稀细声道：“从前你内功火候不足，想练也练不成，现在可以练了，你先坐好，老哥哥传你诀窍，这并不难，一学就会。”

上官平依言盘膝坐好，再不稀就以传音入密教他如何练音成丝，如何把话声以内功送出，详细说了一遍。

上官平依着他教的方法，练了几遍，他“紫气神功”已有八九成火候，方法懂了，自然一学就会，只是初学乍练，说起来并不熟练。

再不稀道：“可以了，以后多练练就纯熟了，现在咱们就可以用传音入密交谈了。”

上官平知道他忽然教自己传音入密，必有用意，问道：“老哥哥事情很

重要么？”

“当然很重要。”再不稀道：“老哥哥回来之后，想了半天，总算给我想出一个计较来了。”

上官平道：“老哥哥是要小弟去依计行事么？”

“一点不错，哈哈，你小子现在聪明起来了。”再不稀笑道：“明天中午，你到碧霞宫去，只要如此如此。”

上官平道：“小弟记下了。”

再不稀道：“那就睡吧！”

中午时光，上官平果然准时到了碧霞宫。

钟大先生和冷雪娥、冷雪芬三人，好像就在等他似的，都在精舍之中，那是上官平服了他们的“来复丹”，今天中午非来不可。

上官平进入精舍，也毋须再通报，钟大先生看到上官平走入，呵呵笑道：“上官老弟来了。”

冷雪娥格的笑道：“上官掌门人，今天你是看师父来的？还是看表妹来的？”

上官平被她说得俊脸一红，还没开口，钟大先生大笑道：“都是一样。”

冷雪芬道：“表哥请坐。”

一名青衣使女送上茶来。

冷雪娥问道：“昨天上官掌门人从这里回去，可曾遇上什么人么？”

上官平心中暗道：“果然不出老哥哥所料！昨天自己从黑色宅院回来之时，曾看到人影一闪而没，敢情是他们派人跟踪自己身后去的了。”一面说道：“是杜掌门人派人在半路上等着在下。”

冷雪娥问道：“杜掌门人还没回去么？”

上官平道：“没有回去，杜掌门人在泰山好像有一座别业。”

钟大先生道：“他和你说了些什么？”

上官平道：“他也问小弟，钟老哥和小弟说了些什么？”钟大先生一手捻须，呵呵笑道：“老弟怎么说呢？”

上官平道：“小弟只说钟老哥哥认为目前各大门派好像一盘散沙，咱们五岳剑派，应该先团结起来。”

钟大先生问道：“他的意见怎样？”

上官平道：“杜掌门人只是冷嘿了一声，接着就问小弟，知不知道冷姑娘的来历？”

钟大先生道：“老弟怎么说？”

上官平道：“小弟说，冷姑娘自然是中岳门下，还有什么来历？他又冷笑了一声，说道：“钟老哥可隐居逍遥谷，除了徜徉山水，并没收徒，哪来的女弟子？”

冷雪娥柳眉一挑，冷峭的道：“杜东藩真是这样说？”

上官平道：“在下话还没说完。”

冷雪娥道：“你说，他还说了些什么？”

上官平道：“他是听黎佛婆说：她已把华掌门人、楚会主二人叫去问过了，他们两人异口同声的说：他们不是败在冷姑娘剑法之下，是有一缕极细阴寒之气袭上手腕，无法施展剑法才落败的。”

冷雪娥一怔，望着钟大先生道：“华清辉、楚子奇都和他们沆瀣一气了？”

哦，黎佛婆是谁呢？”

上官平道：“黎佛婆就是七星会副会主，是个老尼姑。”

冷雪娥沉吟道：“她既是七星会副会主，怎么会把华清辉、楚子奇叫去问的呢？难道她身份比会主还高？”

钟大先生唔道：“这人可能有问题。”

上官平道：“不但华掌门人、楚会主听她的，就是祝南山也是听她的。”

冷雪娥道：“你怎么知道的？”

上官平道：“也是杜掌门人告诉在下的，他说因为小弟在大会上出现，又有东岳派斩云剑为凭，他就叫祝南山退出的。”

冷雪娥一张美如春花的脸上，愈来愈冷，哼道：“师父，这倒好，他们三个门派加上一个七星会已经先联上手了，看来这黎佛婆果然不简单，只不知她是什么来历？”

上官平忽然好似想起了什么？口中“哦”了一声道：“对了，离论剑大会半个月前，在下和姑姑差点着了黎佛婆的道，那次就有许多人中了毒……”

冷雪娥问道：“在什么地方？”

上官平道：“就在斗姆宫……”他把斗姆宫吃素斋中毒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冷雪娥目射奇光，朝钟大先生投去，说道：“有许多人中毒，咱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钟大先生脸上微有惶恐之色，说道：“这些中毒的人，全入了她的手掌，自然没有人说出来了。”

冷雪娥道：“上官掌门人那次怎么会没有中毒呢？”

上官平早就料到她有此一问，说道：“幸亏在下在敝派祖师洞得到一剑、一丸，剑是斩云剑，丸是昔年百草炼制的百草丹，可解天下奇毒，当时在下和姑姑二人，也接受了老尼姑的解药，但走到半山，就已不对，姑姑先支持不住，在下也渐有毒发之象，只好把一颗百草丹分为两半，在下和姑姑各服了半颗，才算无事。”

这番话，正是再不稀所授意，这是一石二鸟之计。

冷雪娥粉脸如霜，冷哼一声道：“好哇，他们居然敢在泰山如此胆大妄为，咱们非给他颜色看看不可。”说着，站起身道：“上官掌门人请坐，我还有些事去。”飘然走了出去。

钟大先生呵呵一笑，也站起身道：“你们表兄妹谈谈吧，老哥哥也有事去，雪娥，你留老弟吃了晚饭再走，也许咱们要上官老弟去助一臂之力呢！”

冷雪娥脸上一红，低头应了一声。

上官平抢着道：“钟老哥哥如有差遣，小弟悉凭吩咐。”

钟大先生满意的笑了笑，举步往外行去。

冷雪芬道：“表哥，茶冷了呢，请喝茶呀！”

上官平双手捧起茶盏，轻轻喝了一口。只听耳边传来冷雪芬极轻的声音说道：“凡是服了来复丹的人，要到今天中午，药力才发作，从现在起，你自己必须毫无主见，完全要听大师姐的，你暂时务必忍耐，由我和大师姐说说看，让你和我在一起，就可减少许多危险，如果她不肯，我会去求师父的。”

上官平也以“传音入密”乘机问道：“你师父是谁呢？”

冷雪芬看了他一眼，才道：“你现在不要多问。”

接着又道：“对了，在大师姐面前，切莫提出问题来，因为服过来复丹

的人，是不会问什么话的，只有她说，你答应的份儿。”

上官平道：“这多难受？”

冷雪芬朝他甜甜一笑道：“平哥哥，就算是为了我，你目前也要暂时忍一忍。”

上官平点点头道：“好，我听你的。”

冷雪芬心头一甜，感激的瞥了他一眼，起身道：“表哥，我们出去走走。”

两人走出精舍，沿着花径并肩走去。上官平四顾无人，口中低低的叫了声：“表妹。”忍不住伸手去拉住了冷雪芬的柔荑。

冷雪芬“嗯”了一声，没有缩回手去，她红上桃腮，垂头不语，实则正以“传音入密”说道：“平哥哥，大师姐知道我们两人很好，她要我用美人计笼络住你，因为你服了‘来复丹’，心里只知服从，要我表面上对你好些，别人就不会怀疑了。”

上官平道：“她到底要做什么呢？”

冷雪芬道：“我们是奉命到这里来的，我一切都要听大师姐的，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旁的话我不能说……”

接着又道：“不过你可以放心，大师姐只是要利用你，并不会伤害你的，我也绝不会答应使你受到伤害，在目前，你一定要多多忍耐。”

上官平道：“为了你，我会忍耐的。”

冷雪芬缓缓抬起头来，眼光里充满了感激之色，说道：“谢谢你。”

他们这一些话都是以“传音入密”说的，冷雪芬这一抬起头，就低低的道：“你怎么不说话呢？”

上官平道：“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觉得和你在一起，我就很快乐。”

冷雪芬幽幽的道：“我也一样。”

两人站在花树底下，身子靠得很近，上官平道：“可惜表妹不久就要随钟老哥哥回嵩山去了。”

冷雪芬道：“师父当上了剑主，要有一番作为，暂时还不会回去呢！”

上官平忽然以“传音入密”问道：“他不是钟大先生，叫什么名字？”

冷雪芬身躯一震，急忙以“传音入密”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上官平道：“那天晚上，他制住了钟大先生，又假冒了钟大先生，我正好从后山回来，亲眼看到的，我只听有人叫他祁老，不知他叫什么名字？”

冷雪芬吃惊道：“这话你不可告诉任何人，否则对你大大的不利。”

上官平道：“这个我知道，你现在总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人了？”

冷雪芬道：“他叫祁天寿。”

上官平问道：“他是什么身份呢？”

冷雪芬道：“他是本门的首席护法。”

上官平道：“你大师姐的身份比他还高么？”

冷雪芬道：“护法的地位本来很高，但大师姐是奉师父的金令，到泰山来主持的，等于师父亲临，所以护法都要听她的了。”

上官平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门派呢？”

冷雪芬偏头看了他一眼，才道：“我不告诉你，你以后还会问我的，索性告诉你吧，我们是玄女门，这样够了吧，只是这些话，你千万不可泄露出去。”

上官平心想：“今天收获很多，已经够了。”一面说道：“我自然不会说的了。”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只听一阵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春梅的声音叫道：“三小姐，掌门人请上官掌门人回去用饭了。”

冷雪芬轻轻挣脱上官平牵着她的手，说道：“我们快回去吧！”

回到精舍，钟大先生和冷雪娥已在左首餐厅里等候，钟大先生看到两人走入，含笑道：“上官老弟快请入席了，饭后咱们还有行动，这一餐就不准备酒了。”

上官平忙道：“小弟本来不善饮酒。”

冷雪娥横波瞟了他一眼，娇笑道：“上官掌门人酒不醉人，人已经醉了呢！”

上官平脸上一红，说道：“冷姑娘取笑了。”

冷雪娥回头朝冷雪芬道：“三师妹，对方可能是冲着咱们来的，所以师父决定今晚行动，待会出发，你和上官掌门人一路，是咱们的后卫，只是咱们都不能露了形迹。”

她取出两张面具，接着又道：“这是两张面具，饭后你和上官掌门人都得先戴上了，还有，上官掌门人的斩云剑，江湖上人认得出来，你陪他去挑一支合适的长剑，暂时可得把斩云剑留在这里。”

冷雪芬接过面具，口中应了声“是”。

一名青衣使女立即给四人装上饭来，大家匆匆吃毕。

青衣使女送上面巾，抹了抹嘴。钟大先生、冷雪娥各自取出面具戴上。

冷雪芬递过一张面具，说道：“表哥，你也戴上了。”上官平接过面具，覆到脸上，用手按了按，冷雪芬在他脸上仔细察看过，然后伸出玉掌，给他在耳边、发际等处轻轻压贴，才算看不出破绽。

冷雪娥似笑非笑的道：“三师妹，你记住了，待会到了那里，可不能表哥长表哥短的称呼了，上官掌门人的暗号叫做甲二，你是乙二，不要忘了。”

冷雪芬点头道：“小妹会记得的。”

“好！”冷雪娥道：“三师妹，咱们还得去换一身衣衫，师父和上官掌门人请稍候。”说完，两人匆匆走了。

上官平眼看钟大先生戴上面具，是一个浓眉黑脸的老者，不知自己变成什么模样？

不多一回，冷雪娥、冷雪芬已经换了一身男装走出。她们两人都是一张淡金脸，穿的是一式天蓝劲装，分不出谁是冷雪娥？谁是冷雪芬？

春梅手中捧着三支长剑走入，说道：“上官掌门人，你来挑一支吧！”

把三支剑都放到了桌上。

上官平解下斩云剑，从三支剑中挑了一支份量较重的道：“就是这一支好了。”

春梅道：“上官掌门人的斩云剑，暂由小婢保管，回来时小婢再行奉上。”说完，捧起三支剑回身退出。

只听冷雪娥道：“好了，咱们该出去了。”

两个人中，说话的是冷雪娥，不说话的自然是冷雪芬了。

钟大先生点点头，当先举步走出，冷雪娥是此行的主将，立即跟在钟大先生身后，走了第二个。

冷雪芬低声道：“我们一起出去。”

两人跟在冷雪娥身后，出了精舍，穿过长廊，从月洞门出去，就是大殿左首的一座殿宇。

此时天色业已全黑，月亮尚未升起，殿前小天井上，早已站着三排一色青衣劲装，手抱长剑的汉子，每排六人，共计十八人，石阶前面，站着三个灰衣老者，面貌冷森，显然也戴了面具，不是本来面目了。

上官平暗暗“哦”了一声，自己初来泰山那天晚上，冷雪娥率领四个灰衣老者，夜袭伏虎寺，敢情假冒钟大先生的祁天寿，就是那四个灰衣老者之一，如今他假冒了钟大先生，所以灰衣老者只有三个了。四人中除了祁天寿是他们首席护法，那么这三人应该也是护法身份了。

他心念转动之际，钟大先生和冷雪娥已经走到阶上，站定下来。上官平和冷雪芬跟着站到他们边上。

钟大先生脚下一停，一指上官平，说道：“老夫先给大家引见，这位是东岳派上官掌门人，暗号是甲二，今后大家是自己人了。”一面又朝上官平道：“这三位是本派护法，他们的暗号是乙三、乙四、乙五，小兄弟记住了。”

那三个灰衣老者朝上官平抱了抱拳。

上官平也连忙朝他们抱拳答礼，心中暗道：“他们把自己排为甲二，那么假冒钟大先生的祁天寿，敢情是甲一了，冷雪芬是乙二，冷雪娥自然是乙一无疑。”

冷雪娥：“乙四昨天去过，可作向导，乙三、乙五，各率六名剑手，随师父和我先行。乙二（冷雪芬）率剑手六名，和甲二同行，作为后援，等咱们走后一盏茶的时候，再行上路，可依沿途暗记行事。好了，咱们该先出发了。”

她语声一落，那暗号“乙四”的灰衣老者立即抢前一步，躬身道：“属下带路。”

钟大先生、冷雪娥随在他身后而行，暗号“乙三”“乙五”的两个灰衣老者跟在冷雪娥身后，十名青衣汉子则紧随两个灰衣老者身后，疾快的往外行去。

这一行人个个步履轻捷，足不扬尘，一望而知都有一身极好的武功。

上官平心中暗道：“今晚这一行动，分明是到那座黑色高墙的大宅院去的了，如果杜东藩人手不够的话，就非吃大亏不可！”

接着又寻思的道：“他们何以要去对付杜东藩呢？是了，杜东藩目前是北岳派掌门人，他们只要把杜东藩擒来，给他服下“来复丹”，就可和自己一样，变成自己人了，那么他们除了对付杜东藩之外，下次行动，可能就要对付西岳派华掌门人和七星会楚会主了。

老哥哥要自己拿话激他（指假钟大先生），就是要引起他们双方火并，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但自己还没回去，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了，不知老哥哥知不知道？可惜现在已经来不及通知老哥哥了。”

上官平没有说话，冷雪芬也没有开口，两人只是静静的站在阶上。小天井上，站着六名青衣剑手，也像木偶一般，凜立不动。

这样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冷雪芬娇声道：“甲二，我们也该出发了。”

上官平点点头道：“好。”冷雪芬道：“你们分出两人，作为前导，沿路察看记号，随时向我报告，另外四人，随我身后而行。”

她话声甫落，六名青衣汉子中，立时有两人应声走出，抢在前面领路。上官平、冷雪芬率着四名青衣汉子穿出腰门，由大殿越过天井，出了碧霞宫，前面两名青衣汉子立即展开脚力，朝山道上奔行而去。

这一路行去，沿路已经由前面的人留下了标志暗号，自然并无多大耽搁。

正行之间，上官平突听耳边传来再不稀的声音，问道：“小兄弟，你问到了没有，这假钟大先生是什么人？”

上官平听出他“传音入密”的声音就在右首，但却看不到再不稀的人，一面也以“传音入密”答道：“他们是玄女教的人，假冒钟大先生的人叫祁天寿，是玄女教首席护法。”

只听再不稀的声音“嘻”的笑道：“你小子办事例蛮灵光，还有什么消息？”

上官平仍以“传音入密”说道：“今晚他们要对付杜东藩……”

再不稀道：“这我知道。”

上官平道：“假钟大先生戴了面具。”

再不稀道：“这个老哥哥也看出来了。”

上官平道：“我们几个人因为都戴了面具，所以不用姓名，彼此以暗号称呼，假钟大先生是甲一，我是甲二，雪娥改扮了男装是乙一，冷雪芬和我同行，是乙二，还有三个灰衣老者大约也是护法身份，是乙三、乙四、乙五。”

再不稀道：“好，我走了。”

上官平是一边走路，一边和再不稀以“传音入密”说话，好在这一路上为了怕泄露行藏，冷雪芬没有和上官平说话，大家只是加紧脚步，往山径上疾行。

此时一轮明月已经从云端缓缓推出。月亮虽然还是圆的，但月光就没有十五夜的清澈明亮！

不过顿饭工夫，前面一片浓林业已在望。

走在前面探路的两名青衣汉子有一个奔了回末，低声说道：“小的启禀乙二，前面记号，要咱们在接近树林之际，隐入黑色宅院左首林中，缓缓移近大宅，就得停止，听到三声夜柝，方可扑上左墙。”

冷雪芬点点头，挥手道：“知道了。”

那青衣汉子道：“小的带路。”就在前面引路。

快接近浓林之际，只见另一名青衣汉子，已停在一片林前，朝引路的青衣汉子打着手势。

引路的青衣汉子回身道：“咱们就得从这里入林，穿林而行了。”

两名汉子会合在一起，就迅疾的闪身入林。

上官平、冷雪芬立即身形闪动，跟着掠入林中，好在林外月色还算明亮，两个青衣汉子入林之后，并未深入，只是藉着树林掩护行踪而已，一路走得极为小心，从林中缓缓朝黑色住宅逼近。

夜色之中，那座围着黑色高堵的大宅，看去黑朦胧的一座，因为围墙太高了，瞧不到里面的房舍，也就看不到围墙里面的房舍是否点了灯火？

大家就在这黑色大宅左首一片树林间停了下来。

冷雪芬低低的道：“不知他们进去了没有，怎么会没有一点动静呢？”

上官平也压低声音说道：“他们不过早走了一盏茶的工夫，比我们最多也早到了一盏茶的工夫，大概要先了解一下四周地形，我看多半也只是隐身附近，不会进去……”

话还未落，突听两扇黑色大门呀然开启，走出一个驼背老者，在阶上站定，洪声讲道：“贵客夤夜光降临，敝主人有失迎迓，至以为歉，请到厅上奉茶。”

他看去只是个弯着腰的驼背老头，是这座大宅看门的，不想他这一开口，

居然声若洪钟，传出老远，中气之足，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不能和他相比，显见此人内功造诣极深。

一个看门老头，已是如此，那么大宅院的主人，武功自然更高了！

就在驼背老头话声刚刚出口，大家突觉眼前大亮，原来那高大的门楼上，在这一瞬之间，左右两边各自挑起了八盏气死风灯，有这十六盏灯光的照耀，便把这座大宅院前面十丈方圆，照得通明。

上官平心中不禁暗暗忖道：“原来钟大先生这一行，纵然行动极为小心，却早已被人家发现了！”

突然一声嘹亮的大笑，画破了岑寂，从右首林中走出一个身材高大背负长剑的锦袍老者，他身后紧随着一个天蓝劲装少年和三个灰衣老者，二十名手抱长剑的劲装汉子。

那锦袍老者自然是假冒钟大先生的祁天寿了，只听他笑声一歇，洪声道：“贵主人既然说了，咱们要不现身相见，岂不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上官平眼看假钟大先生和冷雪娥已经现身，不知自己等人该不该出去？

冷雪芬已经低声道：“师父要咱们也跟着出去呢！”上官平点点头，就举步走在前面，冷雪芬和六名劲装汉子随在他身后，朝大门前走去，和钟大先生一行人会合在一起。

那驼背老头只瞥了大家一眼，就朝假钟大先生招招手：“阁下大概是领头的人，敝主人正在厅上恭候，请进。”

假钟大先生巨目抢动，洪笑一声道：“贵主人架子倒是不小。”

驼背老头冷冷的道：“敝主人方才据报，有不少人，夤夜进入咱们黑龙山庄三里之内。三里之内，已是咱们黑龙山庄的禁地，诸位又是夤夜而来，身份不明，敝主人虽觉来人未免太小觑了咱们黑龙山庄，但来者是客，咱们不可失了江湖礼数，才要老朽前来相请，尊驾岂能责怪敝上失礼？”

这话是说你们不按江湖礼数，黑龙山庄又何曾失礼？词锋犀利，咄咄逼人！

假钟大先生目芒寒闪，呵呵一笑道：“老管家这是指责老夫不依礼数求见了？”

驼背老头冷声道：“岂敢，尊驾请吧！”

假钟大先生当先举步跨上石阶，跨进大门，上官平、冷雪娥、冷雪芬等人依次鱼贯而入。

驼背老头走在十八名劲装汉子后面，等大家全已进入大门，就蓬然一声，把大门关上。

这时假钟大先生已走到大天井中间，才看到从正面大厅中走出一个身穿织锦僧衣的白发老尼姑来，手执一支乌木为柄，马尾拂尘，在阶上站定下来，一双冷厉的目光投到钟大先生身上，傲不施礼，冷然道：“阁下何人，带来的人倒是不少，夤夜光临敝庄，不知有何指教？”

假钟大先生先前只当这座大宅的主人是杜东藩，却没想到迎出来的竟然是老尼姑。这老尼姑曾在论剑会见过，她自称是七星会的副会主，但听上官平说，她叫做黎佛婆，此人在江湖上从未见过，不知她究竟是何来历？心中思忖之际，不觉呵呵一笑，抱拳道：“老师太大概就是黎佛婆了？”

黎佛婆冷冷的道：“不错，尊驾如何称呼？”

假钟大先生呵呵一笑道：“黎佛婆是这里正主吗？”

黎佛婆道：“老身不是这里的正主，什么人这里的正主？”

假钟大先生道：“兄弟只当黎佛婆是七星会的副会主，却想不到老师太竟然还有双重身份！”

黎佛听得脸色微微一变，尖哼道：“看来你知道的还真不少，你是什么人？”

假钟大先生的这话原是试探性质，不料黎佛婆听得变了脸色，这句“你知道的真还不少”，岂非不打自招，承认她有双重身份了么？

假钟大先生心念闪电般转动，思忖着对方的双重身份，不知除了七星会副会主，还有一重什么身份？但他乃是多年老江湖了，闻言呵呵一笑，捻须说道：“兄弟何人，并不重要，但老师太的另一重身份，若是传出江湖，倒是非同小可。”

他这话还是在试探对方口气，怎知黎佛婆目中冷芒闪动，沉声道：“尊驾既然不肯自报名号，老婆子唯一的办法，那就只好把你留下了。”

“哈哈！”假钟大先生大笑一声道：“那要看老师太留不留得下兄弟了？”

黎佛婆冷冷一哼道：“你以为老身说得出，办不到？老身不但要把尊驾留下来，凡是今晚进入黑龙山庄的人，也都得给老身留下。”

假钟大先生点点头道：“很好，老师太不妨试试看？”

黎佛婆冷声道：“难道你们还想生离此地？”说到这里，手中马尾拂朝假钟大先生一指，喝道：“大丫头，你去把此人给为师拿下了。”

“弟子遵命。”一个娇脆的声音答应一声，一道香风裹着一道人影，泻落在假钟大先生身前。

好快的身法，几乎是声到人到，根本没看清楚人影是从哪里飞出来的？假钟大先生面前已经多了一个身穿黑色窄腰身衣裙的长发女子，右首腰间挂一柄柳叶弯刀，左首腰间挂一个黑色革囊，看去婀娜多姿，好不动人！

假钟大先生心头暗暗一惊，忖道：“这女子看去不过二十出头，光看她飞出来的身法，一身轻功，大是不弱！”

就在假钟大先生打量之际，那黑衣少女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俏眼，轻启樱唇，露出一排整齐如贝的玉齿，展颜一笑，娇滴滴的道：“家师要小女子把你拿下，我想你一定不肯束手成擒的了，那就亮兵刃吧！”

皓腕一抬，“刷”的一声，银光乍现，弯刀出鞘，手中已多了一柄蛾眉新月般的弯刀。

她这掣刀的手法，也快速无比，行家不待动手，就可看出此女运刀之熟，刀上造诣极为精纯！

假钟大先生祁天寿是玄女门的首席护法，岂会把一个年轻女子放在眼里？目光一抬，呵呵笑道：“老师太自己怎么不出手呢？”

黎佛婆站在阶上，连理也没理他。

黑衣少女轻哼一声道：“我师父从不和无名之辈动手，要把阁下拿下，难道小女子还不够吗？”

假钟大先生大笑一声道：“初生之犊不畏虎，姑娘口气不小，常言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要老夫束手成擒的人，老夫还没遇上过，好吧，老夫领教领教姑娘的高招，不知你刀之的造诣，是不是能和姑娘的口气同样惊人。”

他率众领头而来，本来不该和人家门下女弟子动手，这样岂不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但要知道真正领头的却是冷雪娥，他和黑衣女子动手，正好让冷雪娥看看对方刀法的路数，口中说着，右手一抬，缓缓从肩头撤出长剑，目注

黑衣少女点头道：“姑娘可以出手了。”

黑衣少女冷峭的道：“姑娘那就不客气了。”

右手一挥，弯刀划出一道银光，疾向假钟大先生左肋攻到。

假钟大先生高大的身形，巍然凝立，似是丝毫未把对方一个小姑娘放在眼里，实则可没半点轻视了她，一见黑衣少女发刀攻来，口中还在呵呵笑着：“来得好。”

人已一个轻旋，避开来势，右手一剑，随着转身向后横扫出去。这一旋身，正好转到黑衣少女右后方，这一剑横扫，就扫向了她的左后腰，剑风嘶然，出手就十分凌厉！

黑衣少女在交手一招之间，已看出对方变招快速，身法奇特，出手一剑，风声盈耳，一身功力显然还在自己之上，只有以快打快，和他抢攻，也许不致落败。心念这一动，立即斜退了两步，然后突然朝前欺近，柳叶弯刀已展开攻势，刀光汹涌，宛如一片银涛，抢攻而上。

假钟大先生看她来势迅捷狠辣，倒也不敢托大，挥动长剑还击过去。

两人这一动上手，就全力拼搏，一刀一剑，交汇在一起，虽在八盏气死风灯照耀之下，但见银光如雪，人影迷离，进退腾跃之间，很难分得清那一个是谁来？

就在拼斗正急之际，突听假钟大先生大喝一声，刀剑发出锵然鸣声，他左手疾发，一掌迎面劈出。

黑衣少女也正感打得不耐，趁着双方刀剑撞在一起，不约而同左腕一振，纤纤玉指闪电朝假钟先生眉心点去。

两人这一下在同一时间发动，各自以为自己可以稳占胜算，等到掌、指出手，发现对方使的也是绝招，再待闪避，急切之间，收势不及，只得各自向旁错开，但已是迟了半步，假钟大先生一记掌风击中黑衣少女右肩，黑衣少女一记指风同样击中假钟大先生的右肩。

两人错开之际，假钟大先生执剑右手软软垂下，口中闷哼一声：“天魔指——”

黑衣少女一个人被震得连跌带撞的后退了四五步，娇艳如花的脸上，已是毫无血色，柳叶弯刀也被震脱，一个人摇摇欲倒！

黎佛婆冷笑道：“阴风掌，原来是阴凌山的人，也和咱们作起对来！”

在她说话之时，早已风一般飘飞出两个黑衣少女把她师姐扶了进去。这边也抢上两名青衣汉子，把钟大先生扶着退下。

冷雪娥冷冷一笑道：“黎佛婆，现在该你下场了吧？”

黎佛婆站在阶上，嘿然道：“凭你小丫头也配和老身叫阵么？”

冷雪娥一身男装，却被她一眼就看出来了，不禁听得心头有气。冷冷的道：“你下来试试就知道了。”

黎佛婆一阵阵呷呷尖笑，目中寒芒飞闪，朝阶下来人扫过一眼，突然拂尘往外一挥，喝道：“今晚来人，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走脱，你们只管给为师出手好了。”

她此语一出，陡听大天井上响起一阵衣袂飘风之声，十一道银光矫若神龙，从左右两厢飞射而出，朝众人面前激射过来！

那是十一名黑衣少女，刀前人后朝场中泻落。

其中六人是落到冷雪娥、三个灰衣老者、上官平、冷雪芬六人面前，另外五个却朝十六名青衣汉子扑去。

这是黎佛婆发了总攻击令，她手下十二金钗，除了和假钟大先生动手的一个负了伤，十一名黑衣少女当然要全体出动了。

一时但听锵锵剑鸣，三个灰衣老者（乙三、乙四、乙五）和上官平、冷雪芬各自掣出长剑，迎住了一个黑衣少女，动起手来。

冷雪芬并未拔剑，那黑衣少女堪堪飞落到她面前五尺来远，冷雪娥突然冷嘿一声，没待对方发动，人影一闪，欺身而上，挥手一掌，拍了过去。这当真是先下手为强，一双白嫩如玉五指纤秀的手掌在黑衣少女面前轻轻一晃，便已按上了对方酥胸。

黎佛婆站在阶上的人，目光何等犀利，一下就发现情形不对，急忙喝道：“二丫头速退，不可硬接。”人也紧跟着飞掠过去。

“砰！”冷雪娥出手何等快速，你身形还未掠近，她手掌已经拍上黑衣少女的胸口。

黑衣少女一身武功也不是庸手，只是骤不及防，等到警觉，但觉胸口一闷，一个娇躯已经应掌飞起，跌了出去。

黎佛婆目光如刀，一下掠到冷雪娥身前，尖厉的道：“玄女九转掌，你是玄女门的人？”

冷雪娥面如寒霜，冷笑道：“黎佛婆，你门下弟子会使‘天魔指’，你是魔教什么人？”

黎佛婆沉笑一声道：“小丫头，你可知道，你知道的越多，对你越不利吗？”

冷雪娥冷声道：“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利来？”

黎佛婆目光渐露厉色，哼道：“你亮兵刃，老身不愿乘人不备出手。”

冷雪娥自然知道她手下黑衣女子，都能和首席护法打个两败俱伤，可见这黎佛婆极非易与之辈了，当下刷的一声抽出长剑，横剑当胸，喝道：“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来。”

黎佛婆道：“老身不会伤你，但今晚非把你拿下不可。”

冷雪娥道：“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份能耐了。”抬手一剑，急刺过去。

黎佛婆尖笑道：“小丫头好大的口气。”左手拂尘一挥，迎着她剑身撩去。

冷雪娥暗暗冷笑一声，急刺的剑尖倏然斜削出去。她那知黎佛婆这柄拂尘乃是用天蚕丝和牛筋经药物泡制而成，每一缕丝比马尾稍粗，但柔软而刃，任何利刃，均无法削得动它，一经被它缠上，就无法挣脱。

黎佛婆就是用它专门夺取敌人兵刃，故而由左手使用，空出右手，可以使剑，也可以使拳掌指法。

冷雪娥不明敌情，一剑削去，长剑立被拂尘缠住，随手往后一抽，竟然无法抽出，心头不由大吃一惊，左手急忙朝前挥出，幻起一片掌影，看去令人无可捉摸。

黎佛婆冷冷一笑道：“老身就是要你施展‘九转掌’。”

不待冷雪娥掌影递到，右手抬处，接连点出了七指，一阵‘嗤’‘嗤’轻响，指风如矢，劲急无俦，朝她掌心射出。

‘天魔指’虽然破不了‘玄女九转掌’；但冷雪娥发觉对方功力胜过自己甚多，若是被她指风击中，自己左手就得伤残，是以不敢硬和她指风交击，身形左右闪动，连使了三种身法，才算避开，只是一柄长剑还被她拂丝牢牢缠住，无法挣脱。

冷雪芬和一个黑衣少女刀剑并举，各展所学，冷雪芬可以略占上风。

上官平也截住了一个黑衣少女，他如今功力深厚，使出来的‘十八般剑法’，每一剑都剑风飏然，十分凌厉，不过几招，和他动手的黑衣少女就被逼落下风。

就在此时，突听耳边响起再不稀的声音，以‘传音入密’说道：“喂，小兄弟，他们狗咬狗，和你并不相干，你只要缠住一个，和她喂喂招就好，这时候还用不着使力气。”

上官平心中暗道：“原来老哥哥也来了。”当下依言把攻势稍稍缓和了下来。

和上官平动手的黑衣少女正感对方压力奇重，逼得自己几乎还手无力，心中大是焦急，忽然间对方攻势为之一缓，压力大减，这是还手的好机会，立即娇叱一声，刀光随着大盛。

那知上官平只是攻势缓和，并不怕你反击，把一支剑随手挥洒，就可破解你的刀招。两人自然也就成了缠斗之局。

三个灰衣老者，都是玄女门的护法，武功修为，都是一流高手；但和他们动手的黑衣少女年事虽轻，刀上变化，却层出不穷，足可弥补她们功力的不足，虽然无法胜得过灰衣老者，但一时之间也毫无败象。

另外五名黑衣少女手挥银刀，冲向三排十六名青衣汉子，等於一敌三。十六名青衣汉子长剑早已出鞘，只是抱剑而立，五名黑衣少女一下冲杀过来，他们吆喝一声，就反包围上去，挥剑抢攻。

这十六名劲装汉子都是玄女门久经训练，百中挑一的好手，武功纵然不及黑衣少女，但有三个对付一人，也不致落败。

一时之间，大天井上刀光剑影，锋镝互击，发出一片锵锵铮铮的金铁交鸣之声，盈耳不绝。

只有假钟大先生右肩中了记‘天魔指’，被击碎肩骨，此时正以左手紧握拳头，站在稍后，默默运功。

忽然，他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假钟大先生究竟是玄女门的首席护法，一身功力极为精湛，心头一惊，急忙回身看去，身后那有半点鬼形？一时不禁暗暗惊疑，方才明明有人拍着自己左肩怎会没见人影？方在惊疑之际，突觉左肩又被人轻轻拍了一下，耳中还听到有人在耳根边轻轻‘喂’了一声。

这可教假钟大先生大吃一惊，急忙又一个急旋，转过身去，沉喝道：“什么人？”身后那里有人？

但此时耳朵边上又有人轻声笑道：“我知道你是钟掌门人，这可没错了。”

假钟大先生两次转身，都没有看到人家一点影子，心知此人身手高出自己甚多，即使再转过去，还是看不到对方的，此人既知自己身份，索性凝立不动，问道：“阁下究竟是何人？”

那人轻声道：“我是你一个老朋友，大家不是外人，但你老说话的声音可得轻一些别让人家听到了。”

假钟大先生问道：“你有什么事？”

那人轻声道：“是你老朋友叫我来告诉你的，你中的是‘天魔指’，幸亏那小姐功力还浅，伤得不重，但仅凭你大先生一个人运气得功，没有三个时辰，你这条右臂是无法恢复的，所以要你再退下来四五丈，靠近右廊，你那老朋友才能帮你的忙。”

假钟大先生问道：“令友是谁？”

那人轻声道：“我那朋友和你相交数十年，是你的老朋友，他为了不让对方瞧到，就站在右首长廊的第三根柱子后面，你老走过去就看得得到，看到了就会知道，但不可让对方的人发觉了。”

假钟大先生经过一阵调息，也知道凭自己修为要使右手复元，大概需要三个时辰，如今听此人口气，似是和自己极熟的人，这就点点头道：“好吧！”

举步朝右廊走去，目光一注，果见第三根抱柱后面，隐蔽着一个人影，也就深信不疑”

等到走到第三根抱柱之时，那人已从石柱后面转了出来，那是一个花白头发，面色红润的高大老者，又双目炯炯朝自己投来！

这人的身材、面貌，赫然是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钟士元！

假钟大先生看得心头猛然一震，正待后退，不，他身躯一震，已被人一下点了背后‘凤眼’、‘入洞’、‘背梁’三处大穴，那里还能挣动分毫？

只听背后那人嘻嘻一笑道：“小老儿早就认出你是祁老哥了，你掌门人的瘾也过过了，剑主的风头也让你出过了，现在总该还给人家了吧？这叫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哦，对了，你这张人皮面具，还得借给钟老哥用几天，小老儿那就不客气了。”

一双枯乾的手从肩头伸出，“嘶”的一声，揭下了假钟大先生脸上的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朝对面钟大先生递去，说道：“快戴上了。”

钟大先生接过面具，很快的覆到脸上。

那人的声音从背后又道：“祁老哥，这里已有人接替甲一了，咱们就该退走了。”

假钟大先生受制於人，连哼都哼不出来，但觉身子一紧，已被人提着凌空朝墙外射去。

於是钟大先生心里微微一笑，（他脸上已经戴上了面具）装作右肩受伤，缓缓回到原处，凝立不动。

这时双方形势，显然是冷雪娥这边越来越吃紧了。冷雪娥虽在全力拼搏之下，抽回了长剑，但对方黎佛婆一支拂尘，忽而柔若轻丝，忽而坚若钢针，忽而千丝万丝，满天飞洒。忽而如钢如磬。迎头罩落。

冷雪娥长剑不敢尽情施展，因为方才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被对方拂尘紧紧缠住，几乎差点脱手飞出，怕再被她缠住，攻势大受束缚。

她另一师门绝艺是‘玄女九转掌’，但对方‘天魔指’功力又比自己深厚，这两者都受制於人，自然感到缚手缚脚了，虽未落败，也不远矣，心头这份焦急，自不待言。冷雪芬和一个黑衣少女打了七八十招，还是稍占上风，无法胜得她手中银刀。

三名灰衣老者除了功力远在三名黑衣少女之上；但三个黑衣少女刀法变幻莫测，足可弥补她们的功力不足，是以三个灰衣老者和冷雪芬一样，稍稍占了上风，就是无法赢得了她们。

另外三名黑衣少女冲到十六名青衣汉子中间，虽是以一敌三，她们不但银刀如雪，攻势凌厉，一双左手更是玉指纤纤，临风乱点，十六名青衣汉子顾了对方刀招，就顾不得她们的指风，转眼之间，就有六七个人被制住了穴道。刀影剑光之中，但听娇笑如铃，剩下的八九个青衣汉子，越发不是她们的对手了。

这时上官平又听到再不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好了，老哥哥带着祁天寿走了，你现在可以出手了，先制住和你动手的小妞，我要燕儿暗中助你，

也制住她两三个，你就得要大家住手，双方交换被制的人，就可让大家全身而退，以后你只要听钟掌门人的就是了。”

上官平听说老哥哥带走祁天寿，要自己听钟掌门人的，那是说老哥哥已把钟大先生掉了包，他不知道老哥哥如何以真易假的，但他既然这么说，大概不会错了。

他这一阵工夫，原是一直在采取守势，任由那黑衣少女抢攻，好像屈居下风，此时右腕一振，口中大喝一声，长剑猛的朝对方银刀上磕去。

这一下他剑上“紫气神功”，陡然暴涨，“铮”的一声，把黑衣少女一柄银刀震得脱手飞出。黑衣少女早已占尽上风，没想到上官平一下就震飞了她的银刀，连一条右臂都被震得隐隐发麻，就在这一瞬间，上官平业已欺身而上，一下点了她穴道，猛地一个旋身，长剑挥动，朝正和青衣汉子动手的五个黑衣少女冲了过去。就在他冲到她们前面之际，耳中听到三声极轻的‘嗤’然细响，立时有三个黑衣少女被制住了穴道，剩下的两个黑衣少女及时警觉，往后疾退了两步。

十六名青衣汉子穴道受制的已有九名之多，只剩下了七个人，已被五个黑衣少女缚得手忙脚乱，此时眼看上官平举手之间，就制住了三个黑衣少女，精神不由一振，口中叱喝一声，正等举剑追扑过去。

上官平口中喝了声：“你们站住了，不用再行出手。”一面横剑当胸，大声喝道：“大家住手。”

这声大喝，是以内力喝出，清朗的声音，宛如春雷，震得场中每一个人的耳朵都嗡嗡作响！

黎佛婆正在着着进逼，听得心头暗暗一惊，忖道：“此人好精纯的内功！”不觉左手拂尘一挥，后退一步，目光朝上官平投去，沉声道：“你有什么事？”

冷雪娥剑法受制，九转掌无功，被逼得着着后退，粉脸上已见汗水，正在惶急之际，黎佛婆这一后退，她不由得暗暗吁了口气，也自缓缓退下。

冷雪芬和三个灰衣老者也同时停手，对方四个黑衣少女也及时后退。

上官平横胸长剑‘呛’的一声回入鞘中，朗声道：“黎佛婆，今晚之事，双方有负伤的人，谁也没有占到便宜，不如就此罢手。”

黎佛婆冷冷一笑道：“你说的倒轻松，你们率众而来，上门寻衅，如今说走就走，那有这么便宜的事？”

上官平双目神光一凝，直逼黎佛婆，缓缓说道：“在下要双方住手，乃是一番好意，你以为能胜得了咱们吗？老实说，你这几个门下弟子，不堪一击，在下举手之间，就已制住了四个，不信你要她们一起上来试试？”

钟大先生也适时走了上来，右臂挥动了下，呵呵笑道：“黎佛婆，兄弟久闻‘天魔指’之名，原来也不过如此。”

黎佛婆对自己手下‘天魔指’有几分火候，自然清楚，一个普通练武的人，被‘天魔指’击中，纵然不至伤重致死，也得终身残废，内功修为较深的人，至少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复原。就算大丫头只有七成火候，被她击中肩头，任你功力深厚，最少也要几个时辰的运功调息，才能恢复，没想到钟大先生竟能在短短的一盏茶的工夫，就已完全恢复了。

方才她听到上官平那声大喝，内力深厚，似乎还在她之上，如今钟大先生肩头指伤，又已痊愈，（上官平和钟大先生都戴了面具，她自然不知道他们是谁），自思今晚之局，当真毫无制胜把握，不觉冷冷一笑道：“很好，你们虽然不肯说出来历，老身眼睛没花，这笔账，改日再算也好，你们可以

走了。”

在她说话之时，三个灰衣老者迅快的替九名青衣汉子解开了受制穴道。对方几名黑衣少女也在此时解开了同伴的穴道，各自退下。

钟大先生挥挥手，喝了声道：“走！”立即率同上官平、冷雪娥、冷雪芬、三个灰衣老者、十六名青衣汉子，纷纷纵身掠起，越墙而去。

黎佛婆目送他们离去，不觉冷冷一哼道：“钟士元原来作了玄女门的傀儡，只是那上官小子，倒大为棘手。”

这是说，黎佛婆原来已经认出钟大先生和上官平来了，只是没有当面叫穿而已！

钟大先生一行，回转碧霞宫。钟大先生进入静室，冷雪娥跟了进去，问道：“祁护法，你看黎佛婆她们，真是魔教的人？”

钟大先生伸手从脸上取下面具，微微一笑道：“天魔指是魔教五种神功之一，击中人身，非残即伤，她们这些人，不是魔教，还会是什么？那丫头差幸火候尚浅，否则我这条右臂就算不残，只怕也要十天半月才能恢复功力呢，说来也真险，方才若非上官老弟出手制住了她四个弟子，先声夺人，把黎佛婆唬住了，真要再动手下去，兄弟右肩伤势未愈，咱们说不定全军尽没呢！”

冷雪娥奇道：“你右臂不是已经复原了么？”

钟大先生呵呵一笑道：“兄弟运功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中了‘天魔指’若是如此容易痊愈好，那就不成其为魔教五大神功了，方才只是兄弟勉强提聚全身功力，贯注右臂，挥动了下，真要运功疗治，大概非三、四个时辰莫辨。”

冷雪娥攒攒眉道：“真想不到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魔教，又在江湖出现，而且又有西岳派、七星会等尽入他们彀中，这件事，只怕师父还不知道呢？我得赶回去禀报师父，并向她老人家请示……”

钟大先生点头道：“不错，你应该回去请示才好。”

冷雪娥道：“这里就由祁护法作主。”钟大先生道：“还有三姑娘有此。”

冷雪娥道：“三师妹生性柔弱，没有什么主张，如何作得了主？还是祁护法多偏劳些吧！”

钟大先生道：“兄弟遵命。”

冷雪娥道：“祁护法运功吧，我不打扰你了。”说完，回身退出。

上官平回转碧霞宫，由冷雪芬领着他到客房休息，也就退出。

经过这一番折腾，业已三更天了，碧霞宫灯火已差不多全熄了。

这时第二进东首小院落的围墙上，悄无声息的飞落四条人影！

两个男的一下就闪到廊下，藉着暗阴，隐蔽住身形。两个女的一下掠到房门口，一个身形一侧，贴壁站定。一个就伸手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娇声道：“上官掌门人，你睡着了么？”

上官平正在床上运功调息，闻言问道：“姑娘有什么事吗？”

那女子声音道：“你快开开门，掌门人有事请你去一趟……”

“哦！”上官平急忙披衣下床，打开房门，突觉一蓬轻烟迎面而来，鼻子闻到一股花香，人就摇摇晃晃站立不稳。那女子口中轻笑一声，赶紧伸手把他扶住。

贴身站在房门口的女子举手轻轻拍了一下，隐身廊下的两人立即赶了过来，一个夹起上官平的身子，当先腾空而起。叫门的女子一下闪入房中，拿

起上官平的斩云剑，很快退出，回身掩上了门，三道人影迅如飞鸟，相继越墙而逝。

第二天早晨，太阳已经照上花格子窗，屋中还是静悄悄的掩着房门，毫无动静！

冷雪芬已经来过两次，她因昨晚经过一番打斗，表哥没有起来，她就不敢惊动。

现在她是第三次跨进这座院落，放轻脚步，悄悄的走上石阶，看看门还是关着，分明他还未睡醒！她心里暗暗的道：“平哥哥怎么到这时候还没醒呢？”

她举起纤纤玉手，要待朝门上叩去，但又很快的缩了回来，心中暗道：“就让平哥哥多睡一回吧！”缓缓转身，正待离去！

只听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钟大先生含笑走入，说道：“上官小兄弟还没起来么？”

冷雪芬粉脸骤然红了起来，低声道：“还没有，我看他还关着门，就没敢惊动……”

钟大先生忽然心中一动，寻思：“上官小兄弟练成紫气神功，耳目何等灵异，自己和冷雪芬站在窗前说话，他应该听到了。”

目光一瞬，房中的上官平依然没有出声，也不闻一点动静，不由得心头大疑，举步走近门口，伸手一推，房门只是虚掩着，应手而启！

钟大先生是老江湖了，立时觉得事情有异，一个箭步抢了进去，目光一注，房中那有上官平的影子？连被褥都折得好好的，上官平昨晚根本没在床上睡觉，但床上有人坐过的印子，这可证明上官平昨夜曾在床上趺坐行功。

冷雪芬眼看钟大先生推开房门之后，急急往里掠去，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一般，也急忙跟着走入，口中‘咦’了一声道：“表哥他人呢？”

钟大先生面情凝重，沉吟道：“上官小兄弟昨晚只是在床上运功调息，并没有在床上睡过，而且他的长剑也不在了……”

冷雪芬急道：“他会到那里去呢？”

钟大先生道：“按常理说，咱们昨晚回来之后，他既已在床上运功，就不可能再出去……”

冷雪芬没待他说完，就抢着道：“你说他没在床上睡觉，那不是出去了么？”

钟大先生攒着眉道：“这就有两种可能……”

冷雪芬催道：“你快说出来咯，真是急死人！”钟大先生看了她一眼，才接着道：“一种情况，是上官小兄弟正在运功之际，可能发现了什么事情，就一手提剑追了出去……”

冷雪芬道：“我们这里昨晚会有人进来么？”

钟大先生道：“这也不一定，昨晚咱们夜袭黑龙山庄，对方也许有人跟从而来，被上官小兄弟发现，追了出去……”

冷雪芬偏头道：“还有一种呢？”

钟大先生道：“另一种可能，是对方认为咱们回来之后，必然疏於防范，黎佛婆率同她的弟子，乘虚前来窥探虚实，跟踪到上官小兄弟住的地方，把他掳去，只是这种推想也有问题，以上官小兄弟的武功，岂会被她们掳去，房中也没有打斗的痕迹，除非……”

冷雪芬道：“除非什么？”

钟大先生炯炯目光首先注意到窗台之上，这一注目，登时被他发现花格子纸窗上，有一个指头大小的小孔，小孔四周是往里陷着，分明有人用口水沾湿了纸窗，用手指戳的孔，那就是说昨晚果然有人摸进来了。他指着纸窗的小孔说道：“你看，这不是昨晚潜入咱们这里的人戳的么？哼，这种手法，只是江湖上下五门的人使的……”

口中说着，人已凑近纸窗，鼻子朝小孔嗅了嗅，因为来人手法并不高明，他就想到房中既无打斗痕迹，那很可能使五更鸡鸣返魂香一类迷香，但纸窗小孔四周，又闻不出残留的香气，忍不住目光转动，仔细的朝四处察看，等他目光扫到房门口的时候，发现地上有极细的淡红粉末，若非自己看得仔细，极难发现，心中不觉一动，这就俯下身去，用鼻孔朝那似有若无的淡红粉末嗅了嗅，果然有一股极淡的花香，不由怒哼一声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冷雪芬问道：“你可想到了什么吗？”

钟大先生直起身，面现郁怒，哼了一声，指指地上，说道：“魔教的桃花散。”

冷雪芬眨眨眼睛问道：“桃花散是什么？”

钟大先生道：“是魔教中人惯使的迷药。”

冷雪芬听得太急，说道：“表哥他是被魔教的人掳去了，这怎么办？”

钟大先生大笑道：“黎佛婆劫持了上官小兄弟，咱们不会去跟她要回来么？”

冷雪芬望望他，说道：“现在就去么？”

“不错！”钟大先生道：“他们敢夤夜前来掳人，那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了，咱们就给他来一个明着去要人。”

## 第十四章朝阳教主

冷雪芬又急又为难道：“只是……只是大师姐不在……”

“救人如救火，大姑娘昨晚临行，要老夫负责，上官小兄弟被掳，自然非要她们放人不可。”

钟大先生道：“走，咱们到外面去。”说完，举步往外行去。

冷雪芬紧跟在他身后，问道：“我们要去多少人呢？”钟大先生道：“人不用去多，就是咱们两人够了。”冷雪芬道：“但黑龙山庄有不少人手，咱们人去少了，会不会不够？”

钟大先生豁然笑道：“咱们上门要人，不戴面具，老夫就是五岳派的剑主身份，量她们还不敢公然和五岳剑派为敌。”冷雪芬点着头道：“好，我都听你的好了。”

钟大先生心中暗道：“这位姑娘心地果然善良得很。”两人回到前头，钟大先生取了藤杖，说道：“咱们走吧。”举步朝外行去。

冷雪芬也佩上了长剑，跟在他身后而行。

出了碧霞宫，就循着山道加快脚步，不过盏茶工夫，就来到了黑龙庄。

巍巍黑色高墙，森森茂密古木，虽在大白天，看去都有阴森之感。钟大先生举目看去，门楼横额上，用清水方砖雕刻的乃是‘华阳山庄’四字，但黎佛婆却自称‘黑龙山庄’。

他举步跨上石阶，举手叩了几下兽环。等了一回，没听到里面有人答应，就又叩了几下。

这回大门内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接着双门启处，走出一个弯弯腰驼背老头，翻着两只毫无神光的眼睛，望望钟大先生，问道：“这位老爷，你有什么事？”

钟大先生道：“老夫钟士元，特来拜会贵主人来的。”

那驼背老人听得一怔，问道：“老爷是拜会敝主人来的？”

“不错。”钟大先生一手捋须，说道：“烦请老管家进去通报一声。”

“通报？”那驼背老头定着一双满布白翳的眼睛，神色古怪，说道：“你这位老爷没有走错地方？”

钟大先生微微一笑道：“老夫怎会走错地方？是不是贵主人已经不在？”

驼背老头连连点头道：“是，是，回老爷的话，敝上已经不在十多年了。”

钟大先生自然知道，自己说的“贵主人已经不在”，乃昨晚或今晨已经离开之意，而驼背老头回答的“已经不在十多年”，乃是指他主人已经过世十多年了。

这当真答非所问，半多是黎佛婆有意要他和自己来缠夹的了，闻言不觉沉哼一声道：“老管家，老夫问你，黎佛婆在不在，你去叫她出来见我。”

“你老爷说什么？这里没有李佛婆。”那驼背老头连连摇头道：“老爷一定弄错了，这里只住了老汉一个人在这里看家，什么人也没有。”

他退后了一步，要待把大门关上。

钟大先生右脚跟着跨入，右手滕杖朝前一柱，说道：“老夫非见黎佛婆不可，她躲起来也没有用。”

驼背老头道：“老汉说的，你这位老爷怎么不肯相信？老汉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没有第二个人。”

冷雪芬道：“老伯伯，我们昨晚刚来过，黎佛婆就住在这里，怎么会没有人住呢？”

“昨……晚……”驼背老头吃惊的道：“这位姑娘有所不知，咱们这宅子里，有些不大干净，已经空了十几年没住人了，姑娘昨晚怎么会刚来过？二位还是快些回去？”他又关门。

冷雪芬冷笑道：“十几年没住人，难道咱们昨晚会遇上了鬼？”

驼背老头忙道：“姑娘不可乱说，咱们宅里有大仙。”

“对了。”冷雪芬冷哼一声道：“那是一只老狐狸精，十二只小妖狐了，你让开，我们进去看看。”

她左手轻轻一格，驼背老头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两步，张大双目，惶恐的道：“姑娘不可乱说，触怒了大仙，可不是玩的。”

冷雪芬道：“师父，我们进去看看。”

驼背老头已被她格退了两步，就没挡住路了，姑娘早就身形一闪，跨进了大门。

钟大先生究是一派掌门，眼看这驼背老头似是不会武功，不好伸手去推，冷雪芬走进去了，他自然也跟着走进。驼背老头道：“你们进去看看可以，只是不可胡乱说话，触怒了大仙。”

冷雪芬抢在前面，走上天井，驼背老头果然没有跟来。

钟大先生跟在冷雪芬身后，越过天井，走上石阶，迎面六扇雕花长门，关得紧紧的，冷雪芬伸手一推，中间两扇厅门应手开启，跨进大厅，只见厅上椅几摆设，全是黑色的。

但驼背老头说得没错，椅几之上积尘甚厚，果然已有许久没有住人了。

冷雪芬回身望望钟大先生，不信的道：“这怎么会呢？”

钟大先生微哂道：“魔教中人，一向诳诈，这自然是故意布置成如此的了。”

冷雪芬道：“我们要不要进去搜呢？”

钟大先生拂须笑道：“既然来了，自然到处搜索着看看了，否则岂非中他们的狡计，还要笑咱们呢！”一面拄着藤杖说道：“还是为师走在前面，你跟着为师身后，也得步步为营，大意不得。”

举步朝屏后走去。

冷雪芬点点头，右手按着剑柄，亦步亦趋的走着。

一会工夫，两人几乎走遍了每一间屋宇，所看到的，除了到处都是积尘甚厚，显系久无人住的空宅，连鬼影子也都没有。

钟大先生久走江湖，自然看得出这些积尘，明明是人为的，心中止不住暗暗冷笑。

冷雪芬跟在他身后，说道：“这里真的没有住人，看来昨晚只是临时在这里集会了？”

钟大先生拄杖四顾，沉吟道：“这有可能，这里本是一座空宅，他们只要制住了看门的老者，就可以自称是这里的主人了，如此看来，这里果然不是他们的巢穴了，黎佛婆已经走了，也是事实。”

两人说话之时，已经退了出来。

驼背老头望着他们摇摇头：“现在你们相信了吧？老汉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还会骗你们吗？自从咱们老爷过世之后，老夫人和少爷、少夫人都没住在这里，哪会有什么入？”钟大先生懒得和他多费口舌，当先跨出大门。

冷雪芬道：“老伯伯，谢谢你了。”

驼背老头道：“不用谢。”

等两人走出，就把两扇大门又关了起来。

冷雪芬愁眉不展的道：“现在怎么办呢，表哥被黎佛婆掳去，我们到哪里找他去呢？”

钟大先生含笑道：“你不用急，黎佛婆掳去上官小兄弟，决不会难为他的，咱们只有回去慢慢的再设法了。”

回到碧霞宫东厢，冷雪芬急着问道：“祁护法，表哥他……大师姐不在，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钟大先生忽然大笑道：“二姑娘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冷雪芬听得一怔，望着钟大先生问道：“你看出什么来了？”

钟大先生道：“欲盖弥彰？”

冷雪芬怔怔的道：“欲盖弥彰？”

“不错。”

钟大先生微笑道：“那黑龙山庄果然是魔教在泰山的一处巢穴，那是可以确定的了。”

冷雪芬道：“你方才不是说那里不是他们的巢穴，黎佛婆已经走了么？”

钟大先生道：“那是我故意说的，试想黎佛婆如果真的走了，只要一走了之，何用费这番手脚，把偌大一座宅院，到处都洒上尘灰，这就是要咱们看了，认为那只是一座空宅，黎佛婆只是临时在那里集会，如今已经走了，好让咱们不再去怀疑那座宅院……”

“呵！”冷雪芬眼睛一亮，喜道：“这么说，黎佛婆根本没有离开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钟大先生沉吟道：“只不知大姑娘什么时候可以赶回来……”

冷雪芬道：“大师姐最快也要六七天才能回来，我们是不是要等大师姐回来再行动呢？表哥落在黎佛婆手里，如果等大师姐回来，会不会太迟了呢？”

钟大先生只是沉吟，过了半晌，才道：“咱们现在已经知道黎佛婆是魔教的人，这事就棘手了，魔教已有二三十年没在江湖上出现，他们既然重出江湖，必然羽翼已成，凭咱们这几个人的力量，只怕上官老弟没有救出，咱们的人反而会跌进去，因此我想至少要等大姑娘请示回来，咱们才能决定如何行动？上官老弟虽然落在他们手中，可以断言目前绝无危险，咱们应该谋定而动，才不致乱了步骤。”

冷雪芬心里虽然焦急，但听了钟大先生的活，一时又不好开口，只得无可奈何的点点头，转身退了出去。

下午未牌时光，钟大先生曳杖而行，来至山下小镇，长街尽头的一家酒店，在一张半桌边坐下。

里面走出一个弯腰老头含笑招呼道：“老客官要些什么？”

钟大先生压低声音，细声道：“柳老哥，上官平昨晚失了踪，是……”

弯腰老头没待他说完，笑了笑道：“给魔教掳去了，对不？”

钟大先生一怔，颇感意外的道：“你已经知道了？”

弯腰老头道：“是早上燕哥儿来说的。”

他回身取来了一壶酒，一碟卤水花生。

钟大先生取过酒壶，随手斟了一杯酒，说道：“这就好，燕儿定已告诉戴老哥了。”

弯腰老头道：“是戴老哥要他来通知兄弟的，他算定你老哥会来，要兄弟转告老哥，上官平不会有危险，这件事，戴老哥已有安排。”

钟大先生点点头道：“如此就好。”

门口又有两个客人走了进来，弯腰老头也就自顾自退去。

钟大先生原是因上官平被魔教掳去，才到这里来，希望柳五爷（弯腰老头）通知再不稀的，如今听说燕儿是奉再不稀之命来告诉他的，而且再不稀已经有了安排，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喝完一壶酒，就会帐出门而去。

当天夜晚，约莫二更光景，古木森森围着黑色高墙的“华阳山庄”前面，正有一条纤巧人影借着朦胧夜色的掩蔽，悄悄掩近墙下，仰首望了望高约三丈像城堡般的围墙，又朝四周打量了一眼，就脚尖轻点，一个人有如嫦娥奔月一般，嗖的一声，凌空拔起，飞上了高墙，再凝目打量了一下，确定墙内无人，才飘然飞落大天井，身影一闪，轻捷地掠入黝黑的长廊。

这纤巧人影，正是冷雪芬，她因上官平失踪，心头惶急不安，祁护法（钟大先生）为人持重，大师姐不在，不肯轻举妄动，去营救上官平；但她不同，她一颗心都在平哥哥的身上，教她如何安得下心来。于是她只好偷偷的一个人来夜闯黑龙山庄了。

这偌大的庄院，她白天来过，是以并不陌生，由长廊来至大厅，六扇雕花长门中间的两扇，是她白天来的时候推开的，这时依然敞开着，并未阖上，她一手按着剑柄，侧身闪入，厅上虽然没有人，她依然小心翼翼的凝足目光，步步为营，缓缓的走去。

大厅上的家具，都是黑色的，晚上纵然照射进一些星月之光，但黑色的东西，就无法看得到，她走得虽缓，差点还是被椅子绊倒了。

冷雪芬大吃一惊，急忙站定，那是自己碰上了椅脚，厅上当然没人。

她的目的，当然也不在厅上，于是绕过屏风，沿着回廊走去。

夜色如此幽暗，这座宅院不但占地极广，房屋众多，尤其每间屋中摆设的家俱，都是黑色的，越发增添了阴森恐怖之感！

冷雪芬总究是个女孩子，她一心为了救上官平，不惜以身犯险，但一个人在一所黝黑的旷宅之中走了一回，愈走愈觉毛骨悚然，心头油生怖意，不自觉的伸手拔出剑来。

一面忖道：“祁护法说的，他们明明没有退走，到处洒上尘灰，那是欲盖弥彰，这么说，魔教的人仍然住在这里，自己有什么好怕的？”

这就壮着胆子逐屋寻去。

奇怪，如果黎佛婆没有离去，这座大宅中怎么会没有灯火的呢？

现在她已从第二进进入第三进了。

第三进的房屋，和第二进大同小异，格局差不多，她走完长廊，正待从一道腰门出去，伸手拨开门闩，推开两扇木门，只见门外一动不动的站着一个脸如白纸，身穿白色长衫的瘦长白衣人，一手摇着白纸摺扇，正好当门而立，脸上似笑非笑的朝自己望来。

这人正是和传说中的白无常一模一样，只少了一顶高高的帽子。

冷雪芬几乎吓得尖叫一声，一颗心从胸腔里直跳出来，脚下赶紧往后移动，哪知退了几步，忽然背脊撞上一个人，急忙转过身去。

身后那人也正好缓缓的转过身来，这人面目黧黑，穿一件黑色长衫，手中摇着一柄黑色纸扇，同样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如果门口那个是白无常，这个岂不是黑无常了？

冷雪芬胆子再大，这回也忍不住惊怖得尖叫起来。

但就在此时，耳中忽然听到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小姑娘，别怕，他们是人，不是鬼，就是鬼，你也不用害怕，有你表哥的老哥哥在这里，我会捉鬼。”

冷雪芬不知道平哥哥的老哥哥是谁？但有人以“传音入密”告诉自己不用害怕，胆子就壮了起来，长剑一指，喝道：“你们是人是鬼，到底是什么人？”

话声出口，只听自称平哥哥的老哥哥那人又以“传音入密”说道：“嘻嘻，他们两人，本来是想吓吓你小姑娘的，不知怎的，反而给你吓昏过去了，你只要每人给他一个巴掌，他们就会醒过来了。”

冷雪芬是冰雪聪明的人，他们既然来吓自己的，怎么会给自己吓昏的呢？这明明是自称平哥哥的老哥哥把他们制住了。

她这一想，脸上不禁有了笑容，如今有一个大本领的人在暗中帮着自己，她还有什么好怕的？举起左手，一个耳光朝那黑衣人脸颊上掴去。

那黑衣人果然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任由她“拍”的一声，掴在脸上，直等她这记巴掌打个正着，他才如梦初醒，双肩一晃，疾快往后跃退开去。

冷雪芬知道自己猜得不错，一个旋身，口中喝道：“还有你。”

欺身而上，左手扬处，又是清脆的“拍”的一声，掴在白衣人的脸上。

白衣人也是一动不动的等着她掴掌，掴掌完了，才一下退后数尺，森冷喝道：“小丫头，到了这里，你还敢发横？”

冷雪芬哼道：“谁要你们扮神装鬼的吓人，活该！”

突听身后那黑衣人喝道：“小丫头，躺下。”

一股疾风，朝身后袭来。

冷雪芬身形一闪，避了开去，但听“扑”的一声，黑衣人一柄黑色纸扇，无端戳入右首一堵黑色的墙壁之上，一柄扇几乎全没入墙中。

他这一扇自然是朝冷雪芬身后袭来，冷雪芬纵然闪了出去，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朝墙上戳去，两者之间，至少也有两三尺距离，就算是武功最不济的人，也不会舍了人攻向墙壁。

这道理冷雪芬一下就明白过来，就是那说话的人在暗中使的手脚，只是她想不通他怎么把黑衣人攻来的一扇，让他自己攻向墙壁去的？

就在黑衣人攻来的同时，白衣人也嘿了一声，挥扇攻来，冷雪芬举剑一封，但听“当”的一声，长剑和他摺扇交击，对方这柄摺扇，势道极猛，右手被震得隐隐发麻，心中不禁吃了一惊，急忙斜退了一步。

黑衣人无缘无故把铁骨摺扇插入墙壁，此刻早已抽了出来，举步跨上，口中冷冷的道：“小丫头，你还不放下长剑，束手就缚？”

“刷”的一声，摺扇打了开来，手腕一翻，宛如一柄黑色的开山巨斧，横扫过来。

冷雪芬冷声道：“我为什么要束手就缚？”

长剑刷刷展开，放手抢攻。

白衣人狞笑道：“就算你不弃剑就缚，在咱们黑白双扇兄弟手下，谅你

也走不出十招。”

他手中白色摺扇也豁然打开，劲风如潮，涌了过来。

冷雪芬方才和白衣人接触过一招，心知两人功力远在自己之上，自然不敢再和他们硬打硬拼，只是一柄长剑左右连挥，施展出师门“玄女剑法”，身形飘闪，力敌两人。

老实说，以她的武功，和对方黑白双扇两人中任何一个动手，只怕也极难讨好，何况以一敌二？

但她打过几招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奇迹！

那是他们两人挥扇攻向自己，实际上他们每人攻出的两招之中，只有一招攻向自己，而另一招，则是帮着自己攻向另一个人，譬如说，那白衣人第一招攻过来，是指向自己，但他第二招就舍了自己，扇头一歪，反向黑衣人攻去。

黑衣人也是这样，一招攻向自己，第二招出手就朝白衣人攻去了。

而且每人互攻的一招，是正好互相间隔的，白衣人攻向自己那一招的时候，也正是黑衣人攻向白衣人那一招的同对，下一招，黑衣人攻向自己那一招的时候，也正是白衣人同黑衣人出手的同时。

这也是说，他们虽然每人有一招攻向自己，但自己根本用不着出手，自有另一个人代接了过去。

冷雪芬看得不禁呆了，他们两人当然不会互相攻击，这一定又是刚才说话的平哥哥的老哥哥在暗中施的手脚了，但任凭自己如何凝足目力，也看不到有人在指挥，明明是黑白双扇在互斗，这人除非是神仙，会使法术，否则怎么能够指挥他们两人互相缠斗的呢？

就算他本领很大，躲在一个人的身后，捉着他的手挥扇去攻另一个人，也要再有一个人去捉另一个人的手，才能使两个人自己人互相攻击，欲罢不能，只有一个人怎么也来不及去指挥两个人动手的。

冷雪芬看着两人，扇来扇往，一攻一守，一守一攻，她早已停下手来，悄悄退下，却也看得目瞪口呆，她要找出指挥这两人的平哥哥的老哥哥来，他究竟在什么方法会使两人一来一往的厮杀的呢？

她现在已可置身于这场搏斗之外，就凝足目力，朝四处打量。

这是第三进西首的一重院落，天并不大，她一仰起头，就看到有一双脚从屋檐悬空荡着，因她是从腰门进来的，人就站在走廊上，是以无法看到整个人，黑白双扇互相缠斗，就在这人的脚底下，自己站立之处，也在他脚下，所以你四处打量，也看不到人。

她发现了这双脚，自然要看看这人是谁了，于是她从廊下走向小天井，再仰头看去，只见屋檐上坐着一个瘦小人影，他两只手不住的向左右抓来抓去，好像演木偶戏的人，用线牵着木偶一般，他左手一抓，白衣人就随着他手势挥扇攻出，他右手一抓，黑衣人同样随着他手挥扇攻出。

原来他左手牵的是白衣人，右手牵的是黑衣人，他只是一面要白衣人冲上去，一面又要黑衣人冲上去，并没有要他们使出那一招那一式来，但冲上去的人，因对方已经使出招式，他为了自卫，不得不使出招式来化解。

因此，这黑白双扇，一来一往，你拆我的招，我又拆你的招，好像师兄弟在练武场上喂招一般。

冷雪芬现在看清楚了，这个坐在屋檐上把黑白两扇当木偶耍的人，正是那天在论剑会上说话最多的酒糟鼻小老头，不觉心中一喜，仰起头叫道：“老

哥哥，真好玩！”

这小老头正是再不稀，他低下头来，朝冷雪芬嘻嘻一笑道：“你也叫我老哥哥？好，叫我老哥哥也没有错，我就是你表哥的老哥哥，表妹自然也该叫我老哥哥的，这一来，我又多了一个小表妹了，嘻嘻，你说很好玩，老哥哥就要他们玩的再快一些给你看……”

他口中说着，两只手一来一往突然加快，他脚底下的黑白双扇，果然也随着他的手势，人影进退，双扇交击，也突然加快了！

这一瞬间，但见一黑一白两柄摺扇，化作了两道矫若游龙的光彩，但再不稀的手势越来越快，两人缠斗也愈来愈快，先前还分得清一黑一白，到了后来，人影扇影，交织成一片，变成了一团灰影，互相绞在一起，再也分不清黑白双扇了。

再不稀叫道：“小表妹，你站在下面，看不清楚，还是上来和老哥哥排排坐，从上面看下去，才好玩呢！”

冷雪芬知道他是平哥哥的老哥哥，心里就对他生出好感，果然依言纵身跃上屋檐，坐到再不稀的边上，偏头问道：“老哥哥，你也是救平哥哥来的么？”

“平哥哥？”再不稀一怔，接着念道：“上官平，平哥哥，哦，你不叫他表哥，叫他平哥哥，老哥哥差点弄不清了呢。”

冷雪芬脸上骤然一红，说道：“我是问你是不是救他来的？”

“是，是。”

再不稀连连点头道：“没错，老哥哥就是来看看小兄弟的。”

冷雪芬道：“那就去救他咯，不要再在这里耍他们了。”

“救他？再不稀道：“救他做什么？”

冷雪芬道：“平哥哥落在他们手里，他们这些人就是昔年无恶不作的魔教，你本领大，自然能够把他救出去了……”

再不稀道：“老哥哥不知道他们把人藏在哪儿，叫我到哪里去救人？”

冷雪芬道：“你也不知道平哥哥的下落？”

再不稀道：“老哥哥是跟在你身后溜进来的，你看到些什么，老哥哥也看到些什么，我看到的不会比你多……”

冷雪芬道：“那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平哥哥被他们关在哪儿，怎么去救他呢？老哥哥，这两人一定和黎佛婆是同党了，我们只要问问他们，就会知道了。”

这时黑白双扇当真是欲罢不能，疲于奔命，累得气喘如牛，汗流浹背，但谁也无法停得下来，不能停，就得继续一进一退的挥扇攻打。

就在此时，再不稀忽然低低的道：“不好，快别作声，快些伏下来……”

他双手一停，蒙着头伏到屋檐之上。

那正在互相缠斗不休的黑白双扇，这时也骤然停下手来，但他们早已疲乏不堪，这一停手，两人同时“砰”“砰”两声，摔倒地上。

冷雪芬看他忽然以手蒙头，伏倒在屋檐上，心里觉得奇怪，悄声问道：“老哥哥，你这是做什么？”

再不稀缩成一团，急得低声说道：“你快伏下来就不会错。”

冷雪芬好奇的问道：“老哥哥，我也要伏下来么？那是为什么呢？”

再不稀还没开口，只听对面墙上有人微晒道：“那是因为老夫来了。”

冷雪芬听得一怔，急忙抬目看去，只见南首围墙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

穿着一身白衣的中年儒生。

因为这是大厅西首的一座跨院，天并不大，她坐在北首屋檐上，和南首围墙，相距不过五六丈远，自可看得清楚。

这白衣儒生看不过四十来岁，生得面如美玉，白得晶莹有光，两道浓浓的剑眉，一双神光湛然的眼睛，鼻正口方，胸前留着黑须，这人好像很懂得修饰，不但身上白衫，纤尘不染，连脚下穿的薄底黑靴，也毫不沾尘，像是新的。他负手站在墙上，神态潇然，脸上似笑非笑，好像很和蔼，又好像很严肃，使人看不透他的心意。

冷雪芬心里很奇怪，酒糟鼻老哥哥（她不知道他叫再不稀）刚才戏耍耍黑白双扇，随手画来画去，就把下面两人耍得像木偶一般，那么他应该是个有大本领的人，怎么看到这个白衣中年人，就像老鼠看到猫一般，蒙着头，缩着身子伏在屋瓦上，连动不敢动了，难道这白衣人本领比他还高得多。”

白衣中年人徐徐说道：“小姑娘，他是你老哥哥。”

冷雪芬点点头。

白衣中年人又道：“老夫手下黑白双扇，是你老哥哥把他们打昏的，对么？”

冷雪芬道：“没有，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缠斗，打得太疲乏了，倒下去的。”

“会有这等事？”

白衣中年人道：“好，你叫你老哥哥起来。”

再不稀双手蒙头，尖声道：“小老儿这样很好。”

就在此时，扑倒在地的黑白双扇，正好醒了过来，他们听到白衣中年人的话声，不由蓦地一惊，急忙一跃而起，一齐神色恭敬的躬身下去，口中说道：“属下聂大成、聂大器叩见教主。”

“教主？”

冷雪芬心头不禁一动，暗道：“难道这白衣中年人会是魔教教主不成？”

白衣中年人一摆手，然后问道：“是你们两个人互相缠斗昏倒的么？”

穿黑衣的聂大成依然躬着身道：“属下兄弟方才发现这小姑娘，才一出手，就有一股极大力道推着属下朝大器撞去，接着大器又挥着扇朝属下撞来，就这样，属下兄弟就身不由己的撞来撞去，但因属下两人从一开始就已施展扇招，不得不互相拆解，这就一来一往，没有休止，欲罢不能的缠斗上了。”

白衣中年人道：“你们没看到那暗中把你们推来推去的人么？”

黑白双扇齐声道：“没有。”

白衣中年人一指再不稀道：“就是他，他不肯和老夫相见，伏在屋瓦上的，你们去把他扶起来，让老夫看看是何方高人？”

黑白双扇如今有教主在场，自然不怕再不稀了，同声应“是”，正待纵身扑起。

“不高，小老儿一点也不高。”再不稀没待两人飞身上屋，就尖声道：“小老儿自己会坐起来的，不用他们来扶。”

他知道躲不过了，只好自己坐起身来，荡着双脚，耸耸肩道：“你就是教主爷，小老儿久仰得很。”

白衣中年人目光一凝，问道：“老夫面前，用不着再装作了，你老哥究竟是什么人？”

再不稀耸着肩道：“小老儿再不稀，就是再也不稀奇的再不稀，也有人叫小老儿醉不死，酒喝多了也醉不死的。”

白衣中年人哼了一声，朝黑白双扇问道：“你们认识他么？”

聂大成回道：“属下在论剑大会上看到过他，他是叫再不稀，和上官平一路的。”

白衣中年人突然朗笑一声，目光寒光如炬，朝再不稀投来，缓缓说道：“你是戴老哥了，咱们果然是老朋友。”

再不稀连连摇手，说道：“不是、不是，小老儿真的是再不稀，不骗你的。”

白衣中年人笑了笑：“你老哥方才露了一手昆仑绝学‘纵鹤擒龙’神功，天下除了你戴希风戴老哥有此神功，哪里还有第二个人？”

“小老儿真的不是。”再不稀把荡在檐下一双脚缩了上来，站起身道：“小老儿刚才练的是巫峡‘牵线功’，你教主爷怎么会不相信小老儿的话？”

白衣中年人点点头道：“好，老夫不管你是戴希风也好，再不稀也好，今晚遇上了，也是难得的很，你老哥既然有人称你醉不死，自然是嗜酒如命的好量了……”

“量是马马虎虎！”再不稀听他提起酒，就伸着脖子咕的咽了口口水，陪笑道：“是，是，小老儿从小就嗜酒如命，教主爷这‘嗜酒如命’四个字，真把小老儿一生都说尽了。”

“那好。”白衣中年人面含微笑，抬抬手道：“老夫请你老哥去喝一杯如何？”

再不稀色然心喜，但立即摇摇头道：“教主爷请小老儿喝酒，这是正中下怀，叫做不敢请耳，固所愿焉，但教主爷如果只请小老儿喝一杯，小老儿就不敢了，一杯酒，正好把小老儿肚里的酒虫引出来，如果没有第二杯，第三杯下去，那些酒虫一生气，就会咬小老儿的肚肠，那不是要小老儿的命吗？”

“哈哈，你再老哥妙语如珠，果是解人！”

白衣中年人笑道：“老夫请你，当然不止一杯的了，你老哥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妙极、妙极！”再不稀越听越高兴，耸着肩，滔笑道：“教主爷果然大方得很，小老儿只要有酒喝，上刀山，下油锅，都在所不计，不知教主爷要小老儿到哪里去喝？”

白衣中年人笑了笑：“再老哥善说笑话，老夫请你喝酒，怎么会要你上刀山，下油锅？”

再不稀陪笑道：“小老儿也不过说说罢了！”

白衣中年人一抬手道：“请。”不见他脚下动一下，一个人就像轻云一样飘落地面。再不稀连忙一拉冷雪芬，说道：“咱们下去。”两人跟着跃落天井。冷雪芬道：“老哥哥，平哥哥他……”

再不稀笑道：“事大如天醉亦休，管他呢？”

冷雪芬听得不禁有气，暗道：“原来你有酒喝，就不管平哥哥了。”转身冷冷的道：“那我走了。”

再不稀连忙伸手一把把她拉住，说道：“小表妹，老哥哥去喝酒，你自然一起去才对。”

冷雪芬“我不去”三字还没出口，只听再不稀以“传音入密”说道：“你表哥落在魔教手中，咱们找不到他的下落，既是魔教教主请老哥喝酒，只要他一高兴，说声放了，还有谁敢不放人，这是机会，不能错过。”

白衣中年人又朝再不稀抬了抬手道：“请。”他口中说着“请”，却大模大样的走在前面。再不稀缩着头，耸着肩，也说了声：“请”，但人家教主爷已经走在前面，他回头朝冷雪芬笑嘻嘻的道：“小表妹，咱们快走吧，教主爷请老哥哥喝酒，难得的很。”

冷雪芬只要能救平哥哥，龙潭虎穴她都不怕，走就走，当下就随着再不稀行去，黑白双扇则跟在两人身后而行。

从方才进来的那道腰门出去，就是第三进的大天井。

白衣中年人昂首阔步，由回廊登上石阶，迎面是第三进的厅堂，阖着六扇雕花落地长门。

黑白双扇此时迅速登上石级，分左右站定，口中同时大声喝道：“教主驾到。”

两人喝声甫出，中间两扇雕花门缓缓开启，透出明亮的灯光，望进去极为深邃。

白衣中年人也不逊让，虎步龙行，潇洒的走在前面。

冷雪芬和再不稀一同跨进大厅，不，这里并不是什么厅堂，入门不远，就是一道往下的石级，两边壁上，都有精致的古铜壁灯，石级宽阔平整，坡度不陡，走来不会使人吃力。

冷雪芬看得暗暗称奇，忖道：“这第三进的厅堂，昨天自己和祁护法也来看过，两扇厅门，还是自己推开的，里面摆设和前面两进差不多，也放着一套黑色的椅几，而且积尘甚厚，怎么会变成一道石级了呢？”

“对了，自己和祁护法找遍整座宅院，都没见人，这石级往下延伸，可见黎佛婆等人都躲在地下石室中了，平哥哥也一定是在下面了。”

宽阔的石级，一路往下，差不多走了百级之多，前面豁然开朗，已是一片宽广的平地，约有十数丈见方，宛如一个大天井，越过这片平地，迎面是三级石阶，走廊上矗立着四根青石抱柱，阶上是一座厅堂，有六扇雕花落地长门，中间两扇敞开着。

冷雪芬到了这里，在感觉上，好像他们把第三进厅堂移到地下来了一般。

白衣中年人大模大样的进入大厅，厅上桌椅茶几，当然都是黑色的，他走到上首，在中间一张高背椅上大马金刀的坐下，然后朝再不稀抬抬手道：“再老哥请坐。”

再不稀回头道：“小表妹，咱们就坐下来。”

就在边上的椅子上坐下，冷雪芬坐到了老哥哥的下首。

三人刚刚坐下，就有两名青衣少女手托黑色茶盘，分别送上茶盏，当然也是黑瓷的了。

白衣中年人吩咐道：“贵宾临止，你们去吩咐厨下，准备酒筵。”

再不稀耸耸肩，连连拱手，谄笑道：“贵宾不敢，嘻，嘻，小老儿只能算是酒宾，小老儿只要有酒喝，有一包花生米就够了。”

两名青衣少女看着再不稀这副寒酸相，想笑，又不敢笑，躬下身，应了声“是”，双双退去。

白衣中年人伸手拿起茶盏，侧下了些碗盖，抬目道：“再老哥请用茶。”

茶碗是黑瓷的，里面当然是新沏的茶叶。

再不稀用双手捧起茶盏，有些迟疑的抬头望望白衣中年人，才道：“这茶可以喝？”

白衣中年人豁然笑道：“你说这茶可以不可以喝？”

再不稀笑嘻嘻的点着头道：“可以喝、可以喝。”

低下头咕的喝了一口，连茶叶都嚼着吞了下去。白衣中年人看着他笑道：“你可是怀疑老夫要她们在你茶水中做了手脚吗？老夫还不屑对人下毒。”

“没有、没有。”再不稀笑嘻嘻的道：“宇文教主怎么会使江湖下五门的玩意？”

白衣中年人目光一注，射出两道棱棱寒光，说道：“再老哥知道老夫来历？”

他果然是宇文教主，但冷雪芬从来听人说过。

再不稀陪笑说道：“教主爷大名垂宇宙，小老儿总算在江湖混过几天，自然听人说过了。”

白衣中年人脸上微露异色，说道：“老夫二十年不出江湖，还有人提起老夫吗？”

“现在没有。”

再不稀道：“那是从前，对、对、有二十年了。”

白衣中年人看了他一眼道：“再老哥，老夫真想不起江湖上有你这么一个人。”

再不稀耸耸肩，嘻的笑道：“小老儿只是个小人儿，你教主爷怎么会知道？就像你教主爷，本来是天下第一号的人物，但有二十年不出，江湖上也同样的会想不起你来。”

“哈哈！”白衣中年人大笑一声，问道：“再老哥可知老夫怎么又重出江湖来的么？”

再不稀道：“教主爷好久没有出来了，自然要出来走走了。”

冷雪芬坐在一旁，觉得无聊，她心里只惦记着平哥哥，看他们只是闲聊着，老哥哥好像很怕这位宇文教主，除了随声附和，平哥哥的事，他连提都不敢提，忍不住说道：“教主，你和平哥哥没怨没仇，为什么要把他掳来呢？”

白衣中年人道：“小姑娘，你说老夫掳了你的平哥哥？你平哥哥是谁呢？”

再不稀连忙接口道：“她平哥哥就是小老儿的小兄弟，她的表哥，昨晚失踪了，小老儿这小表妹心里着急得很，随便问一句的，嘻嘻，随便问问，教主爷是大人物，怎么会掳小兄弟呢？嘻嘻，没把他掳来，那就算了。”

他原是抢着替冷雪芬回答，但他唠唠叨叨的说着，反而叫人越听越糊涂。

“慢点！”白衣中年人道：“她是你的小表妹，她还有一表哥，是你的小兄弟，给老夫掳来了？”

再不稀道：“教主爷没掳，那就算了。”

冷雪芬听得心里有气，暗道：“这人怎么了，明明来找平哥哥的，却反而帮着人家说话了。”

一面说道：“不是教主掳来的，也是教主手下掳来的了，我们是找平哥哥来的，怎么就算了？”

白衣中年人皱皱眉道：“老夫手下，怎么会无缘无故掳你表哥的呢？”

冷雪芬道：“因为平哥哥是东岳派的掌门人。”

白衣中年人口中“哦”了一声道：“原来你说的是上官平，老夫听人说过他的名字，正想见见他。”

冷雪芬道：“所以你要黎佛婆把他掳来了。”

白衣中年人道：“老夫只想见见他，并没要黎佛婆把他掳来，黎佛婆有

没有把他掳来？老夫也是刚刚才到，并不详细，待老夫问问她。”

说到这里，举手轻轻击了一掌。

一名青衣使女慌忙走入，躬身道：“小婢在。”

白衣中年人道：“你去叫黎佛婆来。”

青衣使女躬身领命，迅快的退了出去。

不多一回，只听阶上响起黎佛婆的声响，说道：“属下黎佛婆晋见教主。”

白衣中年人道：“进来。”

黎佛婆走入大厅，立即躬下身去，说道：“属下见过教主。”

冷雪芬看她恭敬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心中暗暗哼道：“原来你也有怕的人！”

白衣中年人问道：“老夫要见见上官平，是不是你派人去把他掳来了？”

黎佛婆依然躬着身道：“属下奉到教主金谕，要见见上官平，但上官平和钟士元已和玄女门的人沆瀣一气，属下怕他不肯前来，是以把他请来了……”

冷雪芬哼道：“说得好听，你明明是用迷药把平哥哥迷翻了，劫持来的。”

白衣听人问道：“他人呢？既然把他请来了，那就叫他到厅上来见我。”

黎佛婆微身躯微微一颤，惶恐的道：“属下该死，属下还没向教主禀报……”

白衣中年人道：“你只管说好了。”

黎佛婆道：“属下是昨晚三更把上官平请来的，没想到天亮之后，发现上官平不见了。”

冷雪芬急道：“他会到哪里去呢？”

再不稀嘘道：“小表妹，教主爷在问话，你别插嘴。”

白衣中年人一手摸着垂胸的黑须，问道：“你们给他闻了‘桃花散’？”

黎佛婆不敢抬头，只应了声“是”。

白衣中年人道：“你们可曾给他闻了解药？”

黎佛婆道：“没有。”

白衣中年人道：“没给他闻解药，在六个时辰之内，不可能清醒过来，他人怎么会不见了？”

黎佛婆惶恐道：“属下该死，属下心里也觉得奇怪，咱们这里外人是无法进来的，属下也检查过，各处又毫无异状，就平白的失了踪……”

白衣中年人轻哼了一声，挥挥手道：“你且出去。”

“是。”黎佛婆平日不可一世，这回等直起身来，脸上已经有了汗水，躬着身道：“属下告退。”

冷雪芬心里大急，忽的站起，喝道：“慢点，你轻描淡写的说平哥哥失踪了，就这样算了吗？”

黎佛婆一呆，但在教主面前，她不敢多说。

白衣中年人朝她微微一笑道：“小姑娘，你不用着急，上官平既然到了这里，又忽然失踪，不论他去了哪里，老夫自会派人查明下落的。”

一面朝黎佛婆挥了挥手，黎佛婆赶紧退后数步，匆匆退出。

再不稀虽然听得心头泛疑，但黎佛婆绝不敢在教主面前撒谎，这就朝冷雪芬道：“小表妹，教主爷说出来了，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你只管放心就是了。”

正说之间，一名青衣少女俏生生走入，躬身道：“启禀教主，筵席已备，

恭请入席了。”

白衣中年人微微颌首，站起身一抬手道：“再老哥，请吧！”

青衣使女急步趋向大厅东壁，白衣中年人也履声踏踏，朝东壁走去。

冷雪芬随着再不稀，自然也是朝东壁行去，她心中暗暗忖道：“东首这堵墙壁，又没门户，怎么会朝这里走来的呢？”

这时青衣使女已抢在前面，举手在墙上按了按，只见墙壁中间缓缓裂开，现出一扇门户，但低垂着紫红丝绒帘幕。

青衣使女迅速的退到边上，娇声说道：“教主驾到。”

喊声未了，紫红丝帘从中间徐徐开启，那是有两名青衣使女在两边拉着帘幕。

现在帘幕已经拉开，里面是一间十分宽敞的膳厅，中间已经摆好了一桌酒筵。

两名青衣少女一齐屈膝道：“小婢恭迎教主、恭迎贵宾。”

白衣中年人朝再不稀抬了抬手，依然当先朝里行去，等再不稀和冷雪芬行近，口中说了声：“再老哥请坐。”自己首先在主席上坐下。

再不稀也不客气，拉着冷雪芬一齐落坐。

这黑龙山庄，凡是一应用具，竟然全是黑的，酒杯、筷子、碗碟，无一不黑，但又十分精致。

三人落坐之后，两名青衣少女手执乌金酒壶，给主客三人斟满了酒。

再不稀闻到酒香，像是来不及了一般，急忙拿起酒盏，举杯道：“多谢教主爷赐宴，小老儿先干为敬。”咕的一口，喝了下去。

白衣中年人和他干了一杯，微笑道：“再老哥是海量，你们去拿大觥来。”

一名青衣少女躬身领命，朝屏后行去。

再不稀嘻嘻一笑道：“教主爷真是小老儿的知己，人逢知己千杯少，来，来，咱们应该先干三大杯白。”举杯就干。

一名青衣少女执壶斟酒，他拿起就喝，那青衣少女几乎连斟酒都来不及，他一连就喝了三杯，举起衣袖，抹抹嘴角，口中啧啧的道：“真是好酒。”

另一名使女已从屏后走出，手中拿着两只黑色的巨觥，放到白衣中年人和再不稀两人面前。

这巨觥每只少说也可以装上半斤酒，两个青衣少女捧着酒壶，把巨觥装满了。

白衣中年人呵呵一笑道：“再老哥难得光临，老夫先敬你一觥。”

他口中说着，左手掌心轻轻贴在巨觥肚间，掌心堪堪贴上，但见从巨觥中飞起一道金黄色的酒柱，朝再不稀头顶激射过去，等到射到再不稀头上的时候，至少已经离他头顶高过三尺有余。

白衣中年人直到此时，才道：“再老哥接住了。”

再不稀忙道：“小老儿谢教主爷的酒。”

他话说得很快，接着仰起头张嘴一吸，那道酒柱本来已经飞过他头顶，正待朝外射去，经他一吸，酒柱忽然掉过头来，朝再不稀的嘴中飞了进去。

这下有如长鲸吸水，他直着脖子咕咕的连咽，一面还道：“教主爷觥里没酒了，小老儿给你换一个。”

他仰首吸酒，自然没看到面前的巨觥，只是用左手朝前一推，他面前装满了酒的一只巨觥，却离开桌面冉冉飞起，落到白衣中年人面前，随着五指一抓，本来在白衣中年人面前的一只空觥，同时自动飞起，到了再不稀的手

中，这时他也正好把那道酒柱完全吸入口中。

他这一手，不仅把坐在他边上的冷雪芬看得目瞪口呆，就是身为主人的白衣中年人也不期而然的面露惊佩之色。

要知仰首吸那道酒柱，已是不容易，（因为那道酒柱是白衣中年人以内力激发的，他至少要用比白衣中年人还大的力道才能吸下来）既用内力把酒柱吸下来了，自然不能放松，他居然还能说话，（说话之时吸力岂不放松了）不但如此，他还能分出内力来，用左手把装满了酒的巨觥，推向白衣中年人面前，又把空觥摄了过来。

这一手，他至少要把一身内力分而为三，一股内力吸酒，一股内力说话，一股内力送出酒觥，又把酒觥摄了过来，这等功力，又岂是一个普通会武的人所能办得到的？

白衣中年人看得目芒飞闪，呵呵大笑，站起身，拱拱手道：“老夫总算老眼不花，戴老哥也不用再装作了，当今之世，除了你戴老哥，还有谁能具这等旷世神功？”

再不稀听得直搔头皮，嘻嘻一笑道：“原来教主爷是存心试试小老儿的，难道小老儿这手喝酒的功夫，天底下只有戴希风一个会使？别人就不能使了？”

白衣中年人微笑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但老夫数十年来，在认识的人中，具此等身手的人，大概只有戴老哥一个了。”

再不稀耸耸肩道：“教主爷一定要把小老儿认作戴希风，小老儿也没有办法之事，那就算小老儿是戴希风好了。”

白衣中年人大笑道：“好，好，咱们喝酒。”

再不稀摇着手道：“慢点，教主爷如果再要试小老儿的话，小老儿只好忍痛牺牲，不喝这一席酒，起身告辞了。”

白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已经试过了，你老哥方才这一手，老夫已经甘拜下风，如何还敢班门弄斧？现在自然要好好的敬老哥哥几觥，聊表敬意了。”说完，举起巨觥，一吸而干。

再不稀道：“这还差不多。”也手捧巨觥，咕咕的喝了下去。

两名青衣使女捧着大酒壶替两人斟酒，另有两名青衣少女川流不息的上菜。

教主爷宴客，菜肴自然件件都是名厨精心烹制的名菜，色香味俱臻上乘。

白衣中年人眼看冷雪芬坐在一旁，不会喝酒，这就含笑道：“小姑娘，你只管请用菜好了。”接着回头朝再不稀笑道：“老夫如果早知你是戴老哥，就不会用这种普通的陈年女儿红食客了。”

再不稀眼睛一亮，问道：“教主爷莫非另有佳酿？”白衣中年人大笑一声道：“佳酿是有，只不过不知戴老哥敢不敢喝？”

再不稀霎着两颗豆眼，问道：“是毒酒？”

“差不多。”白衣中年人道：“那是二十几年前云南五毒教主送给老夫两缸五毒酒，老夫从来喝过，戴老哥如果有兴趣，老夫可以要她们取来。”

再不稀大笑道：“教主爷一直不敢喝，才留到现在，哈哈，小老儿只要是好酒，管它什么穿肠毒酒，也非喝不可，教主爷快快叫她们去取。”

白衣中年人回头道：“你们去把那两缸五毒酒一齐取来。”

两名青衣少女奉命退出，过没多久，只见两人慌慌张张的奔入，一齐屈膝道：“启禀教主，两缸五毒酒只剩了一个空酒缸，还有一缸不见了……”

白衣中年人听得脸色微变说道：“会有什么人潜入本府，偷喝了一缸，把另一缸偷走了？”

两名青衣使女惶恐的道：“小婢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到这里来偷酒喝。”

再不稀道：“没有了，不要紧，小老儿不喝也罢。”

白衣中年人怒哼一声道：“老夫叫黎佛婆在此坐镇，她不但丢了人（上官平），又丢了酒，黑龙别府竟然让人家来去自如，还一无所觉，她手底下的人，难道都是饭桶？”

他身为一教之主，重出江湖，自然要有大作为，哪知他这座别府之中，居然任由人家出入，教他焉得不怒？但就在此时，只听一阵叱喝之中，远远传来，好像有许多人在追逐什么人似的！

白衣中年人神色又为之一变，怒声道：“外面又发生了什么事？”

两名青衣使女急忙站起身，其中一人举步往外行去。

这时那叱喝之声去渐渐远去。

青衣使女回入之时，她身后紧随一个长发披肩的黑衣少女战战兢兢的低着头走入，就扑的跪倒地上，说道：“属下叩见教主。”

冷雪芬认得出，这人眉目如画，年约二十二三，正是黎佛婆手下十二金钗之首。

白衣中年人问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那黑衣少女道：“启禀教主，刚才有一个绿色怪人手中捧着一个酒缸，到处乱闯，属下等人都无法拦得住他……”

她虽在说话，依然连头都不敢抬。

白衣中年人问道：“此人武功甚高吗？”

那黑衣少女回道：“属下不知道，只是这怪人身法十分怪异，没有人拦得住他。”

白衣中年人道：“黎佛婆、黑白双扇等人也拦不住他么？”

黑衣少女道：“师父和黑白使者都在追他。”

白衣中年人大笑一声道：“黑龙别府这许多人，竟然连一个人也拦不住，咱们就不必在江湖上走了。”

再不稀耸着肩道：“对，对，教主爷的府第里闹贼，传出江湖，真是一个大笑话。”

白衣中年人听得脸上更是怒形于色，虎的站起，目中厉芒如电，喝道：“老夫倒要瞧瞧这人……”

话声未落突听一阵叱喝之声，又从远处传来。这时忽见大厅前人影一闪，一个个子瘦小的秃顶怪人，一手拿一支竹根旱烟管，一手抱着一个红泥封口的小酒缸，急急忙忙的朝厅上跑了进来。

膳厅就在大厅的东首，此时厅上灯火通明，自然看得清楚，那怪人确是像个鬼怪一般，一张瘦削的青绿脸，霎着一丝绿光闪闪的眼睛，头顶虽秃，两边还有疏朗朗的绿发，连一只手也是绿的。

不，这怪人进来之时，口中还在喷着绿烟，看上去他身上就像绿烟缭绕一般！

这样一个绿人，如果此地只有冷雪芬一个人的话，保证她要尖叫起来。

黑衣少女看到绿色怪人闯入大厅，急忙说道：“就是他！”

白衣中年人自然也看到了，心头不由得一怔，以他见闻之广，竟然认不出这人是谁来？

就在此时，只见厅前人影连闪，跟着掠入大厅，那是黎佛婆、黑白双扇、聂大成、聂大器和北岳派掌门人、社东藩四人，他们因教主就在东厢之中，不敢大声叱喝，只是闪电般朝四面散开，把那绿色怪人围在中间。

大厅前面同时像一阵风般涌上十来个黑衣少女，但是她们并没闪入厅来，就在厅前走廊上站定，守住去路。

绿色怪人走入厅上，敢情是跑累了，走到上首那张教主宝座的高背椅上，大模大样的坐了下来，右手拿起旱烟管一阵狂吸，且吸且喷，在他身前数尺，绿烟迷蒙，袅袅不散！

黎佛婆、黑白双扇等人对他喷出来的绿烟，似是甚为忌惮，不敢再逼近过去。

再不稀缩缩头，啊了一声，说道：“我的妈呀！这是人还是鬼？来、来、教主爷，这回真要喝上一大觥壮壮胆了。”说完，捧起酒觥，一口气喝了下去。

白衣中年人微微一晒，举步走到门口（大厅的东壁），朗声道：“阁下何人？”

绿色怪人双目绿光熠熠，直向白衣中年人投来，口齿不清的道：“你……是这里的主……主人？”

他会说话，自然是人，不是鬼了。

白衣中年人道：“不错，老夫正是这里的主人，阁下何方高人，恕老夫眼拙。”

再不稀道：“他是绿人，高是不高。”

那绿色怪人道：“你……你既是这里的主……主人，自然很……很有钱，老……老汉只……只喝了你一缸酒，你……就这……这么小气，要……这……许多打手追……追我……”

他左手抱着的红泥封口小酒缸，正是五毒酒，那么另一缸五毒酒也是他喝下去的了。

白衣中年人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此处是“黑龙山庄”的地底石室，进出门户，由机关操纵，外人自然无法进来。

绿色怪人道：“老……老汉是跟看两……两个人身后进……来的，后……后来老汉迷……迷失了路……再……再也走……走不出去……”

他敢情也是个酒鬼，摸到了放酒的地方，看到两缸五毒酒，喝了一缸（那是一种二十五斤装的小酒缸，又顺手牵羊抱了一缸出来。

但他可不知道喝下去的是昔年五毒教酿制的五毒酒，二十五斤毒酒到了他肚里，酒性发作起来，以致他一个人变成了绿人！

再不稀道：“这就是你朋友不对了，已经喝了一缸了，这一缸就不该带走了。”

绿色怪人双目一瞪道：“为……什么？”

再不稀咕的咽了一口口水说道：“因为这两缸五毒酒，教主爷本来要请小老儿喝的，你已经喝了一缸，还不过瘾么？这一缸该给小老儿尝尝了。”

绿色怪人瞪着两颗绿眼珠，大声道：“老汉还……还没喝……喝够，所……所以要……把它带走，你……管得着……么……”

再不稀一双豆眼，只是瞪着他右手抱着的小酒坛，几乎要流出口水来！

“哈哈！”白衣中年人仰首大笑一声道：“你居然闯入我黑龙别府来偷

酒，老夫要是不把你拿下，我这朝阳教就不用再在江湖立足了。”

“教……教主言……言重……”绿色怪人站起身，吸了口烟道：“那……老汉走就……就是了！”他要待朝门口冲去！

黎佛婆一下拦在门口，喝道：“你还想走？”

左手一挥，拂尘朝前扬起，化作一蓬银丝，向绿色怪人当面罩来。

绿色怪人左手一送，把抱着的小酒坛朝前推出，去挡得一挡。

黎佛婆暗暗冷哼，自己这一拂就是砸在山石上，也足可把山石砸得粉碎，你区区一个小酒缸如何抵挡得住？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她出手何等快速，拂尘一下就砸在小酒缸上，但听一阵“刷”“刷”轻响，小酒缸不但没被砸破，一蓬银丝居然被弹了出来！

黎佛婆心头暗暗一惊，急忙后退一步，右手骈指如戟，“嗤”的一声，一缕指风劲急如矢，电射而出！

绿色怪人左手酒坛朝怀中一抱，在这带过酒缸之际，右手一根旱烟管也已交到了左手，右手抬处，伸手朝黎佛婆骈指点出的食中二指抓来，口中笑道：“老……尼姑……你不怕中毒么？”

两人本来相距还有五六尺远，也不见他欺上身来，但他一只骨瘦如柴，色呈青绿的手爪，不知怎的已经伸到面前，快要抓到黎佛婆的食中二指了。”

黎佛婆一惊，急忙缩回手去，定睛一瞧，那绿色怪人和她依然站在相距五六尺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动过。

站在绿色怪人左首的黑自双扇老大聂大成双肩一晃，欺到绿色怪人身侧，一柄黑纸摺扇刷的打开，一招“云横秦岭”，一道黑光朝他拦腰扫去。

绿色怪人回身过来，又用左手抱着的小酒坛朝前挡出。

聂大成划出的扇面有如开山巨斧，“拍”的一声击在他酒缸上，只觉一条右臂被震得隐隐发麻。

绿色怪人张嘴吐出一口绿烟，朝聂大成喷了过去。

聂大成急忙摒住呼吸，往后疾退。

聂大器在右，看到乃兄被绿色怪人逼退，一下欺了过去，右手摺扇当作点穴蹶，人到扇到，点向绿色怪人右肩背后“魄户穴”。

这一招当真奇怪绝伦，他扇子点到之时，差不多正是绿色怪人还在张嘴喷烟之际，也不知他如何一转，竟把上半个身子完全转了过去，左手小酒坛一举，“笃”的一声，扇头就点上了酒坛。

正因他口中还在喷烟，这一转身，后面的一口绿烟，就等于朝聂大器迎面喷到。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绿色怪人喷出来的绿烟定然含有奇毒，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聂大器哪敢被他喷中，又急急往后跃退。

这一段话，说来好像已有不少时光，其实只是黎佛婆等三人像走马灯一般，一来一去的事，这可把站在绿色怪人身后的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看得大怒，喝了道：“老贼看剑！”

他虽已投入朝阳教，但究是一派掌门，不肯偷袭，喝声出口，右手一振，长剑嗡然有声，漾起五点银芒，宛如一簇梅花，朝背后“凤眼”、“背梁”、“脊心”，和左右“入洞”五穴点来，剑光一闪而至，快到无以复加。

这五点剑影，眼看已经点上绿色怪人背后衣衫，他还未转过身来，接着但听五声“叮”“叮”轻响，发如连珠，接连响起！

杜东藩听得奇怪，对方是人，剑刺到身上，怎会有此叮叮之声？急忙定

睛看去，原来绿色怪人虽然没有回过身来，但他左手抱着的小酒坛不知怎的却运到背后，自己这五剑，全刺在小酒坛上。

一个人的双手，只能往前弯，但他左手竟然弯向背后，和他右手把酒缸抱在胸前一样，心头不由一怔！

这时候绿色怪人才转过身来，口中迷迷糊糊的道：“你……你这小子最没出……出息了……”右手旱烟管一下敲在他右膝盖上。

杜东藩就像着了魔一般，明明看到他旱烟管朝膝盖上叩来，竟然不知闪避，等他敲上，才口中大叫一声，再也站立不住，扑的一声屈膝跪下。

绿色怪人俯着身子，朝他喷出一口绿烟，杜东藩跪下之际，耳中听到有人细声说道：“你小子，将来有何面目去见你死去的师父。”

话声入耳，鼻中闻到一股浓重的酒气，酒气之中还夹杂着一股腥膻之气，他人也随着昏了过去。

黎佛婆等三人堪堪被他逼退，眼看杜东藩已被他喷出来的绿烟，中毒倒下，心头又急又怒，喝道：“上，咱们把他剁了！”

右手一抬，锵然有声，手中已经多了一柄长剑，右剑左拂，正待攻上！

黑白双扇聂大成、聂大器兄弟也摺扇一举，三人以鼎足之势，联手发动攻势。

绿色怪人没等他们发动，一手抱着酒坛，一手把旱烟管凑着嘴唇狂吸了几口，说道：“你……你们仗着人……人多，要……要想欺负老……汉，好，你……你们来吧！”

白衣中年人呵呵一笑道：“你们退下。”

黎佛婆、黑白双扇闻言立即兵刃一收，往后退下。

绿色怪人霎着一双绿阴阴的眼睛，朝白衣中年人望来，问道：“你……你要和老……老汉打么？”

白衣中年人朝他微微一笑，拱手道：“老哥身手非凡，老夫佩服之至，只是老哥喝了一缸五毒酒，五种天地间的奇毒之物，正在体内逐渐发作，老哥纵然以上乘内功，把它逼住，无法把它消去，也终非善策，老夫意欲奉赠几颗解毒丹，不知老哥肯不肯接纳？”

## 第十五章疾风劲草

绿色怪人道：“我……这样很……很好，为……为什么要把……把它消去？”

他喝了二十五斤毒酒，确实已是醉态可掬，一手紧抱着小酒坛，怕有人抢他，一手拿着旱烟管狂吸，脚下踉跄的往厅外走去。

教主没有下令拦截，黎佛婆自然不敢再出手，厅门外长廊上手持长剑的十二金钗，自然也没敢拦阻。

绿色怪人一路喷着绿烟，走出大厅，扬长越过厅前那方极像天井的空地，拾级往外行去。

白衣中年人目送绿色怪人出去，口中徐徐说道：“让他去吧！”

再不稀耸着肩道：“教主爷真是福大量大，轻轻松松的放他走了。”

白衣中年人道：“此人能喝下一缸五毒酒，在毒发之时，犹能独战四大高手，功力之高，可谓惊人，只可惜五毒酒乃是天地间五种奇毒所浸的酒，他只能凭仗内功，把它逼住，无法消散，终必为害……”言下甚有惋惜之意。

再不稀道：“教主爷，小老儿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也该告退了。”

白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老哥是想跟踪下去看看他了？”“嘻嘻！”再不稀耸着肩笑道：“小老儿的心意，教主爷一猜就着，一来小老儿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二来……嘻嘻，小老儿对那缸五毒酒，实在有点馋涎欲滴，想去弄一点尝尝。”

白衣中年人点点头，说道：“老哥要尝那五毒酒，也未尝不可，只是那五种奇毒，化入酒中，喝下去了，绝非内功所能逼出体外，老夫不妨奉赠几颗解药。”

说话之时，探怀取出一个羊脂白玉小瓶，随手递来，又道：“这瓶内共有十颗解药，每服五丸，老哥请收下了。”

再不稀也不客气，伸手接过，揣入怀中，拱拱手道：“多谢教主爷的酒菜，小老儿告辞了。”

回头朝冷雪芬道：“小表妹，咱们走吧！”

冷雪芬跟着再不稀身后走出大厅。

白衣中年人送至大厅门口，含笑道：“戴老哥恕老夫不送了。”

再不稀和冷雪芬走过十余丈见方的天井，忽然脚下一停，叫道：“小表妹，你等一等，老哥哥还有一句话要去告诉教主爷。”

他不待冷雪芬回答，像大马猴一般，弯着腰，颠着足又朝大厅门口走了回去。

白衣中年人还站在大厅门口，看他又走了回来，不知有什么事，正待开口。

再不稀一直走到他跟前，笑嘻嘻的说道：“小老儿有一句话，忘了和教主爷说了。”

白衣中年人道：“老哥请说。”

再不稀凑过头去，压低声音说道：“小老儿不是戴希风。”

白衣中年人大笑道：“老哥要说的就是这句话么？”

“是、是！”再不稀耸着肩，嘻的笑道：“小老儿如果不和教主爷说清楚，人家听到了，还当小老儿冒人家的名，骗教主爷酒喝哩！”

白衣中年人听得哈哈大笑。

再不稀也咧嘴一笑，又耸着肩、颠着脚回到冷雪芬身边，说道：“咱们走吧！”

两人拾级而登，出了地道，才一齐纵身掠起，离开黑龙山庄。

白衣中年人在再不稀走后，还怔怔的立在大厅门口，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教主，蛰伏了二十年，此次重出江湖，居然一夕之间，遇上了两个绝世高人，一个装疯卖傻，直到临走还绝口否认他是戴希风，另一个喝了二十五斤五毒酒，酒醉毒发，还能力敌四大高手，这两人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上官平醒来，发觉自己睡的地方，已非原来的房间，床前一张黑色茶几上，还点着一盏古铜灯架，萤萤火光，结了一个累累的如意灯蕊！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忖道：“自己已经睡得很久了，怎么天还没亮呀？”

正在思索之际，忽然房门呀然推开，走进一个一身黑色衣裙的少女来，她手中托着一个黑色茶盘，走近床前，嫣然一笑道：“上官掌门人请用早点了。”

上官平翻身起坐，说道：“原来天已经亮了。”

那黑衣少女抿抿嘴笑道：“天早就亮了，这里看不到天光，自然不辨昏晓了。”

上官平惊异的道：“这里看不到天光？”

黑衣少女压低声音道：“这里是地底石室。”

上官平看到黑色茶几，黑色托盘，她身上又穿着黑色衣裙，登时“哦”了一声，说道：“莫非这里是黑龙山庄了？”

“晤！”黑衣少女轻声道：“上官掌门人这回猜对了。”

上官平奇道：“在下怎么会睡在这里的呢？”

黑衣少女朝他神秘一笑道：“自然是有人把上官掌门人请来的了。”

上官平望着她凝视有顷，才道：“在下好像见过你？”

黑衣少女抿抿嘴，悄声道：“上官掌门人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给我捎过口信到山下小镇的小酒店去，怎么忘了？”

上官平轻哦一声，还没说话，黑衣少女竖起一根玉管似的纤指，按在她嘴唇中，轻“嘘”了一声，低低的道：“隔墙有耳，你说话务必小心，你被请来的消息，我已经递出去了，再爷爷一定会设法来救你的，目前你穴道受制，不可和他们冲突……”

上官平听得一怔，自己几时穴道受制了？他跨下卧榻，举手挥动了一下，根本毫无穴道受制的感觉，一面说道：“在下穴道并未受制呀！”

黑衣少女看得大奇，说道：“这就奇了，你明明被黎佛婆点了五处大穴，怎么会没有受制的呢？”

上官平道：“这也并不希奇，在下刚才醒来的时候，曾经运了一下气，也许被制的穴道就在不知不觉间给冲开了也说不定。”

黑衣少女霎霎眼睛，说道：“原来你练的功夫，是不怕被人家制住穴道的。”

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笑道：“小婢是给你送早餐来的，一直只顾和你说话，忘了请你用早餐了。”

随着话声，走上一步，悄声道：“为了不让黎佛婆对你防范，你还是坐到床上去，装作穴道受制的好。”

上官平点点头，回身坐到床上。

黑衣少女悄声道：“你上身靠着坐起，把薄被拉上些，让小婢喂你好了。”

上官平道：“这个怎么……”

黑衣少女道：“你只当自己穴道受制，手脚都不能动好了。”

接着放下木盘，伸手取起一个有盖的黑瓷碗，揭开盖子，一手取过一只黑瓷汤匙，舀了一匙稀饭，往上官平嘴边送来，说道：“这是莲心粥，快凉了昵！”

上官平只得让她喂着吃，汤匙送到嘴边，就张开口来。

不多一回，把一碗莲心粥都吃完了，上官平望着她问道：“姑娘芳名叫什么呢？”

黑衣少女刚才喂他稀饭，两个身子相距极近，几乎脸对着脸，他虽觉有点憋扭，她却并不在意，那是因为她只把上官平当作穴道受制的人，她本来就是奉命来喂他稀饭的。

但现在上官平问她名字，她一张春花般的脸，却蓦地红起来了！因为她方才和他距离很近，上官平问她名字，一双眼睛灼灼的望着她，她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方才所没有的。

正因为方才没有感觉，她才会不在意，这回有了这种感觉，她一张脸才会蓦地红了上来，但她还是低低的道：“小凤。”

接着又悄声道：“我本来叫柳凤儿，到这里来了，才叫小凤的，你就叫我小凤好啦！”说完，收拾起碗盘，要待离去，忽然又凑近一步，悄声道：“黎佛婆待回也许会来找你，她要你合作，你不妨都答应她。”上官平道：“我答应她，她就会放我么？”

黑衣少女道：“那只是敷衍她罢了，到了晚上，再爷爷就会来救你了。”话声一落，翩然退了出去。

上官平望着她后影，怔怔的出了回神，心想：“她叫老哥哥再爷爷，那一定是小酒后柳五爷的孙女了，原来他们早就有计划的打入魔教里面来了。”

他靠在床上，闭目养神，过了一回，房门呀然推开，走进一个长发披肩的黑衣女郎来。

这人柳眉如画，眼皮如水，摆动着水蛇般又细又软的腰肢，款步行来，美而且艳！

上官平见过她几次，那是黎佛婆门下十二金钗的大弟子。心想：“黎佛婆自己不来，却叫她门下弟子来作说客了。”不待她开口，就故意大声道：“姑娘，你们把在下掳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黑衣女郎朝他嫣然一笑道：“上官掌门人火气不小啊！”

上官平道：“你是黎佛婆的门下，你叫黎佛婆来见我。”

黑衣女郎含笑道：“我就是师傅叫我来的，上官掌门人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和我谈谈呢？”

上官平道：“还有北岳派的杜掌门人呢？”

黑衣女郎一双秋波朝他膘了一眼，娇笑道：“上官掌门人是不是觉得我不配和你谈话呢？”

她在说话之时，已在卧榻前一红木椅上坐了下来，身子半侧，面对着上官平，笑了笑又道：“其实杜掌门人在这里也作不了什么主。”

上官平道：“听姑娘的口气，你是能作主的了？”

黑衣女郎微微点了下头，说道：“上官掌门人应该知道，我们很尊重你，尊重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是掌门人的关系，掌门人这三个字，在江湖上

很响亮，但我们这里，就不算什么了。”

上官平道：“你们口气很大。”

黑衣女郎展齿一笑道：“这不是口气很大的问题，我们这里看重的人，不尚虚名。”

上官平问道：“你们是魔教？”

黑衣女郎道：“魔教是那些自命为名门正派的人士，诬蔑我们的名称，好像除了他们，天下都是旁门左道了，把我们称为魔教，视作邪魔外道，才能衬托出他们是正派来，所以教主要……”

她忽然感觉自己说漏了嘴，就没再往下说。

上官平却听出生趣来了，问道：“你们教主要什么呢？”

黑衣女郎举手掠掠鬓发，含笑道：“告诉你也不要紧，教主要他们自命为名门正派的人，都臣服到教下来，这样够了吧？”

上官平道：“看来贵教主果然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

黑衣女郎道：“这个自然，教主说过：在他老人家的眼里，天下各大门派皆当狗耳！”

上官平问道：“那么贵教究竟是什么名字呢？”

黑衣女郎道：“朝阳教。”

上官平道：“姑娘呢？在下虽然见过多次，却一直没有机会请教你的芳名？”

黑衣女郎也和柳风儿一样，总究是女孩儿家，方才还侃侃而言，一问她名字，她脸上也不禁飞起两朵红云，赧然道：“上官掌门人问我名字，我说出来了，你会不会听过就忘记呢？”

上官平道：“在下记性最好了，姑娘说出来了，在下永远都会记在心里，不会忘记的。”

黑衣女郎眼睛一亮，轻声道：“真的？”

没待上官平开口，低低的道：“我叫衣染香……”上官平道：“原来是衣姑娘，染香二字，雅得很！”

衣染香粉脸一红，轻笑道：“上官掌门人夸奖。”

上官平道：“在下说的是真话，姑娘人如其名，清雅绝伦。”

衣染香嗤的一声轻笑，撇撇嘴道：“上官掌门人嘴甜得很，难怪有好几个红粉知己了。”

上官平被她说得脸上一红，说道：“没有的事，姑娘听谁说的？”

衣染香又举手理理鬓发，眼珠一转，笑盈盈的道：“你还想赖，据我所知，一个是祝茜茜、一个是你表妹，还有……”

她神秘一笑，就没说下去。

上官平脸上讪讪的道：“衣姑娘好像对我调查得很清楚。”

衣染香道：“嗯，据我所知，还有一个多情的少女，对上官掌门人十分倾心，大概上官掌门人还不知道呢？”

上官平心想：“她说的还有一个，那是谭玉琴了。”一面说道：“姑娘休得取笑。”

衣染香正容道：“你看我像在和你说笑么？”

上官平道：“姑娘和在下不是说笑，那是……”

衣染香道：“关系很大，我说的那个多情少女，和上官掌门人并非泛泛，所以我师傅要我来和你谈谈，就是希望上官掌门人最好有个抉择。”

上官平望着她，惊奇的道：“姑娘这话，在下有些莫测高深。”

衣染香神秘一笑道：“有些话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师傅说：上官掌门人是聪明人，只要我点到为止。”

上官平道：“交手有点到为止，说话也有点到为止么？”

衣染香道：“自然有了，这叫做一点就透。”

上官平满腹狐疑的道：“在下实在是个笨人，姑娘也许点得太轻，在下是一点也不透。”

衣染香抿嘴笑道：“点不透也没有关系，今晚有一个人要见你，他会和你说明白。师傅就是要我来转告一声，就是希望你有明智的抉择，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上官平攒眉道：“这件事既然十分重要，黎佛婆和姑娘都这样打着哑谜，在下如可猜得出来呢？”

衣染香道：“我们都不好和你明说，但又不得不事先提醒你，这都是为了你好。”

上官平思索着道：“在下猜想今晚要和在下见面的，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前次我到黑龙山庄来，见过杜掌门人：但听姑娘的口气，杜掌门人是个作不了主的人，令师黎佛婆，在贵教好像有很权威；但她为了今晚有人要见在下，事先还要姑娘来指点在下，似乎今晚要和在下见面的人，对在下十分重要，甚至可操在下生死……”

衣染香点着头，口中“唔”了一声。

上官平笑了笑：“令师黎佛婆都不敢明言，可见此人的身份还高过令师甚多，莫非今晚要见在下的会是贵教主么？”

衣染香好像吃了一惊，她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叮嘱着道：“上官掌门人只要记着我方才的话，要有明智的抉择，对你只有好处，好了，我该走了。”说着，从椅上站了起来。

上官平道：“姑娘且慢，在下真的没听懂你的意思，姑娘可否说得详细一些？”

衣染香朝他神秘一笑，笑得很美，也很媚，低低的道：“反正是一件好事，你只要一口答应就好了。”

她腰肢轻扭，像一阵风般往室外行去。

中午，傍晚，两次送饭菜来的，都是柳凤儿，上官平虽然穴道受制（其实他并未受制）但黎佛婆却把他当作“贵宾”看待，饭菜都十分精美，连茶水都是用最上等的茶叶泡的。

柳凤儿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不知道再不稀什么时候会来救他，她更不知道今晚教会会来。晚饭之后，柳凤儿退了出去，替他掩上了房门。

上官平靠在床头，闭目凝神，正在调息运功之际，突听房门轻轻被人推开，急忙睁眼看去，进来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的黑衣少女，只要看她一身打扮，就知是黎佛婆门下的十二金钗了。

那黑衣少女似是走得十分小心，脚下点尘不扬，也听不到一点声音，走近床前，悄声问道：“上官掌门人还能行动么？”

上官平问道：“姑娘是……”

那黑衣少女道：“时机急迫，你被她们点了什么穴道，我好替你解穴。”

上官平道：“姑娘究是要做什么？”

“你这人！”黑衣少女低声道：“我是来救你的了，此刻处境，虽然十

分险恶，但只要出了黑龙山庄，就可无虑了，你快告诉我被点了什么穴道？”

上官平一手掀开薄被，跨下床来，说道：“在下受制穴道已经解了。”

那黑衣少女惊喜的道：“如此就好，你快跟我走吧！”

她迅快掠近门口，侧身探头，朝门外看了一眼，就朝上官平招了招手，轻声道：“吹熄灯火，随手掩上房门，跟着我走，就不可再出声了。”

上官平点点头，抬手熄了灯火，跟着闪出房，就随手把房门拉上。

那黑衣少女身法极为轻灵，穿行过一条回廊，上官平跟在她身后，只觉暗影中似有不少石室，不多一回，从一道石屏风后转出大厅，只见厅上一张高背椅子后面站起一个长发披肩的黑衣少女，口中轻轻“呵”了一声。

给上官平领路的黑衣少女口中同样“呵”了一声。

厅上的黑衣少女立即打了手势，示意快走。

领上官平走出的黑衣少女点点头，朝上官平连打手势，意思要他走得快些。

当下由两个黑衣少女领先，身形掠起，宛如一双紫燕，快速穿出大厅，朝厅前一片天井飞去。

上官平心中暗道：“原来黎佛婆门下，早就有不少人混进来了，如此看来，魔教组织也就并不严密了。”

心中想着，人却跟着两女身后，掠过天井。原来这座方圆约有十余丈的天井，只是厅前的一间大石室，迎面有着数十级石级，三人几乎连大气都不敢透，飞一般跃登石级，等到石级尽头，又在一座大厅之上了。

两个黑衣少女朝上官平打了个手势，又迅速的掠出大厅。现在已经到了地面之上，外面的大天井已可以看到星月之光。

两名黑衣少女不向天井奔去，沿着长廊折而向左，再由长廊往后奔去，那是一条小巷，三人都没有说话，一路奔行，小巷尽头，已是黑龙山庄后面的一排小屋，那是厨房、柴房等多处了。

两名黑衣少女引着上官平闪入一间黝黑的小屋。

一名黑衣少女悄声道：“你们在这里暂停，我出去看看。”她闪身出去，很快就闪身而入，说道：“后面没人，我们出去。”

于是仍由两女领先，闪出小屋，掠近围墙，由一名黑衣少女向身后的上官平打了个手势，三人轻如飞燕，越墙而出，墙外不远，已是参天古木黑压压的树林。

他们堪堪掠入树林。只听走在前面的黑衣少女，低声喝道：“快伏下身来。”

上官平依言赶紧伏下身子，举目看去，原来墙头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个身穿白衣的汉子，一手摇着一柄白纸摺扇，目光炯炯朝林中投来，但他似乎并没发现什么，是以目光一瞥，就腾身飞起，划空朝前面射去。

走在前面的黑衣少女轻轻吁了口气道：“好险，我们只要再慢一步，就会被他发现了。”

另一个黑衣少女冷哼道：“没发现我们，是他的运气。”

先前的黑衣少女道：“我们纵然不怕他黑白双扇，但总是不让他们发现最好，我们快走吧！”

两名黑衣少女就一路走在前面，穿林而行，这一带古木深林，别说夜晚，就算大白天，只怕也很少透得进天光，林内一片黝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上官平练成“紫气神功”，目能夜视，但走在前面的两个黑衣少女，一

身武功也大为可观，她们穿行深林，只是稍微慢了一些而已！

上官平边走边道：“二位姑娘，如今出了黑龙山庄，在下可以自己走了，不劳引路，二位已经出来多时，还是早些回去的好，免得黎佛婆起疑。”

走在稍后一个“嗤”的轻笑道：“上官掌门人还以为我们是黎佛婆的门下吗？”

上官平听得一怔，问道：“难道二位姑娘不是她门下？”

稍后一个轻笑道：“自然不是了。”

上官平道：“那么二位姑娘是什么人呢？”

走在前面一个笑道：“黎佛婆门下的十二金钗会把上官掌门人救出来么？”

上官平道：“因为二位姑娘身上打扮，和十二金钗一样，在下还以为二位是她门下卧底的呢！”

走在稍后一个道：“我们不是打扮成这样，能混得进黑龙山庄去吗？”

上官平心中暗暗觉得奇怪，她们不是黎佛婆门下的十二金钗，也不像是再老哥哥派来的人，莫非是玄女门的人？”一面问道：“那么二位姑娘莫非是玄女门的人了？”

走在前面的一个咭的笑道：“是啊，我们是表小姐差来迎接表少爷的了。”

上官平被她笑得脸上不禁一热，心中迅速付道：“听她们口气，也不像是玄女门的人，那会是什么人派来的呢？”一面问道：“二位姑娘到底是什么人？”

走在稍后的黑衣少女道：“上官掌门人不用多问，到了地头，自会明白。”

走在前面的一个道：“我们把上官掌门人救出来，至少不会是恶意吧？”

上官平笑道：“在下如果不想留在黑龙山庄，谅她们也未必留得住在下，二位姑娘虽是好意，但如果没有二位姑娘相救，在下也一样可以出来，所以二位姑娘不肯实言相告，在下就不打算限二位姑娘去了。”

这话听得二个黑衣少女不禁慌张起来，走在稍后一个道：“那怎么行呢？你不跟我们去，我们……我们如何交代呢？”

走在前面一个忽然停下步来，回身道：“上官掌门人纵然不用我们相救，但我们至少费了好大一番手脚，才能偷偷的混入黑龙山庄，摸到地下石室下，我听人说过两句话，叫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上官掌门人总不能让我们无法回去覆命吧？”

上官平笑道：“在下可以跟你们去，但你们总该告诉在下是奉什么人之命来救我的，这总可以吧？”

走在稍后的黑衣少女道：“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人没有交代，我们就不敢多说，万一我们多说了一句，给主人知道，就会割下我们舌头来，那就永不能说话了，我们救上官掌门人，但上官掌门人岂不是害了我们姐妹么？”

上官平听得一呆，说道：“你们主人有这么凶？”

走在稍后的接口道：“是啊，我们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就要割舌头，这是我们的规矩咯！”

上官平道：“好，既然如此，那就不用说了。”

两名黑衣少女化愁为喜道：“上官掌门人那是答应跟我们去了？”

上官平应道：“好吧！”

三人重又穿林而行，上官平发觉方才一路往上，已经翻过了一座山脊，现在又开始往下行去。这样足足走了一顿饭的工夫，平常人至少也要走上大

半天了。

现在这片深林已经到了尽头，穿林而出，只见山麓间一片沃野，左首林下有一间茅舍，还有灯光。

两个黑衣少女走近茅舍，就脚下一停，一齐躬身道：“上官掌门人诸进。”

上官平举步跨入，只见室中坐着一个身穿大红道袍的道人，看到上官平立即站起身来，稽首道：“上官掌门人请了，贫道奉命在此接应，恭候多时，上官掌门人快快请坐。”

这道人脸红如火，连鬓苍髯，霎着两颗炯炯有神的金黄眼珠，笑得很亲切。

上官平朝他拱拱手道：“不知道长道号如何称呼？”

红袍道人道：“不敢，贫道南离生。”

上官平不知道南离生是什么人？但在礼貌上不得不拱手道：“原来是南道长……”

南离生不待他说完，抬抬手道：“上官掌门人请先坐下来歇息，贫道奉命接应上官掌门人而来，今晚恐怕无法成行，要在这里过夜了，只是这里仅系一间农寮，没有床铺，要委屈上官掌门人了。”

上官平听他两次提到“奉命接应”，不知是奉了何人之命来？这就依言在一把竹椅上坐下，问道：“不知南道长是奉了何人之命而来的？”

南离生微微一笑道：“这个贫道恕难作答，因为贫道奉命行事，敝上认为目前泰山之上，群魔乱舞，上官掌门人不宜再耽在山上，才要贫道赶来接应，而且敝上再三交代，上官掌门人的行踪，愈隐密愈好，此事上官掌门人见到了敝上，自会明白，要请上官掌门人多多原谅才好。”

他不肯说。

上官平心头泛疑，闻言不觉站了起来，抱抱拳道：“在下被黎佛婆劫持，虽蒙贵上派二位姑娘，把在下从黑龙山庄接引出来，在下至为感激，但在下受制穴道早已自解，纵或二位不来接引，谅那黑龙山庄也未必困得住在下，两位姑娘曾说贵上在此，在下才跟她们同来，俾当面致谢，如今贵上既然不在此地，在下毋须有人保护，南道长连贵上是谁，都不肯见告，在下那就告辞了，异日有缘，自当和贵上见面，道长见到贵上，请代在下致意吧！”

说完，举步朝门外行去。

南离生听得太急，忙道：“上官掌门人请留步。”

上官平道：“道长不用说了，在下另有要事，不克去见贵上了。”

南离生为难的道：“这个……”

上官平堪堪走近门口，只见青影闪动，那领自己来的两个少女并肩拦在门口，左边一个道：“上官掌门人，你不能走呀！”

右边一个道：“是啊，上官掌门人这一走，叫咱们如何向主人交代呢？”

她们已经脱下了黑衣，换上一身青布窄腰身劲装，披肩长发，也打了两条辫子，垂往鼓腾腾的胸前，肩头插着长剑，另有一番婀娜刚健之概。

上官平冷然道：“二位姑娘请让开。”

左边一个道：“上官掌门人要到哪里去？”上官平道：“在下到哪里去，何用告诉姑娘？”

右边少女道：“上官掌门人是我们主人要见的人，你这一定，教我们怎么办呢？”

上官平道：“在下说过，在下另有事去，不能随你们去见贵上，二位姑

娘快请让开。”

左边少女道：“上官掌门人不肯去，这教我们……我们……好生为难……”

上官平目射精芒，沉声道：“二位姑娘再不让开，休怪在下出手无情。”

右边少女霎着眼睛，说道：“怎么？上官掌门人要向我们出手么？”

上官平道：“不错，你们再不让开，在下被逼如此，说不得只好出手了。”

左边少女道：“上官掌门人难道不念我们姐妹冒险把你从黑龙山庄营救出来的么？”

上官平朗笑一声道：“在下若是不念你们从黑龙山庄把在下领出来的情，在下早就出手了。”

右边少女撇撇嘴道：“那你总该知道好歹，敝主人为了营救上官掌门人，煞费苦心，怎可不去见见敝主人，就要走呢？”

上官平道：“贵主人不在这里，在下又身有要事，非走不可，贵主人既要见我，难道过几天都不可以吗？”

左边少女道：“方才南道长已经和你说了，上官掌门人和敝主人见面一事，关系十分重大，也是越机密越好，所以上官掌门人实是非去不可。”

她们越是这样说，上官平心头越是泛疑，这南离生和两个少女，自己并不认识，说话又吞吞吐吐，行径诡秘，看来绝非好路数，这就冷冷一笑道：

“在下说过有事，就非走不可，贵上有事，可去伏虎寺找我。”

说完，双手一分，朝两女中间向两旁推开，人也跟着跨了上去。

他因对方只是两个少女自然也不会用上太大的力道。哪知他不推倒也罢了，这一推两名青衣少女口中娇“啊”一声，不退不让，双手同时疾发，纤纤十指舒展如兰，一手搭向上官平推去的手腕，一手却迅速无俦朝上官平肋下袭来。她们一左一右同时发动，不但手法奇特，快速绝伦，而且袭向肋下的五指，手掌翻动，几乎笼罩了肋下了五处大穴。

“兰花拂穴手！”

上官平没想到两名少女居然身负如此上乘武功，一时被逼得只好后退一步，才算没被她们指风袭中。

红袍道人南离生自从两女出现之后，他就没有再开过口，此时眼看二女一招之间就把上官平逼退，目中神光飞闪，暗暗点头，忖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她们这一手兰花拂穴，果然高明得很。”但他依然没有作声。

左首少女娇靥上泛起笑意，说道：“上官掌门人，得罪啦！”右首少女接着道：“上官掌门还是里面请坐吧！”

上官平退后一步，目光瞧了两女一眼，忍不住轻哼道：“看不出二位姑娘真是有一手！”

左首少女道：“上官掌门人夸奖。”

上官平道：“但二位姑娘要想拦住在下，只怕未必。”

右首少女眨着眼睛道：“上官掌门人可是还想试试吗？”

上官平朗笑一声道：“在下说过要走，二位姑娘既然不肯让路，在下自然还要试试了。”

随着话声，跨步上前，双手依然向左右推去。

这回他已知二位女子武功极高，出手就用上了五成力道，使的是一招“左右逢源”，手势甫发，立时有两股无形潜力应掌而生，分向二女涌去。

两个青衣少女忽然身形闪动，有如春风摆柳，腰肢轻轻一晃，就避开了

上官平的掌势，同时双手疾发，使的依然是“兰花拂穴手法”，随身欺近过来。

这回因她们并没分出手来化解，是以一双玉手上下晃动，纤纤十指，都采取了攻势，而且两人配合佳妙，同时闪身，同时进招，但二女双手所袭取的穴道，却并不相同。

这一来，等于有二十只手指，袭取上官平身前二十处穴道。

一个人武功再高，也只是一双手，自然无法兼顾，何况这二十处穴道，你就是挡了十九处，只要被击中一处，就足可把你制住，因为“兰花拂穴手法”并非一般点穴，被拂中了一处经穴，就会影响整条经络。

上官平推出的双掌已被她们避开，再待收回手来化解，已嫌不及，何况双方在门口动手，这道木门只容一个人进出，又受了地势的限制，不得不再次往后退下。

他二次被她们逼退，心头止不住有气，双眉一轩，说道：“在下只是不知贵主人是谁，不愿出手伤人，伤了和气，你们再不退开，那就休怪在下手不留情了。”

左首少女道：“上官掌门人要出手伤人，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右首少女道：“是啊，上官掌门人不能留下，我们又留不住上官掌门人，就是伤在你掌下，那也只能怪我们学艺不精

上官平看她们拦在门口，丝毫不肯退让，看来今晚不把她们击退，是无法出去的了。但她们“兰花拂穴手法”十分奥妙，以自己所学的武功，没有一种可以化解她们指法的，突然想到了“十八盘剑法”，自己何不以指代剑，也许可以破解她们手法。

心念这一转，立即双手骈指捏了两个剑诀，又大步跨上，喝道：“二位姑娘那就小心了。”右手一挥，朝前划出。

他如今内功何等深厚，这一以指代剑，心意一动，“紫气神功”就已贯注手指，手指划出，真气就随着透指而出，手上宛如多了一柄利剑一般，嘶然有声，朝二女身前划去。

两名青衣少女不知利害，还以为和方才一样，只要柳腰一晃，身形闪动，就可以闪避得开，两人同样闪身，又同时双手漾起，欺身过来。

怎知方才上官平只是使了一招，准备把她们推开就算，而且他学的武功，并没有什么变化精奇的手法，是以避开了就可以欺身过去，施展“兰花拂穴手法”，使他无法化解，不得不往后退下。

这回上官平以指代剑，使出来的是东岳派的“十八盘剑法”，第一招出手，第二、第三招可以源源出手，她们身法奇妙，但避开的只是第一招而已，等她们欺近身去之际，上官平右手一转，第二招又相继出手。

两名青衣少女只是身法、手法精妙，内功可比上官平差得何止天壤之别，身形堪堪飘近，双手还没递出，就觉一道凌厉指风，犀利无匹的划上身来！

差幸二女及时警觉，口中惊“啊”一声，双欢飘身闪开。

不，上官平指风堪堪划出，就被一道极柔的潜力逼住，同时只听一个清朗的声音笑道：“你们如何是上官掌门人的对手，还不退下？”

两名青衣少女听到声音，不禁大喜过望，立即双双躬下身去，说道：“小婢叩见会主。”

上官平抬目看去，只见一个身穿天蓝长衫手持摺扇的文士，面含微笑，潇洒的站在她们身后。

这人生得白面无须，修眉朗目，气宇轩昂，年龄不过三十出头，举止从容，正是七星会会主文曲星楚子奇。只见他朝上官平拱拱手，含笑道：“上官掌门人请了。”

上官平早已知道他投到了黎佛婆手下，那么他要两名青衣少女把自己从黑龙山庄救出来，岂不是魔教有意要他在扮演捉放么？他心念转动，不觉冷冷一笑，抱拳道：“原来是楚会主。”

楚子奇一步跨到门口，低声道：“时机急迫，上官掌门人请到屋内再说。”

上官平听他这么说了，只得退入屋中。

南离生看到楚子奇，立即稽首道：“属下见过会主。”

楚子奇只朝他颌首道：“事情已有变化，道兄不宜在此久留，你和珠儿她们，可先行离此。”

南离生躬身应“是”，匆匆往外行去。

楚子奇抬手道：“上官掌门人请坐。”

两人在竹椅上坐下，楚子奇目光一抬，说道：“上官掌门人心里一定尚有许多疑窦，但此刻兄弟已无暇多说，上官掌门人也许已经知道，此次论剑大会，业已变质，因为正有两股势力，争相摄取剑主头衔，作为他们在武林中扩张实力的张本……”

上官平道：“楚会主说的是魔教和玄女门？”

楚子奇道：“不错，而且目前已经有不少门派，落入他们魔掌之中，所谓不入于赤，则入于黑，上官掌门人在论剑会上，表演了一手，极为出色，正是双方亟欲争取的人，兄弟才要珠儿她们潜入黑龙山庄，把你引来此地，本来希望你秘密送下山去，再另行设法，逐一救出被他们双方利用的各派中人，这是釜底抽薪之计，可以使她们无法利用五岳剑派和其他门派……”

上官平听到这里，才知自己误会了他，一面问道：“他们自己已有相当实力，为什么还要利用各大门派呢？”

楚子奇笑了笑：“上官掌门人也许还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魔教，在二十年前，不，二十年前江湖上虽有一次重大的变乱，但其实只是魔教死灰复燃而已，他们早在三百年前，已经有很大的势力，三百年来，不断的在骚扰武林，因此如果他们仍以魔教之名，在江湖活动，必然会受到各大门派的注意，甚至得不到江湖上的支持，因此他们必须伪装，当然，能掌握几个门派，自然更好了。”

他口气稍顿，接着道：“另外一个玄女门，她们前身就是玄阴教，说起来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当然也是左道旁门的邪教了，他们的情形，几乎和魔教无异，几次三番捣乱江湖，但都被各大门派扑灭，才易名玄女门，当然玄女门三个字，还会使人联想到她们就是玄阴教。因此这次的手法，也完全和魔教一样，首先掌握了中岳剑派的钟大先生，夺得剑主的头衔，第二步当然要利用钟大先生联络五岳剑派，再扩大到江湖各门各派……”上官平心中暗道：“你还不知道假钟大先生现在已经换了真钟大先生了。”但他这话并来说出口来。

楚子奇又道：“据兄弟所知，目前被魔教罗致的有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东岳派的石敢当祝南山、北岳派杜东藩、少林寺铁打罗汉能远大师和敝会等，被玄女门罗致的有中岳派钟大先生、八卦门宋景阳、五行门侯世海等门派。”

上官掌门人试想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一旦爆发，各大门派势必卷入这场是非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杀劫，可以引起整个江湖的血雨腥风，即

使双方的人都来个同归于尽，死伤的依然是各大门派的人，他们双方都隐居幕后，损失不会太大，兄弟不在各大门派，创立也只是一个小小七星会，介兄弟是江湖人，心之所危，自然要尽我江湖人的一份心意，希望能消灭这场祸乱……”

上官平听到这里，不觉肃然起敬，站起身，一把抓住楚子奇双手，说道：“楚会主有此心意，兄弟无任敬佩，如果用得着兄弟之处，兄弟愿意听凭差遣。”

他这一握住楚子奇双手，只觉他手掌柔软如绵，纤小有如女子！

楚子奇也没料到他会一下握住自己的手，一张清俊的脸上，微微一红，说道：“上官掌门人请坐，能有你这句话就好，老实说，兄弟就因为目前双方正要积极争取的，就是上官掌门人，本想要南堂主他们把上官掌门人秘密领下山去，但这一计划，如今已经行不通了。”

上官平道：“为什么？”

楚子奇道：“因为魔教教主已经亲自到了泰山，对上官掌门人被人从黑龙山庄救走，极为震怒，此刻泰山各处通道，已被悉数封闭，正在到处搜索之中，一时之间，已经无法下山。”他从衣袖中取出一张人皮面具，随手递来，一面说道：“上官掌门人快戴上面具，后面屋里，有一套庄稼人的服装，本来就是替你准备的，但如果易装下山，自会被他们识破，如果上官掌门人一个人在此茅舍之中，只要不露出破绽来，还能混得过去。”

上官平接过面具，问道：“楚会主呢？”

楚子奇道：“兄弟已奉到黎佛婆的通知，要赶去黑龙山庄，但过了今晚，兄弟自会派人来和上官掌门人联络，好了，你快去换过衣衫，兄弟也要走了。”说完，迅速的闪身出门。

上官平心中暗道：“自己听说七星会在江湖上并不算很正派的组合，却想不到在江湖动乱之际，各大门派毫无警觉之心，却由一个平日被认为不算名门正派的七星会，在独力奔波，挽救这场杀劫。”

心中不禁对这位七星会主楚子奇生出好感来，只可惜他走得太匆忙了，不然，自己可以告诉他这边，有再老哥哥等人，也在暗中为此事筹划。

他看楚子奇说得这么严重，也不敢怠慢，掩上木门，一掌扑熄灯火，迅快把面具戴上，用手掌在耳根、发际等处贴紧，就转身往后面走去。

这间茅屋，其实只是一间草寮，一共只有一间，后面是狭仄的厨房，只有一个小火炉，一张破旧的半桌和一个小凳，也是竹制的。

上官平目能夜视，目光一掠，半桌上果然放着一套蓝布旧衣衫，还有一双破旧的布鞋，这就脱下长衫，换上了短褂，然后把长衫团成了一团，连同长剑，一起塞到一堆木柴下面。他刚把一堆木柴放好，就听到有人飞快的朝茅屋奔来，这来人轻功极佳，上官平如非在祖师洞中练成“紫气神功”，绝难听得出来。

那人一直奔到门口，才行站停，就用手叩着门，问道：“喂，里面有人么？”

那是一个低沉苍老的妇人声音！

上官平一下就听出来了，那正是不别而去的姑姑，心中不禁一喜，正待开口答应！

就在此时，突听耳边响起一个细如蚊子的声音说道：“小兄弟，你不是改了装么？嘻嘻，那就只好六亲不认了。”

上官平听得一怔，这“传音入密”说话的是老哥哥再不稀！心想：“原来老哥哥也来了，他要自己六亲不认，那就是说连姑姑也不可告诉她了。”

门外老妇人听不到有人答应，又举手敲着门，叫道：“喂，里面有人么？”这回她把木门敲得“砰”“砰”有声。

上官平不能不答应了，但他记着老哥哥的话，“六亲不认”，想来老哥哥必有原因，当下改变声音，把话声装得老气一点，其实他连自己都不知道戴了楚子奇这张面具，不知是老年还是中年？一面说道：“来了，外边是什么人，深更半夜的敲门……”

他先打着火石，点起了灯烛然后过去打开了门。

姑姑还是那副打扮，一脚跨进茅屋，这间茅屋地方不大，转个身就差不多了，她炯炯目光只朝屋中一瞥，就问道：“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上官平望着她问道：“老婆婆，你……”

老妇人冷冷的道：“我问你，这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没有人？”

上官平道：“我是人家雇来看山的，自然只有一个人了，老婆婆是……”

老妇人看着他问道：“刚才有没有人来过？”

上官平摇摇头道：“没有。”

老妇人哼了一声道：“真的没有？”

上官平道：“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怎么会有人来？”老妇人目光冷厉，说道：“你敢骗我！”

上官平道：“我没骗你……”

老妇人目光一注，忽然笑道：“那么你就是上官平了。”上官平不知她如何看出来，忙道：“不……不是，老婆婆一定认错人了。”

“是么？”老妇人轻哼道：“我一路找来，人会说谎，小白（她袖里有一条小白蛇）是不会说谎的，你连姑姑都不认了？”

上官平道：“老婆婆，我真的不是……”

“那好！”老妇人冷声道：“你说上官平在哪里？”

上官平心中暗道：“原来她并没看出来！”

哪知心念方动，突见眼前白影一闪，头颈冰凉，那小白蛇已经缠上了颈子，一颗三角小蛇头，吐着线一般的红信。缓缓昂了起来，两颗红色的小眼珠盯着自己，只要老妇人吹声口哨，它就会奉命惟谨，朝自己咽喉咬下。心头一骇，急急叫道：“老婆婆……”

老妇人冷冷的道：“说，上官平有没有来过？到哪里去了？”上官平还没得来得及开口，只听门外响起一声朗笑，说道：“原来兰儿也在这里！”

随着话声，走进一个白衣中年儒生来！

这人看去不过四旬左右，生得面如美玉，白得晶莹有光，两道浓浓的剑眉，一双神光湛然的眼睛，鼻正口方，胸前留着黑须，神态潇洒，甚是飘逸，脸含微笑，缓步走了进来。

门口，同时也出现了两个人，那是黑白双扇聂大成、聂大器，他们像是白衣中年人的跟班，只是站在门前，没跟进来。

这人上官平并不认识，但老妇人听到他的声音，身子微微一震，急忙一招手，把围在上官平颈上的小白蛇迅快收了回去。

白衣中年人看了上官平一眼，问道：“兰儿，他就是上官平么？”

老妇人道：“我不是什么兰儿。”

她话声出口，好像要夺门而出，但白衣中年人刚跨进门口，正好挡住了

她的去路。

白衣中年人忽然呵呵一笑，带笑喝道：“兰儿，在为父面前，不许再胡闹了！”

上官平听得心头大奇，姑姑会是这白衣中年人的女儿？他不过四十来岁，姑姑已经五十多了。”

老妇人举止有些慌张，口中说了声：“我……”

白衣中年人蔼然微笑道：“你这点易容术，如何瞒得了为父，快把面具、假发取下来，哈哈，堂堂朝阳教的公主，岂可扮成又老又丑的村妇？”

上官平听得又是一怔，姑姑是朝阳教的“公主”，朝阳教不知又是什么教？

老妇人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说了句：“好嘛，不扮就不扮。”

这句话，连口音也全变了，本来老妇人的话声，低沉而苍老；但在这刹那之间，她声音居然变得又娇又脆，宛如出谷黄鹂！

接着老妇人果然举手从她头上摘下一蓬灰白的假发，再伸手从她脸上揭下一层薄膜般的假面皮来。

这下直看得上官平几乎惊“咦”出声，原来自己一直叫着她“姑姑”的老妇人，竟然只是一个二九年华，清丽绝俗的小姑娘！

那是一张宜喜宜嗔的脸孔，吹弹得破的鹅蛋脸上，两道细长的剑眉，只是没有她爹那么浓，一双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美眸含光，笔直的鼻梁，和两片红菱般的嘴唇，整个脸上，洋溢着少女的青春气息，简直美而且娇。

这娇滴滴的模样，任你男女老少，可以说人见人爱！

冷雪芬美得清淡，有如梨花，她却美得娇艳，就像杏花，如果两人站在一起，应该是春花秋月，就是有最好眼光的鉴评家，也难下评章。

公主取下面具，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转动了一下，和上官平的目光乍一接触，玉颊登时飞起了两片红霞，口中“嗯”了一声，扑到白衣中年人身边，不依道：“爹是跟着女儿身后来的？”她一手挽着爹的左臂，接着道：“爹，我们走吧！”

白衣中年人含笑道：“你不是找上官平来的么？”

公主小嘴一噘，说道：“他……又没在这里。”

白衣中年人看了上官平一眼，问道：“你不想再问问他么？”公主摇着头道：“女儿问过了，他不知道。”

白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他不是上官平？”

上官平心头“咚”的一跳！

公主抢着道：“他不是的，爹，我们走吧！”

上官平登时明白过来，她如果没看出来，自己只是一个庄稼人，她取下面具来就用不着脸红，正因她一向扮作老妇人，现在自己面前戳穿了，才羞红了脸，正因她已经知道自己是上官平，才要她爹走的，还故意说自己不是上官平。

白衣中年人呵呵一笑，用手拍着公主挽在他臂弯上的手背，说道：“兰儿，你还记得为父方才说过的一句话么？”

公主忽然伸手取出一方绣帕，掩着鼻子，攒攒眉道：“爹，这间茅屋里有一股秽气，我们到屋外去说好吗？”

白衣中年人莞尔一笑道：“你好像急于想离开这里？”

公主掩着鼻子，说道：“是啊，难道你老人家闻不出来？这里好像有一

股霉味，难闻得很。”

“不忙！”白衣中年人道：“为父刚才说，你这点易容术，如何瞒得过去？现在这句话依然适用。”

公主惊异的道：“爹，你在说什么呢？”

白衣中年人朝上官平微微一笑道：“小伙子，你这点易容术，同样也瞒不过老夫的眼睛，你自己把面具取下来吧！”

公主忙道：“爹，他不是上官平，真的不是的。”

白衣中年人含笑道：“他既然不是上官平，你就不用帮着他说话了。”

上官平心知自己既已被他看出来，再掩饰也没有用，这就腰干一挺，抱抱拳道：“在下正是上官平，阁下要找在下，不知有什么事？”“哈哈！”白衣中年人大笑一声，回头朝公主说道：“兰儿，你看，他不是自己承认了么？”

就在离这间茅屋左首十来丈远的一片浓林中，正有两个人在藏身在一棵枝叶浓密的大树之上。

这两人，一个是醉态可掬的小者头，一个是一身蓝绸劲装的少女，他们正是从黑龙山庄出来的再不稀和冷雪芬，他们踞坐在大树交叉的枝桠上，用手拨开枝叶，凝目注视着茅屋中的动静。

冷雪芬披披嘴，轻哼道：“原来她还是一个绝色女子，难道平哥哥真的一直都不知道吗？那怎么会叫她姑姑的呢？”

再不稀耸耸肩笑道：“小表妹，你不是叫我老哥哥吗？也许老哥哥脸上也戴了劳什子的人皮面具，揭下来说不定是个美男子，你知不知道？”

冷雪芬清丽的脸上，不禁被他说得一红，轻啐道：“老哥哥，人家和你说正经事儿，你开什么玩笑？”

再不稀道：“说正经就说正经，其实也只有你呆头鹅的表哥看不出来，老哥哥我早就知道了。”

冷雪芬道：“你早就知道她是推？”

再不稀道：“自然是魔教公主了。”

“快别说话！”冷雪芬目注茅屋，说道：“平哥哥怎么取下面具来了？”

再不稀道：“宇文教主是什么人，戴个面具，就能瞒得过他？小兄弟既然被他戳穿了，自然只好取下面具来了。”

冷雪芬道：“老哥哥他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怎么不和我说呢？”再不稀道：“他们说的，都没什么重要的，重要的话，老哥哥自会和你说的。”

刚说到这里，只见五六条人影疾如流星飞射而来。

再不稀攒攒眉道：“糟糕，怎么他们也来了？”

冷雪芬还没看清人影，问道：“来的是什么人呢？”

再不稀道：“是钟大先生和你大师姐。唔，还有一个好像是穿翠绿衣裙的女子……”

“啊，那是我师叔了！”冷雪芬喜道：“我要不要出去呢？”

再不稀道：“别忙，我们躲在这里，更为有利，这时候还不宜出去。”

说话之际，那几道人影已经到了茅屋前面。

黑白双扇老二聂大器冷声喝道：“来的是什么人？”

为首一个是身穿翠绿衣裙的女子，看去约莫三十出头，罗髻拥黛，眉目如画，体裁妖娆，一双秋水般眼睛朝黑白双扇一掠，回头望着身后冷雪娥娇

声问道：“雪娥，这两个是什么人呢？”

冷雪娥躬身道：“启禀师叔，他们就是黎佛婆手下黑白双扇。”

冷雪芬直等他们停下身来，才看清楚，最前面的果然是师叔冷无双、第二个是大师姐冷雪娥、第三个是钟大先生祁天寿（她还不知道已经换了真的钟大先生），最后是三位护法，身穿灰布长袍的老者。

冷无双目光一注屋内，问道：“屋内还有三个人是谁？”

冷雪娥并不认识白衣中年人父女，只是低声道：“那个穿着庄稼人打扮的就是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了。”

冷无双道：“他就是雪芬的表哥么？还这么年轻。”钟大先生看到上官平，心中一喜，说道：“上官老弟在这里，二姑娘（冷雪芬）也一定在这里的了。”

冷无双回头道：“你去叫上官平出来，问问他，雪芬呢？”

钟大先生走下一步，正待发话！

屋内的朝阳教主白衣中年人早已看到门外来人，不觉面含微笑，举步跨出茅屋，目光一抬，拱手道：“钟大先生请了，二十年不见，你老哥还认识老夫么？”

他不过四十左右的人，居然自称老夫，口气甚是托大。钟大先生心头暗暗吃惊，忖道：“这魔头二十年来居然丝毫不老，看来他内功已臻上乘境界了。”一面故作一怔，目注白衣中年人，说道：“阁下莫非是宇文教主么？”

“哈哈！”白衣中年人大笑一声道：“睽违不过二十年，钟大先生怎么连老夫都不认识了么？”

钟大先生一手捻须，也呵呵一笑道：“因为宇文教主驻颜有术，太年轻了，兄弟才不敢说出来了。”

白衣中年人微微一笑，拱手道：“老夫听说钟大先生荣膺剑主，可喜可贺，只是你老哥乃是堂堂中岳派一派掌门，怎么和玄女门联成一气了？”

冷无双眼波一转，朝钟大先生问道：“钟掌门人，这位是……”

钟大先生忙道：“他就是朝阳教宇文教主了。”

白衣中年人呵呵一笑，拱手道：“冷姑娘不认识老夫，老夫却知道你是人称绿娘子，大名鼎鼎的冷无双冷姑娘对不？”

冷无双听得格的一声娇笑道：“朝阳教宇文教主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冷无双女流之辈，算得什么，不过今晚能从你宇文教主口中说出来，冷无双当真是倍感荣幸之至！”

她话声一顿，接着说道：“至于方才听宇文教主的口气，好像认为钟大先生堂堂一派之主，不该和玄女门联成一气，似乎对玄女门有不屑之意，玄女门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个门派，追随剑主，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更何况我有两个侄女，转投到中岳派钟大先生门下，自然会和中岳派走得近些了。”

“哈哈！”白衣中年人拱拱手道：“原来如此，那倒是老夫失言了。”

冷无双又是格的一声娇笑，说道：“不但如此，咱们今晚联成一气，乃是找人来的，钟掌门人一向独来独往，人手自然不足，他为了有一个小兄弟和一个门下弟子，被人使用下五门的迷香掳走了，才通知小妹协助他来找回的，宇文教主可知咱们要找的是什么人吗？”

再不稀回头嘻的笑道：“小表妹，你那师叔，果然口齿犀利得很。”

冷雪芬道：“师叔和钟大先生是找平哥哥和我来的，我要不要出去呢？”

再不稀道：“你不是为了要救你表哥来的么，就凭你师叔和钟大先生，还有那三个老头，要想从宇文教主手里，把人带走，那可还差得远呢，咱们自然还是不露面的好。”

冷雪芬道：“这宇文教主有这么厉害么？”

再不稀耸耸肩道：“他本领可大着呢，咱们能大摇大摆的从黑龙山庄出来，是老哥哥先声夺人，把他唬住了，如果说到动手，天底下能和他打个平手的人，只怕也不多了呢！”

只听白衣中年人大笑一声道：“你们莫非是找上官平来的？”

冷无双娇笑道：“宇文教主说对了一个，但是还少说了一个。”

白衣中年人一手摸着黑乌发亮的飘胸长须，微微一笑道：“还有一个是谁？”

冷雪娥冷笑一声道：“魔教擒去了我师妹，教主会不知道，这倒真是笑话。”

白衣中年人突然脸色一沉，目中射出两道慑人的精芒，直向冷雪娥逼视过来，沉声道：“女娃儿，你说什么？”

他话声说得并不重，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冷雪娥和他目光一对，心头不知怎的生起一股寒意，嗫嚅的道：“我……”

冷无双连忙接口道：“难道冷雪芬不在你们手里？”

“哈哈！”白衣中年人朗笑一声道：“老夫说不知道，天下还有人不敢相信，你们呢，相不相信？”

钟大先生道：“宇文教主一向言出不二，你说的话，兄弟自然相信，只是小徒是上官兄弟失踪之后，第二天也随着失踪，是以只当也落在贵教手里……”

白衣中年人道：“钟大先生说的令徒，可是上官平的表妹么？”

钟大先生道：“正是上官兄的表妹冷雪芬。”

白衣中年人道：“那小姑娘确是到黑龙别府去过，但跟她老表哥走了。”

钟大先生听得一怔，他不知冷雪芬的老表哥是谁？”

冷无双道：“刚才钟掌门人也说了，宇文教主一向言出不二，既然雪芬不在黑龙山庄，自是可信，但上官掌门人总是贵教劫持的吧？”

白衣中年人道：“老夫也是刚才找到上官平，老夫只是想见见他，并无劫持之意。”

冷无双道：“我也想见见他，宇文教主怎么不请上官平出来呢？”

白衣中年人朗笑道：“冷姑娘可是认为老夫制住了他么？”老夫为人一向不喜勉强什么人，所以也从不用制人的手法。”

一面回身说道：“上官平，你也出来吧，冷姑娘要见你呢？”

在白衣中年人跨出茅屋之际，公主红着脸，悄声道：“上官平，待会不论爹说什么，你都要答应。”

上官平为难道：“这……”

公主急道：“你一定要答应，你一定要听我的。”

上官平看她甚是焦急，只得点点头应了声：“好。”

这时听白衣中年人的话声，正待举步走出！

公主又悄悄嘱咐道：“刚才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千万要记住。”

上官平举步走出茅屋。

钟大先生立即迎着道：“上官兄弟，你没事吧？”上官平连忙拱手道：

“钟老哥哥，兄弟很好。”

上官平的身后跟着走出来的是宇文公主。

冷雪娥目光一瞥，冷笑一声道：“原来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我们在到处找你，上官掌门人却躲在这里……”

上官平被她说得脸上一红，公主更是粉脸发赧，瞪了他一眼。

冷无双道：“上官平，你可曾见过雪芬吗？”

上官平道：“没有。”

冷雪娥哼道：“他有了如花似玉的新人，哪里还记得什么表妹？”

钟大先生怕上官平年轻人脸上搁不住，连忙含笑道：“雪娥，上官兄弟也许真的没见雪芬？”一面朝上官平道：“上官兄弟既然没有失踪，咱们回去吧！”

“且慢！”白衣中年人道：“上官平是老夫找到的，老夫还有事要和他谈谈，他自该先去黑龙别府了。”

冷无双道：“宇文教主方才还好像说过不勉强人，这话不知还算不算？”

白衣中年人道：“老夫勉强了谁？”

冷无双道：“第一、自然是上官平，你知道他愿不愿意跟你去黑龙山庄？第二、就是我们了，上官平是应钟掌门人之邀，在碧霞宫作客，是你们用下五门的迷香劫持来的，现在钟掌门人找到了他，要把他接回去，这也是人之常情。宇文教主有事要和上官平谈谈，自无不可，应该先让上官平回去，你们再来邀请，现在不让上官平回去，你知不知道钟掌门人愿不愿意呢？这两者之间，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宇文教主就不是勉强人了吗？”

白衣中年人轻哼道：“在老夫面前，还没有敢这样说话的人，你果然很会说话！”

冷无双道：“这话难道我说错了么？”

白衣中年人微哼道：“待会你自会知道有没有说错。”一面朝钟大先生问道：“钟大先生是不是同意老夫请上官平去黑龙别府？”

## 第十六章丈人看女婿

钟大先生大笑道：“宇文教主怎么不同问上官老弟呢？”

白衣中年人目光投到上官平脸上，说道：“上官平，此地离黑龙别府较近，老夫想请你随我去一趟黑龙别府，因为老夫有事想和你谈谈，但老夫不勉强，你愿不愿意去？”

公主就站在白衣中年人的身后，目露希冀之色，望着上官平暗暗点着头。

上官平似乎思索了下，就点头道：“好，我可以随你去。”

隐身树上的冷雪芬心头一黯，披着嘴道：“他……”

“嘘！”再不稀连忙“嘘”了一声，低低的道：“小表妹，你不用难过，是我叫他去的。”

冷雪芬气道：“为什么？”

再不稀低声道：“我本来就不打算把小兄弟救出来的，就是那个文曲星多事，把他弄了出来，所以我告诉小兄弟，快些答应。”

冷雪芬道：“你不救他，还要他进入虎口去？”

再不稀道：“老哥哥慢慢自会告诉你的……”

上官平一口答应，钟大先生已经感到奇怪，那是再不稀已经用“传音入密”先告诉过他了，但他仍须故意面露惊诧之色，望了上官平一眼。

白衣中年人呵呵一笑道：“好了，你们都听到了，这是上官平亲口说的，老夫并不勉强他吧？”

说到这里，左手大袖一挥，说道：“你们可以走了。”

他这一挥，看上去并不用力，但冷无双神色突然间变得十分凝重，一手拉过冷雪娥，急急往后跃退，右手闪电般向前推出一掌，哼道：“宇文教主还要乘人不备，暗暗袭击，不是有损你教主的威名吗？”

白衣中年人大笑一声道：“老夫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么，你会知道有没有说错话，凡是对老夫不敬的人，如在二十年前，早就躺在老夫面前了，现在老夫脾气好得多了，但也总得稍予惩罚。”

说到这里，左手大袖再挥，这回从他袖中飞出两个小纸包，很缓慢的朝冷无双面前飞去，一面接着又道：“绿衣娘子，这是两包‘天锡丹’，你和你侄女回去每人以温水吞服一包，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只要不妄动真气，可以无事。”

冷无双听得脸色大变，伸手接住纸包，冷笑道：“很好，我会记下这笔帐的。”

白衣中年人呵呵一笑道：“凭你绿衣娘子，要向老夫讨回这一袖之仇，还要勤修苦练二十年。”

绿衣娘子冷双无一手拉着冷雪娥，喝道：“我们走。”

钟大先生朝白衣中年人拱拱手道：“宇文教主二十年不见，果然神功又精进甚多，兄弟少陪。”

那三个灰衣老人一言不发，跟着钟大先生身后而去。

白衣中年人一手携着公主纤手，含笑道：“上官平，咱们也该走了。”

三人相偕离去。

冷雪芬看得惊疑不信的道：“他挥了下衣袖，我师叔就会受伤吗？”

再不稀嘻笑道：“你不信？”

冷雪芬道：“这我真有些不相信，我听师父说，师叔的‘玄女九转掌’，

已经很少有人能敌。”

再不稀道：“你师父那是指江湖上一般高手而言，这位宇文教主是武林中特级高手。”

冷雪芬道：“老哥哥知道他衣袖一挥，是什么功夫呢？”

再不稀道：“宇文教主的‘先天无极尺’、二十年前就能伤人于无形，两丈之内，无人能挡，何况二十年后？”

冷雪芬不觉一呆，说道：“这么说，就没有人能胜得过他了？”

“有。”

再不稀缓缓从树上爬了下去，等到双脚落地，才舒了口气，自言自语的道：“所以做猴子还是没做好人好，猴子整天蹲在树上，这有多累？”

冷雪芬一跃下地，问道：“那是什么人呢？”

再不稀道：“什么是什么人？”

冷雪芬咦道：“你怎么忘了？方才我问你，是不是没有人胜得过宇文教主的‘无极尺’，你说‘有’，那是什么人呢？”

“哦！”再不稀搔搔头皮，说道：“这个……现在不能说。”

冷雪芬道：“为什么不能说呢？”

再不稀道：“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没有为什么？”

冷雪芬撇撇嘴道：“那就是你不知道了。”

再不稀两颗豆眼一瞪，说道：“谁说我不知道？”

冷雪芬道：“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能说？”

再不稀直是摇头，说道：“这个真的不能说。”

“你不知道那就算了。”

冷雪芬道：“我也不想听了。好啦，我可要走了。”

再不稀忙道：“你不能走，你和我这老表哥在一起，你一走，老表哥就没事做了。”

冷雪芬道：“我师叔和大师姐回来了，我自然要回去了。”

再不稀急道：“你不是要救上官平吗，他跟宇文教主去了黑龙山庄，那可危险得很。”

冷雪芬一怔道：“是你要平哥哥去的，既然危险，你为什么要他去呢？”

再不稀直搔头皮，说道：“没错，是我要他去的，方才的情形，他不去成么？但他去了之后，我越想越不对了。”

冷雪芬听得直是跺脚，埋怨道：“你这也真是的，一会说他去了好，一会又说他去了危险，现在那……可怎么办？”

再不稀道：“只要你听老表哥的话，小兄弟就不会有危险了。”

冷雪芬道：“你要我怎么听你的话呢？”

再不稀道：“为了你表哥，你暂时不能回碧霞宫去。”

“好嘛！”冷雪芬道：“还有呢？”

再不稀笑嘻嘻的道：“你知道天底下有什么功夫可以破‘先天无极尺’气功么？”

冷雪芬道：“你不是说不能说么？那我就不要听。”

“你不想听了，我就非告诉你不可。”

再不稀忽然压低声音说道：“普天之下，只有‘紫气神功’可以破‘先天无极尺’气功。”

冷雪芬听得心头一愣，睁大双目说道：“平哥哥他……”

“嘘！”再不稀急忙拦着道：“你知道就好，不用说出来。”

冷雪芬吁了一口气，笑道：“既然……那就不会有危险了。”

她“既然”下面，果然没有说出来。她的意思自然是说：“既然平哥哥的‘紫气神功’能够克制‘先天无极尺’，那就不会有危险了。”

因此她心头也就放下了一块石头。“谁说的？”

再不稀道：“就是因为这样，才危险呢！”冷雪芬道：“这我就不懂了。”

再不稀在树底下坐了下来，用手拍拍身边的树根，说道：“你也坐下来，老表哥慢慢的告诉你。”

冷雪芬依言蹲着坐下。

再不稀道：“宇文教主练的是‘先天无极尺’，他自然知道有什么功夫是他的克星。他为什么会在泰山之上建立了一座黑龙山庄？自然就是为了要找克制他的功夫，他先前把石敢当祝南山当作泰山掌门人，才要黎佛婆和黑自双扇住在苗山庄，就是为了结交祝南山。

后来你平哥哥年纪轻轻，在论剑大会上一鸣惊人，而且还是泰山派掌门人，自然是得了泰山派的真传，所以他才闻讯赶来，要见见你平哥哥，黎佛婆不明底细，为了讨好教主，就把他劫持了去，没想到文曲星却把你平哥哥从黑龙山庄救了出来。

宇文教主据报，自然大为震怒，他黑龙山庄居然任人出入，把人救走，才出动人手，到处搜索，他找到这里，发现你平哥哥，把他约了去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

冷雪芬奇道：“老哥哥，你一直和我在一起，我们是发现了平哥哥的姑妈，才跟来的，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这是想当然耳！”再不稀耸耸肩，得意的笑道：“天底下的事，你老表哥只要摸到一点影子，就可料到个八九成。”

冷雪芬忽然哦了一声道：“你方才说平哥哥会‘紫气神功’，怎么会有危险呢？”

再不稀道：“你当宇文教主是好人？他既志在‘紫气神功’，自然要软硬兼施，非逼着你平哥哥交出‘紫气神功’口诀来不可，虽然我方才交代过他，只要说练的只是入门工夫，还没练全，要他切莫展露，临时须得随机应变，但宇文靖是什么人，岂能瞒得过他？”

冷雪芬道：“平哥哥只要不说出来就是了。”

再不稀摇摇头，笑道：“他想得到‘紫气神功’，并不是想学，而是想把它毁去，毁去了，他就再没有克制他的武功了，如果你表哥不肯说，只要他证实上官平确实练成了，他就不需要上官平说出来了。”

冷雪芬道：“为什么又不需要平哥哥说出来了呢？”

“嘻嘻！”再不稀望着她耸耸肩，才道：“把人毁去了，不是神功也没有了么？”

冷雪芬不由得打了一个冷噤，全身机伶伶的一颤，说道：“你不要说得这么可怕好不？平哥哥既然会‘紫气神功’，还会怕他么？”

“哈，这叫做杯水车薪！”再不稀道：“杯水车薪，你懂不懂？‘紫气神功’虽能克制‘先天无极尺’气功，但这好比水能把火熄灭，你表哥练功日浅，虽然是水，却只有一杯，宇文靖是火，但却有一车子薪都烧着了，一杯水怎能扑得灭火呢？”

冷雪芬听得双眉紧蹙，发愁道：“那怎么办呢？”

再不稀笑道：“老表哥方才不是说过了，要教你平哥哥，你只要跟着老哥哥走，那就绝不会错，不过这些话就是连你大师姐、师叔，甚至连你师父来了，都不能泄漏一个字，一切自有我这老表哥会安排的。”

冷雪芬点点头，又问道：“你真的有办法？”

“哈！”再不稀得意的笑道：“要是我老表哥没有办法，天下就没有办法了。”

口中说着，人已站了起来，往林外便走。

冷雪芬跟在他身后问道：“老哥哥，我们现在要到哪里去呢？”

再不稀回头道：“你表哥没把宝剑带走，老表哥自然要替他收起来了。”

上官平随着白衣中年人父女，回转黑龙山庄。

白衣中年人领着他进入一间精致的小客室，三人落坐之后，一名青衣女子送上三盅莲子羹，便自退下。

白衣中年人端起瓷盅，一手用银匙舀着莲子羹，慢慢的吃着，一面抬目问道：“上官平，你知道老夫是谁么？”

上官平微微摇头道：“不知道。”

白衣中年又道：“那你可曾听说过朝阳教么？”

上官平依然摇头道：“没有。”

白衣中年人不觉一怔，忖道：“这小子当上了泰山派掌门人，却连朝阳教都没听人说过。”

一面含笑道：“那你总听说过魔教吧？”

上官平点头道：“听说过，那也只是这一两天内才听说的。”

白衣中年觉得他为人极为老实，他虽然不大喜欢老实的人；但上官平说的很坦率，他喜欢说话坦率的人。一手摸着垂胸黑须，微微含首，接着说道：“江湖上把朝阳教说成魔教，这是一向目称名门正派的人对本教的一种诬蔑，好像除了他们，天下尽是左道旁门，须知本教是佛教的一支，因为东来最早，如朝阳之升，故名朝阳。”

上官平道：“天下任何教会，创立之始，都是劝人为善，本来并无邪正之分，邪与正，是人为的，庙堂之上，人人都以儒教自许，但大奸大恶，都出在儒教，难道儒教是邪教么？在下一直认为教无邪正，门派也没有正邪之分，只有人才有邪正，行之正则正，行之邪则邪。”

白衣中年人听了他这两句话，似是极为高兴，呵呵一笑道：“小兄弟果然不愧是一派掌门，年纪虽轻，却颇有见地，老夫就是朝阳教主宇文靖。”

他一指“公主”，说道：“她是老夫独生女儿宇文兰，你们不是很熟么？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上官平脸上一红，说道：“没有，在下一直以为她是一位老婆婆，所以叫她姑姑的，直到方才才知道她竟是一位姑娘家……”

宇文兰一张粉脸也红馥馥的，一双黑白分明的眼波瞟他一眼，抿抿嘴，笑道：“你自己说要叫我姑姑，又不是我说的，真是呆头鹅！”

宇文靖看着女儿那份娇羞还喜的模样，再看看上官平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泰山派掌门人，心中暗自点头，缓缓说道：“兰儿自幼丧母，老夫未免对她稍为骄纵，因此也养成了任性的习惯，从来也没将一个人放在她眼里，和你小兄弟倒是投缘得很！”

宇文兰粉脸酡红，站起身道：“爹，时间不早啦，女儿要去睡了。”

“哦！”宇文靖含笑站了起来，说道：“上官平初来，还是你和他熟些，那就由你招呼他好了，为父运功的时间也到了。”

说完，回头朝上官平道：“小兄弟初来，希望你能住得惯。”

举步出门而去。

宇文兰等乃父走后，朝上官平扮了个鬼脸，赤然笑道：“爹对你的观感很不错呢！”

上官平道：“我对他的观感也不错，令尊是一位风度很好的人。”

宇文兰道：“爹要我招呼你，现在大概快四更天了，我先给你安排住处，你跟我来。”

上官平道：“又要到地下室么？”

宇文兰道：“不用啦，爹没有来以前，他们不敢作主，所以要把你招待到地下室去，爹来了，就不用到地下室了。”

两人出了客室，宇文兰走在前面，引着他穿行回廊，来至一处院落。

宇文兰回头道：“到啦，这里是爹接待贵宾的地方，房间还在楼上呢？”

上了楼，是一条宽敞的走廊，漆得可以鉴人的楼板，一排三间卧室，宇文兰伸手推开左边一间的房门，说道：“你先进去，我去找人。”

她不待回答，转身一阵风般下楼而去。

上官平跨进房中，只觉房中布置甚是雅洁，桌上有一盏银灯，边上还有一具精巧的打火石，他打着火绒，燃着纸煤，点燃了灯火，刚在窗前一把椅子坐下，只听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宇文兰在前，一名青衣使女跟在她身后，手托茶盘走了进来，送上一盏茗茶。宇文兰道：“她叫吟春，你看看还要什么，只管吩咐她好了。”

上官平道：“谢谢你，这里已经很齐全了，不需要什么了。”

青衣使女躬身退去。

宇文兰望着他道：“我不知道爹约你来，要和你说些什么？方才在茅屋里，我还一直替你耽心，现在我已可放下一半心了，因为刚才你和爹谈得很好，只是……”她口气略顿，低声道：“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了……”上官平道：“姑娘有什么话，但请直说无妨。”

宇文兰道：“你看爹风度很好，那是因为爹是一教之主，就因为他老人家是一教之主的的关系，一向言出如山，在他面前，只有唯唯诺诺的人，从没有人敢拂逆他的，所以……所以……”

上官平没待她说下去，就接着道：“所以你的意思，明天不论令尊和我说什么话，我都要答应下来？”

“你猜对了！”宇文兰嫣然一笑道：“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句话，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要我多叮嘱啦！”

她这一笑，真如百合乍放，娇艳绝伦！

上官平面有为难之色，说道：“这个……”

宇文兰笑容忽敛，焦急的道：“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在爹面前，切不可和他待反对的意见，你千万倔强不得！”接着幽幽的道：“你从前都很听我的话，这一次……算我求你好了。”

上官平道：“不论他提什么，我都要答应？”

宇文兰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他，点点头，口中“唔”了一声。

上官平道：“我答应了，一定要办得到，万一办不到的事呢？”

宇文兰道：“也要答应下来，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上官平心想：“老哥哥以“传音入密”要自己跟他来，必有用意，方才不是要我赶快答应吗？”这就点头道：“好吧！”

宇文兰舒了一口气，才道：“你不是骗我的？”

上官平道：“是你要我答应的，我怎么会骗你呢”

宇文兰幽怨的瞥了他一眼，说道：“你真把人家急死了。要说服你真难！”接着吃的笑道：“从前不是很听姑姑的话么？”

上官平道：“我真希望你还是姑姑，只可惜现在不是了。”

宇文兰眨眨眼睛，说道：“那有什么不一样？”

上官平道：“因为从前你扮了老婆婆，年纪比我大，我自然一切都听你的，现在，你年纪比我还小……”

宇文兰脸上一红，披披嘴道：“所以不愿意听我的话了，我知道，你对表妹很倾心，所以那天我才一个人走的。”

她眼圈也不禁红了，接着又道：“我要不是听索无忌说的，你被黎佛婆弄到这里来了，我才不会来呢，找到这里，黎佛婆告诉我你已经逃出去了，爹听得大怒非要找到不可，我又惊又急，只好要小白（她豢养的小白蛇）领路，想在爹找到你以前找到你，却没料到爹会跟在我身后来了，你以为我是和爹一路的吗？告诉你，我只是想帮助你，不会帮着爹。来说服你的。”

上官平看她说得认真，也胀红了脸，心中甚是不忍，忍不住跨上一步，伸手握住了她一双玉手，说道：“我知道你……”

他本来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不知怎的，一下握住了她柔弱无骨的玉手，心头一阵紧张，连一句话都只说了四个字，喉头就像塞住了一般，再也说不出来。

宇文兰也同样感到一阵心跳，面上发赧，慌忙收回手去，羞涩的道：“我知道……”

她也说“我知道”，却比上官平少说了一个“你”字，就有些透不过气来，一个转身，逃了出去，在门外娇笑道：“你快睡吧！”声音随着远去。

上官平拿起茶盏，喝了口茶，也就脱下长衫，上床睡觉；但他睡在床上，那想睡着觉？心里一直念念不忘的姑姑，竟会是魔教的“公主”。

从她口中可以听得出这位风度极佳，举止潇洒的魔教教主，似乎是个个性刚愎，顺他者生，逆他者死的人物。

还有七星会主楚子奇，似乎也是深藏不露的人，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呢？

最后他想到表妹冷雪芬，并没和她大师姐同来，她会到那里去呢？

他阖起眼皮，眼前就呈现出两个倩影，一回是清丽绝俗的冷雪芬，一回又是娇柔如花的宇文兰，两张人间绝色的脸孔，有如春花秋月，难分轩轻，在他心中难分厚薄！

他舍不得睁开眼睛来，因为他睁开眼睛，这两张迷人的容貌就会消失。

夜并不长，他躺下去已经四更天了，不消一回，窗外就透进曙色，他却迷迷糊糊的睡去。

等他醒来，已经日高三丈，阳光照在窗栏上，甚是刺眼，急忙翻身坐起，跨下床来，他昨晚匆忙从茅舍走出，自然来不及更换衣衫，此刻只好仍然穿上那套破旧的庄家汉衣衫，开门出去。

只见青衣使女吟香就站在门外，双手捧一叠衣服，看到上官平就欠身含

笑道：“上官掌门人起来了，小婢奉公主之命，送来衣衫，请上官掌门人更衣。”

就完，捧着衣衫走入，放在桌上，一面抿嘴道：“上官掌门人快把这套庄稼汉的衣衫脱下来吧，试试合不合身？”

上官平被她笑得脸上一红，说道：“一定要换衣衫么？”

吟香道：“这是公主交代嬷嬷们连夜替上官掌门人赶着缝制的，如果不合身，可以拿去改呀，听说中午教主要宴客，上官掌门人总不能穿着庄稼汉的衣衫出去吧！”

上官平道：“好，姑娘请出去，我自然会换的。”

吟香道：“上官掌门人不用小婢侍候么，那小婢就去打洗脸水。”

转身退了出去。

上官平掩上房门，脱下蓝布衣衫，伸手取过摺叠整齐的天蓝色绸衫，穿到身上，只觉缝得极为考究，长短大小也甚是合身。

吟香端来脸水，看着上官平娇笑道：“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上官掌门人换上了衣衫，就更潇洒出众了。”

上官平道：“看来武林中也是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了。”

吟香道：“那也不然，像上官掌门人这样人如临风玉树，自然要穿着光鲜，才能更衬托出你的翩翩风度，如果是纨绔子弟，纵是锦绣其外，依然败絮其中，衣着再光鲜也只是绣花枕头而已！”

上官平看了她一眼，笑道：“看不出姑娘竟是口才便给，很会说话呢！”

吟香道：“上官掌门人夸奖了。”

一面催道：“上官掌门人快请洗脸了，小婢好给你梳辫子呢！”

上官平没有再说话，匆匆洗了把脸，吟香让他坐下，然后拆散发辫，从新给他梳好辫子，抿抿嘴笑道：“好啦，上官掌门人不像一派掌门，却像是金马玉堂中人，我们公主一向眼高于顶，从来也没正眼看过臭男人一眼，惟独对上官掌门人，却是……”

她笑得神秘，却是什么，却没再说下去。

上官平被她笑得脸上一红，讪讪的道：“姑娘居然还会看相。”

吟香娇羞的道：“小婢是说公主的眼光好。”

一面端着脸盆，俏生生退了出去。

过没多久，又端着一只食盒走入，说道：“上官掌门人请用早点了。”

打开食盒，取出一双牙箸，一碗稀饭，四碟小菜，和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

上官平也不客气，就坐了下来，正吃之际，只听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声音堪堪入耳，宇文兰已经到了门口。

她今天穿了一件窄腰身箭袖淡绿色衫子，一条米色百摺湘裙，披肩长发也梳了两条黑油油的辫子，垂在胸前，左首鬓也还别了一朵浅黄色缎带玫瑰花，眉不画而代，唇不点而朱，脸色红润如玉，晶莹有光，当真娇美已极。这时她一脸喜孜孜朝上官平看来，说道：“你刚起来，一清早我已经来两次了呢！”

上官平望着她，只觉眼前一亮，一时竟然忘了说话。

宇文兰一直走到桌前，“人家和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吟香觉得好笑，但又不敢笑出来，抿抿嘴，低着头，识趣的疾快退了出去。上官平口中“哦”了一声，红着脸道：“你说什么？”

宇文兰粉脸酡红，跺跺脚道：“都是你。”

上官平愕然道：“在下怎么了？”

宇文兰道：“没什么，你快吃吧！”

上官平吃了两个包子，把一碗稀饭喝了，站起身道：“好了，你有事吗？”

宇文兰道：“是爹叫我来看看你起来了没有，起来了，就要我领你到书房去。”

上官平道：“那就走吧！”

宇文兰看了他一眼，忽然走过掩上了房门，才道：“我昨晚和你说的话，你不会忘记吧？”

上官平道：“你是说令尊说什么，我就要答应？”

宇文兰点点头，又幽幽的道：“我不是要你真的都答应爹，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因为爹不喜欢有人违拗他，违拗他就触怒他，凡是触怒的人……”

上官平道：“都会死在他手下？”

宇文兰微微摇头，说道：“昨晚你不是看到了么，冷无双和冷雪娥并没有死呀，总之触怒了爹总是不好……不过我想爹对你不会出什么难题的。”

上官平道：“好，我都记下了，我们走吧！”

宇文兰举步走了两步，忽然又回过身来，说道：“出了房间，我们最好不要说话了，爹会听到的。”

上官平跟着地下楼，转而向东，经过几重厅屋，来至最东首的一座院落，院中放着数十盆兰花，幽香沁人。两人刚跨出圆洞门，就听宇文靖的声音说道：“是兰儿么，你和上官平一起来了？”

宇文兰应了一声“是”。

宇文靖呵呵一笑道：“好，快进来吧。”

宇文兰跟上官平穿过小天井，跨上石阶，来至书房门口，就让上官平走在前面。

这间书房相当宽敞，不但窗明几净，四壁牙签玉轴，琳琅满目，而且布置得古色古香，清雅已极！

宇文靖就坐在一张雕花高背太师椅上，丰神清朗，两道神光湛然的目光朝两人投来，看着这一对小儿女，果然是珠联璧合的一双，他脸上不禁绽出了慈蔼的笑容，点着头道：“你们过来坐下。”

他的口气，并不是托大，而是异常亲切，几乎已把上官平视作了准女婿。

上官平没有听得出来，但宇文兰是他女儿，知父莫若女，她粉靥微微一红。

上官平拱拱手，说了声：“谢坐。”

他在左首一张椅子上落坐，宇文兰跟着坐在他下首。一名青衣使女端上茶来，立即退去。

宇文靖一手捻着垂胸黑须，抬目问道：“上官平，你年事甚轻，能当上泰山派掌门人，令师想必是泰山派上代掌门人了？”

上官平听到他盘问自己师门，心中不觉一动，忙道：“先师不是敝派掌门人。”

“哦！”宇文靖听得有些意外，通常只有师父是掌门人，才由门人继承的，他口中“哦”了一声，问道：“令师已经过世的么？”

上官平道：“是的。”

宇文靖问道：“令师道号如何称呼？”

上官平道：“先师自号放鹤山人。”

“放鹤山人？”

宇文靖敢情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但他还是点了点头，又道：“那么小兄弟是如何继承泰山掌门人的呢？”

上官平道：“四个月前先师临终吩咐在下前来泰山……”宇文靖道：“你和令师本来住在哪里？”

上官平道：“徐州。”

宇文靖又道：“令师要你到泰山来，就是继承掌门人么？”

“不是。”

上官平道：“先师要在下找一个叫快活三的人。”

宇文靖问道：“你找到了没有？”

上官平道：“在下问过许多人，始终没有找到。”

宇文靖含笑道：“那么是谁要你继承掌门人的呢？”

上官平因他一直在盘问自己继承掌门人的经过，似乎对自己继承泰山掌门人一事，十分关切，心中不禁起了疑，说道：“那是上个月的事，在下住在伏虎寺中，一天晚上有人把在下引出寺去，走了许多荒僻山径，那人忽然没了踪影，在下找到一处山窟，发现大石上放着一柄长剑，剑下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在下继承敝派第二十七代掌门人，那柄长剑，就是敝派历代相传的斩云剑。”

他因宇文兰就在边上，不好说谎，只是把再不稀引自己去的没说出来。

“哈哈！”宇文靖大笑一声道：“小兄弟这掌门人当真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话自是对上官平说的这番话，并不相信。

宇文兰忙道：“爹，他没骗你，那时女儿也住在伏虎寺，他的掌门人就是这样得来的，一点也不假。”

宇文靖含笑道：“为父并没有说他说的有假，只是江湖上有多少门派，从没一个掌门人有如此容易得来的，唔，大概这引你出去的就是令师要你到泰山来我的快活三了。”

上官平道：“这个在下就知道了。”

“好。”

宇文靖道：“老夫听说泰山派有一种内功，叫做“紫气神功”，不知小兄弟可曾练过？”

上官平不是笨人，宇文靖这一提“紫气神功”，他立时明白过来，对方刚才一再盘问自己如何继承掌门人的，大概就是为了想问自己有没有练过“紫气神功”了。

他对这位魔教的教主，颇有戒心，心念一转，就不假思索的道：“先师只教过在下练“紫气神功”的基本功夫，曾说：要对基本功夫下十年苦功，有了根底，方可再练“紫气神功”。但先师并不是敝派掌门人，没有练过“紫气神功”，因为这种功夫，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习，在下现在还不会，如果那个要在下继承掌门人的人，就是快活三，他一直不肯和在下相见，大概要等到十年之后才会传给在下。”

宇文靖一手拈着黑须，只是沉吟不语，他知道上官平说的不是假话，那么目前上官平确实不会“紫气神功”了，这快活三不知是什么人，自己在泰山找了十年，始终无法找到泰山派的掌门人，但此人明明就是泰山之上！

他浓眉微攒，忽然有了计较，抬目道：“上官平，老夫有一件心事来了，

你是老夫一生遇上年轻人中最合老夫心意的人，因此老夫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来了！”上官平心头暗暗说着，一面欠身道：“教主有何吩咐，在下自当遵命。”

宇文靖微微一笑道：“老夫此次重出江湖，天下各大门派不出一年，均将投到我朝阳教下，目前，你们五岳剑派之下，已有西岳北岳二派参加了本教，本来泰山派祝南山也早加入了，但因掌门人一下变成了小兄弟，三派只成了两派，所以老夫希望你也能加入本教……”他不待上官平开口，接着说道：“不过老夫还要声明一点，你虽然加入本教，依然是泰山派的掌门人，并不相悖，而且同样加入本教，你和他们却是大大的不同。”

说到这里，朝上官平微微一笑，续道：“老夫希望你入教，当然还另有原因，老夫已是花甲之人，只有兰儿一个女儿，她又自幼骄纵惯了，难得和你情投意合……”

宇文兰当然知道爹的意思，但不待她爹说下去，粉脸发赤，娇急的叫道：“爹，怎么扯到女儿头上来了？”

宇文靖哈哈一笑道：“为父说的自然和你有关，上官平是你挑中的，为父也觉得他不错，人家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你娘死得早，但为父看得不错的，你娘地下有知，自然也会满意的了。”

说罢又呵呵大笑起来。

这是他当面许婚！

宇文兰给爹说得双颊通红，说道：

“爹，上官平和他表妹，青梅竹马，从小在一起，人家早就两心相许，你这样说了出来，不是教上官平为难么？”

宇文靖拂须笑道：

“你说的那冷雪芬，她只是玄女门的女弟子，怎能和我的女儿相提并论？不信你问问上官平，他心中有你还是她？”

宇文兰红着脸迥眼看去，只见上官平一张俊脸红红的甚是尴尬，这就低着头说：

“爹，女儿和上官平虽然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时他只道女儿是一个老婆婆，所以叫我姑姑，我们之间，并无儿女私情，这是终身大事，是丝毫勉强不得的，爹也未免说得太早了。”

宇文靖本以为两人早有默契，自己不过是促成其事，如今看上官平红着脸一言不发，女儿又说自己说得太早，心想也许两人脸嫩，当着面不肯承认，那不要紧，且等日后再说，不觉又呵呵一笑，点着头道：

“好、好，为父是说得太早了，那就慢慢再说吧，上官平，江湖各大门派，迟早都会加入朝阳教的，老夫希望你先参加本教，你意下如何？”

上官平听得大感为难，他从前虽没听人说过朝阳教，就是魔教也没听人说过，但即使邪教中恶迹昭彰像白莲教，也没人称他们为魔教，却把朝阳教称之为魔教，可见朝阳教邪恶的程度，较之白莲教尤有过之，何况这位宇文教主野心勃勃，口口声声说江湖各门各派不久将投入朝阳教，他口中说的“投入”，正是“并吞”的别名，自己继承东岳派，就算不能光大门户，也万万不能身入魔教，一时之间，不知要如何措辞才好？”

上官平踌躇未答，宇文靖又道：

“你现在加入我教，是在各大门派之前，老夫可以派你一个较高的职司，他人也自无话说，若是等各大门派都投过来了，你再加入本教，纵然是兰儿嫁了你，老夫也不能徇私了，老夫这番心意，乃是要你日后继承老夫这番事业，成为武林中的第一人，你应该懂得老夫的意思了。”

上官平起身作了个长揖，说道：

“教主这番美意，在下十分感激，只是在下……在下……虽是东岳一派的继承人，目前连敝派的功夫都没学全，如果加入了朝阳教，给暗中监视在下的人知道了，可能就会把在下逐出门墙，在下就学不到敝派的功夫了，而且教主是因在下身为东岳派的掌门人，才要在下加入的，在下一旦失去了掌门人的身份，那就和祝南山一样，对贵教也无法效劳了，因此在下认为教主可否宽限些时间，在下再入教不迟。”

这话虽是敷衍之词，但说来也不无理由。

宇文兰在旁插口道：

“爹，上官平说的很对，你现在要他入教，对他有害无益，反正上官平以后一定会入教的，又何必急在一时呢？”

“哈哈！”宇文靖口中发出一声大笑，看看女儿，又看看上官平，点头道：

“这样也好，你一心希望学成“紫气神功”，老夫就宽限你些时候，等你找到快活三，让他传你口诀之后再入教吧！”上官平暗暗透了口气，欠身道：

“多谢教主明察下情，在下遵命。”

宇文靖站起身，拍拍他肩膀，含笑道：

“你只要有这个心就好。”

宇文兰看得脸色大变，急叫：

“爹……”

宇文靖脸含微笑，说道：

“为父不是答应他暂时不入教了么？”

宇文兰张了张口，想说什么，但又不好多说。

宇文靖一手拉起女儿的手，蔼然道：

“好了，咱们说话到此为止，现在可以出去了，厅上还有人等着呢！”一面回头道：

“上官平，老夫中午宴请几位客人，你也是老夫的贵宾，咱们到前厅去入席吧，饭后，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宇文兰心头不觉蓦地一跳，说道：

“爹不留上官平多住几天么？”

宇文靖含笑道：

“为父答应过钟大先生，邀请上官平到黑龙别府，只是有事商谈，他如果几天不回去，钟大先生不是要说为父食言背信吗？”

三人行至大厅，只见大厅门前垂手站着黑白双扇聂氏兄弟，见到教主即躬身道：

“属下聂大成、聂大器参见教主。”

宇文靖只是略微颌首，双手携着上官平、宇文兰两人昂首阔步走了进去。

大厅上黎佛婆率同十二金钗也立即迎了上来，一齐躬下身去，黎佛婆口中恭敬的道：

“属下参见教主。”

在这同时，厅上坐着的“贵宾”，也一齐站了起来。上官平举目看去，不由心头一怔，这几位“贵宾”，他几乎全都认识，那是少林寺的铁打罗汉能远大师、武当派元真子、伏虎寺方丈智通大师、西岳派掌门华清辉夫妇、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七星会会主楚子奇、和本门的石敢当祝南山等人。

上官平心中暗道：

“果然都是在斗姆宫中了“五合一”奇毒之人。”

宇文靖放开了两人的手，呵呵一笑道：

“诸位久候了，快快请坐。”

宇文兰紧随着爹走了上去，在那张乌木高背的椅两边，正好空着两张椅子，宇文兰走到右首一张坐下。

上官平本是和宇文靖父女一起走进来的，但宇文兰是教主的女儿，随着爹走上去了，自己自然不便跟上去，是以落后了一步，他和在场之人全都认识，因此，借机也朝众人拱着手。

宇文靖坐下之后，看到上官平没有跟上去，就朝他含笑招手道：

“上官平，你坐到老夫这里来。”

他要上官平坐到左首一张椅子上去，那是依然把上官平看作了东床快婿。上官平只好走了上去，在他左边的椅子上坐下。

宇文兰方才还怀疑爹因怒恼上官平不肯入教，用手拍拍他肩头，暗下了毒手，但这时看爹要他坐到身边来，显然还是把他看准女婿，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但一张粉面，却不禁骤然红了起来。

宇文靖朝大家微微一笑，指着上官平说道：

“他是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大家想必早就认识，不用老夫介绍了。”

在座众人都拱了拱手，杜东藩道：

“上官掌门人在论剑会上，技盖绝伦，不但在座的诸位道长，早就和上官掌门人相识，如今江湖上就是不识上官掌门人的人，也无不敬仰得很。”

他看到了上官平坐在宇文靖身边，而宇文教主又有一个美丽的女儿，这一情形，谁都可以想得到，他很可能成为教主的乘龙快婿，自然要乘机巴结几句。

宇文靖微微一笑，接着又指了指女儿，说道：“她是小女，单名一个兰了。”

七星会主楚子奇一抱拳道：

“在下久闻教主有一位公主，却没想到公主竟有如此年轻美丽，真是可喜可贺。”

宇文靖听得呵呵一笑，说道：

“楚会主过奖，小女一向淘气得很。”

他端起几上茶盅，喝了一口，目光一扫，捻须说道：“老夫能请到少林能远大师、武当元真道兄二位，内心深感荣幸，可惜五岳剑派尚缺了南、中两岳两位掌门人。”

他这话的弦外之音，大有不能把衡山、嵩山两派的掌门人罗致过来，深感遗憾。

七星会主楚子奇忽然站了起来，抱抱拳道：

“敝教有一位香主，在下相信可以说服罗浩一面，和咱们联成一线。”

宇文靖道：

“有可能么？”

楚子奇道：

“在下觉得应该没问题，但如能有上官掌门同去，那就更十拿九稳了。”

宇文靖道：

“上官平和罗浩天很熟么？”

楚子奇道：

“那天在论剑大会之后，罗浩天对上官掌门人十分器重，还特别把他的儿子罗青云引见上官掌门人，在下看得出他的心是希望儿子能够和上官掌门人结交，因此如有上官掌门人同行，必可使罗浩天投过来。”

宇文靖点点头，回头朝上官平问道：

“你的意思呢？”

上官平突听耳边响起楚子奇“传音入密”的声音说道：“快答应下来。”

上官平这就欠身道：

“容在下和楚会主去试试，在下不知道能不能说得动他。”

楚子奇笑道：

“有上官掌门人同行，定可把他说动的。”

宇文靖含笑点头，说了两个“好”字。

杜东藩眼看楚子奇在教主面前夸口，要把罗浩天说服过来，心中突然一动，这是一件大功，他岂肯错过机会？立即跟着站起，说道：

“启禀教主，在下认为要说服钟大先生投到咱们这里来，也并非难事……”

宇文靖很感兴趣的目光向他投来，口中“哦”了一声问道：

“你有把握？”

这话的口气，似是还有不信之意。

杜东藩道：

“在下和钟大先生相识数十年，还有点交情……”他话没有说完，宇文靖就微微摇头，含笑道：

“光凭你和他私交，只怕不够，钟士元目前是剑主身份，而他门下两个女弟子冷雪娥、冷雪芬，原是玄门门下，转投到钟士元门下去的，可见他已与玄门沆瀣一气，岂肯过来？”

杜东藩道：

“玄女门原是昔年的玄阴教，钟大先生一向风骨赠峻，为人孤傲，而且嫉恶如仇，绝不可能和玄女门勾结，此中可能别有缘故……”

他果然不愧为老江湖，颇能观察入微！

宇文靖口中又“哦”了一声。

杜东藩又道：

“据在下所知，钟大先生会后竭力和上官掌门人结交，他拉拢上官掌门人，或许是出于玄女门的授意；但他更可能别有深意，因为他认识的人虽多，但没有真正的朋友，一旦有事，没有相助之人，他结交上官掌门，可能其意在此，因此如果有上官掌门人和在下同去，晓以利害，在下保证可以把他说服。”

“哈哈！”宇文靖大笑一声，回头朝上官平道：“老夫想不到你初出江湖，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也好，你答应了楚会主，大概对杜掌门人的邀你同去，也不会不同意吧？”

上官平欠身道：

“教主吩咐，在下自当遵命。”

“哈哈！”宇文靖这声大笑，乃是对上官平的回答，表示甚为满意，笑声一落，就点着头道：

“这是两件大功，你办成了老夫自有厚赏。”

接着又笑了笑道：

“其实老夫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赏你了。”

他这话的含意，是说有一天，会把“教主”的宝座都传给上官平，自然无可赏之物了。他看大家都没有说话，接着又道：

“好，这两件事就由楚会主和杜掌门人去办，至于如何进行，你们和上官平去商量好了。”一面，抬目问道：“黎总管，酒筵可曾准备好了么？”

黎佛婆连忙躬身道：

“回教主，酒筵早已准备好了，属下因教主正在讨论正事，不敢启禀。”

“好。”

宇文靖点头道：

“就吩咐开席吧！”

黎佛婆欠身道：

“请教主移驾东厅，可以入席了。”

宇文靖站起身抬抬手道：

“诸位请到东厅入席了。”

他依然一手携着女儿，一手携着上官平的手，缓缓而行。

铁打罗汉和元真子等名虽“贵宾”，实则如同他的属下，他举步走在前面，其余的人，只是随在他身后而行。

东厅只比大厅略小，此时早已设下了品字形三桌酒席。

宇文靖携着女儿和上官平一直走到上首一席，仍由宇文靖坐了首位，上官平和宇文兰坐了左右两个位子。

左首一席是素斋，专为铁打罗汉、元真子、智通大师三人而设。

右首一席则是华清辉夫妇、杜东藩、楚子奇、祝南山五人。

大家落坐之后，几名使女陆续送上菜肴，另有几名青衣使女手捧银壶，替大家斟酒。

黎佛婆在朝阳教中，只是总管身份，虽然这些“贵宾”都是她一手“请”来的，但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宴会上，她还是入席的资格。宇文靖似是心情十分愉快，首先起立，举杯道：“老夫已有二十年来履江湖，难得诸位惠然光临，愿意和老夫携手合作，如今都是自己人了，老夫为了向诸位表示欢迎之忧，老夫先敬诸位一杯。”说完，一饮而尽。

上官平心中暗道：

“听他口气，好像这些人部已参加了朝阳教！”

左右两席的人一齐起立，铁打罗汉举着茶杯，说道：“贫僧三人，以茶代酒，敬教主一杯。”

大家一齐乾了一杯。

接着，大家又纷纷起立，向教主敬酒。

宇文兰坐在上官平对面，乘大家敬酒之际，暗暗朝他使了一个眼色，意思要他别忘了敬爹的酒。

上官平自然会意，等他们敬过酒之后，也手捧酒杯，站起身道：

“在下也敬教主一杯。”

说完，正待举杯就唇。宇文靖含笑道：

“且慢！”一面回头朝女儿笑道：

“兰儿，你要上官平敬为父的酒，你怎么不敬为父的酒呢？”

宇文兰的一口被爹说穿了，不觉粉脸一红，道：“他敬过了，女儿自然也会敬爹的了。”

宇文兰道：

“你们两个敬为父一杯就好了。”

宇文兰当着众人，羞得满脸通红，但却不敢违拗，只得站起，低着头道：

“女儿敬爹的酒。”

宇文靖看着上官平和女儿，哈哈一笑，也举杯一饮而尽，说道：

“你们坐下来吧！”

左右两席的人看他顾左右而乐的神情，自然看得出来，于是大家又向教主道贺，虽然没有人说出为什么道贺，宇文靖也欣妹接受。

接着大家又向上官平敬酒，又向宇文兰敬酒，这一席酒，自然吃得宾主尽欢。

散席之后，宇文靖拍拍上官平的肩膀，亲切的道：“老夫对你寄望甚深，你好自为之。”

上官平恭敬的道：

“教主吩咐，在下自当尽力而为。”

宇文靖呵呵一笑，携着宇文兰的手，回书房而去。楚子奇立刻迎了上来，含笑道：

“上官掌门人，咱们可以走了。”

杜东藩忙道：

“楚会主，教主方才要咱们和上官掌门商量着办理，你看该怎么办？”

楚子奇道：

“罗掌门人业已返回衡山。兄弟和上官掌门人自然得赶去衡山，才能见得到他，不过钟大先生目前尚在碧霞宫，兄弟可以让杜兄先办。”

杜东藩喜道：

“如此甚好。”

楚子奇朝他笑了笑，道：

“但碧霞宫乃是玄女门的驻地，杜兄若是和上官掌门人同去，极易引起玄女门的注意，也不能畅所欲言，弄不好反而弄巧成拙。”

杜东藩一怔道：

“楚会主说得极是，依楚兄看，那该怎么办呢？”

楚子奇道：

“兄弟倒有一个计策，不知杜兄认为如何？”

杜东藩拱着手道：

“楚会主一向足智多谋，兄弟正要请教。”

楚子奇道：

“杜掌门人夸奖，兄弟认为钟大先生受玄女门控制，必有缘故，他既和上官掌门人私谊不错，依兄弟之见，不如让上官掌门人一个人回去，向他先容，然后由兄弟出面，邀他和上官掌门同来敝会赴宴，再由杜兄当面劝他参加咱们这一阵线，这样比杜兄去找他，要好多了。”

杜东藩听得大喜过望，连连拱手道：

“楚会主此计大妙，就依你楚兄之计行事好了。”

楚子奇笑道：

“咱们那就先走了。”

当下就和上官平两人离开黑龙山庄，一路奔行之际，上官平问道：

“楚会主，咱们现在到那里去？”

楚子奇以“传音入密”说道：

“此地离黑龙山庄不远，宇文教主一身功力，已达上乘境界，咱们在这里说的，他只须运功聆听，仍可听得见，你说话务必小心。”一面说道：

“兄弟落脚之处，就在前山，咱们尚有许多细节，必需先商量妥当，才能办事，不如到敝处去喝杯茶水，大家研究。”

上官平点头说“好”。

两人脚下均快，不多一回，来至一座小庙门首，楚子奇含笑道：

“上官掌门人请进吧！”

他话声甫出，两扇庙门已适时开启，一名灰衣道人等两人跨进庙门，立即掩上了大门。

只听小天井中站着身穿大红道袍的南离生趋上前来，稽首道：

“会主和上官掌门人回来了。”

楚子奇道：

“道兄要他们注意，庙外是否有跟从？”

南离生躬身道：

“属下遵命。”

急步退下。

楚子奇把上官平引到一间密室，含笑道：

“上官掌门人，请坐，到了这里，可以放心说话了。”

上官平道：

“宇文教主有这么大的神通。”

楚子奇哈的笑道：

“如果没有广大神通，还配当魔教教主么？你别看他风度潇然，其实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不眨眼的魔君，手下现不乏高手。”

上官平道：

“他手下也只有黎佛婆、十二金钗和黑白双扇而已！”楚子奇道：

“黎佛婆虽然难缠，只是他手下的总管而已，十二金钗，和黑白双扇又算得什么？”

上官平惊异的道：

“难道他还另有高手？”

楚子奇笑道：

“宇文教主似是故意隐藏实力，据兄弟所知，他手下还有左右二使和国大法王，才是魔教真正的实力。”

上官平道：

“据说他已有二十年不在江湖走动，此次复出，到底有何阴谋？”

楚子奇道：

“他的目的和玄女门相同，阴谋攫夺各大门派，一教统治天下武林。”

说到这里，不觉看了上官平一眼，笑道：“不过他对上官掌门人却另眼

有加，极为优遇，还大有把他掌上明珠相许之意。”

上官平脸上一红，说道：

“楚会主休得取笑。”

楚子奇道：

“情形确是如此，而且宇文靖也确有他远瞻高瞩的眼光，像上官掌门人这样的人才，如果要选乘龙快婿，自非上官掌门人莫属，此后数年乃至数十年江湖的安危，要看上官掌门人能否有诛魔卫道的决心了。”

上官平凛然道：

“楚会主以为上官平是易被美色羸靡的人吗？”

楚子奇道：“自古以来，英雄难逃美人关，多少豪杰之士，本来可以轰轰烈烈的做出一番大事，结果却陷在红粉陷阱之中，不可自拔，兄弟这话也只是提醒上官掌门人罢了，其实以宇文靖现有的实力，已足可横扫武林各大门派，他迟迟不敢发动，一来是他生性善疑，二来还是惧惮着几个武林前辈，才不敢有所异动。”

上官平道：

“楚会主在论剑会上不是见过在下的老哥哥再不稀么！你看他怎么样？”

楚子奇道：

“你说的是那个说话唠叨的酒糟鼻子的小老头，兄弟虽然不识其人，但他绝不是好事多嘴的人，说不定人。”

上官平正待说：

“楚会主果然有眼光”，但话未出口，突然耳边传来再不稀的声音说道：

“逢人且说三分话，这小子的来历，老哥哥还没摸清楚，你别和他说出咱们间的事来，不过你可以和他合作，目前有许多人都难分敌我，说话小心些总是不会错的。”

上官平本待把自己和钟大先生的事，详细说出来，听了再不稀的话，心头不由一怔，暗道：

“原来老哥哥在暗中跟来了。”

楚子奇看他突然没有说话，似在思索着什么，忍不住问道：

“上官掌门人在想什么心事？”

上官平哦了一声道：

“在下也觉得那位老哥哥举止不同于常人，说不定是一位高人，才向楚会主请教的。”

楚子奇道：

“目前玄女门和魔教逐鹿武林，有许多人故意掩饰身份，出现江湖，上官兄虽然荣应一派掌门，但年事尚轻，以后结交朋友，必须小心才是。”

上官平对楚子奇印象良好，他说话又极诚挚，这就拱手道：

“楚兄这是经验之言，也是金玉良言，在下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楚子奇笑道：

“我们相交虽浅，相知应该甚深，上官掌门人有什么话，只管请说好了。”

上官平道：

“在下和楚会主一见如故，很想和你结为口盟兄弟，不知楚会主意下如何？”

楚子奇双眉一挑，爽朗的笑道：

“好呀，我也正有此意。”

上官平喜道：

“小弟今年二十一岁，不知楚大哥贵庚多少？”

“我……”楚子奇略为迟疑了下，才道：

“二十六，我叨长你五岁呢！”

上官平道：

“那我就叫你楚大哥了。”

楚子奇含笑道：

“我也该改口称贤弟了。”

上官平跨上一步，伸手过去，说道：

“今后小弟都听大哥的了。”

楚子奇看他伸过手来，也不得不伸出手去，和他紧紧的握在一起；但他脸上却不自然的有些红了。上官平是第二次握住他绵软的手，几乎是柔若无骨，没有人会相信他是有武功的人的手。

楚子奇道：

“贤弟，我们且坐下来，现在该谈谈你去见钟大先生的事了。”

他首先松开了手，退后一步，在椅子上坐下。上官平跟着坐下，含笑道：

“小弟认为这件事目前不用多谈，小弟去说服钟大先生，也用不着对玄女门隐瞒，只有这样，钟大先生才能公开的过来。”

楚子奇目中星芒闪动，讶异的看着上官平，问道：

“听贤弟的口气，似乎已有成竹在胸了。”

上官平笑了笑道：

“目前大哥不用多问，且等钟大先生来了，我们才需要仔细的研讨。”

楚子奇点头笑道：

“好，愚兄自然信得过你，那就祝你成功。”

上官平站起身道：

“小弟那就告辞了。”

楚子奇跟着站起，问道：

“贤弟几时可以和钟大先生一起过来？”

上官平道：

“最迟明日中午。”

楚子奇颌首道：

“愚兄明日中午等你的好音。”

上官平向楚子奇作别，跨出小庙，没走几步，只听耳边响起再不稀的声音说道：“小兄弟，你这办法不错。”

上官平回头四顾，未见再不稀的人影，忍不住问道：

“老哥哥，你人在那里，我正要找你呢！”

再不稀的声音在耳边道：

“不用，就这样和老哥哥边走边说好了。”

上官平问道：

“老哥哥都听到了？”

再不稀的声音嘻的笑道：

“老哥哥自然听到了，不然怎么会说你这办法不错呢？你回去把宇文靖要你说服钟大先生之事，不隐瞒玄女门，说了出来，你就可以在玄女门和魔

教两者之间，都取得信任，而且玄女门也一定会有藉机要钟大先生投过去卧底，那时你不妨把钟大先生以真易假的事告诉楚子奇，只是不可提到老哥哥和你师伯。”

上官平道：

“老哥哥，你看楚会主是怎样的人呢？”

再不稀道：

“一个深藏不露的人，老哥哥还摸不透他的底子，不过他不像是魔教和玄女门的人。”

上官平道：

“那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再不稀道：

“这个老哥哥也说不出来，但以他和你的说话看来，似乎不是坏人。”

上官平边走边说，他可以听到老哥哥细如蚊子的声音在耳边说着，却始终没看到他的人，但自己随口说的话，他都可以听得到。

只听再不稀的声音道：

“好了，你不可再说话了，前面有人来了，哦，老哥哥差点忘了一件大事，你的斩云剑在老哥哥这里，你表妹也在老哥哥这里，这话不用告诉玄女门的人。”

走了约近一箭之路，前面果然有两个人并肩走来，那是两个身穿灰布长袍的老者，脸色深沉，步履轻捷，两人并肩而行，步伐一致，看去明明是大步行走，但其实就算奔跑，也没他们走得快，不过眨眼之间，已经到了面前。

上官平认得他们正是玄女门七个灰衣老者中的两个。两人看到上官平就脚下一停，拱拱手，由左首一个说道：“在下兄弟奉钟掌门人之命，来找上官掌门人的，不想在这里就遇上了。”

上官平连忙还礼，问道：

“钟掌门人现在那里？”

左首一个道：

“就在碧霞宫候驾。”

这两人说话之时，脸上毫无表情，依然冷冰冰的。上官平抬抬手道：

“那就去吧，二位请。”

左首一个道：

“上官掌门人请先。”

两人侧着身子，让上官平走在前面，上官平也就不和他们多说，独自走在前面，两人依然并肩而行，跟在他身后，步伐整齐而轻捷。

上官平心里有一种被他们押着回去的感觉，不觉脚下加快，一路疾行，那两个灰衣老者依然亦步亦趋，紧跟着丝毫不曾落后。

上官平故意逐渐加快，先前只是加快，后来看他们紧随不舍，就暗暗提吸真气，这一来，他不自觉的运起了“紫气神功”，一个人就奔行如飞！

两个灰衣老者心知上官平有意和他们比脚程，森冷的脸上不由飞起一丝冷笑，也随即展开陆地飞行功夫。

但不论他们修为如何精纯，若和“紫气神功”相较，相去何啻天壤，没有多久，两人渐渐落后，任他们如何提吸真气，距离还是越拉越长。

上官平赶到碧霞宫，停步看去，两人还落在十数丈以后，奔行而来，两张本来灰黯阴沉的脸上，已经胀得通红。上官平朝他们傲然一笑，潇洒的转

身往里行去。绕行迴廊，一直来至东首院中。

只见青梅站在阶前，看到上官平，立即欣然道：“上官掌门人回来了。”

“呵呵！”院中响起钟大先生的笑声，很快就迎了出来，笑道：

“老弟快进来，方才老夫据报，你老弟早就离开黑龙山庄了，怎么到这时候才来？”

上官平心中暗暗哦了一声，忖道：

“看来玄女门的人派有眼线在黑龙山庄附近了，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

一面说道：

“是七星会主要小弟去他那里盘桓了一会。”

随着话声，举步跨入屋去。

钟大先生道：“老夫派了几个人去找你，老弟可曾遇上么？”

上官平道：

“小弟在路上遇到了二位。”

他目光一抬，看到屋中坐着两人，一个是昨晚见过的绿娘子冷无双，另一个则是冷雪娥。

钟大先生含笑道：

“来，上官老弟，老夫给你引见，这位是玄女门总监，人称绿娘子冷女侠，她是雪娥、雪芬未转投老夫门下前的师叔。”

上官平拱拱手道：

“这位冷女侠，小弟昨晚见过了。”

冷无双道：

“上官平，宇文靖要你到黑龙山庄去，和你谈了些什么？”

上官平眼看自己向她抱拳行礼，他却坐着傲不为礼，心中已是不快，再听她直呼自己姓名，她像是长辈询问晚辈一般，口气极为托大，更觉有气，转身朝钟大先生拱拱手道：“小弟三日前应钟老哥之邀，到碧霞宫来的，没想被黎佛婆使用迷香，身遭劫持，今日从黑龙山庄回来，自然先来看看老哥哥，小弟另有事去，告辞了。”

转身欲走。钟大先生神情一愣，急忙拦着道：

“老弟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哥哥那里得罪你了？”

上官平道：

“没有，小弟只是另有事去。”

冷无双冷冷的道：

“上官平，我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怎么就要走了？”

上官平朗笑一声道：

“上官平年事虽轻，忝掌泰山门户，并不是你玄女门的人，无须回答你的问话，天下各派掌门人，见到在下，大概也没有人直呼我上官平姓名的人。”

冷无双听得不由一怔，忽然格的笑出声来道：

“原来上官掌门人是在生我的气了？”

钟大先生大笑道：

“上官老弟，冷女侠……”

上官平正容道：

“钟老哥哥，小弟并不是自抬身价，江湖上人，也没有什么身价可言，只是门派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不尊重在下不要紧，但不能不尊重泰山

派……”

他话声未落，冷无双又格的娇笑道：

“好啦，上官掌门人，我给你赔罪，你气总可以消了吧？”

钟大先生笑道：

“好了，冷女侠说给老弟陪罪了，老弟还要走么？快坐下来吧！”

## 第十七章易钗而弃

上官平没想到冷无双会说向自己赔罪的话，不觉脸上一红，说道：

“在下一时气愤，冷女侠不见怪吧？”

冷无双娇笑道：

“你虽是一派掌门，但却是个大孩子，我怎么会见怪呢？”

冷雪娥直到此时才含笑道：

“她是上官掌门人表妹的师叔，算起来还长你一辈呢！”上官平大笑道：

“钟老哥哥还是姑娘和我表妹的师尊呢，但钟老哥哥不是和在平辈论交么？”

冷无双目光一溜，格的笑道：

“你这意思也是要和我平辈相称了，那好呀，小兄弟，来，你坐到老姐姐边上来，老姐姐有话问你呢！”

上官平被她调侃得脸上不禁赧然，在钟大先生边上坐了下来。

钟大先生含笑道：

“宇文靖是著名的老魔头，他找老弟定然是不安什么好心的了。”

他这话仍然是问上官平，宇文靖要你到黑龙山庄去，谈了些什么？但他问得比较技巧，其实他不问，上官平也会说出来的。

上官平笑了笑：

“钟老哥哥说得极是，宇文靖和小弟谈的有两件事……”钟大先生哦道：

“不知是两件什么事？”

上官平道：

“第一件是要小弟加入他朝阳教。”

“他一定是答应把女儿嫁给你了。”

冷无双的一声娇笑，眼波一溜上官平，接着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魔教教主宇文靖居然也使起美人计来了。”

钟大先生问道：

“老弟答应了没有？”

上官平道：

“小弟自然不会答应。”

钟大先生道：

“那么第二件事呢？”

上官平看了他一眼，迟疑的道：

“至于第二件是他要小弟来劝说钟老哥哥入教……”钟大先生呵呵一笑道：

“妙极，他因老弟不肯入教，就要你来劝说老夫，他凭什么……”

刚说到这里，突然脸色一变，口中叫了声：

“不好！”接着目注上官平，问道：

“老魔头和你说话之时，可曾拂起衣袖或者用手拍你身上什么地方？”

上官平想起自己不肯入教，宇文靖站起身来之时，确曾拍过自己肩膀，这就说道：

“小弟记得拒绝他入教之时，他曾呵呵一笑，拍了小弟两记肩膀……”

“唉！这老魔头果然在老弟身上做了手脚！”钟大先生急得顿顿足，忙道：

“你快运气试试，身上可有不适。”

上官平道：

“小弟并没觉得有什么不适。”

冷无双“嗯”了一声，点头道：

“不错，他不可能这么好说话，就放小兄弟回来，小兄弟你还是再运气试试的好？”

她居然眼波流转，露出了关切之色！

上官平想起宇文靖拍自己肩膀之时，宇文兰曾焦急的叫了声“爹”，莫非他真在自己身上做了什么手脚不成？心念一动，倒也不敢大意，依言正身坐定，闭目凝神，运气检查全身，这样足足化了一盏热茶工夫，气运全身，发觉体内气机畅通，并无异处，才缓缓睁开眼来。

钟大先生急不及待的问道：

“老弟怎么样了？”

上官平微微摇头道：

“小弟并没感觉什么？”

“这就奇了！”钟大先生攒着浓眉，不信的道：“这和宇文靖平日为人不像，如果说他没在老弟身上下手，又何用拍你肩膀？”

冷无双道：

“这老贼‘无极尺’伤人无影，小兄弟你是不是没有检查出来？”

她和冷雪娥都被宇文靖衣袖一拂，就中了“无极尺”暗算，三日之内，不能妄动真气，自然对他恨之人骨，对“无极尺”的厉害，也犹有余悸。

上官平道：

“小弟检查得很详细，确实没有什么。”

钟大先生沉吟道：

“这只是一种解释，莫非老弟练的功夫，不惧他‘无极尺’……”

冷无双道：

“这不可能，即使练成了护身真气，不到八成之上，仍难挡得住敝门‘九转掌’，昨晚我使出‘九转掌’，还是挡不住他的‘无极尺’，何况宇文老贼拍小兄弟肩膀之时，小兄弟毫无戒备，自然不会运功抵御，怎么能把他‘无极尺’消解的呢？”

钟大先生道：

“那么他真的没向上官老弟下手了。”

冷无双道：

“他要小兄弟入教，小兄弟拒绝了，第二件，他要小兄弟来劝说你入教，他如果不在小兄弟身上做了手脚，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你会理他吗？依我推测，老贼不但在小兄弟身上做了手脚而且也计算好了发作的时间，小兄弟抵违碧霞宫不久，就应该发作，至于小兄弟中了他‘无极尺’，何以会若无其事，就令人想不通了。”

钟大先生点着头道：

“你这推测，大有道理。”

冷无双举手掠掠鬓发，嫣然一笑道：

“好啦，小兄弟既然没事，那就不用多猜想了，宇文老贼要钟掌门人加入他朝阳教，你说该如何呢？”

钟大先生呵呵一笑道：

“上官老弟既然没事，他就威胁不了钟某，何用理他？”

冷雪娥道：

“雪芬师妹还在他手里呢！”

上官平摇摇头道：“宇文教主曾说表妹不是朝阳教掳去的，以他身为一教之主，可能不会说谎。”

冷雪娥道：

“不在他们手里，师妹会到哪里去了？”

上官平知道冷雪芬和老哥哥在一起，但这话他不好说出来，是以并没作声。

大家沉默有顷，冷无双忽然柳眉一挑，侧脸朝钟大先生道：

“我倒觉得钟掌门人不妨将计就计，答应宇文老贼，加盟他的朝阳教去。”

钟大先生神情一动，呵呵笑道：

“冷女侠想必有什么高见，兄弟洗耳恭聆。”

冷无双格的笑道：

“贱妾只是想到钟掌门人如果答应加盟入教，是将计就计之计，哪有什么高见？可惜小兄弟并没有中他的暗算，否则倒是最好的藉口了。”

上官平道：

“当时宇文教主主要小弟前来说服钟老哥哥入教，小弟面有难色，无法应承，还是楚会主说的，他愿意从旁协助，后来小弟出来时，曾和七星会楚会主一同去他的住处，他告诉小弟，明日中午邀请钟老哥哥赴宴，他会帮同小弟说服钟老哥哥的。”

钟大先生道：

“老夫和楚子奇只是在论剑大会才认识的，平日并无交往，他要如何说服老夫，投入魔教去？”

上官平道：

“这个小弟就知道了。”

冷无双问道：“楚子奇也投到魔教去了？”

上官平点点头，应了声“是”。

冷无双又道：

“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钟大先生道：

“此人年事不大，江湖人没人知道他来历，也没人见过他武功，三年前七星会崛起武林，他就是七星会会主，只要江湖上有什么集会，七星会主是一定会参加的，白道中人把他视作旁门左道，但七星会却也并不黑，时至今日，还没人说得出他们是邪是正。”

冷无双道：

“果然神秘得很……”

刚说到这里，只见春梅手中拿着两个大红信封走入，欠身道：

“启禀掌门人，七星会派人送来两张请柬，一张是掌门人的，另一张是上官掌门人的。”

说着双手呈上两张请柬。

钟大先生把一份递给了上官平，随手抽出请柬，看了一眼，问道：

“送信来的人呢？”

春梅道：

“还在外面等待掌门人的回复。”

钟大先生道：

“好，你去告诉他，老夫准时赴宴。”

春梅躬身应“是”，悄然退出。

冷雪娥道：

“师父，我看楚子奇说不定有什么诡计。”

钟大先生一手捋须，呵呵笑道：“为师还怕楚子奇使什么诡计不成？”

冷无双道：

“不错，钟掌门人不去赴宴，岂不示弱了？但去赴宴，却也不能不加小心。”

钟大先生道：

“这个兄弟省得。”

事情就是这样决定。

上官平在碧霞官中，自然不好单独和钟大先生交谈，反正明日中午再和钟大先生说明不迟。

当天晚上，上官平入睡之后，钟大先生自然要向冷无双、冷雪娥请示，三人密谈了甚久，对钟大先生明午赴宴，也有了重大的决定。

第二天中午，上官平陪同钟大先生来至七星会主歇脚的关帝庙。

刚到门口，只见两扇庙门开启，文曲星楚子奇呵呵大笑声中迎了出来，连连拱手道：

“钟剑主、上官掌门人惠然莅止，兄弟迎迓来迟。”

钟大先生含笑还礼道：

“楚会主宠召，钟某焉得不来叨扰。”

楚子奇潇洒的一笑，抬手肃客，宾主三人一齐进入庙门，楚子奇引着两人一直进入第二进密室，分宾主落坐。一名青衣少女端上三盏茗茶，返身退出之时，随手掩上木门。

上官平朝楚子奇笑笑，先开口了：

“楚大哥，你要小弟把钟老哥约来，现在小弟已经把他约来了，小弟蒙钟老哥不弃，许以忘年论交，兄弟相称，小弟和楚大哥，也是口盟兄弟，你们一个是我老哥哥，一个是我大哥，在二位面前，小弟应当推心置腹，知无不言，现在小弟想问问楚大哥，你对钟老哥哥知道了多少？”

楚子奇听得微微一愣，笑道：

“钟大先生是中岳派掌门人，一向嫉恶如仇，久为愚兄所钦佩，如今又荣膺剑主，正是众望所归，所以愚兄今天特地奉邀钟大先生前来，一来……”

上官平没待他说下去，笑了笑道：

“楚大哥知道的那就没有小弟多了，钟老哥哥从前是中岳派掌门人，一点也没错，但到了泰山，就被玄女门护法祁天寿所假冒，取得了剑主的头衔……”

他就没说下去。钟大先生却呵呵起来。

这下直把楚子奇听得脸色大变，任他如何机智，一时之间却也半晌说不出话来。

钟大先生适时伸手从脸上揭下了一张人皮面具，面具里面当然是祁天寿

的面貌了。

楚子奇缓缓吸了口气，就依然恢复了他的镇定，勉强笑道：

“这倒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事，不知上官兄弟把这内幕告诉我，有何用意？”

钟大先生含笑道：

“这是钟某在路上要上官小兄弟告诉楚会主的。”

楚子奇脸上飞过一丝怀疑之色，问道：

“祁老哥这是什么意思？”

钟大先生道：

“钟某听上官兄弟说，楚会主要把钟某拉到朝阳教去，而楚会主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朝阳教拉拢钟某，却是为了拯救武林，这岂非交浅言深？楚会主不了解钟某，和钟某不了解楚会主一样，钟某先把自身向楚会主坦白了，也希望楚会主能坦白说出来，咱们如果志趣相同，自可合作无间，如果道不相同，今日之言，也只有咱们三人知道，绝不向任何第四个透露，钟某这话，可以有上官兄弟以东岳派掌门人的身份作保证，不知楚会主意下如何？”

楚子奇道：

“这么说，祁老哥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钟大先生笑道：

“钟某说过，钟某之事，上官兄弟可以一力保证。”

“好！”楚子奇道：

“在下恩师早在十年之前，就已发现魔教宇文教主不甘寂寞，又有东山复起的企图，同时玄阴教也改名玄女门，暗中在江湖活动，如果这两股势力，逐渐形成，也就是江湖浩劫的来临，因此几年之前，就命在下行走江湖，结纳不在各大门派的武林黑白两道人物，创立七星会，在江湖上人的目光中，好像敝会是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一个帮会，而家师的原意，也就是为了让黑白两道的人尽量不入于魔教玄女门这两者之中，藉以减少他们两股势力的力量，这些年来，如果没敝会，江湖同道不入于赤，则入于黑，他们羽翼早就成了。”

钟大先生点头道：

“楚会主这番话，钟某至为感动，也极为钦佩，只不知楚会主的尊师，是哪一位前辈高人？”

楚子奇笑了笑，道：

“祁老哥已经够坦诚了，照说在下也应该事无可不对人言，只是在下奉家师之命，不准泄漏他老人家的名号，在下就不便奉告了，不过有一点在下可以说的，家师曾参与三十年勘平玄阴教之乱，和二十年前协助过各大门派围剿魔教之役，我想日后祁老哥也许会知道家师是谁了。”

钟大先生心想：“三十年前勘平玄阴教和二十年前围剿魔教，参与的人，除了各大门派，也有不少前辈高人，看他说的倒似乎不假了。”一面颌首道：

“令师既然不欲人知，楚会主自然不便说了。”

楚子奇道：

“祁老哥既是玄门女的护法，又取得了五岳剑派剑主之尊，何以……”

钟大先生不待他说下去，哈哈一笑道：

“上官老弟，你现在可以说第二个故事了。”

他老于世故，眼看楚子奇双目神光湛然，正而不邪，已可确信他方才说

的都是真话，自己身份也不用瞒他了。于是又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来。他又从祁天寿恢复了钟大先生。

楚子奇看看他，惊异的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上官平接着就把祁天寿在黑龙山庄负伤退下之时，钟大先生得友好协助，暗中以真易假，又掉换了口来，只是没提到再老哥哥。

楚子奇听得目光一亮，大笑道：

“这件事妙极了，他们以假易真，你老哥又给他们来了个以真易假，上官兄弟，你把大哥都瞒得好紧。”

上官平笑道：

“这是钟老哥哥吩咐的，小弟一边是老哥哥，一边是大哥，真叫做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

钟大先生拂须笑道：

“好了，现在大家都说清楚了，楚会主奉邀，不知有何高见呢？”

“不敢。”

楚子奇道：“钟掌门人有这两重身份，那是最好不过了，朝阳教拉拢老哥，老哥不妨答应，而且老哥不妨说是受到玄女门的胁迫，要你卧底去的，宇文教主自然不会起疑，一面老哥又是玄女门的护法，也不妨把朝阳教的机密，稍稍透露，凭你老哥丰富的阅历，可以在两者之间加以运用，而真正的钟掌门人，又可以给在下指导策划，挽救这场尚未形成而正在逐渐形成的杀劫。”

钟大先生笑道：

“楚会主青年才秀之士，领导七星会，已经卓有成就，这件事老朽只能从旁协助，指导二字，如何敢当？”

上官平笑道：

“你们一个是我老哥哥，一个是我大哥，小弟一切都听二位的就是了。”

正说之际，只听门外有人轻轻叩了两下。

楚子奇起身道：

“杜掌门人来了，钟大先生，咱们外面坐吧！”三人回到客厅，过没多久，果见杜东藩已经走了进来。楚子奇急忙站起身，迎着道：

“杜兄怎么这时候才来，钟大先生和上官兄弟已经来了一会了。”

杜东藩脸色阴晴不定，口中却呵呵笑道：

“楚会主还不知道呢，教主亲自来了。”

楚子奇听得方自一怔，只听朗笑一声，宇文靖青衫飘逸走了进来，含笑

道：“老夫来作不速之客，楚会主想不到吧？”

楚子奇抱抱拳，笑道：

“教主大驾莅临，倒是真出在下意外。”

宇文靖转脸朝钟大先生笑道：“钟老哥果然在这里，老夫总算没有白来。”

钟大先生大笑道：

“钟某已经老了，还蒙宇文教主如此关注。”

“哈哈！”宇文靖笑得得意，一面掀须笑道：

“钟老哥一派巨匠，老夫所以非亲来不可。”

他目注上官平，眼中飞过一丝异色，含笑问道：

“上官平，你没事吧？”

上官平道：

“在下没有什么。”

宇文靖点点头道：

“那很好。”

说话之时，他已毫不客气的在上首一张雕花椅上坐了下来，目光朝四人一顾，续道：

“钟大先生虽非老夫好友，但对老夫应该知道得甚深，老夫为人，一向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哈哈，如今老了，这个脾气却依然没有很多的改变……”

他这番话，作用应该在于威胁，在座的四人，都以为他是对钟大先生说的。

楚子奇暗暗攥了下眉，心想：

“钟大先生方才已经说妥了，他同意加盟朝阳教了，以他的个性，你这般面对面出言威胁，他总是一派掌门，又岂肯就范？”

一面连忙接口道：

“钟大先生已经来了一回，由在下和上官掌门人盛道教主颇希望中岳派加盟朝阳教。方才钟大先生已表同意。”

“哈哈！”宇文靖大笑一声道：

“那真是太好了。”

接着目注楚子奇，射出两道棱棱寒光，过了一回，才含笑道：

“楚会主以为老夫这番话，是在威胁钟大先生么？老夫方才已经说过，钟大先生虽非老夫老友，但对老夫为人，他应该知之甚深……”

楚子奇道：

“那么宇文教主是……”

宇文靖微嘿了一声，才道：

“楚会主年事甚轻，老夫又已有二十年不在江湖走动，所以老夫要告诉你老大的为人。”

楚子奇心中暗暗一动，依然若无其事的道：

“教主能把你为人，坦诚见示，以后互相合作，自可更能团结了。”

“合作，哈哈……”宇文靖仰首大笑，发出龙吟般铿锵之声，然后徐徐说道：

“楚会主只要不在暗中和老夫作对，就很好了。”

楚子奇一怔道：

“宇文教主何来此言？”

宇文靖脸含微笑，说道：

“老夫对朋友，一向一诺千金，说一不二，最恨的是反覆小人，老夫此次重出江湖，各大门派愿意加盟朝阳教，就是要奉朝阳教为宗主，不愿意加盟，也悉听尊便，但老夫必然次第加以征服，不接受朝阳教命令者，杀无赦。”

他说到“杀无赦”，一张清俊的脸上已经渐渐布满杀气，续道：“楚会主加盟朝阳教，又唆使手下潜入黑龙别府，救出上官平，可有此事？”

楚子奇已感事态严重，但还是镇定的道：

“教主如此轻信人言，咱们以后还能合作么？”

“加盟朝阳教，只有臣服，没有什么合作可言。”

宇文靖断然道：

“楚会主以为老夫是轻信人言的人么？”

举手轻轻击了两掌。

只见从门外走入黎佛婆手下四个青衣女子，两人在前，两人在后，中间押着两个也是一身黑衣的少女，只是神情呆滞，似是被制住了穴道。

这两个被制住穴道的黑衣少女，赫然是前晚潜入黑龙山庄地下室，领着上官平逃出来的两人，她们正是七星会主楚子奇的两个使女，不知她们什么时候被黎佛婆搜出那一身黑衣，穿到了她们身上。

接着后面又出现了黑白双扇聂大成、聂大器，也押着一个人走入，那是一身火红道袍的南离子。

楚子奇看得心头猛然一楞，但立时明白过来，以自己手下春风、春雨二婢的一身功夫，凭黎佛婆手下四个弟子要想把他们拿下，至少也得花费一番手脚，何况南离子的武功，更在她们之上，黑白双扇也未必能奈何得了他，那么显然是宇文靖在进来之前，亲自出手制住他们的了。

心念这一动，不觉朗笑一声道：

“宇文教主是责怪在下不该派遣两婢潜入黑龙山庄去救出上官掌门，这点在下并不否认，宇文教主可知在下和上官掌门人是什么关系？”

宇文靖问道：

“什么关系？”

楚子奇道：

“上官掌门人乃是在下的口盟兄弟，在下既已加盟朝阳教，不好向教主讨情，而且那时也不知道教主业已到了泰山，只当是黎佛婆的主张，把上官兄弟掳来的，因此只好命在下二婢潜入黑龙山庄去救人，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直到后来，才知教主亲自来了，在下如对教主存有贰心，又如何会向教主自告奋勇，劝说钟大先生加盟朝阳教……”“哈哈！”宇文靖又是一声朗笑，说道：

“楚子奇，你勾结玄女门，大概是要钟大先生到朝阳教卧底来的了？”

楚子奇点头道：

“教主那真是不相信在下了。”

钟大先生愤然道：

“宇文教士，方才你说过一句话，钟某虽非你老友，却知你甚深，那么反过来宇文教主虽非钟某老友，也应该知我甚深了？钟某是这种人吗？”

“钟大先生应该不是这种人。”

宇文靖朝他微微一笑道：“但阁下是钟大先生吗？”

钟大先生心头一怔，嘿嘿干笑道：

“我不是钟某，又是何人？”

宇文靖刷的一声打开招扇，在胸前摇了两摇，浓哼一声道：

“天底下瞒得过老夫的事情，也不太多，你是玄女门护法祁天寿，假冒钟士元之名，志在攫取剑主，老夫说得不假吧？”

虽然眼前的钟大先生已非祁天寿；但钟大先生也不得不佩服宇文靖的消息，不能说他不通。一个假冒钟大先生的玄女门护法，和一个出道江湖不久的七星会主，自然不会放在宇文靖的眼中，他缓缓站起，要待伸手去拉上官平的手，一面说道：

“上官平，你随老夫回黑龙别府去吧！”

上官平一直坐在边上，没有说话，但目前的情形，已极明显，楚大哥、钟老哥哥和宇文靖已成为对峙之局，何况事情是因楚大哥为了救自己而起，他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宇文靖伸手拉来，他一时情急，身形一动，居然连人带椅向横移开了数尺，口中说道：

“我不想去。”

如果他只是身形闪开，那仅系身法快速而已；但连椅带人一齐移开，就非有高深的内功不可，何况这拉他的人，又是当今黑道上素有第一高手之称的魔教教主。

宇文靖伸手拉了空，看他连人带椅一齐横移开去，不由得目中神芒一闪，朗笑道：

“上官平，老夫当真看走眼了，你小小年纪，一身功夫，居然大有可观，如果老夫猜得不错，你的‘紫气神功’当有七成左右了，无怪不惧老夫‘先天无极尺’了……”

楚子奇看出宇文靖脸上神气不对，急忙叫道：

“上官贤弟快到我身边来。”

宇文靖话声出口，左手衣袖突然朝上官平拂去，一面哼道：

“楚子奇，你自身难保，还能保得了上官平吗？”

右手摺扇一指，嗤的一缕劲风朝楚子奇身前射去。

他左右双手，几乎是同时发动，以他的一身武功而言，别说同时袭向十个人，也轻而易举，但作者可就分得开说了。

上官平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坐着的人，看到宇文靖伸手拉来，身子一动，居然连椅子都移了开去，此时骤睹宇文靖衣袖拂来，他曾见到过绿娘子冷无双和冷雪娥伤在他衣袖之下，一时那敢大意，急忙站起，后退了一步，右掌一立使出“风雷掌”来，朝着对方衣袖迎击过去。

他这一掌早已运起“紫气神功”，拿风迎出，和宇文靖一点袖角乍然相接，发出一声裂帛般大响，居然旗鼓相当，只是上身微微摇晃了下。

楚子奇喝声出口，眼看宇文靖摺扇一指，一缕劲风朝自己袭来，心头不由一凛，立即吸了口气，右手五指舒展，手掌抬处，朝前迎出。他手掌这一抬，立时有一股清风随掌而生，把宇文靖的一缕劲风，化解开去。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宇文靖看得目中金芒飞闪，呵呵大笑道：

“好、好，上官平，你果然练成了‘紫气神功’！”上官平只觉他目中神芒含着强烈的厉色，极为慑人，心头暗暗吃惊，突听耳边响起楚子奇的声音，以“传音入密”说道：

“上官贤弟，快和我站到一起来。”

一时不敢怠慢，急忙身形一闪，掠到了楚子奇的身边。钟大先生也在此时，横跨一步，和上官平站在一起，手中藤杖拄地，沉声道：

“宇文教主也算一派宗主，怎地和两个年轻人动起手来了？”

宇文靖连正眼也没向他看上一眼，只是目注楚子奇，徐徐说道：

“你使的是‘多罗叶掌’，你和息仙子如何称呼？”

钟大先生听他提起息仙子，不觉一怔，暗自忖道：“不错，息仙子确曾参与过勘平玄阴教之乱，和围剿魔教之事，莫非楚子奇会是这位嫉恶如仇的前辈门下？”

心中忖道，不觉回目朝楚子奇投去。

楚子奇淡淡一笑道：

“家师方外之人，从未在江湖上行走，在下并非息仙子门下。”

宇文靖道：

“老夫不管你是何人门下，今日就算息仙子在场，老夫也非把你二人拿下不可。”

楚子奇、上官平听他说出“非把你二人拿下不可”，都是暗暗一惊，抬目看去，只见宇文靖两道浓眉微竖，仿佛就有一股浓重的杀气放射出来，使人不寒而栗。

楚子奇忍不住右手一抬，“呛”的一声撤出剑来。上官平因斩云剑不在身边，只得双手凝聚功力，蓄势以待。

宇文靖看得呵呵一笑，说道：

“你们可是想顽抗么，那很好，你们只要在老夫扇下走得出二十招，老夫拍手就走，不再难为你们。”

上官平道：

“二十招就二十招，谁还怕你不成？”

宇文靖微笑道：

“真是初生之犊。”

楚子奇道：

“今日之事，大概不动手也不成了？上官贤弟，你剑呢？”

上官平道：

“小弟没有带在身上。”

钟大先生伸手握住藤杖杖头，轻轻旋转了几下，“刷”的一声从藤杖中抽出一支青莹细长的长剑，说道：“上官兄弟，你试试还合手么？”

上官平不知他藤杖之中，居然还藏着一支剑，而且只要看那青莹剑光，便知是一柄好剑，急忙伸手接过，轻轻一拈，只觉这支长剑，不但细长而薄，锋芒吞吐，极为锐利，而且入手甚轻，剑身更是柔软，几乎可以把它卷起来，使用这等软剑，自非内功已臻上乘的人，就无法使展。

上官平微一注力，一柄长剑就挣得笔直，点点头道：“谢谢钟老哥哥，小弟勉强还能使用。”

宇文靖道：

“老夫让你们先出手。”

楚子奇道：“宇文教主不是要我们接你二十招么，我们先出手，并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应该由你先出手，我们才能接招。”

宇文靖哼道：

“老夫先出手，你们接得住么？”

他说打就打，抬手之间，摺扇迅快的朝两人点来。上官平早就凝神注视着他，却没想到宇文靖出手简直比电光还快，话声甫落，一点扇形已经到了面前，距离咽喉不到三寸，一时连吃惊都来不及，赶紧施展“乱石穿空身法”，身形一侧，不退反进，刷的一剑，盘身刺出。

“十八盘剑法”走的原是险招，他这一剑也是极快，攻敌之所不得不救，宇文靖这一扇却刺了个空，但他招扇一拨，就对上官平手中长剑拨得直荡了开去。

上官平“乱石穿空身法”，原是乘隙而进，无孔不入的身法，长剑虽被荡开，他身随剑转，又欺近过去，剑光闪动，刷刷刷一连三剑，随势攻出。

宇文靖一个身子居然紧随着他剑势闪动，口中哼道：“泰山‘乱石穿空’

果然很高明！”

摺扇只是左右摆动了一下，就听“铮”“铮”“铮”三声轻响，把上官平刺去的三剑拨开，一点扇影直射上官平肩头。上官平心中暗暗奇怪：

“他明明是和楚大哥同时出手的，怎么一动上手，只剩了自己一人和他动手，楚大哥难道退下去了不成？”

心念转动，抡目看去，楚大哥不是正在和宇文靖扇剑交击，同样交上了手。

就在他这一分心，陡觉人影闪处，一点扇影疾向自己执剑右腕戳来，等到发现，业已不及封架。

上官平真没想到宇文靖正在和楚大哥动手的人，竟会飘忽来去，有如此快法，百忙中左手握拳，“呼”的一声朝宇文靖当胸击过去。

这一下正是泰山派绝艺“一拳石”，一团拳风，出手如涛，如果宇文靖这一记扇头戳向他执剑手腕，不中途变招的话，那么上官平的一记“一拳石”，自然同样可以击中对方胸口。这是两败俱伤的手法，但胸口当然比手腕重要得多了，手腕被扇头戳中，最多只是残废，如若被“一拳石”击中胸口，不死也得身负重伤。

宇文靖有数十年潜修功力，如是普通人，这一拳他极不会放在心上，但上官平练的“紫气神功”，正是他的克星，他就不得不避，双方就这样闪身而过，宇文靖摺扇一挥，有如鬼魅一般又朝楚了奇攻了过去。

楚子奇剑法轻灵，变化奇奥，一个人以同样的剑随人转，人随剑发，只见剑光来去如闪，记记都是指向敌人要害，寒芒纷洒，飘忽如雨，剑法之凌厉，尽属武林罕观的招式，如果换了个人，早就败在他剑下了。

但宇文靖的武功，委实非同小可，任你楚子奇剑法如何神妙，因他身法实在太快了，等你剑尖刺到，不是刺了个空，就是分毫之差，给他闪了开去，他那柄摺扇，却又敲敲打打有攻有守，挥洒如意，而且还是攻多于守。

在楚子奇的感觉中，竟然也和上官平一样，只觉自从一动上手，宇文靖就一直只是缠着自己出手，不知上官平是不是已经退下去了？

实则楚子奇和上官平是被宇文靖分了开来，他在两人中间穿来插去，行动如电，出手如风，是以两人都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他只是在和自己动手。

两人这一想通了道理，就全力堵击，左右前后，互相夹攻，这一来，宇文靖的攻势，果然被逼得缓了下来。

站在一旁观战的钟大先生，也是剑术大行家，他眼看宇文靖虽然力敌两人，但显然并未施展全力，心中暗暗忖道：“这魔头可能有什么诡计不成？”

正待提醒两人小心。只听楚子奇及时叫道：

“宇文教主，不知我们已经接下你几招了？”

宇文靖呵呵一笑道：

“你们两个果然有些门道，已经只剩了两招了。”

口中说着，突然间摺扇一摆，“嗒”“嗒”两声，击在楚子奇和上官平两支长剑之上，一股大力，把两柄长剑一齐直荡开去，他人如轻烟，一下欺到上官平身边，左手一探，朝上官平左手脉门抓来。

上官平正好使到第十八招，“十八盘剑法”，一共只有一十八招，他使到最后一招，依然无法取胜，而且还被宇文靖一扇把剑势荡开，心头一急，身形疾转，带转剑势，在身外划出一圈剑光！

这一招正是师伯别老人家传他的泰山派旷世奇学“一剑小天下”。

他长剑划圈之际，就有嘶嘶剑气随剑而生，青虹暴长，层层绕身而起，电光石火之间，一个人已被一片青蒙蒙剑气寒芒所隐没！

宇文靖左手甫出，陡觉森寒剑锋逼人而来，眼前尽是蒙蒙青气，哪里还有上官平的影子？

这招“一剑小天下”，竟然连朝阳教教主宇文靖都看不出一点头绪来，心头一惊，急急吸了一口真气，双脚离地数寸，往后平飞出去。

楚子奇眼上官平忽然使了一招奇绝的剑法，把宇文靖逼退，心头不禁大喜，笑道：

“宇文教主，依你所说，这招该是第十九招了。”

宇文靖怒哼一声：

“你以为老夫毙不了你么？”

摺扇豁然打开，身如一团青影，连扇带人朝楚子奇扑将过去。

这一下他是含怒出手，一团令人窒息的劲气压顶而至，楚子奇一惊之下，知道宇文靖这一招竟是用尽全力，自己如用普通招式，断难抵挡得住，一时顾不得再掩饰身份，口中清叱一声，长剑一挥，长身而起，身剑合一，化作一道精虹，朝他扑来的一团青影中凌空迎击过去。

“哈哈！”宇文靖身在空中，发出一声嘹亮的大笑：

“你果然学得了息仙子一点驭剑术的皮毛，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

他扑去的身形忽然在空中停住，左手及时拍出一掌。

这正是他老奸巨滑之处，因为他是扇先人后凌空扑去的，但如果以他一柄竹骨纸扇去和楚子奇的驭剑术交击，竹骨纸扇纵然布满了内功，也难以和驭剑术抗衡，那么这柄摺扇自然毁于剑锋之下不可，以他的身份，被人毁了摺扇，岂非脸上无光？因此一吸真气，及时吸住了飞扑之势，改以左掌击出，他的“先天无极尺”却是天下很少有人能挡的神功。

楚子奇身剑合一，一道耀目银虹，堪堪凌空迎起，陡觉一团无形潜力迎面撞来，这股无形潜力，竟然蕴含着极大的震力，连自己使出来的驭剑术都受到极大的阻力！

不，他连剑带人撞上这股无形潜力，竟然被震得住后一直飞出去一丈多远，几乎收不住势，急忙使出千斤坠身法，飘落地上，还是一个踉跄，差点跌倒，以剑支地，胸口起伏，只是喘气。

上官平以一招“一剑小天下”接下了宇文靖的第十九招，楚子奇以剑术中最上乘的“驭剑术”，也总算接下了他的第二十招。这两种旷世奇学，竟然同时出现在两个年轻人的手上，自然看得宇文靖目中金芒连闪；但他总是一教之主，何况平日又是极端自负的人，说出来的话，岂肯不算，摺扇一收，指指南离子等三人，说道：

“放开他们，随老夫走。”

话声一落，自顾自飘然朝门外而去。

四名黑衣少女和黑白双届同时放开了雨离子和春风、春雨二人，和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紧随宇文靖身后，像一阵风般出门而去。

上官平连收长剑都来不及，一下抢到楚子奇身边，急急问道：

“楚大哥，你没事吧？”

钟大先生道：

“楚会主，你快运功试试，有没有伤及内腑？”

楚子奇只抬了抬眼，忽然“哇”的一声，张嘴喷出一口鲜血，一个人双

脚一软，往地上跌坐下去。

上官平大吃一惊，急忙伸手把他扶住，只觉他身子软绵绵的倚在自己身上，气息微弱的道：

“不要紧，我吐出这口血，胸头舒畅多了。”

钟大先生惊骇的道：

“你中了他的‘无极尺’！”

楚子奇低低的道：

“上官老弟，你快扶我进去，还有……你请钟大先生把他们三人的绑松了，再替他们解开穴道。”

上官平点点头。

钟大先生道：

“你只管扶楚会主进去，这里的事，老哥哥会办的。”

上官平依言搀扶着楚子奇走入静室，把他扶到榻上，取过枕头，让他靠着坐下。

楚子奇虚弱的道：

“谢谢你。”

上官平道：

“你是我大哥，怎么说起来谢了。”

楚子奇苍白的脸上，绽起一丝笑容，没有说话，伸手入怀，取出一个羊脂玉瓶，打开瓶盖，倾出三颗药丸，纳入口中。

上官平道：

“楚大哥，你负了内伤，要不要小弟给你运气……”楚子奇没待他说完，微微摇头道：

“不用，我服了家师的疗伤丹药，只要静静的休息一会就好。”

说完，缓缓闭上了眼皮。

上官平不敢惊动，悄悄退出静室，正好钟大先生和南离子、春风、春雨一齐走了进来。

南离子急着问道：

“上官掌门人，不知敝会主伤势如何了？”

上官平道：

“楚大哥已经服了疗伤药丸，此时正在闭目休息，不宜惊动。”

春风、春雨二婢急急往静室走去。

上官平把长剑递还给钟大先生，钟大先生依然插入藤杖之中，旋紧剑柄，一面说道：

“真想不到宇文靖二十年不见，他的‘无极尺神功’，居然已练到了十二成火候，连楚会主的‘驭剑术’都被他震飞出去，看来江湖上能和他抗手的人，已是寥若晨星了。”

上官平道：

“钟老哥哥，无极尺竟有这么厉害？”

钟大先生道：

“无极尺据说原是道家玄门正宗功夫，和‘太清真气’差不多，不过‘太清真气’只是护身真气，‘无极尺’却能伤人于无形，听起来似乎是‘无极尺’厉害；但实际却较落下乘，楚会主练成‘驭剑术’，已是剑术上最上乘的功夫了，但还是伤在他‘无极尺’之下，你说厉害不厉害？”

上平官道：

“难道‘无极尺’就无人能破吗？”

钟大先生微微摇头道：

“这个老哥哥就没听说了。”

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道：

“我想起来了，宇文靖方才出手抓你，被你连人带椅移开去的时候，曾说过：你练‘紫气神功’当有七成左右，难怪不俱老夫‘先天无极尺’了……我想他这是一时说漏了嘴，但可见你上官兄弟练的‘紫气神功’，是武林中唯一不惧‘无极尺’的神功，因此，他才会伸手来抓你，以后，你可得小心才是。”

只见春风走了出来，说道：

“会主醒过来了，请钟掌门人、上官掌门人、南道长入内。”

钟大先生等三人一齐站起，走入静室，楚子奇倚坐榻上，颌首道：

“钟掌门人、上官贤弟，你们请坐。”

一面朝南离子道：“南堂主，本座已和宇文靖闹翻了，咱们的人不宜再在此停留，可由你率同，立时撤下山去。”

南离子迟疑的道：

“会主伤势未愈……”

楚子奇笑了笑道：

“我不碍事，你只管率人先行，愈快愈好。”

南离子躬身道：

“属下遵命。”

立即退了出去。

楚子奇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倾出二十颗梧桐大小的朱衣药丸子，抬目道：

“钟掌门人，这是家师炼制的解迷祛毒丹，我看参与泰山论剑的各派人士，不入于赤，则入于黑，可能都已着了人家的道，不论玄女门和魔教，他们存有野心，必然会在几位掌门人身上做下手脚，此丹专解各种迷药，请钟大先生收下，可暗中让这些药物迷失的人服下，只要盏茶工夫，就可解迷祛毒，这件事就烦劳大先生了。”

春雨赶忙从他手上接过，用纸包好，送到钟大先生面前。钟大先生接过，就收入怀中，一面点头道：

“钟某自当遵命。”

一面问道：

“楚会主是否也要离开此地？咱们今后如何联系？”

楚子奇道：

“有事在下自会要春风、春雨和大先生联系的。”

“好。”

钟大先生站起身道：

“钟某那就告辞了。”

回头朝上平官问道：

“上官老弟是否和老夫一起走？”

楚子奇道：

“在下还有一件事，要和上官贤弟商量。”

钟大先生点点头道：

“钟某那就先走一步了。”

楚子奇道：

“春风，你代我送送钟掌门人。”

春风答应一声，送着钟大先生出去。

上官平望着楚子奇问道：

“楚大哥，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楚子奇长吁了口气，才道：

“愚兄方才服了家师的三颗疗伤药，照说，最重的伤势，都应该很快好了，但我刚才运气之时，发觉家师的药丸，只能把伤势托住，并未能够把内伤治好，这是平时从未有过的现象……”

上官平道：

“方才听钟老哥哥说，小弟练的‘紫气神功’，可能是唯一不惧宇文靖‘无极尺’的功夫，小弟给大哥运气试试？”

楚子奇道：

“这一点，愚兄也想到了，不然，宇文靖不会两次伸手想把你擒回去的，目前我真气无法凝聚，所以想请贤弟给我运气试试看。”

上官平笑道：

“方才小弟早就说过要给大哥运气疗伤的。”

楚子奇含笑道：

“运气疗伤，最耗真元，能够不使，最好不使了，但目前家师的疗伤丹药，对‘无极尺’的伤势，无法根治，我又有急事待办，只好请贤弟一试试了。”

上官平道：

“那就快些动手了。”

楚子奇笑道“贤弟真是急性子，春风、春雨，你们守住门口，不得让任何人进来。”

春风、春雨答应一声：

“小婢省得。”

双双走了出去，在门口站定。上官平伸手扶着楚子奇，盘膝坐好，自己就坐在他身后，伸出手去，按在他背后“灵台穴”上缓缓吸了口气，运起“紫气神功”，小心翼翼催动真气，朝他体内度去。哪知真气刚刚输送通去，楚子奇突然身子一震，“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一个身子软软的往怀中倒来。

这下直叫上官平大吃一惊，连忙收回手掌，抱着楚子奇的身子，缓缓放下，低头看去，楚大哥除了双目紧闭，脸色如常，但人已昏了过去。

原来楚子奇虽然练会“驭剑术”，究是功力尚浅，普通高手，自然无法和他抗衡，宇文靖一身修为已臻上乘，“先天无极尺”又是道家玄门神功，楚子奇催动剑光，身剑合一的一击，本已消耗了不少体力，再经“无极尺”击中，内脏受到剧震，伤得已是不轻，只是凭仗师父的疗伤丹药，才把伤托住，等到他发觉不对，又支撑着多说了几句话，内伤本已发作，上官平这一运气输入，自然更是引起伤势恶化，从口中喷出血来，人也登时昏迷过去。

上官平一时可慌了手脚，想到楚大哥怀中，有他师父的伤药，纵然不能根治，至少也可以把他伤势托住，再想办法。心念一动，就毫不犹豫的伸手朝他怀中探去。他伸手一摸，不由把他惊得急忙缩手不迭，原来他伸入楚大

哥怀中，手指触摸到的竟是被布条束缚着的两团浑圆的肉球，和新剥鸡头般的蓓蕾！

“楚大哥竟然会是个女子！”

上官平从未接触过女子的身子，这下直把他闹得个手足无措，面红耳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只听门外响起了两声娇叱，那是春风、春雨的声音：

“你再不站住？我们可要不客气了！”

接着“呛”“呛”两声，有人掣出了长剑！

门外有人哼道：

“你们拦得住我吗？”

这人的口音，上官平最熟悉也没有了，那是先前扮作老妇人，自己一口一声叫“姑姑”的宇文兰。

在这两句话的时间，三人敢情已经动上手了。接着只听春雨惊“啊”出声，和“当啷”长剑堕地。

上官平急忙放下楚子奇，一跃下床，门口人影一闪，宇文兰已经轻巧的闪了进来。

春风一声娇叱，一支长剑朝她后心刺到。

宇文兰手中自影闪动，回身挥去。春风又是一声“啊”，手中长剑也“当”的一声掉到地上。

宇文兰一眼看到上官平，立即喜孜孜的叫道：

“上官平，你没有事？”

春风、春雨护主心切，她们执剑右手被宇文兰手上那条白蛇咬了一口，但却奋不顾身的左手从地上拾起长剑，正待刺出，但身子晃了两晃，忽然双双跌倒地上，她们眼中还流露出仇视之色。

上官平道：

“你伤了她们？”

宇文兰手腕一动，那条小白蛇早已缩入她袖中去了，披披嘴哼道：

“活该，我是找你来的，她们不放我进来，还骂我小魔女、还敢和我动剑，才给我小白咬了一口。”

上官平道：

“你小白咬了人，毒不毒？”

宇文兰举手掠掠她鬓发，哈的笑道：

“自然很毒了，它是云贵深山中难得一见的白铁线，周身不受刀剑，是我最好的随身武器，我是气不过她们，才要它咬她们的，不毒，她们会这样老实乖乖的躺下去。”

上官平吃惊道：

“她们中了蛇毒，你有没有解药？”

宇文兰道：

“解药自然有了，不要紧，一时半刻还死不了，上官平，你是不是和爹动过手了？”

上官平点点头道：

“是的，方才宇文教主要和我楚会主接下他二十招，不然，要把我们拿下……”

宇文兰吃惊道：

“你和爹动过手，你快运气看看，有哪里不对了？”

上官平道：

“我没有什么？”

“不可能！”宇文兰道：

“你只要接爹一招，就会被震伤内腑，我是听到消息，才急急赶来的……”

她伸手从怀中取出一颗药丸，递了过来，说道：“爹练的是‘无极尺’，伤人无形，你快把这颗药吞了下去。”

上官平伸手接过，问道：

“这是治‘无极尺’伤势的药丸么？”

宇文兰点着头道：

“这是爹的独门伤药，专治被‘无极尺’击伤的内服药丸，伤在‘无极尺’之下，旁的伤药是没有用的。”

“谢谢你。”

上官平吁了口气道：

“我真的没事，只是这位楚会主内伤很厉害，我正感到束手无策……”

宇文兰道：

“楚子奇背叛我爹，才会被爹‘无极尺’击伤，我听说爹很生气呢，我只有这一颗解药，是特地送给你来的。”

上官平道：“我知道你心很好，楚大哥是我口盟大哥，他伤势很重，救他和救我一样，你不会不同意吧？”

宇文兰道：

“他既然是你大哥，你就快些喂他服下吧！”上官平喜道：

“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哦，还有春风、春雨两位姑娘，是楚大哥的使女，被你小白咬伤了，你也一起救醒她们吧。”

宇文兰哼了一声，左手一扬，小白蛇从她袖中飞出，落到春雨的身上。”

上官平吃惊道：

“你这是干什么？”

宇文兰展齿一笑道：

“你不是要我把她们救醒么？她们被小白咬了一口，毒涎侵入血液，现在我要小白去把她们伤口的毒吸出来，不就是给她们疗毒么，这是活的解毒，比我要苏破衣炼制的解药还要灵验快速得多呢！”

上官平听她这么说，谅来不假，当下转身过去，走到榻前，伸手捏开楚子奇牙关，把手中解药，纳入他口中，回过身问道：

“你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宇文兰笑道：

“我自然有人告诉我的了，黎佛婆最气人了，什么事都不肯说，但黑白双扇，只要我问他们，他们就不敢不说，所以我消息灵通得很！”说到这里，忽然“哦”道：“我是偷溜出来的，你没有事，我要走啦，你回不回伏虎寺去？明天，我会到伏虎寺找你的，还有等这两个丫头醒过来，你给我告诉她们，下次再对我无礼，再让小白咬一口，我就不会再给她们治的了。”

只见白影一闪，飞入她袖中，她就匆匆往外走去。上官平不知她给春风、春雨治好了没有？举目看去。春雨已经首先睁开眼睛，口中“咦”了一声，双足一点，人已一个虎跳跃而起来，目光转动，问道：

“上官掌门人，宇文兰人呢？”

她刚说到这里，春风也相继跃起，惊异的看看自己右腕，说道：

“春雨，我们方才给蛇咬一口，怎么会没事了呢？”

上官平笑道：

“二位姑娘中毒昏倒，是宇文姑娘救了你们。”

春雨披披嘴道：

“她有这么好心，就不会使蛇咬我们了。”

上官平笑道：

“也许那是误会，你们亮了剑，小白蛇是她随身兵刃，出手难免伤人，她是给楚大哥送伤药来的。”

春风看了榻上一眼，咦道：

“上官掌门人不是给会主运气么，会主好了没有？”

上官平道：

“方才在下刚运气输去，楚大哥忽然口喷鲜血，又昏了过去，在下正感束手无策，宇文姑娘就闪了进来，给我一颗专治‘无极尺’伤的药丸，由我喂楚大哥服下，她也给你们吸出了蛇毒走了。”

春风听得吃惊道：

“不好，上官掌门人怎么会听她的呢？她是宇文教主的女儿，会送治伤的药来么？八成又是魔教在使什么诡计了！”

上官平听得有些半信半疑，忍不住目光朝楚子奇投去，楚子奇依然双目紧闭，从他脸上看去，丝毫没有病容，但人却依旧没有醒转，心想：“宇文兰绝不会欺骗自己，只是如果是她爹命令她来的，人家总是父女……不，宇文兰绝不是这种人。”

正在疑思之际，忽听楚子奇口中发出一声轻“啊”，倏地睁开眼来。

上官平看到他醒来，急忙问道：

“楚大哥，你现在是不是会觉得好些了吗？”

楚子奇翻身坐起，略一运气，觉得自己内伤，果然已经痊愈了十之八九，不觉喜道：

“愚兄伤势差不多已经好了，是贤弟给我运功治疗的？我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呢？”

若是由上官平运功疗伤，他要以本身真气与之会合，自己自然不会不知道的。

上官平道：

“方才小弟试着运气输入大哥经穴，大哥忽然口喷鲜血，昏迷过去，小弟正急得一筹莫展，正好宇文兰找了来，她身边有一颗专治‘无极尺’伤药丸，小弟给大哥服下，现在不过顿饭工夫，大哥果然好了。”

春风道：

“小婢方才还担心宇文兰没安着好心，给会主服了什么毒药呢！”

楚子奇微微一笑道：

“宇文兰是担心上官贤弟给她爹的‘无极尺’所伤，才偷偷送药来的，这伤药自然不会假的了。”

上官平给他说得脸上一红，想起这位楚大哥乃是女子所乔装，如今她伤势已愈，自己不宜久耽，这就说道：“楚大哥伤势初愈，还宜稍事休息，小弟想回伏虎寺去看看，要告辞了。”

楚子奇看他神情有异，心中暗晴奇怪，一面点头道：“宇文教主近在咫尺，我们接下了他二十招，他未必甘心，贤弟务必小心。”

上官平道：

“小弟省得。”

楚子奇又道：

“愚兄也立即要下山去了，贤弟如有事要找我，只须在路上留下记号，自会有人和你联系。”

当下就和上官平说了七星会连络的记号。

上官平记在心里，别过楚子奇，出了关帝庙，赶到伏虎寺，谭玉山兄妹已经不在，只在知客僧哪里留了一封信，说他们已跟着再老哥哥走了，没说去了哪里。

他急于和再老哥哥见面，因为有很多事情，再老哥哥未必知道，这就急匆匆离开伏虎庙，一路朝山下奔去，赶到小镇，一脚来至那家小酒店。

这时正当申牌时光，一个酒客也没有，杨老爹独自坐在椅上打盹，看到上官平，就打了个呵欠，招呼道：“客官请坐。”

上官平四顾无人，就低声问道：

“老爹，你可知再老哥哥在哪里么？”

杨老爹道：

“他昨晚来过，说有事要下山去，没说到哪里去的，你的宝剑，却存在老汉这里，最好你晚上来取，免得被人看到了，最近，老汉这里，经常有些三脚猫在附近徘徊，不知是玄女门还是魔教对老汉起了疑心，你快去坐下，老汉给你烫一壶酒来。”

说完，回身往里面行去。

上官平就在里首一张半桌边上刚刚坐下。只见从门口走进一个又矮又胖的老人，这人头上戴着一顶朱红珊瑚顶子的西瓜皮帽，一张白净的扁脸上，挂着两撇弯弯的花白眉毛，中间距离得很开，一双眼睛眯成了两道线，裂开了笑口，颧下留着疏朗朗三绺长须，这副模样，活像戏台上跳“天官赐福”的天官，只是个子极矮，人一胖就像肉球般一团，身穿一件紫红团花长袍，腰束玉带，凸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腹，迈着八字脚，跨进门，就喘着气在门口一张桌子坐了下來，举手在桌上轻轻叩着，沙声叫道：

“喂，店家，有好酒，快拿来，走得好累，口干得很。”

他这一叩桌，手指上戴着一枚很大的绿玉指环，光是这指环，就价值不菲！

上官平只看了他一眼，只觉此人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市侩，也并不在意。

这时杨老爹已经端着一盘卤水花生和一壶酒送上，放到桌上，上官平突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

“你只顾喝酒，不论发生什么事故，不可随便出手，更不可招惹他。”

这是杨老爹以“传音入密”说的话，上官平听得不由一怔，心想：

“听杨老爹的口气，似乎这矮胖老人是个十分难缠的人物了，怎么自己会看不出来呢？”

心中想着，就拿起酒壶，斟了一杯酒，装作并不在意的朝那矮胖老人看去，哪知矮胖老人也正眯着只有两条缝的眼睛，笑咪咪的朝上官平看来。

上官平只觉他眼缝中隐隐闪着如线金芒，心头暗暗吃惊，想起从前师父说过：凡是目中闪着金芒的人，都是内功修为已臻上乘境界，要自己小心应

付。

杨老爹倒了一杯茶朝那矮胖老人桌边走去，问道：

“客官要喝什么酒？”

那矮胖老人忽然“咦”了一声，望着杨老爹道：

“店家，我看你好生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杨老爹淡淡一笑道：

“客官是老主顾，看见小老儿，自然面熟了。”

矮胖老人笑道：

“我不是老主顾，今天还是第一次来喝酒。”

杨老爹笑了笑道：

“大概人一老，就变得又干又瘪了，啊，客官要什么酒，还没说呢？”

矮胖老人道：

“你给我来一壶花雕吧，要快点，喝茶并不解渴，非喝酒不可。”

杨老爹答应一声，转身退下。

只听矮胖老人自言自语的道：

“奇怪，我从没看错过人，这店家面熟得很，怎么会想不起来了？”

上官平自顾自喝着酒，心中暗忖：

“杨老爹叮嘱自己不可多事，自然早就看出此人来历了，此人也说杨老爹面熟，自然也看出杨老爹的来历了，哦，不错，他故意这么说，看来敢情是找岔的了。”

杨老爹已从小屋里面端着一壶酒和一盘花生走出，送到矮胖老人桌上。

矮胖老人眯着眼睛一直盯注杨老爹脸上打量，口中“哈”的笑出声来，沙声说道：

“我想起来了，你姓柳对不？哈哈，大名鼎鼎的一掌开天柳五爷，居然屈身酒肆，卖起酒来了。”

上官平知道杨老爹就是柳五爷，可不知道他的外号叫做“一掌开天”。

杨老爹连声色都不动，只是笑了笑，把盘中酒菜一件件放到桌上，然后说道：

“老客官只怕认错人了，老汉姓杨……”

矮胖老人眯着的眼缝中金芒闪动，沙声笑道：

“老夫这双招子看过的人，从不会忘记，更不会看走了眼，柳五爷，真人面前，莫说假话，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何用藏头露尾，不承认呢？”

杨老爹依然陪着笑道：

“老汉真的不是老客官说的柳五爷，老客官请用酒菜吧！”转身欲走。

矮胖老人目芒一闪，伸出一只又白又胖的右手，漫不经心的朝杨老爹后心按来。

杨老爹已经转过身，自然把整个身后卖给他了，矮胖老人轻轻一按，并未碰上杨老爹的衣衫；但杨老爹上身却禁不住微微朝前一俯，接着就连声呛咳起来。

上官平不知矮胖老人使的是什么手法？心头不由大怒，心想：

“杨老爹在这里卖酒，不好露了行藏，还是自己把事情揽过来的好。”

这就哼了一声道：

“看你是个练武的人，练了武功是欺侮一个不会武的老人的吗？”

矮胖老人在杨老爹身上拍了一掌，不料杨老爹丝毫不曾运功抗拒，这连

声咳呛，证明他已经受了内伤，心中不禁一愕，正在暗自觉得孟浪，以自己成名多年的人物，怎好向一个不会武功的老人下手？听了上官平的话，细目缝中金芒暴射，沙声道：

“小娃儿，你说什么？”

上官平道：“在下说什么，你没听清楚么？我看你也活了一大把年纪，应该也算得是成名人物了，自己认错了人，还向一个不会武功的老人家背后下手，这算什么？”

矮胖老人听得怒笑道：

“好哇，小娃儿，你大概是初出道的雏儿，你师父是谁，没告诉过你这样的胖老头是谁？居然教训起老夫来了？”

杨老爹咳呛了几声，听两人说起话来，不宽转过身，装作听不懂，一面笑道：

“原来二位客官还是熟人？”

上官平忙道：

“杨老爹，这里没你的事，你去休息吧！”一面朝矮胖老人冷冷的道：

“江湖上邪魔外道，不成气候的东西太多了，我如何会知道？阁下跑到泰山脚下，出手伤人，还不把伤药取出来？”

矮胖老人眯着的双目，突然睁了开来，洪笑道：“无知娃儿，口气倒不小，很好，老夫那就替你师父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

右手一抬，突然凌空拍来。

上官平早有准备，但觉对方凌空一拍，就有一股劲风，袭了过来，心中暗暗冷笑，口中喝了一声：

“来得好。”

坐着的人依然不动，同样右手一抬，迎着对方掌势推去。矮胖老人没想到上官平小小年纪这般托大，心中哼了声：“好小子，你倒自大得很。”

哪知心念方动，突觉自己拍出去的一记劲风和对方掌风一接，就被一股温暖如春的和风悉数化去，那股和风却向自己直逼过来，心头止不住暗暗一惊，赶紧托的跳开，双目圆睁，沙声喝道：“尔是何人门下？”

## 第十八章玄衣圣母

话声未落，突觉身后微微风一飒，一点指风，朝“凤眼穴”袭来，急忙施展移形攷位，朝旁移开，回目看去，从门口掠进来的竟然只是一个十五六岁小孩，生得眉清目秀，腰间还插着一柄短剑，但这一记指风，居然十分劲急，不觉哼道：

“你是小娃儿一党？”

这进来的正是别老人门下的燕儿，闻言披披嘴道：“在泰山脚下，你也敢发横，那是没把咱们东岳派放在眼里了。”

矮胖老人哦道：

“原来你们两个娃儿是东岳派的门下，那很好，老夫把你们两个拿下，去叫你们师长来。”

燕儿微哂道：

“上官师兄，就是东岳派的掌门人，你真有眼不识泰山。”

矮胖老人一怔，眯着眼睛又朝上官平投来，口中发出咯咯笑声，点头道：

“无怪你有些名堂。”

身形突然一晃，这一下，你别看他生得又矮又胖，腹大如鼓，身法之快，当真罕有其匹。

上官平只觉眼前一花，矮胖老人已经到了他面前，不，突觉手腕一紧，已被对方一把扣住了脉腕，心头不由大吃一惊，急切之间，左手一掌朝他当胸击去。

矮胖老人先前不知道上官平练的“紫气神功”，使出掌风，才被化解，这时有防了，以他多年修为，哪会惧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右手紧紧扣住上官平脉门不放，左手随着划了个圈，就把上官平的掌势封开。

燕儿一见上官平被矮胖老人拿住脉门，也立即身形一晃，扑击而上。

杨老爹这爿小酒店，从进门到里首，也不过两丈来深，狭长的一条，靠壁放了两张半桌，和三条板凳，所剩一条路，已只有一人多宽，矮胖老人扣住上官平手腕，两人只有一双左手，互相拆招，上官平面向着外，矮胖老人面向着里首，已把中间一条路挡住，燕儿扑到矮胖老人身后，举掌就往他身后劈去。

矮胖老人身躯虽然又矮又胖，走起路来迈着八字脚，看似臃肿，实则身手异常灵活，燕儿手掌堪堪击到，他忽然身子一侧，左手朝燕儿袭来。

上官平究是对敌经验不足，右手脉门被扣，空有一身本领，再也施展不出来，只有只左手，勉强应敌，攻出的招数，全被矮胖老人左手化去；但矮胖老人左手攻来的招式，却甚为凌厉，他仅凭一只左手，几乎接不下来。

燕儿从小跟别老人家学武，一身武功，原也十分了得，这回人家只有一只左手可以应敌，他又站在原矮胖老人身后，拳掌并施，应该是最有利的位子；但对方一只左手虽在和上官平动手；但他好像背后长着眼睛一般，偶一回身发招，不是把燕儿逼退，就是向攻向燕儿必救之处，逼得燕儿只好回招自保。

三个人堵在走道上，看去矮胖老人好像腹背受敌，实则上官平和燕儿两人，只够忙着化解他的攻势，还被逼落了下风。

杨老爹早已退到里首一间小屋里去，口中只是喊着“客官有话好说。”一面又不住的咳呛。

燕儿展开双拳，使的是一套泰山派五路短打，有拳有掌，看去十分快速，眼看记记都可以打到矮胖老人身上，但任你使得如何雷厉风行，矮胖老人左手随意一挥一圈，就化解无形，心头又急又气，他第一次和人动手，就这么不管用，尤其是在他的感觉上，好像上官平并没有和矮胖老人动手，矮胖老人的左手，只是在和自己动手一般。

上官平也有这样的感觉，对方左手一直在和自己拆招，他因中间隔着一个矮胖老人，看不到燕儿动手的情形，只觉矮胖老人左手有时向后挥去，并不知道燕儿在他身后攻得很急，自己右腕被扣，宛如铁箍一般，几乎连挣脱的力气都使不出来。

晃眼之间，已对拆了二十几招，兀自无法挣脱，心头也愈打愈惊。就在此时，只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

“你仅和他拆招则甚？难道左手就不能使‘风雷掌’、‘一拳石’吗？”

上官平听出是杨老爹的声音，一言提醒，暗笑自己当真糊涂，急忙吸了口气，左手握拳，奋力朝前击出。

“一拳石”是泰山派阳刚外功，发出来的拳力，足可裂石开碑，但他一拳击出，矮胖老人其大如鼓的腹部，忽然朝上鼓起，“蓬”的一声，击个正着。

矮胖老人若无其事的大笑道：

“这是‘一拳石’了？”

上官平左手一震，拳头直似击在石鼓上，还隐隐生痛，心中暗暗一惊，人也被震得后退了一步，左手一立，紧接着又是一掌直劈过去。

这回竟然连“蓬”的一声也没响了，手掌击在矮胖老人的大腹上，而且使的又是“风雷掌”，怎知这回他如鼓大腹，竟然软如棉花，丝毫不着力道，风雷的威力，一点也发不出来。

矮胖老人只是扣着他脉门不放，呵呵笑道：

“这大概是‘风雷掌’了？看来你倒真像是泰山派掌门人，泰山派的武功你都学会了，就是力气小了些。”

左手忽然往后一探，一把抓住了燕儿右腕，身形一侧，一把把他拖了过来，朝上官平身上推去，口中说道：

“你们两个娃儿，再去跟别有天练上几年。”

双手一放，又自顾自回到座上，抓起卤水花生，剥着壳，一粒粒往口中丢去，边吃边喝，再也不去理会两人，一面抬头朝里首的杨老爹裂嘴笑道：

“你也不用再装了，我那一掌，只不过用了三成力道，如果这三成力道就伤得了你，那就不用再称什么一掌开天了。”

上官平虽经他放了右手；但半边身子还是隐隐有些发麻，看他忽然放开自己，一时之间不知这矮胖老人到底是敌是友？燕儿心头有气，还待朝他扑去，上官平心知凭自己两人，绝非他的对手，急忙把他拉住，说道：

“燕儿不可鲁莽。”

他自从在祖师洞中练成“紫气神功”，曾经两次和魔教教主宇文靖交过手，连宇文靖最厉害的“无极尺”都不怕，方才却一下就被对方扣住脉门，几乎连一点功力都使不出来，已知对方绝非常人，杨老爹既然不便出面，自己师兄弟两人栽在人家手中，至少也要问问对手来历。

心念这一动，不觉抱抱拳道：

“前辈究是何人？在下兄弟学艺不精，栽在前辈手下，自无话说，还请

前辈留个名号。”

矮胖老人顷刻之间，已把一壶酒喝完，朝他眯着眼睛笑道。“孺子居然前倨后恭起来，你要问老夫名号？”

伸手一指杨老爹，呵呵笑道：

“你不妨去问问他，看他记不记得？”

话声一落，伸手入怀取出几枚制钱，往桌上一放，迈开八字脚，往外就走。直等他走出门去，上官平才朝杨老爹问道：

“老爹，这人……”

杨老爹吁了口气道：

“老汉方才还当他是寻衅来的，如今看来又有些不像……”

上官平道：

“老爹也不知道他来历么？”

杨老爹摇头道：

“没有见过，但好像是传说中的一个人，只不知是不是他？”

燕儿性急，看他吞吞吐吐的，就接着问道：

“老爹，你说他是谁呢？”

杨老爹道：

“四、五十年前，江湖上出了一位奇人，就是生得又矮又胖，腹大如鼓，终年笑口常开，大家没人知道他来历，就叫他笑弥勒，他既非各大门派出身，也不是旁门异派中人，行事也忽正忽邪，一切都以他一时高兴为准则，武功又高不可测，黑白两道，几乎没人敢惹他，这话老汉还是听先师说的，等老汉出道江湖，他业已隐去，如今算来，少说也该是百岁老人了，方才此人，看去不过五十出头，纵然形状相似，年龄也并不相符；但除了此人，老汉实在想不出江湖上又出了一个又矮又胖的人来了，不过看情形他似乎并无恶意。”

说完，收过杯盘，走了过去。

上官平拉着燕儿坐下，问道：“你是再老哥哥叫你来找我的么？”

燕儿道：

“老哥哥昨天就下山去了，特地要我留下来告诉你一声，碧霞宫不可再去了。”

上官平道：

“为什么？”

燕儿悄声道：

“听说玄衣圣母今晚到碧霞宫。”

上官平问道：

“玄衣圣母是谁？”

燕儿道：

“玄衣圣母就是冷姐姐（冷雪芬）的师父，你去了会对你不利。”

上官平道：

“老哥哥怎么说的？”

燕儿道：

“老哥哥说，要你和七星会主在一起，有事老哥哥自会通知你的。”

上官平心中暗道：

“再老哥哥还不知道楚大哥是女的，自己怎好和他在一起？”

一面说道：

“楚会主已经下山去了。”

燕儿道：

“那小弟就知道了。”

上官平问道：

“你呢？”

燕儿笑了笑道：

“小弟还要留在这里，就和杨老爹住在一起，这里事情可多着呢，玄女门和魔教的人，还都在山上，有什么消息，由我负责去通报老哥哥。”

他不待上官平开口，接着又悄声道：

“今晚小弟还要上碧霞宫去。”

上官平道：

“老哥哥不是叫我不可以去吗，你怎么还要去呢？”

燕儿笑了知道。

“老哥哥是要师哥不可明着再去找冷姐姐，或者去找钟掌门人，那是怕被玄衣圣母把师哥留住，小弟是暗里去，探探她们有些什么动静，只要不被人发现，就不碍事了，碧霞宫和黑龙山庄这两处，小弟时常来去，闭着眼睛都可以走，还怕什么？”

上官平道：

“我反正没事，今晚和你一起去。”

燕儿喜形于色，笑道：

“我知道，师哥是看冷姐姐去的了。”

上官平被他说得脸上一红，讷讷的道：

“我是说玄衣圣母今晚来，你一个人去，未免冒险，我们同去，也好有个伴儿，其实我也想去看看玄衣圣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杨老爹适时走出，说道：

“上官掌门人要去看看无妨，只是这玄衣圣母如论武功，绝不在宇文靖之下，她是昔年玄阴教教主阴无垢的首徒，阴无垢的玄阴真气、阴极指、玄女针三者，是旁门中最厉害的功夫，当年被誉为玄阴三宝，纵是宇文靖练成先天无极尺，只怕也奈何她不得，去时务必小心，千万不可贸然和她动手，以你二人的功力，只要不和她动手，要全身而退，大概也并非难事，时间不早，你们索性在这里等上一回，老汉今晚也不做生意了，去上了门板，给你们下两碗面条，吃了晚餐再走吧！”

燕儿抢着道：

“我会上门板，我替你老上去。”

一面回头笑道：“师哥，老哥哥叫我住在这里，也好帮老爹做些事，我在这里当学徒哩！”说着就站起身，往外就走。杨老爹望着他后形，笑道：

“老汉那有福份，有这么好的学徒？”

上官平道：

“老爹，晚辈会下面条，我自己来吧！”

杨老爹笑道：

“下面条，只要水开了，把面条丢下去，煮熟就好，看起来谁都会下；但老汉在这里做了几年生意，下的面，口味比你小哥下的，一定要好得多，你只管坐着，面还是老汉去下的好，有些事情，会越帮越忙。”

上官平看他这么说了，只得依然坐下。

一回工夫，燕儿上好门板，走了进来，笑着道：“老哥哥说，我帮杨老爹做事，只要杨老爹一高兴，传我一招掌法，就受用无穷呢！”

上官平看他说话的神情，稚气十足，知他从小跟着别老人家，很少和外人接触，是以还是童心未泯，只是笑了笑，剥着花生往嘴里丢去，一面说道：

“杨老爹在下面，他说我进去会越帮越忙，你进去帮他吧！”

只听杨老爹在里面道：

“不用，再等一回，来端面好了。”

上官平道：

“杨老爹也不要你去帮忙，那就坐下来我们聊聊吧，燕儿师弟，你姓什么？”

燕儿眼圈一红，说道：

“小弟听师父说，我是山下一个姓赵的猎户的孤儿，从小由师父抚养长大，我除了只知道姓赵之外，连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上官平眼看自己引起他的伤感，急忙拿话岔开，说道：“别师叔武功高强，师弟跟了他老人家多年，自然尽得师叔的传授了。”

燕儿脸上一红，说道：

“小弟从小生长在山上，到处乱跑，师父只教我提气的口诀，一直没教我武功，直到十二岁，才传了我一套拳法，三年前才要我练剑，这柄短剑，也是师父给我的，他老人家说，这柄剑很锋利，可惜只是短了些，是师父在三十年前从一个很厉害的魔头手中夺来的，因为看它很古朴，想来可能是一柄古代的断剑，后来经人把断处磨尖，所以比一般长剑短了五寸光景，师父才留了下来，三十年不曾出匣，不想抽出来还是清莹如水，一点也没生锈，才知是一柄好剑。”

刚说到这里，只听杨老爹叫道：

“燕儿，快来端面了。”

“来了。”

燕儿答应一声，跳起身奔入屋去，一手端着一碗面走出，说道：

“师兄，面来了。”

他把一碗面放到上官平面前，自己也横头坐下。上官平问道：

“杨老爹呢？”

燕儿道：

“他还在下，要我们只管先吃好了。”

上官平为人拘谨，还是坐着没动筷，没多一回，杨老爹也捧着一碗面走出，看到上官平等着他，不觉笑道：“上官掌门怎么还不吃呢？下好了的面，不吃会胀，汤都给面吸干了。”

说着，也在半桌旁坐下，大家吃了起来。

杨老爹下的面，果然十分可口，上官平、燕儿两人吃得很快，希里呼噜就把一大碗面吃下。

杨老爹道：

“锅子里还有，你们自己去装。”

上官平道：

“晚辈已经吃得很饱，燕儿还要不要去添？”

燕儿笑道：

“我已经吃了一大碗，再要去添，不把我肚子胀破才怪！”

杨老爹道：

“年轻人多吃些有什么要紧，老汉年轻的时候，这种大碗，至少也要吃上三碗才饱。”

燕儿吐吐舌舌头，说道：

“今晚还有事呢，我吃饱了就跑不动路了。”

接着哦了一声道：

“杨老爹，方才你老人家说的玄阴三宝，到底有多厉害？”

杨老爹道：

“现在时间还早，你先给老汉把碗筷收进去，再沏一壶茶来，咱们再聊不好吗？”

燕儿答应一声，收过碗筷，又沏了一壶茶走出。

杨老爹也把一碗面吃完，拿着碗筷进去，再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支根旱烟管，口中喷着白烟，笑道：

“每天到这时候，老汉就空闲下来了，喝一盅茶，吸一筒烟，算是慰劳自己一天的辛劳了。”

燕儿没等他坐下，就捧起茶壶，给他倒了一盅茶，说道：“杨老爹请用茶。”

杨老爹看着他，说：

“你这娃儿对老汉献着殷勤，是不是想学老汉的开天三掌？”

“不！，不！”燕儿忙道：

“晚辈听从师父说过，老爹的开天掌，威力很大，昨天是老哥哥说的，我帮老爹做事，老爹心里一高兴，说不定会传我一招半式，我就受用不尽了，晚辈只是敬重你老爹，并不是为了想学开天掌，献你老爹的殷勤……”

他说话之时，一张脸都胀红了。

杨老爹朝他微微一笑道：

“再老哥要你留在老汉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他知道老汉只有一个孙女，而且女孩儿家，也不适宜练开天三掌，难道老汉忍令师门绝学失传不成？你小哥资质极佳，只是年纪太小了，内功火候尚浅，目前还无法练习。但老汉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因此我想今晚等你从碧霞宫回来，就先传你口诀，将来你内功有基础了，就可以自己练习了。”

燕儿听得喜出望外，急忙爬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说道：“晚辈给你老人家叩头，多谢你老人家成全。”

杨老爹笑笑说：

“快起来，老汉不拘俗礼，你不用做叩头虫，方才你不是问老汉玄阴三宝吗，你们今晚前去，能在事前知道一些对方深浅，对你们也不无帮助，快坐下来吧！”

燕儿依言站起，在半桌横头坐下。

杨老爹吸了一口烟，再喝了一口茶，嘴里缓缓的喷着白烟，才道：

“玄阴三宝，是昔年玄阴教三种最高的武功，第一种是‘玄阴真气’，据说练到了十三层、水火不侵，刀剑和任何武功都不能伤他。”

上官平问道：

“它和‘太阴神功’可是一类的吗？”

“不同。”

杨老爹道：

“太阴神功是阴陵山阴谷子的独门功夫，那是藉外界阴寒之气练到掌上而成，传说阴陵山阴陵谷中有一处地穴，吹出来的风奇冷澈骨，他以旁门阴功，吸收地穴阴气练成的，所以他的门下，必须在阴各地穴上熬练十八年之久，才能练成‘太阴神功’，等到功成之日，行走江湖，差不多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至于玄阴真气，其实也可算是玄门的旁支，练的是内家功夫，必须循序渐进，练到八层，已可不畏刀剑了，到了十三层，可说是无人能破。”

燕儿道：

“不知玄衣圣母练到几层了？”

杨老爹道：

“这女魔头成名在三十年以前，就算没有练到十三层，至少也该在十层以上了。”

燕儿道：

“她有这么厉害？”

杨老爹笑道：

“老汉只说了一种，还有两种更厉害呢，第二种是阴极指，须以‘玄阴真气’为基础，和道家乾元指，佛门金刚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阴极指厉害之处，是阴气到了极点，被击中穴道，体内阳气悉遭破坏，如救治稍慢，就会生机尽泄，就算天仙也无法挽救；但最厉害的还是‘玄女针’，那是须以‘阴极指’为基础，把指风练成其细如针，伤人千百步之内，中针的人，当时只感到像被细针刺了一下，但它却会在体内逐渐扩大，据说中了‘玄女针’的人，只有玄衣圣母自己配制的“阴极一阳丸”可救，除此之外，天下再也没有救治之物了。”

燕儿道：

“她有这么高的武功，岂不是天下没人能破了？”

“那也不然，多行不义，必自毙。”

杨老爹接着道：“玄衣圣母的师父玄阴教主阴无垢在三十年前，自恃武功无敌，结果还是伤在一位神尼门下的无形剑下，那还是这位神尼要门人手下留了情，没有取她性命……”

燕儿听得悠然神往，问道：

“杨老爹，这位神尼的门人是谁呢？”

杨老爹道：

“当时谁也不知道阴无垢如何负了伤？因为大家只看到阴无垢面前多了一个美如天仙的白衣女子，但只不过眨眼工夫，那白衣女子业已飘然而去，直到后来才知道那白衣女子是天岳山神尼昙音大师的门下姓息，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字。因她美若天仙，就称她息仙子，但从那一次之后，武林中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可是息仙子之名，却一直流传在江湖人的口中。”

上官平曾听宇文靖说过，楚子奇学得了息仙子驭剑术的皮毛，心想：

“莫非楚大哥他会是息仙子的传人吗？”

燕儿道：

“不知息仙子现在还在不在？”

杨老爹笑道：

“息仙子三十年前，只不过是二十来岁的妙龄少女，如今算来，最多也

不过五十来岁，自然还健在了，不过没有再在江湖上走动而已，唉，其实多少名山大川，隐息着多少奇才异能之士，只是大家没有遇上，不知罢了，就是令师和再老哥，何尝不是风尘中的奇人？”

上官平道：“就是杨老爹，也是风尘中的奇人。”

杨老爹呵呵一笑道：

“如果老汉也算得是奇人，那么奇人就多得像过江之鲫了……”说到这里，突然目光一注，低喝道：

“门外是什么人？”

燕儿坐着的人立即一跃而走，飞身朝门外电射过去，一下拉开了木门，门外是长街尽头，夜风习习，那有半点人影？他回了进来，又掩上了门，说道：

“什么人也没有。”

杨老爹只笑了笑道：

“也许是老汉看错了，你小娃儿这身轻身功夫，倒真是不弱。”

燕儿脸上一红，笑道：

“在老爹面前，晚辈就差得很远了。”

杨老爹正容道：

“人在江湖，能够谦虚，这是美德，但也不可妄自菲薄，二位小哥，年纪轻轻，能有这身造诣，已是难能可贵，将来前途无量，像老汉才真正老朽了。”

时间将近初更，杨老爹取出上官平的长剑，上官平佩到身上。

燕儿站起身道：

“师哥，我们是不是要去了？”

上官平点点头，杨老爹呼的一声吹熄了灯火，上官平、燕儿推开木门，闪身而出。

燕儿道：

“师哥，我领路。”

说完，抢在前面，就施展陆地飞行术，一路轻蹬巧纵，朝山径上腾跃奔行而上。

上官平跟在他身后，只是不徐不疾的走着，他现在功力深了，不需提气，气机就自然运行，任你燕儿跑得再快，他依然跟他身后，丝毫没有落后。

不过顿饭工夫，离碧霞宫已经不远，上官平却发现情形有些不对！

因为他自从练成“紫气神功”，目光不但能在黑暗中看清细小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看出老远，现在他就看到碧霞宫两扇高大的大门敞开着，门口还站着两个灰衣老者！看情形，玄衣圣母还没到来。

上官平急忙低喝一声：

“燕儿，快停下来。”

燕儿脚下一停，回身问道：

“师哥，有什么不对么？”

上官平道：

“玄衣圣母还没到，我们先到右首林中去躲一躲，这时不能进去。”

一手拉着燕儿，迅速朝右首林中掠入。

燕儿道：

“师哥，玄衣圣母没来，碧霞宫的人都在等着她，我们不是正好乘虚而

入吗？”

上官平笑道：

“你想的正好和我恰恰相反，这时碧霞宫的人，都在等着玄衣圣母，自然也都在随时注意着消息，我们进去，岂不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燕儿道：

“那我们要甚么时候才能进去？”

上官平道：

“等玄衣圣母到了，那时他们全都着重在伺候玄衣圣母，我们悄悄跟进去、就不会有人注意了。”

燕儿道：

“好吧！”

两人就在林中找了一棵高大而枝叶茂密的树身、纵了上去、依着横柯坐下。

现在他们居高临下，可以看到远处，碧霞宫中的活动，也都已清晰如在眼前。

没过多久，忽见碧霞宫前点起八盏宫灯，不，宫内许多地方，也都燃起灯火。

碧霞宫覆盖极广，点燃灯火之处，不过前进和第二进的西院，但回廊曲折，灯火通明，看去已极为光亮。燕儿道：

“他们点起灯火，大概玄衣圣母快要来了。”

上官平道：

“第二进的西院，也点起了灯，可能是玄衣圣母休息之所了，待会我们进去之后，就先躲到西院去。”

燕儿道笑：

“师哥这办法不错。”

这样又过了顿饭光景，只见山径上出现了一条火龙般的人影，朝山上蜿蜒行来。

上官平低声道：

“来了！”

燕儿问道：

“在那里？”

上官平道：

“自然就是那群提灯的人了。”

燕儿用足目力望去，说道：

“人数好像不少呢！”

上官平道：“那些提灯的人，都是女的，身上穿的是黑衣，自然是玄女门的弟子了，后面还有一顶软轿，大概就是玄衣圣母了。”

燕儿惊奇的道：

“师哥看得这么清楚，小弟只看到灯像星星般闪着，连人影都没看清楚！”

上官平笑道：

“你再练几年内功也就会看到了。”

燕儿道：

“师哥是掌门人，可以到祖师洞去练功，不是掌门人，是不准到祖师洞

去练的了。”

他口气之中，对师哥能在祖师洞练功，十分羡慕。山径上这一行人，脚下极为轻快，不过一刻工夫，已经到了林前。

前面是二十四名玄衣女子，玄衣玄裙，束着乌黑长发，体态婀娜，左手提一盏六角宫灯，两人一对，并肩而行。稍后是两个长发披肩的青衣少女，年龄和冷雪芬相仿，身佩长剑，款步徐行。然后是四名身穿金甲，身材高大的武士，手中持着不同的兵刃，有短乾、三尖刀、金钺、长剑，但都是成对的，雄纠纠大步行来。

接着是一顶由四个大脚健妇抬在肩上的黑色软轿，轿帘低垂，看不到坐在轿中的人，不用说自然是玄衣圣母了。轿后还有八个玄衣女子，她们上身虽然穿的是玄色衣衫，但下身穿的却不是裙子，而是玄色裤子，每人手上都捧着一件东西，有长剑、拂尘、玉如意、令牌和朱红小木箱等等，一个个神色端敬，目不斜视。

这一行人脚下极快，眨眼工夫，便已迅快的打林前经过。燕儿轻笑道：

“这一行人，如果是白天的话，人家一定还以为是迎神赛会呢！”

上官平“嘘”了一声，低低的道：

“我们快跟上去。”

两人当然不会露了行藏，他们走在山径上，上官平和燕儿却在树林中穿林而行。

一直到碧霞宫左侧，两人计算已是第二进了，就悄悄越墙而入，然后由上官平领先，穿行过几重屋宇，果然如他所料，所有玄女门的人，都涌向前面迎接玄衣圣母去了，一路都没遇上什么人。

一直来至西院，才看到走廊上并肩站着两名使女，西花厅已经打扫得一尘不染，中间放了一张高背锦垫椅子，敢情是给玄衣圣母准备的坐椅，花厅前面，也伺立着两名使女，但花厅上却寂无一人。

上官平暗暗拉了一下燕儿的手，绕到花厅后面，穿窗而入。他早已看好花厅中间有一横匾，写着“瑶池仙境”四字，这方匾高悬梁上，可以藏得两个人，而且花厅上悬着八盏宫灯，都比横匾要低，是以灯光照射不到，上面较为黑暗，不虑被人发现。

他拉了燕儿一把，就一纵身钻入匾后，燕儿也极机警，立时提气往上拔起，跟着钻入。

上官平附着他耳朵，细声说道：

“据杨老爹的口气，玄衣圣母武功十分了得，待回等他们进来之后，你不可再开口说话了，就是呼吸，也要放轻，这里离地不过三丈，须是瞒不过她的耳朵。”

燕儿回过头低声道：

“小弟知道，我不会给她发现的。”

刚说到这里，只见一名青衣使女匆匆从外走入，一面叫道：

“你们快去沏茶，圣母就要到了。”

这人，上官平认识，正是冷雪娥的使女春梅，她一面叫着，一面向花厅上四处乱转，意似最后检查一遍，看看可有不妥之处？然后又俏生生走了出去，站到了阶前。

就在此时，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传了进来！

上官平偷偷侧头看去，走在最前面的那四个身穿金甲的武士手捧兵刃，

脚步沉重，一直走到花厅前面的廊下，才行停步，在门口站住。

他们敢情是玄衣圣母的轿前护卫武士了，说来可笑，像玄衣圣母这样一个武功高不可测的女魔头，居然还要有护卫武士，这不是故意摆排场么？

接着，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面蒙黑纱，身穿一袭玄色道装的妇人，脚步轻而且稳，因她面上垂着黑纱，看不清她面貌，但头上梳着官髻，头发乌黑有光，年纪应该不大。

跟在她身后，只落后半步光景的却是绿娘子冷无双。

上官平心头一动，暗道：

“莫非这道装妇人就是玄衣圣母了？因为绿娘子冷无双，是冷雪娥、冷雪芬的师叔，那自然是玄衣圣母的师妹了，绿娘子落后半步，就是表示不敢和师姐并行之意。”

绿娘子身后，则是冷雪娥、冷雪芬和方才走在轿前的两个长发披肩面貌姣好的少女，这四人却走在一起。

上官平登时想到冷雪娥是大师姐，冷雪芬是三师妹，那么这两个少女敢情是玄衣圣母门下的二弟子和四弟子了。

在她们四人身后则是八个身穿玄色衣裤的少女，手中捧着长剑、拂尘、玉如意等物，两人一对，很有次序的列队走入。

最后才是钟大先生和三个面目森冷的灰衣老者，随着走入花厅。现在面蒙黑纱道装妇人——玄衣圣母已经在上首一张高背椅上落坐，八名手捧剑、拂之类的玄衣少女却一字排开，站到了高背椅子的后面。

绿娘子冷无双在江湖上素以冷傲出名，但在这位师姐面前，她可一点也不敢失礼，只是垂着双手，站在左上首，冷雪娥等师姐妹站到她的正首。

偌大一座花厅，此时几乎肃静得坠针可闻。

春梅一手端着漆盘，盘中放着一盏茗茶，连走路都十分小心，好像怕地上有石子会绊他一跤似的，一直走到玄衣圣母面前，把茶盏放到几上，连大气都不敢透，躬躬身，退了下去。

很可能这几步路，她身上已经泌出汗来了。

这时才听到一个清冷的声音说道：

“无双，你也坐下来。”

这说话的人是玄衣圣母了，她声音说得不响，但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威严，但这句话，她已经是算很柔和了。冷无双连忙躬身道：

“大师姐，小妹不累，还是站一会好。”

玄衣圣母道：

“你也真是的，我们是师姐妹，在我面前，还要这样拘束，你坐下来了，有话慢慢的说，还有，祁护法四位，也坐下来。”

于是绿娘子冷无双，和钟大先生等四人，各自退后半步，在两旁的木椅上坐下。玄衣圣母目光一抬，首先朝钟大先生颌首道：

“祁护法，这次五岳剑会，你能取到剑主，对本门今后发展，你应是首功。”

钟大先生欠身道：

“圣母夸奖，属下愧不敢当，这是大小姐的功劳。”

玄衣圣母两道眼神从蒙面黑纱中深深注视了他一眼，就转过脸，目光朝垂手站立的冷雪芬看去，徐徐道：“雪芬，我听说你在这里遇上你的表哥？”

冷雪芬一张清丽绝俗的脸登时胀得通红，低头应了声“是”。上官平听

她提到自己，心头不觉咚的一跳。

玄衣圣母哼一声道：

“你五岁就随为师上山，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这么清楚。”

她虽然话声说得并不严厉，但已隐然含有责怪之意。

冷雪芬听得悚然一惊，扑的跪倒地上，颤声道：

“弟子从小就和他一起长大，所以弟子一眼就认得出来，后来一问，他果然是弟子的表哥……”

她心里一害怕，急得眼睛里都包了泪水，看去楚楚可怜！

“你起来，为师只是问问，并没有责怪你。”

玄衣圣母柔声道：

“为师听说你表哥还是东岳派的掌门人，一出道就当上掌门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你们表兄妹既是素识，为师也不禁止你和他交往，只是不许泄漏了本门机密，一切应以本门为重，你知道吗？”

她口中的“不禁止和上官平交往”，即含有要她笼络上官平之意，“一切以本门为重”，则是暗示玄女门要利用上官平也。

上官平隐身匾上，这话他自然听得出来。

冷雪芬胀红着脸，口中应了声“是”。

玄衣圣母接着道：

“本来我认为毋须亲来，有雪娥和祁护法，已经够了，后来雪娥赶了去，我已觉得事情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本门复出之际，魔教也在此时出现，所以我派无双前来主持，不料无双竟尔伤在宇文靖先天无极尺之下，向我告急，到底这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冷雪娥道：

“事情是这样，首先是在这里作客的上官平被黎佛婆劫持了去，接着二师妹又突然失踪……”

她把近日发生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玄衣圣母哼了一了声，冷冷的道：

“魔教竟敢惹到本门头上来了！”

冷无双道：

“这是魔教眼看咱们夺得了剑主，祁护法又联络了形意、八卦、五行三门，后来上官平也因和雪芬是表兄妹之故，来过两次，又和祁护法订了交，才引起黎佛婆的争功，和本门由暗争化为明夺。”

玄衣圣母点点头，问道：

“宇文靖有一个女儿，和上官平很好，可有这回事么？”

上官平听到她又提起自己，不觉脸上一热！

冷雪娥抿嘴想笑，又不敢笑，说道：

“师父问三师妹好了。”

玄衣圣母道：

“雪芬，还是你说吧！”

冷雪芬两颊飞红，口中低低的应了声“是”，才道：

“弟子也……也不太详细，好像……好像宇文兰改扮成一个老婆婆，和他认识……弟子也不知道……他…他叫他姑妈玄衣圣母道：

“这上官平倒是也风流得很，有了一个表妹，又去认一个姑妈。后来呢？”

上官平听得脸上热烘烘的，心头也深感不安。玄衣圣母这一说，冷无双，和冷雪芬的三个姐妹，还有伺立在玄衣圣母身后的八名玄衣少女她们都是女孩儿家，忍不住想笑，只是在玄衣圣母面前，又有谁敢笑出声来？冷雪芬一张脸早已变成了大红缎子，粉颈低垂，低低的道。

“后来……弟子就不知道了。”

“唔！”玄衣圣母道：

“魔教争取上官平，居然利用宇文靖的女儿……以宇文靖的为人，不可能用他女儿为饵，至於黎佛婆，他不过是魔教一个使者，也不敢把美人计使到宇文靖女儿的头上，看来这是宇文兰自愿的了。”

她果然利害，一言中的！

冷无双接口笑道：

“大师姐说对了，上官平确实长得很英俊，看去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像个白面书生。”

玄衣圣母望了她一眼，点点头道：

“师妹也夸奖他，这人大概是长得不错了，几时把他叫来，我要见见他。”

冷雪娥忍不住笑吟吟的道：

“三师妹，听到没有，师父要见见他，明天把你表哥约来才好。”

冷雪芬胀红了脸，说道：

“祁护法也和他很熟……”

“祁护法。”玄衣圣母声音清冷，叫道：

“祁护法”，森冷的目光也随着朝钟大先生投去，徐徐说道：

“你还记得是什么人把你介绍到我玄门来的吗？”

钟大先生听得心头暗暗一惊，赶忙欠身道：

“属下记得。”他不是祁天寿，怎么知道是什么人介绍来的？玄衣圣母猛然问出这么一句话来，也听得冷无双、冷雪娥等人暗暗觉得奇怪，忍不住朝玄衣圣母看去。只听玄衣圣母冷冷的道：

“那么你说，你是什么人介绍来的？”

现在，隐身匾上的上官平也听出来了，事情有了麻烦！钟大先生不知自己那里被她看出破绽来了，否则她不会盘问自己介绍人的。但他总是久经风浪的人，心里纵然震惊，脸上不仅丝毫没露，却装出了一脸惶恐之色，欠着身道：“属下不知那里触犯了本门规矩，还乞圣母明示？”

他说不出介绍人来；但这番话也答得甚为得体。玄衣圣母轻哼了一声，忽然笑了笑道：

“你并没触犯本门规矩，你们师兄弟四个（指他和三个灰衣老者），承阴谷子介绍到我玄女门来，协助本门复出江湖，你们应该体念尊师善意，协力同心，协助本门，对不？”

这话听得钟大先生心头又是一惊，祁天寿等四人，竟然还是阴谷子的门人，一面应了声“是”。

匾上上官平暗暗吁了口气，原来她只是随便说说，并未看出钟老哥哥的破绽来。

玄衣圣母道：

“巢天成，你们三个，和你们大师兄同门学艺数十年，可曾发现他有什么地方不对么？”

这句话不对了！

三个灰衣老者不由得一怔，冷无双、冷雪娥等人也同样一怔，连隐藏匾后的上官平都心头狂跳，看来这女魔头果然看出什么来了。

钟大先生却依然神色如常，望着玄衣圣母，诧异的道：“属下不知那里不对了？”

巢天成（坐在钟大先生下首第一个灰衣老者）也同时欠欠身道：

“属下并没发现什么？”

玄衣圣母目光冷厉，冷声道：

“祁天寿，你把面具取下来。”

钟大先生依言伸出双手，小心翼翼的从脸上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

厅上的人，因玄衣圣母口气不对，大家目光自然全朝钟大先生投去。

冷无双、冷雪娥就在他对面，看得更是仔细，但钟大先生揭下面具之后，恢复了祁天寿的本来面目，一点没错，心中不禁暗暗奇怪，不知圣母此举，究是为了什么？但大家谁也不敢作声。

上官平心想：

“还好，钟老哥哥总算戴了两张面具。”

只听玄衣圣母冷笑一声道：

“你在我面前，还敢使手法么？”

钟大先生惊异的道：

“圣母究竟怀疑属下什么呢？”

“岂止怀疑？”

玄衣圣母冷然道：

“你不是祁天寿，你究是何人？在我面前，不用再装作下去了。”

钟大先生道：

“属下不知圣母在说些什么？属下不是祁天寿，那会是谁呢？”

“很好。”玄衣圣母道：

“你准备的很周详，揭下面具，里面还经过易容，如果就凭这点手法，就能瞒得过我的眼睛，我这玄良门也不用再出江湖了。”说到这里，一抬手道：

“你们去把他给我拿下，看看他脸上是还否经过易容而来？”

她身后立时走出四名玄衣少女，正待朝钟大先生逼去。到了此时，钟大先生已无法再装作下去了，口中敞笑一起，虎的站起，左手朝前一拦，说道：

“且慢！”

玄衣圣母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钟大先生洪声道：

“不用她们动手，老夫自己取下不来就是了。”他方才说话，学着祁天寿的声音，话声低沉，现在不同了，已经毋须掩饰，就变成自己说话的声音洪亮苍劲了。冷雪娥骇然道：

“他果然不是祁天寿！”那坐在钟大先生下首的三个灰衣老者听说他不是大师兄，不觉同时站了起来，三人中为首的巢天成沉喝道：

“你究是何人？”

钟大先生往后疾退两步，伸手脸上揭下了一张面具，忽然变成了钟大先生，一面洪笑道：

“老夫钟士元。”

玄衣圣母微哂道：

“原来是中岳派掌门人，这倒颇使老身感到意外。”

“哈哈！”钟大先生洪笑一声，又后退一步，右手滕杖拄地，目射精芒，不等玄衣圣母开口，洪声道：

“老夫对圣母一眼就看出真伪来，不得不令人感到钦佩，老夫倒想请教一声，不知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玄衣圣母朝玄衣少女一摆手道：“你们回来。”

四名玄衣少女依言退下。

玄衣圣母道：

“很好，老身不妨告诉你，你虽然假装得很像，但有三点破绽已经告诉了我。第一、祁天寿是阴谷门人，他们都在阴谷之中熬过十八年，练成‘太阴真气’，凡是阴谷门人，身上随时都有阴冷之气，这是你身上所没有的。”

钟大先生道：

“还有两点呢？”

玄衣圣母道：

“声音，你假扮祁天寿，说话也竭力摹仿着他的声音，虽有七分相似，但你的声音，掩不住洪亮，阴谷门人，练成寒冰之气，话声也变得低沉绝无阳刚之音，老身有了这点发现，才故意问你是什么人介绍到本门来的，你很镇定，也掩饰得很好，但却答不出来，而且听到老身问你之时，眼神微露惊色，因此老身可以断定你果然不是祁天寿了。”钟大先生抱抱拳道：

“圣母观察入微，老夫自叹不如。”

玄衣圣母道：

“钟掌门人问的话老身已经奉告了，现在老身也想问你一句话，希望你也要实话实说。”

钟大先生道：

“好，圣母要问什么？”

玄衣圣母道：

“老身想知道你的来意？”

钟大先生又是一声洪笑，说道：

“问得好，贵门不择手段，要祁天寿在老夫身上，暗下散功之毒，取老夫而代之，可惜老夫命不该绝，于是老夫又想到了，祁天寿既已变成钟某，江湖上总不能有两个钟士元吧，所以老夫只好以真作假，再取祁天寿而代之。”

巢天成喝道：

“你把大师兄怎样了？”

钟大先生笑道：

“他怎样对待老夫，老夫也怎样对待他，你们总知道他是怎样对待老夫的了。”

阴谷四天老三姬天发阴森的道：

“你把大师兄活埋了？”

钟大先生道：

“他就埋在老夫的坑中，这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又有什么不对？”

巢天成怒哼一声，举手就是一掌劈了过去，一道澈骨奇寒的掌风，朝钟大先生涌撞而出。

钟大先生大笑道：

“老夫并不惧你们的玄冰掌。”

左手一抬，发出一记劈空掌，迎着—团寒风击去。两道不同的掌风，乍然—击，发出蓬然—声震响，钟大先生依然站着没动。巢天成却被震得后退—步。

另外两个灰衣老者姬天发、罗天义身形—晃，同时欺身而上。

玄衣圣母冷喝—声：

“你们住手，我还有话问他。”她声音说得不响，但三个灰衣老者闻言只好收手后退。

玄衣圣母目光凝注，缓缓说道：

“钟掌门人既然假冒了祁天寿，只要你能和本门合作，老身也至表欢迎，至于阴谷子那边，自有老身担待，不知你意下如何？”

钟大先生道：

“你要老夫如何合作？”

玄衣圣母笑道：

“钟掌门人仍然是钟掌门人，不过在本门却要委屈你担任总护法名义，—切照旧，和你没有揭穿身份时—样，这样钟掌门人总可答应了吧？”

钟大先生道：

“还有没有什么条件？”

“条件是没有。”玄衣圣母道：

“但钟掌门未必肯真心悦服，—这点，老身也要打开天窗说亮话，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本门此次重出江湖，要办的事太多，内部自然不能容纳—个心怀贰志的人，因此钟掌门人必须服下老身自制—颗药丸，老身方能对你信任。”钟大先生身边因有楚子奇所赠“解迷祛毒丹”，倒也不惧也什么毒药，但为了不使对方起疑，脸上故意流露出迟疑之色，问道：

“圣母要老夫服的是什么药丸，有何作用？可以见告么？”玄衣圣母含笑—道：

“老身炼制的名为—心丹，就是永无贰心之意，此丹服后，对心智、武功，均无大碍，但每隔六十天，必须再服—丸，可以永保无事。”

钟大先生道：

“如果六十天以后，不再服药，后果如何？”

“钟掌门人果然顾虑周到。”

玄衣圣母笑了笑—道：

“届满六十天不再服药，初时就会内力消散，渐渐失去武功，十二个时辰之后，全身瘫痪，呼天抢地，生不如死……”钟大先生点头道：

“那是毒药了？”

“也可以这么说。”玄衣圣母道：

“但只要永远对本门作不贰之臣，自可永远太平无事，钟掌门人听了老身的话，是否满意？”

钟大先生道：

“若是老夫拒绝服用呢？”

玄衣圣母淡淡—笑道：

“服与不服，悉听钟掌门自行决定；但钟掌门人既然知道了本门这许多机密，不服—心丹，只怕很难生离此地了。”钟大先生神色—凛，说道：

“你要和老夫动手？”

玄衣圣母笑道：

“老身是本门之主，在这里，何用老身亲自出手？”

“哈哈！”钟大先生敞笑一声道：

“圣母最好自己出手，如要老夫担任你玄女门总护法，甘心服下一心丹，圣母总要先使老夫心服才成。”

这话是要掂掂玄衣圣母的斤量，其实他心里早就准备服她的一心丹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以他钟大先生平日的为人，一向嫉恶如仇，不动手就答应服上一心丹，岂不启人疑窦？

玄衣圣母颌首道：

“钟掌门人说得也是，无双，你去陪钟掌门人喂喂招吧！”冷无双笑盈盈的站起身来，说道：

“钟掌门人要比拳掌，还是兵刃？”

钟大先生道：

“圣母要冷姑娘下场和老夫较量，自无不可，只是喂招和较量不同，这一场比试，在老夫来说，是生死之争，既然出手，就不能当作喂招！……”

冷无双没待他说完，就格的笑道：

“钟掌门人只管出手，冷无双若是接不下来，纵有失手误伤，也绝不会怪你手下不留情的了。”

“那好。”钟大先生接着道：

“老夫还要请问圣母一句，若是老夫侥幸胜了呢？”玄衣圣母道：

“任钟掌门人自去，本门绝不留难，但钟掌门人万一落败的话……”

她故意拖长语气，不往下说。

钟大先生洪笑一声道：

“老夫落败了，就吞服一心丹，担任贵门总护法。”

“好！”玄衣圣母点头道：

“钟掌门人果然快人快语，干脆得很。”

冷无双道：

“钟掌门人还没说比试什么呢？”

钟大先生手中藤杖一起，说道：

“老夫方才已经说过，这场比试，乃是老夫生死之争，自然不限于那一种，这支藤杖，可作棍使，杖中有剑，也可以使剑，老夫还有一只左手，更可以夹杂拳掌，除了老夫一生不使暗器，咱们就会什么，使什么好了。”

冷无双一双俏眼，笑盈盈的道：

“就是这样吧，要不要到厅外去？”

钟大先生大笑道：

“绿娘子名满武林，玄女门数一数二的高手，咱们有这厅前一丈方圆，应该已可以周旋了。”

“好！”冷无双俏生生走出几步，往中间一站，说道：“咱们就以这一丈方圆为限，不论剑锋掌风，都不得超出这一丈范围。”

“可以。”钟大先生跟着走到花厅前面，和冷无双对面而立，拱拱手道：

“冷姑娘可以亮剑了。”

冷无双举起玉手轻轻掠掠鬓发，又用手贴了贴衣袖，才缓缓抽出她腰佩长剑，抬目道：

“钟掌门人请啊！”

“强宾不压主。”钟大先生仍然以藤杖拄地，含笑道：

“还是冷姑娘先请。”

“那我就不客气了。”

冷无双娇语如莺，笑靥乍展，一支雪亮的青锋已然快速有如电闪，朝钟大先生咽喉急刺过来。

好快的一剑，但钟大先生可也不慢，五岳剑派，以剑名派，当然对剑上都有独到之处。钟大先生练剑数十年，岂会看不到绿娘子右腕振动？他右手藤杖起处，划起一个海碗大的棍花，朝上撩起，口中喝道：

“冷姑娘小心了。”

就在藤杖方起，他人已身形一侧，左手一记劈空掌，凌空拍出，一道劲风呼然有声，像匹练卷撞过去。

冷无双剑势被他藤杖封住，也立即身形闪动，避开掌风，长剑撒招发招，急走偏锋，刷刷刷一连三剑，绞花刺出，剑风嘶嘶，青光如灵蛇般闪动，轻灵、快捷、凌厉、兼而有之！

钟大先生劈出的一记掌风，因为冷无双没有硬接，一团劲气像汹涌怒潮，排空涌出，撞向厅上；但他不愧一派掌门，言出必践，他说过一丈方圆，足可周旋，自然不能冲出一丈之外，左手一招，把掌风收了回去，右手藤杖同样似乌龙盘空，以攻还攻，以快打快，和冷无双展开抢攻，你攻了老夫三剑，老夫也同样攻还你三杖。中岳派剑法，以大开大阖见胜，不料他杖法在大开大阖之中，还有许多精妙变化，轻快如点穴镢，辛辣如三截棍，奇幻如梨花枪，刚猛如降魔杵，几乎变幻无穷，奇奥莫测。

玄女门为了要攫夺“剑主”，选择假冒钟大先生，是因为钟大先生没有门人弟子，只是一个光棍掌门人之故，既然要假冒他，自然先要练熟他的中岳派剑法，是以祁天寿会，冷雪娥、冷雪芬，冷无双当然也会了。

但此刻一动上手，冷无双才知钟大先生并不易与，他一支藤杖已有如此厉害，如果使剑的话，岂不更厉害吗？（因为他长剑藏在藤杖之中，遇敌之时，自然是先使藤杖，如果藤杖不能取胜，最后才会使剑，剑术自然在杖法之上了。）冷无双和他抢攻了二十几招，你攻我解，我攻你封，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上风。冷无双急于想见识见识他的剑法如何？这就娇声道：

“钟掌门人，你怎么还不使剑呢？”钟大先生大笑道：

“冷姑娘何以还不使玄女九转掌呢？”

冷无双心中想道：

“莫非他要我施展九转掌，他才肯使剑，以剑破我九转掌了？”不觉格的娇笑一声道：

“好，那你就接我一记九转掌试试！”

身形倏地欺上前去，玉手翻处，朝钟大先生拍了过去。

掌称九转，自然是说这一掌变幻无定，不可捉摸了。钟大先生不肯使剑，正是久闻玄女门九转掌的厉害，筹思破解之法，既不能用掌硬接，只有剑杖同施，方可化解。

这一来，一个是想用九转掌逼对方使剑，看看他中岳剑法究竟还有什么奥秘？

一个是身为一派掌门，总不能轻易败给了对方（其实他心里是存心败在对方手下；但也要败得不露痕迹，破解了对方九转掌，她才会使出比九转掌

更厉害的招术来，那时顺水推舟，输她半招，不是正好么）。

于是就在冷无双玉手轻转，漾起一片掌影的同时，钟大先生迅快的把藤杖交到了左手，口中大笑一声：

“冷姑娘不是要老夫使剑么，那就接着了。”

右手抬处，长剑呛的一声，从藤杖中抽出；但他却并未立即发剑，左手藤杖随着话声朝前推出。

他这一招杖法名为“三十六峰长周旋”，原是大诗人李白的名句，藤杖乍起，立时幻起三十六根杖影，排空涌出，正好把冷无双一片迷离掌影挡住！

但“玄女九转掌”掌势柔若无骨，擅于乘隙进掌，你一排杖影只能挡住她身前迷离幻影，她舒展九转掌的玉掌，却已悄无声息的从杖影中间，伸了进来。

钟大先生左手藤杖推出，已是早有准备，右手长剑紧接着使了一招“嵩门待月”，剑光画起斗大一个圆圈，大圆圈中又缓缓推出一个小圆圈。

这是一招招中套招的剑法，冷无双只顾得施展九转掌，忽略了钟大先生抽出长剑，尚未发招，一只五指纤纤的玉手，宛如自己送上去的一般，朝钟大先生长剑画出的大圈圈伸入，正好迎上剑尖疾圈的小圈圈，等到她发觉不对，手指几乎已和剑尖接触上了。

差幸钟大先生这一剑使得并不快，一圈小圆圈冉冉从大圆圈中飞出。去势极缓，但已把冷无双惊出一身冷汗，急忙收掌后跃，同时左手在收回之际，食中二指却朝钟大先生剑尖点出。

这一指以退为进，她已经使出了最后的压箱本领——“阴极指”来。钟大先生如真要胜她，这一招“嵩门待月”的小圆圈尽可把冷无双纤细如玉的五根手指一齐削断。

当然他的意思，原是只想破她九转掌，并不想真的削断她手指，心里正在筹思：

“自己破了她九转掌之后，如何才能不着痕迹的败在她手下呢？”

心念还在转动之际，但听“铮”的一声，已被冷无双一缕指风已弹中剑尖，手中长剑不觉一震！

不，一缕极阴极寒之气，居然从剑身传了过来，掌心立即感到如握寒冰，他真设想到对方会在被自己逼退之际，发动得如此快法，心中一动，脸上立时故作惊容，五指一松，长剑堕地，人也急急往后跃退。

冷无双一击奏功，就展眉娇笑道：

“钟掌门人承让了。”

钟大先生脸色如灰，黯难道：

“冷姑娘这一记可是‘阴极指’吧？老夫承认落败了。”冷无双格的笑道：

“钟掌门人承认就好。”

玄衣圣母自然看得出来，先前一招上，钟大先生分明是留了情，不然冷无双五指已被削断，哪里还发得出“阴极指”去，至少是他把玄女九转掌破去在先。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敢情他自恃身份，他是向自己（玄衣圣母）叫的阵，却由冷无双出手，他不好用剑去削断一个年纪比他轻了几十年的女子手指，才吃了大亏，钟大先生一生喜爱面子，剑被人家指风震落，自然不好意思不承认落败，连他本来可以削断冷无双五指，剑下留了情，也不好说出口来了。

她这么一想，倒也并不起疑。

冷无双接着道：“那么钟掌门人现在该接受我大师姐的‘一心丹’了？”钟大先生拾起长剑，返入藤杖之中，仰首发出一声洪亮而悲壮的大笑，说道：

“钟某一生言出必践，既已落败，有约在先，纵然是穿肠毒药，老夫也绝不皱眉。”

冷无双含笑道：

“惟大英雄能本色，钟掌门人这份豪气，小妹无任敬佩。”说话之时，站在玄衣圣母身后的一名玄衣少女，已经手捧玉瓶，倾出一颗丹丸，双手递上，欠身道：

“钟掌门人，这是一心丹。”

钟大先生接到手中，连看也没看，就一口吞了下去，黯然说道：

“钟某吞下这颗药丸，不知要何年何月，方可复我自由之身。”

玄衣圣母含笑道：

“钟掌门人放心，咱们以一年为期，到时老身一定给你解药。”

“好！”钟大先生道：

“咱们一言为定，这一年之内，钟某就算是祁天寿的替身，悉凭圣母调遣就是了。”

玄衣圣母道：

“钟掌门人言重，从现在起，你就是本门的总护法了。”说到这里，她两道目光透过蒙面黑纱，徐徐朝上望来平和的道：

“好了，躲在匾上的朋友，热闹已经看完了，你该下来了吧？”

这话不仅隐身匾上的上官平、燕儿二人，惊然一惊，不知她如何发现的？连冷无双、钟大先生等人，无不暗暗一惊，谁也不知躲在匾上的究是何人？

一时之间，所有眼光，无不仰首朝梁上投来。上官平急忙以“传音入密”朝燕儿道：

“你躲着不可稍动，待会万一我和他们动手，你必须以最快身法冲出去。”说完不待燕儿回答，开口朗笑一声道：“在下就是圣母要见的上官平了。”人随声下，飘然落到了玄衣圣母面前。

冷雪芬看到躲在匾后的竟然是上官平，这一刹那，如一张春花般的脸上，登时变得煞白，身上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

上官平的突然出现，连钟大先生和冷无双等人都大感意外。

玄衣圣母看到站在面前这个身穿青衫，腰悬古剑的少年，生得玉面朱唇，剑眉星目，眉宇之间隐现紫气，不但人品俊逸，看来武功修为也大有可观，心中先已有了几分喜悦，颌首道：

“你就是雪芬的表哥，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上官平抱抱拳道：

“在下正是上官平。”

玄衣圣母道：

“人品果然不错，你既是堂堂东岳派掌门人，为什么要躲在匾上呢？”

这句“人品果然不错”，大有夸奖之意，是以虽在问他“为什么躲在匾上”，也就并没责怪之意了。

冷雪芬听了师父的口气，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苍白的脸上，随着升起一片红晕，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上官平抱拳道：

“在下原来找钟老哥哥来的，后来听说圣母来了，在下一时好奇，也无

处可躲，只好躲到匾上去了，还请圣母原谅。”他终究脸嫩，口中说了谎，脸上却不禁红将了起来，但这一脸红，也正好掩饰了他的谎话。

玄衣圣母认为他是被她识破行藏而脸红的，闻言笑了笑说道：

“年轻人多半好奇，但你是一派掌门，像这样偷偷躲在匾上，窥伺人家机密，是江湖上最犯禁忌的事了。”上官平嗫嚅的道：

“在下知道。”

玄衣圣母道：

“你知道就好，方才你已经看到了本门机密，你说该当如何？”

她说来并不严厉，但已可使人感到事态严重！上官平道：

“在下已经向圣母道歉。”

玄衣圣母笑道：

“真是小孩说的话，你窥伺本门机密，就说句道歉的话，就可以了事么？”

上官平道：

“那么依圣母之意，又当如何呢？”

“问得好。”玄衣圣母缓缓说道：

“你看到本门机密，难保不说出去，这不是坏了本门的事么？”

上官平道：

“在下不说就是了。”

玄衣圣母笑道：

“这很难保证，最好的方法，就是和钟大先生一样，服下本门的一心丹，钟大先生担任了本门总护法，你当他副手，担任本门副总护法，总没辱没你吧？”上官平道：

“在下不想当副总护法。”

玄衣圣母道：

“你要走也可以，但也要服了一心丹才能离去……”上官平道：

“在下也不想服一心丹。”

玄衣圣母看了一眼，才道：

“你倒是倔强得很。”

上官平道：

“在下一向如此。”

